

現代短劇譯叢

愛理思·史密斯編
焦菊隱譯



Alice M. Smith
焦菊隱 譯

現
代
短
劇
譯
叢

譯序

這一集中所收的短劇，共有十二篇，其選擇係依一九二五年再版的 *Short Plays by Representative Authors*，edited by Alice M. Smith。該書係近代讀本叢書之一。共有短劇十二篇，係

- 一、銻石田“*The Iron Farm*”
- 二、愉快愉快的杜鵑“*The Merry Merry Cuckoo*”
- 三、鎖着的箱子“*The Locked Chest*”
- 四、郵局“*The Post Office*”
- 五、煮扁豆時過去的六個人“*Six Who Pass When Lentils Boil*”
- 六、銀裏子“*The Silver Lining*”
- 七、我倆“*By Ourselves*”

- 八、夢境中的騎者“The Rider of Dreams”, by Ridgely Torrence
- 九、傳佈消息“Spreading The News”, by Lady Gregory
- 十、天鵝哀歌“The Swan Song”
- 十一、受困的人“The Man On the Kerb”
- 十二、雲蔽的星“The Shadowed Star”

本集中所收的，卻莫有傳佈消息（已由沈雁冰君譯出，名市虎，收入東方文庫）與夢境中的騎者（見燕大週刊）二篇，而加入了另外的兩篇：

- 一、大衛大人戴了一頂王冠“Sir David Wears a Crown” 因為這一篇是煮扁豆一篇的續編，故事相連，故將其從“Fifty-One-Act Plays of 1922, America” (edited by Shay) 中譯出；
- 二、湯波生的幸運“Thompson's Luck”，亦從前書中譯出。

中國戲劇界創作的缺乏，實在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因為自來莫有過正統的戲劇，在這所謂 Renaissance 的時節，一切戲劇的文學與藝術，都待起手創造。可是在創造一國文學作品之前，勢必有國外文學作品之輸入與影響！這在各國文學史上都可很清楚地看出的。這是我們有介紹國外劇本之必要的。原這一集中所介紹的，雖然都是些短小的作品，然而也未始不可幫助着讀者探涉更巨更重要的作品呢。

鎔石田一篇裏，充滿了一種強健的個性與人格的空氣。讀者很可以在這缺乏強健個性的中國社會裏，見到了一位司甘底那維亞女英雄而自振起來。

愉快、愉快的杜鵑裏，示出威爾士的甜蜜的愛的的生活，與愛偉大的力量。

鎖着的箱子是從阿美鄒尼亞 (Amazonia) 的傳說 (Sagas) 中取的材料。從這裏面，讀者可看出一個婦人的堅強的決心與意志。

郵政局能給讀者一種居於印度的深深的內地的一種神祕的精神上的美麗印象。

煮扁豆與大衛大人戴了一頂王冠給讀者一種幻想上的愉快。

銀裏子使你發笑。

我倆一篇深深地描寫了德國人的家庭生活，描寫物質的生活與精神的生活的衝突。

天鵝哀歌示給我們一個人爲藝術爲愉樂旁人犧牲了自己一生的幸福，到了至終還是依然孤零的一身，讀之可淚下。

受困的人一篇，是這一集中我最喜歡的一篇。此篇是描寫英國社會的裏面，不光是英國社會，世界各國的社會何獨不然！人們品評一個人的身體，只看他穿得襤褸不襤褸，不管他有否材幹，人格是否清潔高尚。雖然他在家有大小幾口人餓着，卻莫有人幫忙，給他們麵包，還要在報紙上胡吹，說他們是幸福的人，真的，與其做這樣一個有名無實的英國人，何如去作一個什麼人也不加注意的哈歐苴綠的人呢？

在這一篇裏，作者用的字句都是極憤恨不平的。這個人因爲失掉了職業，去另找職業，幾乎莫有一個機會錯過過，可是只因爲穿得襤褸，便永遠也得不着位置。這是社會把他的麵包搶走了的！這是社會擠得他到街上到大街小巷去乞討的！這是社會使他住在冰冷的地窖中，莫有飯吃，莫有

衣穿的！可是，可是社會上的人不責備自己，幫助無產階級，反倒責備他，說他不長進，說他不應乞討；到處嚷教他滾開，到處被人家叱罵。這是誰的罪過？

一般資本家，就好像吮血的魔鬼。他們使一般勞工把血汗都擠出來作工，造成了成績，勞工還得自己去受困，資本家們卻坐享其成的從上邊分了肥。而且，當他們有錢時，他們有家庭，有快樂，有愛情，勞工的人們，便應該饑涎欲滴地看着他們，雖然是自己的愛人，自己的妻子，也得分開。整天的在工廠的小圓窗戶邊，遠望着大世界的快樂，只是爲了自己應得而得不着的麵包，把一切都犧牲了，把一切都剝奪了去！

因爲這一篇兩面的寫，一面寫受困的人的清潔的人格，意志，希望和痛苦，一面寫這冷酷的社會的無情，所以我最喜歡它。

雲蔽的星中，淡淡悽悽地描寫了苦人的生活。爲了生活，夫與子遠渡重洋，姑娘們到鋪子中去做工，遷居到異地，至終因病愁而死，這一篇與上篇同一寫無產階級苦人的悲痛，不過所寫的方法不同，空氣不同；前者是沈痛哀壯的，後者是悽惻悲婉的。一篇是英國社會，一篇是美國社會，這兩篇

很可稱為列強社會裏面的寫照了。

湯波生的幸運一方面寫夫與妻間之不平的待遇，一方面深深雕刻出各畜人的本色與其結果，此與莫里哀 (Molière) 的慳吝人 (L'Avare) 所給讀者的印象相同。

* * *

今年（一九二六）夏天，我漂流在北京，長夏無俚，除了讀書而外，遂日譯些短劇，不到一個月的功夫，把這一集譯完。自然，其間所用的功夫那麼少，而我的性情又是什麼事都要「迅速」，因為「迅速」是我平日的 discipline，不論作什麼事，都以愈快愈妙。心又不細，所以譯得又生澀又有許多錯誤。後來便重新與原書校對一遍，改了不少的錯誤，其間一則因事情及課業太忙，二則間有小病，一直用了三個多月的功夫，然而其中的譯筆，依然是生硬異常，間多歐化的地方。

論到歐化的譯筆，我倒有一些意見。我以為文學作品，如嚴格的講起，根本上就不能譯為第二國文字，尤其是中國文字。因為作風，文字的構造，與用字的輕重，很難找出相等的異國文字來。科學與社會科學的文字，可以意譯，文學作品，如果退一步說要譯的話，就不能不直譯。因為意譯便把原

作的作風精神一概喪盡，雖然直譯也一樣的喪失，究竟多少還能有一些痕跡。以外國的文字互譯，如英文譯爲法文，或法文譯爲德文，雖有困難處，究其語法相似，還不像與中文這樣迥異呢。所以，若將外國文學譯爲中文，給不會外國文的讀者看，就不能另造出一種稍稍歐化的句子來，以維持原作的風味。自然，讀者在初讀這種生澀的句子時，一定覺得費力，如果讀慣了，也就覺不出什麼了。這猶之講上海話的人初到北京感覺些困難，一到住了長久，便覺得很順口順耳了。所以我是主張譯文學作品須採用歐化的句子的人。可是，若談到戲劇，要搬到中國舞臺上來演的，我便極端主張改譯 (adaptation)。改譯於中國戲劇的前途實在是有絕大的幫助的。

無論如何，這集中一定還有不少不可想的生澀處及誤譯處，我願在第一板印行後仔細再校一遍，讀者若有所發現，請不時通知我。

※

※

※

※

郵局一篇爲江紹原先生舊譯，登在太平洋，今得其允許加入。雲蔽的星是我的素珊替我譯的。我都應十分致謝。還有幫忙我的孟和表叔，紹裘學長（原稿是他和素珊於百忙中代我抄的。）及

允我刊行全書的雲五先生，我都應一一的致很深的謝忱。

焦菊隱誌（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五日）于北京燕京大學

目 錄

銚石田	一
鎖着的箱子	八一
我倆	一三九
受困的人	二〇七
天鵝哀歌	二三一
郵局	二四九
愉快的愉快的杜鵑	二九七
煮扁豆	三二一
大衛大人戴了一頂王冠	三八一
雲蔽的星	四三一

現代短劇譯叢

二

銀裏子·····	四五三
湯波生的幸運·····	四六三

鎔石田

人物

司威農基 鎔石田主人。

幽容 他的妻。

莉幽 他們的女兒。

安那 幽容的一個親戚。

捷克賓那 一個老婦人。

弗里達 一個小孩，十一歲。

鎔石田

愛斯蘭西古爾英生原著
Henninge Krohn Schaucke
英譯

現代短劇譯叢

雪耐威 地質學家。

幽安

般德利狄

黑爾基

藍外格

碧又格

寶拉

僕人。

一個牧童。

地點 愛斯蘭。

時間 現在。

第一幕

〔田上。五隻屋翼彼此相連着，但爲明析的屋間所分。屋頂蓋着雜草的灰泥，牆是土和石頭燒的。儘左頭的牆沒有門，只有從地上起兩個窗戶，靠上一些有一個小些的窗戶。次一間有門通到聽差住室。第三間是個牛奶房與儲畜室；第四間是個鎔冶室；第五間是個乾草棚。院中有個馬槽；左邊是一帶狹板籬。各門前堆着從九隻馬上剛卸下來的包紮；兩隻綠箱子，穀糞與家用品，木料，還有許多旁的物件。捷克賓那站着摸索一隻穀糞。黑爾基正在解網貨的帶子。通鎔冶室的門開着。從外面可以看見安那在裏邊正鑄馬蹄釘。〕

〔這正是早飯前。〕

捷克賓那 「一半對她自己說。」這想必是咖啡。「伸手去摸一隻箱子。」我納悶，這裏幽
裝的是什麼東西呢！我想裏面許有不少好東西。

黑爾基 那是一定的囉。

捷克賓那 我在這裏有十九年了，每次女主人從鎮裏回來，從來還沒有忘過給我帶些稱心的東西呢，——而且帶的東西也都不是些細小的，上帝祝福她！可是這上頭的油彩都教他們碰撒掉了。多麼丟臉！「坐在箱上伸手去摸弄油彩。」

「碧又格與藍外格從左方入，提着滿桶的牛乳，進場就把桶放下。」

藍外格 他們帶回家來的太少。我們在這一會子內還不致餓了的。他們在那兒嘍？

黑爾基 他們在裏邊呢，正喝着咖啡。

碧又格 幽安醉了麼？

黑爾基 還沒有十分醉呢；他剛有一點兒高興。

牧童 你們已經擠完了牛奶了麼？

碧又格 你自己不會看麼？

牧童 嚇，「他的眼往木料堆上閃。他彎下腰去數木料的節瘤。」一，二，三——

「司威農基從聽差室入場。」

司威農基 女孩子們，你們看怎麼樣？很大一堆東西，是不是？

碧又格 我倒是這樣想！

司威農基 「向黑爾基。」你已着手解綑帶了麼？好極了。嚇，他們也來了。

「幽安與殷德利狄從房中出來。幽安有些醉了。」

幽安 我們的親愛主人在這兒站着呢。給你請日安，藍外格！日安！

碧又格與藍外格 日安，而且歡迎你回家！

司威農基 「大笑。」你爲什麼不把胳膊抱住她們接個吻呢？你害怕麼？

幽安 不，我幽安不害怕。

司威農基 你方纔喝牛奶什麼旁的東西也未吃呢。「跑進屋子去。」

「碧又格與藍外格把牛奶提進了蓄貨室去。」

捷克賓那 「站起來。」你們回家的道兒上，就沒理會見什麼特別的東西麼？

殷德利狄 我倒不記得有什麼。

捷克賓那 你看見許多烏兒麼？

殷德利狄 讓我想一想，我想好像是沒有看見。

捷克賓那 我也這麼想。「進了屋子去。司威農基從屋中出來，拿着一個小壘子和一隻杯

子，把酒斟滿了。」

司威農基 看這一杯，這一杯是敬你的。

幽安 「喝。」多謝。

司威農基 「又給殷德利狄和黑爾基斟滿了。」安那，你也來一口麼？

「安那出現於鑄冶室的門口。」

安那 謝謝你。「喝。」

司威農基 「看牧童。」你也在這兒了？嘿，這些女孩子們都把牛奶擠完了。你想你能教那

羣羊在柵欄裏站一天麼？「牧童正要走。」等一會兒！我昨天給你帶了些小東西來。「從外衣口袋掏出一把刀子來。」我看這刀刃是好的鋼，刀子只要鋼好纔算好呢。「把刀子給他。牧童吻他。」這

倒值不了什麼。不要謝了。

牧童 「把刀子張開。」看嚟，安那，這是上好的獵刀。「合上刀子，跑到左邊去，喊道：『斯那蒂碧拉斯那蒂！』」

藍外格 你不用喊那羣狗。他們都在柵欄裏呢。「牧童下。」

司威農基 這個孩子將來有一日必能做些大事的。像他這麼年幼來牧八十隻羊，一隻也不丟，已經很不容易了。「把酒壺送進屋子去。」

幽安 這老頭子今天脾氣這麼特別好。

碧又格 我也正要這麼說。

般德利狄 什麼，他的毛貨賺了最高的價錢呢。

幽安 我們若不賣好了貨，必然又要過另一種煩氣的日子呢。

般德利狄 你們想捷克賓那間鳥的話，她心中是什麼意思？

幽安 真難說！她心中惦着多少事咧。「司威農基與幽容從屋子進場。」

司威農基 「在門內一邊大笑，一邊說着。」我信這羣女下人們眼都釘着綠箱子呢。殷德利狄，你把那箱子都搬進來。」殷德利狄搬了一隻箱子進去。」

幽蓉 你可以把它們放在小屋子中。

司威農基 藍外格，你把那乾草棚的鑰匙給我帶來。你知道他在什麼地方掛着不是？」藍外格跑進。」你們這些人應當把這些麵包料搬到儲蓄室的上層去，咖啡和糖也搬進去，我想想，黑爾基，你頂好扛一口袋放到廚房去。」

黑爾基 好罷。

司威農基 「打開一個口袋。」安那，這裏有鐵釘子，和泊灘基木，這裏有爲你自己買下的點兒東西。」說着遞給他一塊菸餅。」我倒要看看你能省着一點用不能。」

安那 「輕拍在他肩上。」上帝祝福你！「走進鑄冶室去。」

藍外格 「走出。」鑰匙在這兒了。

司威農基 「開了乾草棚的門。」你們可以把木料堆在舊木料堆上。你們吃完早飯之後，

幽安，你和殷德利狄頂好就去躺下憩一憩去吧。你們一定很疲乏了。

幽安 我敢說，如必需時我可以作整天的工，而且還能和憩過的人一樣出方氣。殷德利狄又搬了一個箱子來。」

司威農基 「大笑。」像你這樣的人實在不多。

幽蓉 莉幽在那兒了？我以為她在這兒呢。

黑爾基 我方纔看見她在場中走着。可是我沒有見她回來。

司威農基 「走到狹板籬邊，招呼。」莉幽！

莉幽 「臺上聽聲見她的答應。」噯，這兒了！

司威農基 你是在那兒了麼？你不回家來麼？

莉幽 「臺上聽見她的答應。」我就回去。

幽蓉 你擠了牛奶了麼？

藍外格 擠完了。

幽蓉 你若是願意看一看我所帶來的東西，那麼就進來罷。

安那 「走向鎔冶室門。他手裏拿着一個鼻煙壺，正摸着一長塊菸餅，裝進壺內。」這味道兒倒是好一些；從前的成色變得和乾草一樣乾啦。「噴煙。」啊，是啊，有那麼一回，可是在好早以前了。

黑爾基 你說的是什麼事？

安那 從前一個冬夜，我正躺着等待捉狐狸。事情來得不巧，我想吃口煙的時候，發現我把煙盒忘在家中了。我想，我倒可以忍一夜，但我所躺的地方冰冷，趕巧又簡直不見有狐狸來。我告訴你，我一直等到差不多天亮的時候，餓得我簡直真情願拿靈魂換上一口甜美的好煙吃呢。

「莉幽從右方經過，她手中把着些新採下的花，進了屋子去。」

黑爾基 你捉着狐狸沒有？

安那 捉到了。他來的時候正是我剛剛要回家的時候。

「殷德利狄從屋中進場。」

幽安 你一回到家，我敢保你一定是先找你的上好的大塊煙葉餅。

安那 也許，我不記得了。那是一隻我從來不曾獵得過的最漂亮的青狐狸。

〔弗里達從左邊入場。她跑得很熱。〕

弗里達 現在我已經把馬拉到草地上去了。〔擦她的前額。〕你願意我替你拉風箱麼？

安那 你頂好進去看一看，幽蓉也許有事情讓你做。然後再到這兒來。〔弗里達跑進去。〕

〔碧又格與藍外格從屋子進場。〕

碧又格 你們看看女主人給我帶來的什麼東西！〔舉起一塊布。〕拿這塊東西做個圍裙

真是件可笑的事。

藍外格 我得了一條帶紅花兒的手巾。〔舉起手巾來。〕還有一塊胰子。〔嗅胰子。〕

幽安 我可以嗅一嗅麼？〔嗅胰子。〕你拿這塊胰子洗了臉之後，要是接個吻可真好。

藍外格 可是我就不讓你吻。

寶拉 〔在門限。〕我也得給你們看看我得的東西。

〔雪爾威從左方進場，肩上扛着一枝槍，背後背着一個背囊。〕

雪爾威 請你們的日安！

僕人們 日安！

般德利狄 我們沒有看見你來呀。

雪爾威 〔把音聲放低。〕我可以見一回兒莉幽麼？我找她有些事。

藍外格 我去告訴她去。〔女子們退場。〕

般德利狄 你有什麼新聞麼？

雪爾威 沒有。

般德利狄 你還在侯魯住麼？

雪爾威 是。

般德利狄 他們那兒起手割乾草了麼？

雪爾威 還沒有呢。

般德利狄 他們總是在一切旁的收成之前割草的。

雪爾威 他們必須如此。他們也沒有多少用人幫忙的地方。

〔藍外格提牛乳入場。〕

藍外格 這兒有牛奶，你請隨便喝罷。

雪爾威 多謝。〔飲牛奶。〕

藍外格 我已經告訴莉幽了。〔進去。〕

黑爾基 嘿，幫一把手的忙！〔般德利狄把背囊扶在黑爾基的背上；黑爾基背着牠從左邊

出場。〕

幽安 〔盤繞綑貨的繩。〕我們現在可以動手把木料搬入草棚子去。

〔莉幽從屋中出場。〕

雪爾威 日安啊，莉幽！

莉幽 日安啊！你想見我麼？

雪爾威 你不惱我麼？——我想你也許喜歡這件東西。「說着從他背囊中掏出一塊野雁皮來。」有一天我靠着一條小河打的，我看他太好看了，就把皮剝下來收拾乾了。我想你可以用牠——就說做頂騎馬用的帽子不好麼？

莉幽 這真好看。

雪爾威 你若把翅膀這麼拿着的時候，這斑痕是藍色的，若是這麼拿着，卻是綠色的了；這是光線所射的原故。

莉幽 我真有些不敢受牠。我和你很不熟識。

雪爾威 你若收下牠，一定教我十分快樂。

莉幽 那麼我就拿着，謝謝你。「把手伸給他。」這多麼可愛啊！

雪爾威 「低下聲音去。」你永遠沒有自己在鎔石田中走過麼？

莉幽 你爲什麼問這話？

雪爾威 你知道，那栗色樹上有好看的斑痕；從這兒去也不過十分鐘的步行就到了。我想

或者你可以在那一天星期日到那裏去一回。

莉幽 「臉紅。」我不知道——

雪爾威 我在禮拜天整天的那兒。再見，莉幽。

莉幽 再見。

雪爾威 晨曦的時候我在那裏，日落的時候，我也在那裏。「從左邊下。」

「司威農基匆匆入。」

司威農基 剛走的那是誰？

般德利狄 他走了麼？那是雪爾威。

司威農基 他到這兒做什麼來了？

般德利狄 他喝一杯牛奶。

司威農基 「向莉幽。」我覺得好像他對你講話了。這是什麼東西？

莉幽 他給我的雁皮。

司威農基 哼！你就應當教他自己收着。

莉幽 這也沒有什麼壞處。

司威農基 如果你要，安那可以給你買一塊和這一樣的。你怎麼臉這麼紅哪？

莉幽 我就莫想到你因我受了這塊烏皮就這麼怒。

司威農基 我受不了他這個，這個拋石頭子兒的流氓！他就像個漂泊者到處遊來蕩去。看他敢來給你按置陷網！把那東西給我，等他下次再來時我交還給他，他一定還要來的。

莉幽 假如你嫉妬我存着牠，我可以自己焚了牠。「進去。」

司威農基 「在門限談話。」那麼你氣得要跳腳啦。「向殷德利狄。」我看你把繩帶等都

解開了罷。

殷德利狄 是。

司威農基 黑爾基在那兒了？

殷德利狄 他到磨房去了。

「黑爾基從左邊入場。」

司威農基 他來了。你可以照我所告訴你的辦。「進去。」

黑爾基 有什麼差錯的事了麼？主人的樣子不痛快。

殷德利狄 沒有什麼？

黑爾基 雪爾威已走了麼？

殷德利狄 走啦。讓我們把這件事辦完。你到著儲室去把我交給你的東西取來。

「他們把木料搬進著儲室裏去。安那現於鍛冶室的門邊。」

安那 哼，我覺得我顯着老了。從前有時候我就着鐵一次紅熱可造三隻釘子，現在費半天

勁只做完一個。

殷德利狄 我們只能年青一次啊。

安那 我們也不能把老年的銳皮拋掉，像已往的人們似的。

殷德利狄 你想擺脫老年的癩衣麼？

安那 我不知道。我總想這新時光不是爲我的。〔弗里達入。〕

弗里達 安那，我招呼你去吃早點。〔司威農基正出來，她和他跑個滿懷。〕

司威農基 咳，咳，嚇，你們已竟把牠都包紮好了放在草棚下了。好極了。現在，黑爾基你吃完

飯時，可以動手割泥草根，旁人睡完了覺就可以幫忙你。〔低下聲音。〕安那，你把莉幽叫出來罷！我要跟她說幾句話。

安那 好，我就叫去。〔安那與弗里達進去。司威農基把乾草棚鎖上，往蓄儲室中張看，裝做很忙的樣子。〕

〔莉幽從屋子入場。〕

莉幽 我來了，父親。

司威農基 我沒有聽見你來的脚步。〔微笑。〕你的脚步像隻小馬一樣輕。方纔我所說的話你不難過麼。那只是爲你自己好。我不願教任何庸懦的游蕩者在周圍環視你。教堂裏很可以講些旁的關於道德的話給你聽。〔莉幽走到籬邊，把手扶在上邊。〕但那不是我現在所打算對你講

的話。「走近她。」你認識阿爾恩，那個司格利答的農夫。你會見過他的兒子哈夫坦。你看他怎麼樣？

莉幽 我見過他不過幾次。

司威農基 他們有兩個弟兄。哥哥結過了婚，就要接管田地了，但哈夫坦頂像他父親了。你應當看明白他們所有的地方。他們的場院像這塊一樣大，還有些很長的所在，那裏草長得你猜多麼高？牠都垂下來了。那真是我所看過的頂好看的地方了。幽蓉和我，我們從鎮上回家的時候，我們留在那兒有一小時。他待人沒有一些冷淡的樣兒。你能猜一猜我們談的是什麼？

莉幽 不能。

司威農基 「大笑。」你不能猜麼？阿爾恩問我願不願拿他兒子做個女婿。

莉幽 你怎麼說的呢？

司威農基 我說我沒有什麼反對的——決沒反對的。你若有像他那樣的丈夫，我就心滿意足了。你看你母親和我也都老了；我們不知道幾時「死」就碰撞到我們呢。死不知什麼時候就來，我很願意眼看得見我死後替我照顧你的人。

莉幽 我不以為你年老了啊。

司威農基 哈，老了，我覺得出來了。有時候我工作時用這個用那個，就覺出我乾乾淨淨地忘記我把牠放在什麼地方了。我年青時這種事永遠不會有的；那時沒有一件事從我腦子中溜出去的。但，但你說怎樣，莉幽，你的母親也覺着跟我一樣，所以這件事完全在乎你是否願意接收這幸福了。

莉幽 我想我不在乎那種幸福的。

司威農基 你在說出一句話之前，得把牠仔細打量打量。或者你還幻想將來會有個像哈夫坦這樣的求婚人每天來纏你呢。但我想你的意思必不是那樣；你的意思只是要他親自來親自對你講罷。

莉幽 父親，你看我纔這麼年青。

司威農基 你已經過了十九歲了。許多女孩子在十七歲就結婚了，你受得訓練也不少了，很能即刻就做一家之主呢。這一點我是不會因你丟臉的，我敢斷言。你也可以和你的母親陪伴，因

爲這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你和哈夫坦就在這裏陪我們住。今秋可以行婚禮，明春你們就可以照顧田莊了。

莉幽 但我簡直完全不認識他！

司威農基 你的母親從前也不認識我呀，這些年我們一塊過的頂快樂的，以外我沒有看出什麼不合的地方。倒不一定永遠是由人們所謂愛而結婚的人纔是最快樂的。阿爾恩和我自從前就是朋友，我又老早把我的話說給他了。

「幽蓉從屋子入場。」

莉幽 「挺身。」你不應該在沒有對我提起之前就對他說了。

司威農基 你怎麼啦？你簡直要抗拒你父親的意思麼？我可以告訴一件事，你所想念的假如是那個遊蕩者，那是永遠辦不到的事。有我活一天怎麼樣也不成。「進去。」

幽蓉 你的父親怒了。你們方纔談些什麼啦？

莉幽 他要我嫁給一個我不認識的人。

幽蓉 他？你可不能說哈夫坦是你不認識的人哪。

莉幽 我倆向來彼此未交談過一句。

幽蓉 可是他來過這裏好多次了。有一回他還留住一夜呢。以外你也聽過人說到他，你也認識他們那兒的人們。凡人都認識哈夫斯達那兒的人。

莉幽 父親沒有問過我，就滿口答應了。他沒有權力這樣辦。

幽蓉 你自己進行了罷，莉幽？我真不懂你。你當真沒有使父母知道就把自己許給某個人了嗎？

莉幽 我也沒有啊！

幽蓉 你什麼事也不用瞞着我。假如你對人講過了這話，你應該遵守。

莉幽 我告訴你，我沒有呢。

幽蓉 你可不能告訴你老母親謊話呀！但假如你還自由，還沒有被什麼私約所束縛，這倒使我迷惑了。哈夫坦是個年青而能幹的人，他的父親又是這村上最有錢最負聲望的農人之一。

「莉幽 但我不掛念他。反正你不能說我得嫁給一個我不願惜的人。」〔倚在籬笆上。〕

「幽蓉 你只要一結婚，你不就掛念他了麼？」〔向她走去。〕「這是你得跨進去的一大步。把你的話秤稱好了，以後不致於反悔。幸福伸出她的手給你時，要小心不要把她推到旁邊去，不然總有一天你會後悔的。你必須知道你的父母不是爲別的，只是爲你的好處。」

「莉幽 〔聲音中帶淚。〕這似乎父親和你兩個，你們是反對我。」

「幽蓉 〔撫摩她的頭髮。〕我相信你瞞了你母親些事情的。我想我也知道那是什麼事。你很喜欢今天你所得的那塊烏皮。」〔莉幽靜默。〕「從前你父親向我求婚的事，來到我家一個人，他習於從這田裏到那田裏做零散木工的。有一晚我把咖啡送給他，到他工作的地方。他有一個大箱子，裏面盛他的器具。我還能清清楚楚地記起；那是個黃箱子。我站在那兒等他把咖啡喝完了，我好把碗拿回，那時他從那大箱子中取出一個小工具盒——那是我曾見的最好看的一件東西，是黑椴色木做的，蓋是圓的，上邊刻着各種動物的圖畫。他拿牠當作禮物送給我，當我行將走的時候，他要求我一個吻，但我卻不願意給他。」

莉幽 你從來沒有告訴過我這個。

幽蓉 那人是很好看的人，大棧色眼睛好，你父親一來，我父親母親就都願意我做他的妻子。那在我可真不是很容易的事，但我卻不反抗他們的意思。我想我使他們欣喜是我的本分，除此之外別人再沒有叫我絲毫不隱的了。

莉幽 但是他是你所掛念的人哪。

幽蓉 或者我在那時是這樣想。「靜默。」他一聽我許給了你父親，那一夜就走了。一年後我嫁了你父親，他就溺死了——有人說他是自溺的。

莉幽 那也許是你要了他的命呢。

幽蓉 你怎麼能對你母親說這種話！

莉幽 母親，請別惱怒我。

幽蓉 一個人若不能忍受命運的，簡直值不得什麼。我若做了他的妻子，一定不會幸福的，可是我我也覺得不能再有比你父親更好的男人了。兩個人一生過活在一起，要有一種彼此對得

住的忠誠的志願時，日子長了，他們就要彼此漸相掛念了。「靜默。」我已經把這個講完了，你可以想牠一過，但如果你心裏覺得反抗你的父母的意思是對的，那麼你就這樣做。「莉幽靜默。」你沒有話麼，我的孩子？我已經盡力試用我無效的方法，盡到了似乎是我的責任的事了。我再不能給我女兒別的更好的忠告了。要是愁苦的時候來時，「這種時候也要降臨到你的。」再沒有什麼可以使你平安的了。

莉幽 我要照你所願意的辦。

幽蓉 我總知道我的孩子是個好女孩子。「撫摩她的髮。」你父親也將要多麼快活呀！今天要算他的好日子，你也永遠不會因照你雙親的意思而行而後悔的罷。「進去。」

「莉幽獨自站着。」

「安那與弗里達入。」

安那 「對弗里達。」你再去動手拉風箱去。我希望火還沒有滅。「他們進到鑄冶室去。」

〔黑爾基從屋子進場。他進了鎔冶室，手裏拿一柄泥草鏟出來。〕

安那 〔在門內。〕你還回家來吃飯麼？

黑爾基 不回來了，別人就可以給我帶去了。〔從左方下。〕

〔司威農基入場。〕

司威農基 你在這兒了麼？你不願進去和你父親談一談麼？〔拍她的肩。〕從我得着你母親以後，這是我一生最快樂的一天了。〔他們進去。〕捷克賓那手裏拿着一個盛小雞食的碟子進場；走向鎔冶室的門口。〕

捷克賓那 〔弗里達在這兒了麼？你們也可叫她勻出功夫來，教她替我給小雞子們散食去麼？

安那 可以，當然。〔弗里達帶着雞食出。〕

捷克賓那 〔坐在拴馬樁上。〕昨夜我做了這麼奇怪的一個夢。我覺得我在外邊場院中站着，看見一個長人大步邁過了鎔石田，我看見他剛剛就站在那裏——他站着把胳膊伸開，彎腰

搬到這屋子上。

【第一幕終。】

第二幕

「一片茂草的場院，有些石頭一部分沈到地裏去了。前景右方最遠處是一帳篷。背景左方，是田舍。場院的邊界，有一間有頂的羊房，一部分牆都塌毀了。越過羊房，就是「鎔石田」。一片鎔石田，伸展出多少里去，嵌出着凸出的石塊及鎔石的結石的疊層。」

「同一日的黃昏時候。」

那羣僕人「坐着，唱着。」

上帝啊，你的能力。

獨與你同生。

天使都在你的寶座前，

深深的鞠躬，

請高從你的上天俯聽！

我是污濁而弱梗，

傷痛與悲愁使我凋零，

我幾乎昏暈迷蒙。

還有另一條道路麼？

我悲愁積升起的羣峯，

請別使它們聳達上天罷，我所嚮？

扶持我呀上帝，省得我生命消終。

〔他們手蓋上眼默禱。靜默。〕

幽蓉 〔張開了眼。〕願上帝的平安護隨我們。〔僕人們站起來握手。〕

幽蓉 〔輕拍弗里達的頰。〕現在你不用再怕地震了。若是信任上帝的話，沒有災害降到我我們身上的。〔收拾頌詩本。〕莉幽，請把這些書送回帳篷去；現在還稍爲早一點兒，先別進去。〔莉幽帶了詩本走去。〕你可以把我方纔縫的那雙鞋拿了來。我把牠們忘在那兒了。

「有些人坐在石頭上，有些人蹲在草上，只有司威農基還站着。」

莉幽 「從帳篷中出來。」鞋在這兒了，母親。

幽蓉 謝謝你，女兒。

「莉幽躺在草上，往「鎔石田」上注望。」

般德利狄 你們聽了禮拜堂鐘響了麼？

安那 我沒有聽見。

幽蓉 我聽見了。鐘是到了時候自己響的。〔靜默。〕

般德利狄 寶拉，當地微震時，你在那兒啦？

寶拉 我在廚房裏了。

般德利狄 這星期是你的值班，是不是？

寶拉 不知道我怎麼跑出來的，因為全地板在我腳上都崩起來了，所以我就一直擡到牆

上了，我出來的時候大概你們已經看見我了——落灰掉得我一身黑。

幽安 那麼你們呢——你們到那兒去了？

碧又格 我們那時正坐在聽差室中分縷綜毛呢。

藍外格 我覺得好像有人搖撼房頂子，想把全房子搬起來似的。

殷得利款 我們那時剛要放下活計跑回家去聽一聽你們怎麼遇的事，但以後我想他必

定給我們送話兒來「側日看司威農基」告訴我們什麼事發生的。而且，我們打算就着我們在

那兒，割够了泥草，以後就省得再來一次了。

幽安 但我必須說，當我又動手工作時，那草有些不順手了。割牠就像割活東西似的——

像剝一隻活動物的皮似的。

藍外格 喔，是啊。

幽安 我們去年割過泥草的地方，看着好像一片禿岩了。

〔靜默。〕

幽蓉 做完工回家時，你們看見什麼人了麼？

殷德利狄 沒有。

幽蓉 今天下午也沒有外人在這裏。若用着他們的時候，他們反都不來了。無論如何，我當時應當派你們一個人，去到那裏一塊田莊上去探探那裏怎麼樣的。

幽安 如果女主人要我去的話，我還可以很容易地走去的。

幽蓉 啊，不用，天晚了。我希望我們不從任何人處得到壞消息。

殷德利狄 我也這樣希望。

幽安 我恐怕威克的田舍已經倒了罷。那房子又舊，蓋得又不結實——沒有一處比得上我們的房子的。「靜默。」

幽安 幽蓉，大概你看見那羣鳥了罷，就在地震以後。牠們飛來飛去，就像牠們把守着不使別的鳥進巢去似的。

幽蓉 牠們也是被驚了。

幽安 那自然。大塊的岩石都滾落到河裏去了。在那邊草茂的地方，羊都成羣擠作一團，看

來好像一片積雪。

幽安 那時你正出去打獵罷。

安那 沒有，我沒有打獵。我正注視着雁，心想：不知一個人能不能扒繩子下去捉牠們一隻。

幽蓉 司威農基，那孩子怎樣了？你的意思要他看一夜的羊麼？

司威農基 自然。他可以明天再睡覺。

幽蓉 我只是想他自己在那兒或者要害怕的。

司威農基 他并不比成人膽子小啊。

幽蓉 我看他把兩隻狗子都帶了去了。「靜默。」

黑爾基 一會兒以前，有個人走過了鎔石田去。那是誰呢？

般德利秋 我也看見他了。

幽安 那是雪爾威，帶着他的槍。「靜默。」

莉幽 這鎔石田上够多麼清靜啊。

安那 我看你躺在那兒像隻老鼠，你正細聽什麼東西了罷？我想你正聽地震了罷？

弗里達 地震來的時候，人能夠聽得見麼？

藍外格 你怕麼？可以聽見的，有時候能在地震前聽見一點兒。人家說那響音像幾百隻馬

蹄劈劈拍拍的聲音。

碧又格 我聽見倒像風的嘯聲。

幽蓉 你應該坐下，司威農基。站着要站累啦。

司威農基 我不累。「靜默。」

弗里達 假如地就在我們坐着這地方裂了，怎麼辦呢？

藍外格 不會的。誰告訴你的？

弗里達 捷克賓那這樣告訴我的。

藍外格 他說的話你不要全信；她說的話太多了。

捷克賓那 我除了實情之外沒說過別的。上次大地震的時候，地裂了。開了個縫有好幾里

長；我自己親眼見的。地是張開了她的嘴要呼吸的。

安那 「向弗里達。」不要怕。我有一隻黑羊羔——你還記得牠麼？——有四隻白蹄子。今

秋我來把牠帶回家來時，我就把牠送給你。

捷克賓那 「面向「鎔石田。」」你們沒有一個人像我知道鎔石田這麼清楚的。你們知

道爲什麼那裏的孔窿永遠不被積雪填滿麼？你們看見過能蓋上穴邊的雪嗎？把田四周邊界都蓋上了麼？那是地向牠吹的喘氣。地給人設了陷阱；地是個吃人的東西。

幽蓉 「向捷克賓那。」你不要嚇這孩子了。「靜默。」

司威農基 捷克賓那，不是你麼，說有時血從窗戶玻璃中流出來？人們說那是預兆不祥的。

捷克賓那 你爲什麼問「這個」呀？我們這裏沒有一個人看見過，有沒有？

司威農基 不用管我爲什麼問。

捷克賓那 好啦，如果我必須說呢，那都是個記號，說這房子中有一個人不久就要死。

司威農基 也許那可以預兆田地本身不祥的。

捷克賓那 你是什麼意思？

司威農基 我是說也許受天災的。

幽蓉 實在，兩個說法都不對。這不過只是愚笨的迷信而已。

司威農基 不是我迷信這些，你不信看一看那窗戶。牠們不像用血溼過的麼？

幽蓉 那是陽光照的。

司威農基 看那房脊，牠們有多麼白。可是你往常在那上邊鋪塊布招呼我回家時，我從遠

處田地裏看來也不過這麼白呀。

殷德利秋 「低下聲音」你們看見那羊牢倒了麼？

寶拉 看見了。正是我們出來時倒的。

殷德利秋 司威農基說的什麼？

寶拉 他沒說什麼。

殷德利秋 但他叫我們移出這裏去。

寶拉 不，那是幽蓉教我們這樣辦的。

「向幽蓉。」我還沒有告訴你呢，剛在地震後，我走進聽差室時，我們的老傭停了，不走了。

幽蓉 壞了嗎？

司威農基 並沒有壞，我一觸鐘擺，牠又走了，但我進去時那地方和死一樣靜。屋頂上的草隔着天光射出影子。屋裏就和我父親死時一樣沈靜。

幽蓉 我想我們最好躺下去罷。在這兒再坐一會兒也得不到着什麼。

司威農基 我就看不出有什麼移出屋子來的需要，但究竟依着你辦了，幽蓉。

幽蓉 我覺得他們旁的田地一定也有同樣的變動的。我們得感謝這是夏天，還可以在戶外住呢。

司威農基 我們必須感謝麼？我的工作全毀了，你還感謝呢。

幽蓉 我們必須忍受甘苦，無論是好是壞，困難所可以幫助我們回憶起所有我們疏于感

謝上帝的事的。

司威農基

我只知我永遠盡我的本分的。我建了所有的羊牢；我在地裏豎起了籬笆，盡力照顧着牠。我要求上天的上帝施行公道。

幽蓉

「起身。」我不願聽這種話。也許你是從上帝手中買的地麼？可是你拿哪一種已經不是上帝的來償報上帝的呢？

司威農基

你不用譏諷我罷。你可以走遍了全場院，用你的剪刀隨便在任何地方只割一把草；那草在什麼地方都生得像羊毛一樣密，那全是我的工作。

幽蓉

那末，管理了鎔石田幾千年，使牠不吞下你所站在的所稱爲己有的一點的地土，也是你嗎？「進入帳中。」

司威農基

我所稱爲己有的「踏脚。」這就是我的！我用我的工作從上帝手中買來的。

幽安

我想最壞的事過去了，我們可以不用驚怕了罷。

般德利秋

我希望如此。

事。

碧又格 這話你可永遠不能這麼說。要回想一想那次一夜之間六十多間田舍都倒了的

寶拉 那必定是很可怕的。

司威農基 現在你們必須都往帳中去了。「僕人們進去。」

捷克賓那 若是田地上發生什麼可怕的事，我倒不會以為奇的，「進帳中去。」司威農基很

沉靜地站了一小會兒，以後走了幾步，停了停，又走了幾步又停住了腳。

「莉幽從帳中進場。」

莉幽 你怎麼不來，父親？母親命我叫你進去。

司威農基 他爲什麼不躺下她不用等我。

莉幽 我們太害怕了，父親——我們都害怕。「幽蓉從帳簾入場。」

幽蓉 天氣冷啦。

莉幽 是啊，天冷啦。

幽蓉 太陽已落了。

司威農基 你怎麼又出來了，幽蓉，你睡不着麼？

幽蓉 不成，我睡不着。

司威農基 你記那一夜你以為我失蹤在風雪中了麼？一點燈光在上邊窗戶上點着。看見燈光比遇見人類還要心慰，當狗在門後起狂吠時，那簡直就如這房子自己說了話——喊出牠的快慰來一樣。那聲音我聽着比人聲音還心慰，當我走進堂屋時，黑暗似乎把牠的胳膊抱住了我。我向來沒有受過這樣甜美的歡迎，就是我女兒還是個小孩子的時候也沒有過。

幽蓉 我們還不該進去麼，司威農基？天晚了。莉幽，你也得進去。

莉幽 我只是等父親進去。

幽蓉 你聽見了麼，司威農基？莉幽是等你呢，你若是不進去，僕人們也是睡不着的。

司威農基 我今夜不打算在帳篷中睡。我要回家去。

幽蓉 你的意思不是這樣罷！

荆幽 但是，父親，親愛的！

司威農基 我不願被任何愚蠢的恐怖把我從家中趕出來。這沒有別的，只是愚蠢的恐怖而已。地震也不能來的這樣猝然，我總可以得工夫跑出來。忽然來是不可能的事。而且聽差室也禁得住。那雖然舊了，卻還蓋得好。

幽蓉 你以為要是有大地震，聽差室可以禁得住麼？你可不能說那話！

司威農基 這還不能完全一定說再有地震呢，要說，地震只要一起始就要接續着來，這真是種虛幻之辭。我相信地震過去了；我覺得出來的。「在說末後幾句話時，僕人們都走出帳篷來。」你們跑出來作什麼？進去，你們都進去。

捷克賓那 我必須告訴主人我做了個什麼夢。就是昨夜。我覺得站在場院中，看見一個巨人走過了鎔石田。他走時邁得長而不穩的大步，「她往前走了幾步，她的聲音發得隱約而可怕。」好像他是個瞎子一般要抓東西。以後我就看見他站在那房子傍邊——把胳膊伸張着；他往田上彎下腰來，站在那兒像一個石頭十字架。「把她兩臂伸開做成個十字架樣子。」

司威農基 我教你告訴我你的夢了麼？

幽蓉 我求你，司威農基，求你今夜別在那房中住。你那就是試探上帝了。

司威農基 那是上帝來試探我。如果我要逃開了，教我的房子倒了就算罰我罰當了。「指着房子。」自從前我纔能記事的時候起，牠就在這裏站着，每夜等我。我看見過窗戶在陽光下閃着火焰。我看見過牠們被雨打溼了。我看見過牠們被霧凝白了。我和這房子從小孩子時就在一塊兒。我會爬到房頂上去，就如爬上我父親的肩臂一樣，當我站在房脊上時，就好像牠把我舉起來叫我看四周真一些一樣。不，幽蓉，就是我知道地震要來，我也要回家。我渴望躺在我自己床上，這也沒有什麼奇怪啊。現在我老了，差不多我一生的每早都在那裏醒來。我到床上去時十分倦十分疲憊，甚至我都站不住腳，可是一醒來又年青又健壯起來了。我生過病，在那裏躺着，守着日光從地板上移過。〔司威農基回家道兒上走。〕

幽蓉 你回家去麼？「急忙追他去。」無論有什麼事，你的命運就是我的。

司威農基 「停腳往後看。」你們聽見了麼？我的妻她不害怕。〔司威農基與幽蓉往回家

的道上走去。」

莉幽 你怎麼能那樣辦呢，父親？「從衆人中走出幾步去，站在一旁。」

捷克賓那 上帝與你同在，幽蓉，也與你同在，司威農基。這十九年來，你們待我很好啊。「進

帳中。」

「靜默。」

黑爾基 嘿，他們進去了。

碧又格 是啊，他們現在到屋子裏邊了。

幽安 我想我們最好去躺下罷，因為這兒沒有什麼我們可做的事啊。

般德利狄 是的，我們也沒有什麼事情做。

賢拉 今夜 定是個難度的長夜。

藍外格 可憐的莉幽。「僕人們慢慢地往帳中走去。」

「安那與莉幽留場。靜默。」

易。

安那 「走向莉幽。」我盼望我現在能使你快樂，和你是個小女孩子時使你快樂一般容

莉幽 「勉強不使淚落。」父親完全不顧念我。他一會兒都不想到我。

安那 你父親顧慮你呀，那是無疑的，但他因地震有些神經錯亂了。

莉幽 你不知道我所談的是什麼。「忽然害怕起來。」但願一點兒可怕的事情不發生罷。

安那 我們大家必須把自己託付給上帝保祐。你不去試一試睡去麼？

莉幽 我不能睡。

安那 或者你寧願在這裏站一會兒。我去給你拿條肩巾來；天氣冷些了。「進帳中去。」莉幽

不動的站着，遠望着「銘石田。」

安那 「從帳中出。」他們已經在那兒都睡着了。你把這肩巾披在肩上好麼？

莉幽 我不冷。

安那 那麼我就把牠鋪在一塊石頭上，你好坐在上面。岩石都教露水沾濕了。「把牠鋪在

石頭上。」怎麼，你站在那兒往鎔石田上遠望，你心裏是想什麼咧？

莉幽 我正想捷克賓那有一次告訴我的一段舊故事呢。這故事是關於一個幼女的。她裸足出去到鎔石田上去會她的情人，她邁步的地方，腳印上都生出苦草來。

安那 那是個有意思的故事。你若願意聽，我也能告訴你一個。這故事或者能幫助着使你心靜一點兒。

莉幽 「拿過他的手來。」你太好了。

安那 「坐下；述說。」在老早的年間，據說有一條地底下的小河，一直從此鄉村的南方貫到北邊，說這是海與陸地的媾和的記號。有一次碰巧一隻十字眼惡性的沙魚，試着引誘一隻幼鯨從河這頭泳到那一頭去。那鯨魚的名字叫做浪尾 (Spray-Tail)，他是所有幼鯨中最漂亮的一隻，他能同時噴射起三注水來。沙魚誇口說他自己已經從這頭游泳到過那頭了，可是這只有真魚纔能這麼辦呢。浪尾爲他一族的榮譽，就激動起來；又爲沙魚告訴他說——在地底下路頂上隨處還有裂口之處——他就決志試一試運氣，他信他能悶着氣從這個裂口兒一直浮到那個裂口兒，但

事實上卻不如此。鯨魚就永遠不再回來了。知道他最後的消息的是些天鵝，在牠們飛去山頂上時，看見一注血從地裏噴出了來。

所有鯨魚都怒了，他們怒的時候，以為陸地已經破了蟻和的約，就慫恿海來報復。你聽見了麼？
〔莉幽點她的頭。〕

有一夜起了一陣可怕的暴風雨。海來衝到陸地上，翻在岩石上，就像怪物似的把石頭都破成了碎塊。第二天早晨，成千的海鳥巢都破碎了，從前綠草的所在，都贖了黑沙子了。那末自然需要個智慧的善後啦。一個狡猾的老鴉說必須放起火來的。所有鳥兒都同意，說老鴉說的很好，可是沒有一個敢這麼辦的。大家派老鴉做個審判官，牠決定說蜘蛛應擔任這繁雜的工作，鷹卻應當把窩帶到火山口去。

他們給蜘蛛十個藍色的肥蠅子帶着。她把她自己很周全很緊實地織圍在些堅羽中，他們就動身去了。他們飛過了深谷，飛過了怕人的荒野，飛過了冰川。黃昏的時候，他們來到了火山，在那裏休憩了一夜，但他們並沒有睡多少覺，因為烈火駢聲響得似個巨人在地下輪着一樣。第二天一大

早，鷹就飛至山頂上去。蜘蛛趕緊放絲，把自己慢慢放進火山口裏去。裏面黑極了，熱與琉璃使她的眼睛痛起來，但她足看得清那火在一張很薄的被下躺着睡呢。蜘蛛只懂得手語，她不斷地移動她的腿，完全的真實地把已發現的大蹂躪都表達出來，催促着火去援救，省得全陸地都被海所吞了。但是火一點都不爲所移，於是蜘蛛將腿在她身上彎起來使她自己一直倒落在火上邊。她伸出一隻腿來輕挑那黑被。從那一會兒她就什麼也不記得，直到她又躺在火山口邊上了。她探頭往下看，看那火已把被拋開，又紅又炎耀。蜘蛛就知道她的工作已算做完了。每個人都知道火怎麼跟海算的賬，怎麼把全河口都用鎔石和塵灰裝滿的。「遠遠看見雪爾威從鎔石田上來了。」

莉幽 「站起來。」將來你得再把這故事給我說一遍。方纔我未能聽得很清楚的。

安那 「站起。」那是誰呀，來這麼晚？「望着。」哈，我認識了；這是雪爾威。

莉幽 方纔我就看見他在鎔石田上走來呢。

安那 他也許給我們帶了些消息來。

「雪爾威上場，帶着一支槍，背上背着獵囊。」

雪爾威 晚安。

安那 晚安。

雪爾威 遇見了人這够多心慰啊！你們自然移出來了？

安那 你大晚上出來走呀。

雪爾威 你得拿地震做我晚上出來的托辭呀。今天真是糟糕的一天。你們這地方有什麼

變故了麼？

安那 一個小房子倒了，還有一部場院的籬笆也倒了。

雪爾威 在候魯那兒一間房子的一面牆倒了。人們差一點不會跑出來。「把槍放下。」

安那 有人受傷了麼？

雪爾威 沒有。我不能再在那兒住了。我看見你們的房子還好好的，這真是一種慰安。「注

視莉幽。」然而我也必須來。

安那 你是什麼意見？你想地震就算過去了麼？「雪爾威未答；注視莉幽。」

莉幽 我父母都睡在那房子裏了。

雪爾威 眼睜的他們怎麼這樣辦啊！

莉幽 方纔我們都要去睡了，但父親不願進帳篷去。母親懇求他進去，只是無用，到了父親
走回房子去時，母親也跟他去了。

雪爾威 假如再來一震的話，房子可不曉得在什麼時候就倒了。

安那 司威農基和我們一樣明白這個，但他不願拋棄他的房子。

雪爾威 我們必得希望莫有災害降到他們身上。噢，我說你們爲什麼還醒着呢，原來如此。
旁人都睡了好久了麼？

莉幽 不，他們剛進去了一會兒。

安那 我可以看看你的槍麼？

雪爾威 隨便看。

安那 裝着彈了麼？

雪爾威 裝着了。「向莉幽。」我來這麼晚你不怒我麼熬到星期日，真像過了幾萬萬年。

莉幽 我早知道你會來的。

雪爾威 你早知道你不坐下麼？我給你些東西看。「莉幽坐下。」雪爾威把蠶囊解開；從裏面

拿出一莖大鳳尾草來。「我在鎔石田上找着的。你看不美麼？」坐下。「你看，這草莖還沒有一根頭髮粗呢，葉子卻很容易把你的全臉遮起來。」把牠舉在牠臉前。「你的喘氣觸到牠的時候，牠就顫動。」

莉幽 你連根都拔來了。這上邊帶着的苔草可以給我麼？「雪爾威把苔草從根上拿下來。

莉幽把牠放在掌上；微笑。」牠枯乾的時候，我把牠收在我的鞋子裏面。

雪爾威 你要把牠收在鞋裏麼？看這根上的兩隻小鳳尾草。這像兩隻小瘦手。「注視莉

幽。」

安那 「把槍放在一邊。」這真是漂亮的槍。一定值不少的錢。大概你自己從外國買來的

罷？

雪爾威 是的。「把鳳尾草放下，向莉幽。」你如有工夫，你可以明天把牠種起來。把牠放在溼草中放一夜不礙事。

安那 「走向雪爾威。」你在外國幾年？

雪爾威 七年。

安那 很久啦。「坐下。」

莉幽 我父親怒我收留你的烏皮了。

雪爾威 是麼？我正想請你幾時在我動身之前，到黑爾去找我一次呢。

莉幽 我真不會想我敢去。

雪爾威 你可以帶安那同去。到那裏也不過騎一點鐘馬的道兒，我有許多東西要給你看。——我從地下掘出的許多化石樹幹，你可以清楚地看見裏邊每個芽兒，紋縷，還有那印着幾千年前花卉樹葉的薄板石。你喜歡看那些麼？

莉幽 我真喜歡看一看。

雪爾威 我還有些岩石，被火燒了的又被冰蝕了溝的。你倘若知道所有牠們告訴我的故事就好啦！牠們坦白地示給我許多事情，這都是旁人看不出來的。「遠遠聽見一陣羽翅的迴轉聲。」

安那 「站起來，用她手指指着，」看哪，一羣雁飛過了鎔石田呢。「站着注視。」

雪爾威 「低聲說。」我看見你多麼快樂。今天黃昏，太陽正落的時候，我是用手捉着的雁。方纔我看見你的時候，我又那麼伸了伸手。

安那 「起來。」牠們飛的非常的低呀。牠們在那停了——我拿我的槍去。

雪爾威 「起身。」我把我的槍借給你罷。「遞給他槍。」你得站個一百三十尺的距離。

安那 你的子彈有多麼大小？

雪爾威 打雁的彈。

安那 莉幽，你不在乎罷，你在乎麼？我走不了多久。牠們若飛得高了，我就不追牠們了。「入場。」「莉幽起身。」

雪爾威 「走向牠。」我的福星今夜必然在天上閃着了。

莉幽 你可別以為我坐在這兒這樣晚是爲等你的——我看見你在鎔石田上走來了——但我們不談這個罷。

雪爾威 我必須告訴你我爲什麼從外國回來麼？那是爲你呀。

莉幽 「坐下。」那不實在罷。

雪爾威 「坐下。」去冬我正遠去的一夜，我明白地是做著夢了，可是好像醒着一樣。我回到家來了，走在鎔石田上。鎔石田上鋪滿了灰塵。正走的時候，我忽然墜進了一個深裂縫中去，就往下掉了又掉。至終我覺得自己躺在底上了，一些都不能動彈。死來了把生命從我眼中吸了去，把生命拿在她手中，就像一顆小火焰一樣。忽然一個渾身苦草的婦人，站在我的傍邊。她替我求了老半天情，至終死把我的生命交給她了。她的樣兒像你。那就是你。你知道不知道你的手中把我的生命啦？「他們站起來。」

莉幽 我想要進去。真難說一定安那要什麼時候纔回來。他只要一出去打獵，就把什麼事

都忘了。

雪爾威 我愛你，莉幽！自從我第一次見你之後，你從來沒有跑出我的思想過。任何東西都把你提醒給我——太陽，天空——

莉幽 我也是見了你和你談一談就喜歡。「沈靜的站着像死人。」今天早晨，剛在你走後，我父親告訴我，說他從鎮上回家的道兒上遇見了一個老友——我父親要我把自己許給他那老朋友的兒子，但我不願意，因為我想你。以後我母親來了和我談——我就降服了。我除此一些辦法也沒有哇。

雪爾威 咳，我爲什麼不早說呢？你不應當教你父親決定你一生。那是該你自己決定的事。
莉幽 你不知道我的父親。假如他知道我正站在這兒和你談話，我簡直不知他該怎樣辦呢。

雪爾威 我明白了，你父母只有一種意思，就是爲你打算快樂呀。

莉幽 我倒不知道。我母親沒有談多少爲我快樂的話；她只是盡她的本分——我也知道

我的本分。「往帳篷那裏轉身。」

雪爾威 你要走麼？

莉幽 頂好我們兩個從此別再會面了——會面只能使我們受苦。「移腳走去。」

雪爾威 「隨上去。」你沒有看出你所要做的事情！就要犯成一樁可怕的事了——你的罪是背叛了所有那些生命所要我們在一起過的，神祕的，生活。因為你一定掛念我，莉幽，你不麼？

「莉幽靜默。」我想你總想念我罷。今晨你對我談話時，你紅暈了臉，我以為那是你的心給了我允許。那允許的快活浸透了我。

莉幽 我願念誰倒沒有多大關係。我已經對父母說出我的話了。

雪爾威 你想守是你的本分，但還有一件大得多的本分呢，那就是快樂來時要伸開你的胳膊去接受。除此外再沒有更大的本分了。這就是我們生存的義意。你應覺得出來，你這長得像從地上生的一朵花的人應覺得出來。

莉幽 不光是爲我說出了口的話。假如我無父又無母的話，我一定解除允諾的，但我現在

這樣辦一定使父母傷心的。今天早晨父親對我說，這是從他得了母親後頂快樂的一天，我知道這是實在的。

雪爾威 你必得告訴你父母，說你不能守約。你必須爲我這麼辦。「跪下。」全世界中你是我所惟一顧念的。

莉幽 我不能給我父親這麼一個打擊。沒有旁的有生命的比我父親待我更好的了。

雪爾威 「起來。」你一點也不顧念我呀！

莉幽 你以爲這麼辦容易呀！我有一個彈簧——我每星期六擦潔淨了牠。我已經把你的名字告訴牠了。「往帳中去。」

雪爾威 你走啦！「轉背莉幽，坐在一塊石頭上，遮蓋上臉。」

莉幽 「靜默的站了好久，又走到他面前，把他手從臉上拿下。」我愛你。「雪爾威把她的手握在他手中，吻她。」「捷克賓那人場。」

捷克賓那 「慢慢從帳中走出。」我們在裏邊都沒有睡着。「雪爾威與莉幽起來。」

雪爾威 「把手握着莉幽。」我們到鎔石田上去找安那去罷。

莉幽 「向捷克賓那跑去。把她手摟着捷的頸，緊緊的抱着她。」我知道你顧念我。「走至

雪爾威面前拉着他的手。」來呀！

「他們向「鎔石田」走去。捷克賓那沈靜地站着，拿眼送着他們，然後搖了搖她的頭，就轉回帳篷中去。」

【第二幕終。】

第三幕

〔田舍傾陷了。只有聽差室的後壁還站着，看着好像個黑孔窿。僕人們在傾陷的房屋旁聚集着，他們光着頭，男子穿着小短衣。司威農基就站在黑孔窿裂口的旁邊。正是夜間。〕

司威農基

〔對幽安〕你不敢進去。

幽安

〔往黑孔窿中探視〕我也不敢說。只有一支柱子支着屋頂，不知那一時牠就折了。

司威農基

折不了。那是撐船の木料，永遠不會腐爛的。

幽安

而且，那柱子斜了；稍微一推就可教牠即刻就倒的，這沉重的屋頂一倒下去，怎麼着

也不會逃活命出來的。

司威農基

你害怕啦。旁人有誰敢嗎？

幽安

你不能教任何人下去。

司威農基

〔對幽安〕把這幾件東西拿出來只費你一小會兒功夫。我有一個大櫃子

——你知牠在什麼地方立着的——還有我的斧頭；你可以用你的刀子從牆上摘下釘子來。

幽安 我不進去呀。

司威農基 喝醉了壯起膽子來——你知道怎麼辦，你們都知道。「動身到傾陷物中去。」

幽安 主人進去了麼？

司威農基 你們想我因為你們是懦夫，就把我的東西放在那兒毀了麼？

幽安 那麼我隨你同去。兩個人容易些。「司與幽安下去看不見了。」

幽蓉 無論這個人遇見什麼事，他總不知道屈服的。「往傾陷處走往裏看。」你們在裏邊

能看得見東西麼？裏邊不太黑麼？「靜默。」

「司威農基與幽安出現，抬出那隻櫃子來。」

司威農基 般德利秋和你，黑爾基，到這兒來接過去。把牠放在那邊去。

「司威農基與幽安又下去了。」

般德利秋 「向幽蓉；這時那幾個人把箱子抬到空地地方去了。」我們把牠放在這兒成麼？

幽蓉 成。「牠又往傾陷處探頭。」

「捷克賓那從帳篷方面走來。」

捷克賓那 「向幽蓉走去，把手放在幽的肩上。」我得覺一覺你實在平安健全否。「拍她

的胳膊。」你們回家的時候，我就怕你再也逃不出這所房子啦。我想你的丈夫一定被打瞎了呢。

幽蓉 你不知道安那與莉幽往那兒去了麼？

捷克賓那 我看見莉幽往鎔石田上走去了。

「司威農基與幽安出現，抬着那隻鐘。」

司威農基 你得小心一些，你看玻璃破了。「走出到空地上向幽安。」我敢說你這一次就

膩了。

幽安 我不敢說裏邊是怎麼樣的太快活。

司威農基 「向別人。」你們可以把鐘抬到帳篷中去；這裏的潮溼可是於鐘沒有好處的。

你，碧又格，去拿一張氈子來蓋在箱子上。

「羣僕人下場，碧跑去，般德利狄與黑爾基抬着鐘，捷克賓那跟着他們。」

幽蓉 司威農基，你還算幸運，你沒有受了你愚勇的害。

司威農基 沒有別的，盡力照顧我的東西是我的本分。我從前拿生命冒過比這次還危險得多的幾次險呢。但我得打發個人去照顧我的孩子去。他也許把所有的羊都失了。你去罷，幽安？

幽安 好，我去。

司威農基 你頂好把羊趕回家來。

幽蓉 你若碰巧遇見莉幽與安那，教他們趕緊回來。

幽安 好罷。「退場。」

司威農基 他們倆到那兒去了？

幽蓉 他們往鎔石田上去了。

「碧又格進場，拿着一張氈子。」

碧又格 氈子拿來了。

司威農基 他們怎麼到那兒去了？「接過氈子來，走到箱前，把手在箱上滑拉。」這兒撞傷了。「把氈子一輪蓋上。」我真沒有想到你們把牠撞傷了。「喘了一口長氣。」一個人長到像我這麼年紀，要看他親手的工作都毀壞了，真不容易啊。

幽蓉 實在。

司威農基 我惟一的安慰，就是我將來有一個能幹的人，幫着我再把房子都築起來。「注望」鎔石山。」「精幽跑到那兒去是什麼原故呢？她走得很久了麼？」

藍外格 我不知道。

司威農基 我希望她沒有走落進個孔隙去。誰也保不住有什麼變故。牆都可以從根底陷下去的，也可以從頂上傾下來呢。

「殷德利狄從帳篷方向入場。」

殷德利狄 安那與精幽現在正來了。我們可以從帳篷那兒望得見他們。

司威農基 他們來了麼？「向背景走。」是的，精幽已經看見我們了，她正跑着呢。

幽蓉 她一定以為我們葬身在傾陷的物下呢。

司威農基 「張望」他倆外還有個第三者。那人是誰呢？

藍外格 是的，還有一個人。

般德利狄 我想那是雪爾威。

司威農基 夜間他在那兒有什麼事做？

般德利狄 這可難說！

司威農基 我真希望精幽沒有和那個東西講話。

「黑爾基從帳篷方向進場。」「靜默。」

「精幽跑着進場。」

精幽 「把胳膊抱着她母親。」我太受驚了。

幽蓉 你受驚了麼？你跑得全喘不上氣來了。

司威農基 「微笑。」你也不問候你的父親麼？

莉幽 親……親愛的父親！「擁抱着。」

司威農基 你看見我們喜歡罷？

莉幽 我喜歡得不知道我自己說的是什麼話了。我恐怕你們壓在傾陷物下。我想如果那樣，可真是責罰我了。

司威農基 你做了什麼得要責罰的事了麼？

莉幽 「拿起他的手。」父親，請喜歡我。請非常非常喜歡我！「安那與雪爾威入。」

安那 謝謝上帝，你們不安啦！你們居然真得功夫能跑出來了？

幽蓉 沒有，我們就在裏邊了。

莉幽 你們在裏邊了麼？「走向傾陷處。」這樣兒有多麼稀奇啊！

司威農基 「走向傾陷處。」只是那一支柱子把一切都支住了。假如那顆柱子折了，你們

就永遠再見不見我們了。

安那 「往傾陷處看。」柱子不裂真是稀奇蹟。

幽蓉 是啊若不是得上帝的意思，我們現在就不能在這兒了。

安那 「從陷領處轉過身來。」在鎔石田上也不算怎麼太快活。那地忽然間就變的似活了是的。

司威農基 青天白日地你跑到這兒來作什麼呀？

安那 有一羣大雁飛過鎔石田去，我想試試射牠一槍。

司威農基 「向莉幽。」爲什麼你跟他一塊兒去呢？

莉幽 我沒有跟他一塊兒去。雪爾威和我在後邊停留着呢。

司威農基 你就在半夜獨自和一個生人坐在一塊兒麼？「向雪。」你，爲什麼你在這個時候來？你沒有要求我的允許，我不能讓你到我地上來打獵。

雪爾威 我沒有在你的地上打獵。

司威農基 但你檢拾石頭子了，我禁你連一塊石頭子兒也不能從我地上拿走。你該知道

了。

莉幽 你怎麼說這個話，父親？

司威農基 你可以到帳篷中去罷，莉幽。這裏沒有你的事。

莉幽 我要說幾句話。

司威農基 什麼話？「莉幽靜默。向僕人們。」你們可以去罷。安那，明天我有話對你講，你得記住了。

安那 這可不是我的錯。

司威農基 「向衆僕。」走開！你們站在這兒等什麼？「僕人們下。」

司威農基 「向莉幽。」現在，你要對我說什麼話呢？

雪爾威 我來到這兒來，是向你女兒求婚的。

司威農基 我女兒沒有告訴你她已許給別人了麼？

莉幽 我把一切都告訴他了。我永遠不掛念哈夫坦——你知道這個，父親，我不願做他的妻子。

幽蓉 莉幽，我的親戚中，向來還沒有一個人破了他的信用的呢。如果你這樣辦，你可算是第一個了。

司威農基 你也沒有給你父親打算打算。這不特只是自己食言而已。你想你能把我當作個傻子麼？「向雪爾威。」你跟我女兒取一取笑，是不能使你成我的女婿的。

雪爾威 我倆彼此相好並非只憑了機緣。我在這一帶住得這麼久，只是爲莉幽的原故。我今夜到這兒來要看看你們怎麼遭逢的；我真是不得不啊。

司威農基 你把一個幼女誘惑得食言，你覺得自豪呀。當她因驚恐而失知覺時你乘機利用了，你以爲自己是很勇敢啦。你來到這兒就像深夜中的一個賊。

雪爾威 我愛你的女兒。這沒有什麼錯處呀，而且我也自豪而快樂，因爲她已經把她的心給我了。

司威農基 「向莉幽。」這是你所做的事呀。我敢說你從前會過他，而且在背後私會過不止一次了。

莉幽 一次也沒有過。

司威農基 你簡直就預備解約。你知道哈夫坦的父親是我的個最好的朋友呀。

莉幽 你得饒恕我，父親！

司威農基 你知道我已給他送信去，說一切都妥當了。

莉幽 「拿起他的手來。」你記得麼，父親，我那麼小的時候，我得把胳膊摟着你的膝。從那時我請求什麼東西，你從來沒有說過「不」字。我現在仍然是你的小女兒呀。

司威農基 放開我走！

莉幽 你一定是顧念我的，父親。除你以外，我不知道任何人像你待我這麼好的了。你給過我一切我所有的東西。你必須給我我的快樂。

司威農基 放開我的手！

幽蓉 我明白雪爾威對你是很親愛的，我的孩子，但這事出其不意地來到我們面前，今夜真是我們大家很可怕的一夜。「向雪爾威」你在和司威農基商談之前，就不能等一等了麼？

雪爾威 我也不得不就這麼樣了。假如我能的話，我早就等一等了。

幽蓉 我那也許能盡力想個法子，替你倆說幾句好話呢。「向司威農基」你可不要待你女兒太酷了！假如我們現在壓在傾陷處之下，她簡直竟連問都不用問我們了。今夜我們不應當沒有憐心。

司威農基 這個人是誰？我不認識他，我也不認識他的朋友。

雪爾威 我的父親是個和你一樣的農夫。他若活著的話，你們倆大概已成了朋友呢。

司威農基 「插話。」我知道你的，只有一件事，就是你四出檢拾石頭子兒，像小孩們是的。雪爾威 你太說輕了我的石頭子了，可是從石頭上所得的知識，可以掙來比你從田上所掙的錢還多，而且還可使我著名。

司威農基 那是那一類的知識？

雪爾威 這些石頭教我明白我的鄉土，和牠怎樣由火與水與冰所結成的。牠們給我個機會，來找出那無限的超人的法律的新線索來。

司威農基 當真！你既是這樣超絕的智慧，你早就該告訴我說今夜地震會來的。我也能明白那個；但我看你似乎知道的和我們一樣少罷。我相信老捷克賓那比你還智慧呢。

雪爾威 我不知道她是怎樣的智慧，但我確知道，有些人，他們就像瞎子似的過了一生。他們也許只在一個地方過活，卻永遠也未看見過身邊的風景——不論牠的美麗或者牠的特性。

司威農基 他們沒有看見過？「指向」鑽石田。」我嘗到那裏去過，在一場非常之重的暴風雪中，我幾乎看不見眼前的一隻手，我得告訴你我怎麼找着的路罷？我把手伸在身前來試覺出我在什麼地方來。「大笑。」不，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這鑽石田哈——

雪爾威 我不是說你也在這些盲人中，我還肯定你很够得上個人的資格，決不會使你女兒違她自己意思去嫁人的。你使她這一生不快樂也不能使你有多大快活的。如果你以為你不十分曉得我，你可以從我自己或從旁人考察出所有你願知道的。

司威農基 我從沒有要知道你任何事的渴望，你不用為我的女兒懷喪。她還得跟我住在這兒。

雪爾威 莉幽不再是個小孩子了。她能替自己打主張。

司威農基 或者你想她離了你不能活啊。「向莉幽。」如果你掛念他如他所幻想的一般，我願讓你證明一下。我讓你從他與我中間選一個。如果你選他，那末我就算不再有女兒了。

莉幽 你總不是要強迫我這麼選罷！

司威農基 是他呢是你的父親呢——你還能有一會兒猶疑，不知從我們二人中選哪一個麼？

莉幽 「跪下。」他對我太不可言喻的親愛了。

司威農基 起來！我不願意看你像隻狗似的在我腳下臥着。

莉幽 「起來。」那麼你就沒有女兒了。

雪爾威 我知道你必然不屏棄我！

幽蓉 你頂好給他們允許吧。司威農基，因為不能不然了。我若丟開我唯一的孩子簡直辦不到。

司威農基

「向莉幽走。」

莉幽，你可以十分自由罷；我不想再逼迫你了，但你若想過一下，

你必不因爲一個生人離開你的父親母親的。你是我唯一的孩子，自從你是個嬰兒時，你就是我眼的光亮。我做完工回家時，我一聽見你所說的話，向來也不再覺得有多疲乏了，你打我的頰時，就好像溫和的夏雨落在我的臉上。你若去了，我這裏就又寂寞又空敞了。你可不能這麼辦哪。

莉幽

父親，是你趕我走的呀。

司威農基

你得細聽我的話。這向來是我的志望，願意你擔當起我的田地來，昨天你答應

嫁給哈夫坦的時候，我覺所有我的志願都達到了。我快樂，不光是爲你，也完全是爲我的田地快樂。但你現在都要把牠拋到不幸之中了。看看你的四周，沒有一間房子站着了。你能拋棄你的老父孤獨地坐在這裏麼？你頂好殺了你的父親罷。假如你不要房子的話，我還爲誰再把牠造起呢？那可頂好教牠在地上朽爛着罷。

莉幽

父親，你不知道我掛念他有多麼深呢。我常常夢見羣山都傾陷了，我能看見山那邊

的大地。今夜我覺得羣山可都倒了。

司威農基 你是個一志願的女孩子。「向雪爾威。」或者你想你能照顧起我的田地麼？

雪爾威 我不能——

司威農基 「插話。」你倆信你們能威嚇我麼？「指着傾陷處。」這裏有個帶抽屜的箱子，

莉幽把衣服都放在裏面的。我不願我的房子裏有她的任何東西。「向雪爾威。」你可以跟我進去把牠拿出來麼？

雪爾威 到那邊沒有我的事。

司威農基 莉幽，那末你可以去。我眼望着你心中忍不住。「走到傾陷處；站在那兒把手放在牆上。」

雪爾威 「雪爾威安靜地把過莉幽的手來。」我們頂好離開你父母一會兒罷。「退場。」

幽蓉 你頂好答應了罷，司威農基。你不是親口說的，所有你做的都是爲你女兒的麼？

司威農基 「轉身向幽蓉，把污泥的手摸一摸前額。」你明白了我就要怎樣辦了麼？我想

教他進了這傾陷處去，然後我想把這柱子一推。

幽蓉 上帝可要赦宥你呀，我的男人！

司威農基 現在我們倆必須堅結爲一。如果我倆一心，我想莉幽一定屈服的。你必須想法使她恢復她的理性。

幽蓉 他們彼此十分相悅。我看見他們使我的心溫和。那使我回憶到我的青春的年月了。我確覺得想法把這兩人拆開是椿罪孽的。

司威農基 你居然這麼樣說！

幽蓉 我想她遇見這個人是她的命運。她從來是個好而盡本分的女兒。

司威農基 你是隨我一同進這屋中去的呀！你現在居然反對我了麼？——啊，你也？

幽蓉 「走到他面前。」你不得把壞事鬧得比她本來更壞呀。這個人看着好像從好人家來的，我們有各方面理由可以相信他是能幹的人。卽或我們不能像我們所希望的把莉幽留在此地，她也必然時常得功夫來看我們的，以後她一定得暇不時地來到這兒看我們來呢，我們還有這一個希望呢。

司威農基 你只想你女兒。我的一生工作若是荒廢了，你也不管呀。我可以告訴你，有許多田地，一代傳一代的下來，那就是我們在鄉居中的門彩，但如一旦傳到別人手裏，那不是打算權且之計，便是放棄得完全荒蕪傾陷的了。你看見那些陳舊荒廢的地方啦，地界都長滿了雜草，野草都任意把場子鋪滿了。牠們提醒我想到了墳地。我告訴你實話：如果這種噩運為我的田地預伏着，我就什麼也不顧，只願我自己躺在這傾陷處底下了。

幽蓉 誰說你的田地不能重新建起！你還不十分老，還不是非別人幫助辦不動呢。如果我都知道你的話，不論有什麼需你全力的事，你是總會愈活愈年青愈康健的。一兩年內你的房子又建起來了，任一小塊地方都和從前一樣漂亮。

司威農基 留着你的阿諛罷！就是我再把房子建起，有什麼用？我的百年之後，什麼東西都到漠不關心人的手中了。你想想，只因一點飄忽的幻想就會到這般田地的。

幽蓉 你竟以莉幽求你的允諾似個飄忽的幻想麼？我倒覺得她是為她終身求情呢。

司威農基 即或我女兒所想的比我所想的意義大，那也改變不了什麼。照顧我的家，保存

牠到我死後還仍就完全，這是我的權利。我在外邊站在鎔石田上往家裏望時，綠草場看着就像一塊陽光的所在。

幽蓉 就假設你家族中沒有一個將收成你工作之福利的人，可是你的女兒不是死的呀，雖然她拒你要她所嫁的那個，又另選了一個男人。這兩個人就不會有子女了麼？他們倆都很強壯康健，無論如何，總有個機會，就有一天他們的一個兒子可以接管這田地了。

司威農基 我敢說他的兒子也是他父親那一類的人！

幽蓉 一個女兒的兒子，總是多像外祖少像父親的。這個你和我一樣懂得不是？

司威農基 你像個玩賤子泡的小孩子。別人若把牠弄破了，你立即再吹一個新的。你可不能教我玩那種游嬉。即或他們有孩子，我安曉得他們是怎樣的呢？你自己也是這樣看法，但你卻還要愚弄我，教我允諾。

幽蓉 就是依着你辦，分散開他倆，你能得着什麼呢？你可以使你的女兒變成那些酸辛的老處女之一；我總想你不能拉住你的女兒違她的意思去改變罷。

司威農基 我沒有想到你也竟反對我。你離開這田地不在乎，你可以陪着你的女兒過，你顧念她比顧念我厲害。

幽蓉 「她聲音漸粗澀。」你怎麼說這個呢，司威農基？我從來沒有把對你倆的情感稱量過，我也不會想這樣辦過。我只知道有你的地方也就有我在。

司威農基 就是我手中這一塊土，我看來都很親愛的。假使牠能感覺得出的話，我顧念牠就像石蓮花顧念牠一樣。論到這個你所想的這麼殷切的少年，就是到他死後我也要嫉惡他的。你不是像我似的在這兒生長的。你沒有在此地做過小孩子。你是個外來的人。

幽蓉 我是個外來的人麼？我已經太老了，不能像你的女兒似的跪在你的面前，但如你把她遣走，我準知道你卽或蓋起房子更大些更漂亮些，那屋子我也覺得缺少光亮，微笑也要從我的臉上失去了。你能免掉我這點失掉唯一女兒的哀傷麼？

司威農基 我想你知道我很深，用不着用你的無益的祈禱，又來戲弄我了。我所說的話還得依然成立。

幽蓉 我不曉得什麼東西給了你這樣無心肝的權利。你進房子去時你只是試探上帝，但上帝可憐你就留下了你個生命，但這頭一件事你做的就是個殘忍的行爲。「猝然哭泣。」

司威農基 不用哭，妻子。

幽蓉 「哭號；坐在一塊地震時從牆上所崩碎下來的石頭上。」你若把她遣走，我就不曉得怎麼能活得過去啦。

司威農基 「站着迷眩了一會兒，就走到她面前。」我明白，你把這事太放在心上了。請走進到帳篷裏躺下去。我們必須盡力的把這事辦過去。

幽蓉 「起來。」我準知道我算是把女兒永遠失掉了。「哭號。」

司威農基 「握住他的手，吻他的頰。」我向來是以一吻對你說晚安的。你向來是我的好妻子。當你隨我進到屋中時，我決不會想到你會現在因我而哭泣着睡覺的。「幽蓉緊抱着他，哭號。」司威農基忽然解除了痛苦。「聽着我說。你不能這樣離開我。現在你可以到那一對年青人那裏，告訴他們，說我答應了。「向外稍微移動。」但得有個很嚴的條件。「幽蓉撩起圍裙來擦眼淚。」他們

必須答應我，如果他們有個兒子，這兒子可得在我們家裏教養大了。

幽蓉 「臉色快活起來。」我想這種思想是今夜可憐你的上帝送給你的罷。

司威農基 就是他們獨生的孩子也得在這裏養大。「走向幽蓉。」你可以告訴他們，說我只是因你的原故纔屈服的。現在你不用再哭了罷？

幽蓉 上帝賜福你！莉幽得怎樣快樂呀！「轉身要走。」

司威農基 你不用這麼忙。我不願意教他倆年青人看出你哭了。還有一件事；雪爾威直等我給他送話去時，可不要到這兒來。我要先對老友解釋一切這都是怎麼發生的。

幽蓉 雪爾威明白的。「坐下，很安靜的，手放在膝前衣上，向前邊一直瞪着眼。」將來他們的孩子得叫司威農基。「她不自覺的把手在石頭邊上撲來撲去的。」

司威農基 對啦，這些老石頭又很可以再應用呢。現在你頂好到莉幽那兒去罷。

幽蓉 「起來，輕拍他的胳膊。」對啦，對啦，我就去，我也快樂呢。「下場。司威農基站了一會兒，眼送着她，以後彎身細細地察看石頭。他翻過一塊石頭來——又翻過一塊來——」

〔全劇終。〕

鎖着的箱子

John Masefield 原著

人物

特爾·哥弟 一個農夫。

多羅夫

銀基爾特 一個王官。

兵士們 銀的部下。

威格弟·哥弟 特爾的妻。

地點 愛斯蘭。

鎖着的箱子

〔景〕一間屋子。一隻箱子，當了板櫈，桌子，等等用。〕

〔威格弟正刺繡着一塊布。〕

威格弟 〔唱。〕

我的愛人呀，淹沉在低窪，
漂走了。 呀呀。

我的愛人呀，淹沉在低窪，
低窪不再有了吧。

〔特爾·哥弟入。〕

嚇，特爾。我希望你做了好買賣。

〔唱。〕他的髮線繞着海藻冰冷，
漂走了， 呀呀。

他的髮線繞着海藻冰冷，

低窪呀不再有了吧。

來，坐在火旁邊，你不願意麼？

「唱。」啊我的愛人沉淹在低窪，

漂走啦——

特爾 我的天爺，打住罷。

威格弟 打住什麼？

特爾 打住這個陽春的貓叫罷。

威格弟 陽春的貓叫？

特爾 我頭疼的時候，不願聽這種野號——

威格弟 我抱歉，在你頭疼的時候唱，可是我不知道你頭疼呀。

特爾 我不時的頭疼的。

威格弟 對不住，特爾。

特爾 嘿，不用「對不住」。我早就該把順口的晚飯預備好了，你却沒有預備；你那也覺得這麼對不住就好了。但，看呀。總是這個樣兒啊。

威格弟 讓我替你弄晚飯去。

特爾 咳，我現在不用多謝，我吃不下去。我進屋來的那工夫，怎麼沒有給我預備好呢？

威格弟 但，特爾。我親愛的男人。

特爾 我還得再告訴你多少次呢？我不是說我頭疼的時候不要人招呼「我的親愛的」

麼？

威格弟 對不住，特爾。

特爾 我知道這種話有多麼挑人生怒。但看呀。你只是這麼辦來要氣瘋了我。

威格弟 我不，特爾。

特爾 反駁我。駁。這就對啦。反駁我。我猜你底下準就要說——但看呀，總是這個樣兒。

威格弟 特爾！

特爾 我問你，我進來那工夫，晚飯爲什麼不預備好？

威格弟 你說你回家要回得晚的，特爾，而且說到七點半纔能用晚飯呢。

特爾 你也應該知道今天的集上買賣得作壞啦。

威格弟 今天的集上買賣做壞了麼？

特爾 嘿，用你的理性。用你的理性，女人。

威格弟 但我用理性啦，特爾。

特爾 假如買賣好的話，我還這個時候就回來了麼？你清清楚楚地知道我不能這時候回

來呀。

威格弟 我可愁，特爾。

特爾 「大喊」對啦，愁什麼，賺了錢你好有點兒錢去花在珠寶上。「坐下。」我累啦。

威格弟 讓我幫着你把靴子脫下來。「她拉下一隻靴子來拋在地上。」

特爾 嚇，老天爺哪。我沒有告訴你我頭疼麼？可是你呀，不用啦，我自己脫那一隻罷。我累得

要死啦。

威格弟 讓我給你一口白蘭地酒喝罷。

特爾 白蘭地？頭疼着喝麼？你知道白蘭地差不多可以殺了我的。現在看在老天身上不用

管我啦。

威格弟 你累啦，特爾。你累啦。躺在這箱子上罷，歇一歇等到吃晚飯。你累得要死啦。

特爾 我若不是被你的舌頭擾得半瘋，我不會累的。天災把所有妻子和買賣都奪了走啦。

威格弟 告訴告訴我集上買賣的情形，特爾，如果你不太累的話。

特爾 我已經把集上買賣的情形告訴你了。

威格弟 那兒有很多的人麼？

特爾 總够填滿一片墳地的了。把他們埋幾個我纔快心。

威格弟 有什麼新聞麼？

特爾 新聞？你問新聞作什麼？

威格弟 我喜歡聽一聽有什麼事情。他們都談的些什麼？

特爾 誰們談的些什麼？

威格弟 集上的人們。

特爾 滿不是他們的事。他們談的就是這個不干自己的。他們談着一樁謀殺的事。

威格弟 一樁謀殺的事！

特爾 「喊出。」謀殺。我對你說的時候，你能注意點兒麼？我說的是一樁謀殺案。你怎麼不

留心聽？

威格弟 誰被謀殺了？

特爾 我沒有說什麼人被謀殺。

威格弟 但你說——

特爾 可是我說的滿不是那種事。乃是海灘上有一場互毆，一個人被殺了。

威格弟 什麼人？

特爾 那個粗暴大個兒哈魯。

威格弟 哈魯？銀基爾特的兄弟？

特爾 對啦。銀基爾特的兄弟。他也是個魯夫。

威格弟 誰殺的他？

特爾 誰殺的他與你有什麼關係麼？

威格弟 沒有。只是我想知道知道就是了。

特爾 你什麼事總是想知道。你要知道的太多了。哈魯是你的什麼人？

威格弟 什麼也不是。我的表弟是他的夥伴。這是我所知道他的一切了。他們倆常常成天

的拌嘴，就好像他們是男人和妻子似的。

特爾 我想你這話是暗指着我說的罷。好，我不知道誰殺他的。可是我却知道這個。

威格弟 知道什麼？

特爾 我可憐這殺人的人。

威格弟 我希望那不是表弟多羅夫。

特爾 好，要是他的話，他必得受結果的。

威格弟 哈魯那個人，若跟他一起工作，是個可怕的人。我不願說已死人的壞話；但他生前有個不好的名聲。

特爾 他是個醉漢。

威格弟 他有過一次拿着把斧子找了多羅夫去。

特爾 嘿，我可憐這個拿着把斧子找「他」去的人。晚飯簡直還能就開來麼？不然我就在這兒躺着談一夜麼？

威格弟 你不願進去去躺下麼，特爾？晚飯一會兒就得了。

特爾 我怎能進去去躺下？你清清楚楚地知道，我得去監看散工們去呀。我信不過這僱來的人們。

威格弟 我可以跑出去監看一看散工們，特爾。

特爾 你？我連你預備晚飯都信不過，不用你看散工們去。不用，我必得犧牲自己。我頭疼，我都半死了。但咳，總是這個樣子呀。我想辦成一件事，總得我自己去辦。把靴子給我。

威格弟 讓我去罷，特爾。我看着他們把牛趕進來，擠了牛奶。

特爾 把——我的——靴子——給我。我沒有告訴你麼？用不着告訴你你要做什麼你不要做什麼。看哪，「穿上靴子。」我方纔以為進門來時總也得時候歇着了。可是咳。總是這個樣子呀。「轉身往外走。」你在這兒瞪什麼？把——飯預備好了。幾時你把我耗進了墳地，我想你就快心了。你成心教我這麼氣瘋了呀。

威格弟 我即刻就去預備晚飯去，特爾。

特爾 你成心教我這麼瘋了。可是咳。總是這個樣子呀。「走出。」

威格弟 可憐，特爾跟我，我倆沒有個孩子。人家說一個孩子是家裏一個大調蜜的。如果我們有個孩子，或者他就不這樣待我了。咳。我們求愛時並不像這個樣子呀。我得把這桌收拾乾淨了。如果我現在有個孩子，他一定會兩樣的。孩子是一個妻子必須盼望的。除了「咳我的頭疼」和

「咳我倘若不累呀」之外什麼話都沒有。我只要聽一聽謀殺的事。我們得一樁謀殺事來談。談不是常有的。可是他談的樣兒看來好似我們每天有的談似的。哈魯倒是被殺了。我向來不喜歡這個人。我奇怪誰殺他的呢。哈。我有一點安慰了。我的表弟多羅夫總不會贊成殺一個人的。就是哈魯，他都贊成不殺，他一定不會的。他連一個蒼蠅都不殺；我的表弟多羅夫不會的。他就像個上天加福的赤子。「有人猛烈地敲後方的門。」祈上天賜福我們救我們。

聲音 讓我進去。讓我進去。威格弟。特爾。

威格弟 誰呀？

聲音 開門。開門。千萬請讓我進去。

威格弟 進來。若你是從上帝來的就進來。

聲音 開門。

威格弟 「跑向門。」進來。這是誰呀？「多羅夫進。」多羅夫。表弟多羅夫。你好哇？

多羅夫 往後站。別叻我。

威格弟 怎麼回事，多羅夫？

多羅夫 往後站。你把你的手拿開。

威格弟 但我是你的表姊啊，多羅夫。

多羅夫 是。但你若一聽了這消息，或者你就不十分喜歡做我的表姊了。

威格弟 什麼消息，多羅夫？

多羅夫 關於哈魯的事。

威格弟 他死啦。你指什麼說，多羅夫？

多羅夫 我殺的他，威格弟。

威格弟 你麼，多羅夫？

多羅夫 他騙了我。咳，可是我不吃那個虧。所以我們就打起來，我就把他殺了。那是一場公

平的架。我本來不打算殺死他。上帝知道。

威格弟 人們一有劍在手，就丟了理性了。

多羅夫 那是場公平的架。

威格弟 我不是責備你，多羅夫。似乎男人總應當時時彼此相殺。但你現在要怎麼辦呢？

多羅夫 真是，怎麼辦？

威格弟 你明白殺了人得怎樣。你必須明白殺了人得怎樣。他們知道是你殺的麼？

多羅夫 這一來銀基爾特是要知道的。

威格弟 但你知道銀基爾特是個什麼人。今晚他一定馬上就追尾你來的。就是馬上。你打

算怎麼辦？你打算怎麼辦，多羅夫？

多羅夫 你是我的表姊不是，威格弟？

威格弟 自然我是你的表姊了。

多羅夫 你不致於把我摺棄出去罷。你總不想着我是很壞的罷。我以為那是場公平的架。

那又公平又正直。

威格弟 自然我不能把你摺棄出去。你是我的表弟。男人們在任何時候都是沒有理性的。

但你們一有劍在手——這就不一定那一個碰上倒霉了。

多羅夫

威格弟。你願意救我麼？

威格弟

你是我的表弟，多羅夫。我一定要搭救你的。但別像這樣的耽擱時間呀，你要藏在

那兒？誰能庇護你來擋銀荊爾特？他自己恐怕全不能罷。能庇護你的是死啊。你要上那兒去呢？想一想。想一想。你要上那兒去？

多羅夫

我想或者你會護庇我的。

威格弟

我麼，多羅夫？

多羅夫

你和特爾。

威格弟

還有特爾？

多羅夫

我想或者你倆會可以的。

威格弟

擋銀荊爾特麼？

多羅夫

擋着他，直到我能逃上一隻船爲止。只到我能逃上隻船就得了。

威格弟 抵擋像銀基爾特那樣一個人哪？

多羅夫 我知道這是樁險事，親愛的，我知道這是樁險事。

威格弟 你知道，多羅夫，我的男人簡直不是個武士。

多羅夫 總沒有多久，親愛的。只要我能隱藏一兩夜——

威格弟 要擋銀基爾特，我們得是怎麼的人呢？

多羅夫 要是我們能以只把他混開追蹤的路線以外去，親愛的，那麼我就可以溜到伯勞

得弗斯去上隻船了。這只須一兩夜的光景。

威格弟 特爾究竟是特爾。我呢只是個婦人，婦人們對這類事簡直沒有多少用處的。

多羅夫 讓我在這裏住一住罷。你願意麼？

威格弟 我願意我能想出個方法來。

多羅夫 我能到什麼別的地方去呢？

威格弟 去你別到別的地方去。你就藏在這兒好了。不必因此自己懊喪。我所想的是銀基

爾特和特爾。

多羅夫 我的上帝，威格弟，你真好。我爲這個要吻你。

威格弟 嘔，現在不用鬧這個。這不是要接吻的事。別，你不能癡在這屋裏。放開我的手，要不然我可要打你的耳光了。上這兒來，現在。我要把你關進那羊牢裏去。快着點兒，現在，別等我丈夫回來。「從側門往外走。」

多羅夫 我只要把銀基爾特混出追蹤的道兒去，親愛的。老哈路德就要給我找隻船的。

威格弟 先把銀基爾特糊弄過去再說，朋友。我們以後再想船。快跟上來。「下場。」

「對面的側門開了，特爾又進來。」

特爾 威格弟。威格弟。晚飯已預備得了麼？真真太糟啦。這婦人想什麼了呢？威格弟，我說。我得了頭疼，簡直害得我要死還不夠，我還得等候着吃晚飯。威格弟，威格弟，我說啊。「威入。」

威格弟 什麼事，特爾？

特爾 什麼事？晚飯在那兒啦！爲什麼憑空晚飯沒有預備好？

威格弟 我剛接待個客人，特爾。一個客人。

特爾 一個客人，嘿。誰請他來的？

威格弟 沒有人請他來。他和我有點親戚。

特爾 他原來是你的親戚。我得被他騷擾多少時候呢？

威格弟 我倒願意教他住些個時候。只要你介意，特爾。

特爾 你知道我介意呀。你和我一般知道，我不能讓生客住在家裏。他們簡直把我家當作個旅館了。可只是他們永遠不會納過他們所得的代價。我不能再忍受這個了。我頭疼得半瘋了。就足够了，我還得家裏留個生客。但是咳，總是這個樣兒啊。這生客是誰呢？他體面麼？

威格弟 他是我一個親戚。我剛剛告訴你的。

特爾 一個親戚。要是個生客，我倒也不介意了；可是偏是個親戚。我還得同他體面着點。威格弟，我以為你應當已經爲我稍微想一想了。但是咳，你除了自己外誰也不想。跟你婦人在一塊兒總是這個樣兒呀。

威格弟 他住不了多少日子。特爾。

特爾 我告你怎麼回事罷，威格弟。如果他體面的話，他就住過這一夜，明早早點心前就走了。如果是個那類暴亂的人，或者他是在困難中的，我可不能叫他挨近我的地方。我要自己叫狗咬他。

威格弟 你不能那麼辦，特爾。我已經把他讓進來了。我不能再翻過我的話來。現在我已經答應護庇他了。

特爾 護庇？

威格弟 你知道他正在困難中啦。

特爾 什麼困難？究竟他是誰？

威格弟 表弟多羅夫。

特爾 多羅夫！他做了什麼事啦？多羅夫，他是個懶流氓。

威格弟 他不是。

特爾 我說他是。別反駁我。他做了什麼事了？

威格弟 有……那是……那是一場公平的架，特爾。

特爾 一場——公平的——架。你——不是——指——

威格弟 在海灘上。

特爾 不是……不……不是哈魯罷？

威格弟 是。他把哈魯殺了。

特爾 銀基爾特的兄弟呀。

威格弟 銀基爾特的兄弟。

特爾 你是這樣個混人，竟把他讓進來了。殺哈魯的凶手啊。殺銀基爾特的兄弟的凶手呀。

威格弟 那是場公平的架，特爾。

特爾 哼，那——是——一場——公平的架。一場——公平的——架。銀基爾特的兄弟。一

場公平的架。

威格弟 他們用劍打的架。

特爾 在我的家裏。此處殺銀基爾特兄弟的凶手。你就把他讓進來啦。他在那兒了？

威格弟 現在在房後的羊牢裏了。那是個好地方。他們永遠不會到羊羣裏去找的。

特爾 我的頭就像磨鎮的七座磨在那兒昏轉呢。在我的房裏。哎呀，我的頭。哎呀，不幸的人。這會是我的死圖呀。我必須得頭疼，而且回家來累壞了還不夠，還得被銀基爾特欺壓下來。他要焚了這房子的。他要。他要。我深知銀基爾特的。他要。焚了這房子的。他一定察偵出來的。即或他不燒我的房子，他也要很很割辦我的。他要罰我一羣羊。受害得要死，晚飯沒有預備，這還不夠，這得失了牲口，被謀殺在床上。可是咳，總是這麼樣兒呀。

威格弟 你決不會那樣的。可憐卹憐卹可憐的多羅夫罷。

特爾 可憐。讓可憐的多羅夫稍爲憐卹憐卹我一些罷。我是個被人毀了的人。銀基爾特要揪着我的頭髮一上一下的拉曳我的。他要用大拳頭打我的脛筋的。他要的。他要的。我深知銀基爾特的。你却去把個兒凶手領了進來。一個凶手哇。假如他是殺了個普通人的謀殺者，我倒還不致介

意。却是銀基爾特兄弟的謀殺者。

威格弟 我告訴你，這不是椿謀殺的事。多羅夫不是謀殺者。多羅夫是，他是在大多方面像個婦人似的。我告訴你這不是椿謀殺。這是場公平的架。

特爾 銀基爾特要這麼說。對啦，他是要這麼說的。他要說，我得把你的羊趕走。他要說，還要那些可愛的牛，特爾。他要說，那是場可愛的公平的架，所以我現在要把你焚死在你的床上。我深知道銀基爾特的。哎喲。哎喲。

威格弟 得啦。我可不做個哭號的嬰兒。還有比燒死在我們床上更壞的事呢。來呀。得像個男子，特爾。照你這樣兒，人們總會想你是怕死的。

特爾 嚇，停住你的饒舌罷，千請萬請。哎喲。哎喲。

威格弟 那都滿不要緊，特爾。注意。我要給你拿可愛的晚飯去。

特爾 你再待一分鐘，就要把我氣瘋了。晚飯，銀基爾特的刀子是我將吃的唯一的晚飯。打住你的曉曉的舌頭罷，讓我寧靜地死罷。

威格弟 等不了多大工夫，銀基爾特就要到我們這裏來，這是意中事。他不是個在路上等仇人的人。他來像隻鷹似的，銀基爾特是這樣的。

特爾 哎呀，我怎麼辦呀？我怎麼辦呀？

威格弟 辦？就戴上一副勇敢的面孔就得了。只要不怕，就沒有危險。就直視着他的臉，叫他走出這兒去。

特爾 他現在許正來着呢。往窗外望一望，威格弟。他來了麼？

威格弟 有人來啦。是一羣人。足有一打。

特爾 哎呀，我死了不合適。不合適。

威格弟 得像個男子漢的樣兒。他們來得很快。他們一會兒工夫就可到這兒了。對啦。那就是銀基爾特。那就是他的紅大衣。他領着其餘人的在頭裏走着。現在要像個男人啊，特爾。不礙事。

特爾 哎呀！哎呀！

威格弟 除羊牢外你能想出更好計策麼？

特爾 哎呀！

威格弟 哎，我怎麼當初不嫁給個男子漢呢？你不以為他要看一看滿盛着羊的羊牢麼？我敢說他一定不看。

特爾 哎，多羅夫不礙事。我所想的是我自己啊。我自己啊。哎！

威格弟 我奇怪你倒也不害羞。

特爾 我過得日子好好的。若沒有這亂子，我明年可以買來波的田地了——

威格弟 替可憐的多羅夫想一想。鼓起勇氣來，男人。銀基爾特要一看你這個神氣，他即刻就要疑惑了。你的命有什麼？我的命有什麼？這是關係咱們客人的性命的！

特爾 一個懶流氓的性命比我的還強麼？如果現在這是個王倒還說得下。

威格弟 特爾，你自己鼓勇起來。多羅夫在羊牢裏是平安的。銀基爾特不能找出什麼證據來。你的客人的性命全靠你的神氣如何了。別在那兒撲撲騰騰的像個嫖夫的鞭骨頭老廢物。挺起你的胸脯來。掛上一副怒容，像個強盜樣子。喂，這稍好一點了。他們來了。「外邊敲門。」

特爾 哎，我是個死人了。

威格弟 哎，你死了我可以搖動你。爲多羅大的緣故，你自己得裝出些矯大的樣子。〔敲門聲。〕進來。去把門開開，特爾。

特爾 我不能開。你怎麼能教我去開門呢？〔敲門聲。〕

威格弟 去開呀，特爾。去開開，男人。

特爾 威格弟，你不介意。你開去。你的神經不像我的。

威格弟 快着，特爾。開門是房主人的事。

聲音 裏邊開開門哪。遵着法律把門開開。

威格弟 那麼我必須開了。〔走到門邊。〕進來，進來。〔銀某爾特和兵士們進來。〕

銀某爾特 上帝保佑這兒大家。謝謝你，威格弟。

威格弟 銀某爾特大人，我的男人今夜有些神經錯亂了。

銀某爾特 我聽這消息真不安。現在受了什麼刺激了，特爾？

特爾 啊。咳。

銀基爾特 「仔細地注視他們兩人。」我總想你們這裏生活應是很安恬的。沒有爭吵。沒有賭博沒有焦急——

威格弟 銀基爾特大人，我男人受了損失啦。這就是到這幾場的集上去弄的。我發覺他回家來就是念念道道的樣兒，他就會週身全涼了，像個死人的。那是他的神經那腦中的神經的錯亂。「停頓。」我能給你做什麼事，銀基爾特大人？你不願坐下麼？你打算拿什麼東西去麼？我們倒不常見你到這兒來呀。喂，自從去年十月以後，十二個月來我不記得見過你。

銀基爾特 沒有。我敢說沒有。「他走到特爾面前，用力打他的肩。」

特爾 哎。嚶。怎麼啦，銀基爾特？別打。

銀基爾特 我要跟你談一下，我的朋友。

特爾 談——一下。啊。好。好。那。好。很好。

銀基爾特 「向他的兵士們。」出去站在門旁。我不告訴你們話兒。不用動。

兵們 着着，大人「退」。

威格弟 你的隨從們不喜歡喝點兒酒麼？你們一定不是一整路從羊島來的。有什麼事我們可以給你作，銀基爾特大人也。也許你可以讓我聽一下。今夜我的男人神經錯亂了。你是要人幫忙你的收成麼？告訴我什麼事。

銀基爾特 謝謝你，威格弟。我要在這兒和特爾談一談。

特爾 我——我這麼病，銀基爾特。這是天氣的毛病。威格弟可以替我辦任何事。我的頭呀，我的頭壞啦。在潮溼天氣裏我是我的頭的犧牲者呀。

銀基爾特 我知道是怎麼回事。我自己的頭也給我痛苦呢。但我必須跟你談一談。也許你可以請你妻子給我調煮一點兒淡麥酒麼？

威格弟 可是，你得讓我在這屋裏調煮。廚房的火滅了。

銀基爾特 我很欣喜；但我的神經受不住調煮麥酒的氣味兒。那味兒總是使我昏暈的。
【向特爾】也許你可以請你的妻子去——去看一看落日。頂好看的落日啦，外邊。

威格弟 對啦，我們在前半點鐘已經看過了。

銀基爾特 我明白啦。那麼，威格弟，我必得在這兒跟特爾私人談一談。你可以到旁邊那間屋子去麼？我不會教你等得多久。

威格弟 自然可以，銀基爾特大人。可是，我可不要你告訴我的男人關於萊克亞維克地方任何邪惡的娼婦的事。他已經知道得足够了。

銀基爾特 我連一個娼婦也不提。「他叫一個兵士。」阿萊克，來侍候這太太一會兒。「一
旁向兵說。」石着她別叫她離開那屋子。

威格弟 我了解你們男人們。「她試捉特爾的眼神。」我要教他給我述說一遍你所說的話。「她毫不在意地走出去。」

銀基爾特 「一邊。」哈。只要你不驚異啊。「銳聲地。」嘿特爾，我的朋友，我只有件事對你說。多羅夫在那兒了？

特爾 多羅夫。

銀基爾特 對啦？

特爾 這是說那個多羅夫啊？

銀基爾特 你都知道得清楚是那個多羅夫。

特爾 呃，你是指後山的老多羅夫麼？啊對啦。一個胖子。他——

銀基爾特 不，特爾。「瞪着他。」

特爾 呃，年青的多羅夫。寇魯歐戴爾的孩子。他現在上學去啦。

銀基爾特 「急拍桌子。」特爾。

特爾 別急，銀基爾特。你自己一個人弄混亂了的。

銀基爾特 多羅夫在那兒啦？威格弟的表弟。你的表弟，多羅夫。

特爾 哈哈，哈哈！一個多羅夫呀。是啊。那個懶流氓。是啊。

銀基爾特 對啦。那個多羅夫。他在那兒了？

特爾 我沒有看見他，銀基爾特。

銀基爾特 我忖想你連關於他的事情也沒有聽見麼？

特爾 沒有。

銀基爾特 沒有一定麼？

特爾 不。我的意思是聽見過。自然我聽見過他的事啦。

銀基爾特 關於他今天所做的事麼？

特爾 我不知道他今天做的任何事？

銀基爾特 你聽見關於我兄弟的事了麼？

特爾 你那可憐的兄弟，哈魯麼？聽見了，我真的憂愁。我聽見了心中十分的昏亂了。

銀基爾特 那就是多羅夫所做的。

特爾 多羅夫？

銀基爾特 他現在在那兒了？

特爾 你的兄弟？

事？

銀基爾特 我明白啦，你不願答我的話呀。

特爾 不用急忙，銀基爾特。你太急忙了。你不給我個說話的機會。你打算要知道的是什麼

銀基爾特 多羅夫在什麼地方啦？

特爾 我沒有見着他，銀基爾特。我怎麼能知道多羅夫在那兒了呢？

銀基爾特 人家方纔看見他向着這房子來了。

特爾 向着這房子來了？

銀基爾特 只在一小時以前。

特爾 多羅夫？

銀基爾特 不用費話了，我的朋友。他在那兒了？

特爾 我不知道，銀基爾特。我不知道。

銀基爾特 你這說說的滑頭。你這獸行的蠢蟲。你這狗——我要這把刀鞘塞進你的嗓子

裏去。你說你不知道。他在那兒了；你若再說句謊話，我把你的說謊的舌頭扯下來。

特爾 別急呀，銀基爾特。別呀。你那就傷害人啦。別呀，男子漢。

銀基爾特 好啦。那麼別再說謊啦。

特爾 你看你已經傷害了我了。我這就要鬧一個禮拜的酸鼻子。

銀基爾特 好好的說。「停頓」那麼多羅夫在這兒了。你說他沒有在這兒麼？

特爾 對啦，銀基爾特。

銀基爾特 我想我們早晚總能談到這句話的不是。看看有耐心的成效。他在這兒了。藏在

什麼地方了罷。

特爾 對啦，銀基爾特。

銀基爾特 他藏在那兒了？

特爾 嘿，我不能告訴你那個。如果我告訴了你那個，我就得離開這鄉間了。如果告訴你

那個，那就沒有人置理我了。

銀基爾特 那於我無關。那麼，他在那兒了？

特爾 哎，我不能說。

銀基爾特 嘿？

特爾 那我就得離開這田莊了。可憐我罷，銀基爾特。

銀基爾特 可憐，特爾？

特爾 我受不了啊。我不強壯，銀基爾特。我的頭呀。

銀基爾特 你看見我這把小刀子麼？

特爾 嘿，別呀，銀基爾特。銀基爾特，你沒有那意思罷。銀基爾特，我若告訴了你，就得離開了這鄉間了。

銀基爾特 注意，特爾我走之前，就要把多羅夫捉着。讓我倆彼此了解了罷。

特爾 嘿，對啦，銀基爾特。我願作任何事。我願說任何話。但我可不能告訴你他在那兒啦。我不能說。不然，我得離開這鄉間了。

銀基爾特 好啦。你不用告訴我他在那兒了。不用說這麼些個話。你明白麼？

特爾 嘔，銀基爾特。

銀基爾特 讓我們兩人籌畫一下。你不願意你的鄰居招呼你爲奸細的。我了解這個。你不願意我把你的屋子燒了，或者把這刀子刺進你身子去的。我也了解這個。好啦。你就把多羅夫暗中交給我罷。

特爾 我不能，銀基爾特。他們總會知道的。他們總會知道的。威格弟總會告訴他們的。

銀基爾特 我不是說『洩賣了他』你這傻瓜。

特爾 可是怎樣呢，銀基爾特。

銀基爾特 你給我一個他在什麼地方的暗示，可以教我找得着他。我假裝搜尋這房子，就好像碰巧發現了他似的。快說。

特爾 但——

銀基爾特 快說。你看見這個袋子了麼？「掏出一個錢袋來。」

特爾 看見了。

銀基爾特 你聽見了麼？嘿！叮克璫。唉！叮克璫！他在那兒了。

特爾 我不能說。

銀基爾特 快說。聽見了麼？三個銀馬克。嘿！就打耳語就得了。那兒啦！快說。

特爾 三個銀馬克。

銀基爾特 三個銀馬克。你用不着直說出來。你聽這錢叮叮璫璫的。

特爾 那是不少的錢啦。

銀基爾特 你可以拿這錢去享用。嘿！快說，老頭兒，他在那兒啦！

特爾 讓我把牠放在手裏稱量一下。

銀基爾特 自然可以你看你呀。現在，就在這兒低語好了，他在那兒啦！告訴我他在什麼地

方了。他在那兒啦！他在這兒，這箱子裏了麼？

特爾 沒有，沒有在這箱子裏。

銀基爾特 沒有箱子裏是什麼東西？

特爾 威格弟的東西。

銀基爾特 那麼他在樓上了麼？樓上啦？

特爾 沒有。他沒有在樓上。

銀基爾特 屋子外邊了？

特爾 「把袋子放在桌子上。」銀基爾特。

銀基爾特 啊。好啦。作什麼？

特爾 你不把我藏起他來記掛在心罷？

銀基爾特 不。不。自然我不。

特爾 你得發誓你不。你不科罰我罷？也不把我的牲口拿走罷！

銀基爾特 如果你告訴我他在那兒了。我就不。

特爾 銀基爾特，你可以先搜這房子。假裝麼？

銀基爾特 對啦。我假裝搜這房子。然後呢？

特爾 你看見那邊那扇門了麼？

銀基爾特 看見了。看見了。然後呢？

特爾 你應走過那門去。不。走過這扇門，然後圍着這房子轉。

銀基爾特 是啊？向那兒轉呢？在草堆裏了麼？

特爾 沒有。沒有。在草堆裏。

銀基爾特 在乳房裏了罷？

特爾 你倒也可以往乳房裏望一望。

銀基爾特 還有什麼地方，嘿？

特爾 一直往乳房的左邊去。

銀基爾特 牛欄欄，嘿？

特爾 不。不。但你倒也可以往牛欄裏望一望。

銀基爾特 還有什麼地方呢？

特爾 銀基爾特。

銀基爾特 啊。

特爾 你得發誓你不告訴任何人。發誓不說是我告訴你的。

銀基爾特 自然我不告訴任何人。

特爾 你可以數一數羊去。你明白啦。

銀基爾特 往乳房左邊去，對麼？

特爾 往乳房左邊去。

銀基爾特 我得眼看着教人把羊數完的。謝謝你，特爾。

特爾 現在，你要假裝往樓上去找麼？

銀基爾特 對啦。現在我們要讓威格弟進來了。

特爾 別，別讓威格弟進來，別。

銀基爾特 教她進來。朋友嘿，來呀。阿萊克！

阿萊克 大人。

銀基爾特 去請那太太進來。

阿萊克 著，大人，去請那太太進來。你現在可以進來，太太。「威格弟入。」

威格弟 好哇。你們得着稱心的談話了罷？

銀基爾特 沒有。或者還不像我所希望的那麼稱心呢。你的丈夫今夜說話聲音很低。請寬恕我一會兒。這兒來，哈拉伯，郝十庫得。

兵士們 「入。」大人。大人。

銀基爾特 我對不起你，威格弟。可是我必須搜一搜這房子。你的丈夫已經給了我允許了。我得把所有房間都搜完。

威格弟 當真搜我的房子。

銀基爾特 我總不能把牠翻亂得不堪收拾。

威格弟 當真搜我的房子。你爲什麼搜我的房子？

銀基爾特 找你的表弟，多羅夫。

威格弟 我的——表弟——多羅夫。你爲什麼要找我的表弟多羅夫，我倒要知道知道。

銀基爾特 得啦。威格弟，我對不起你。現在我們可別鬧一場架啊。

威格弟 一場架的確。可是你爲什麼要找一場架呢？我不能教我的房子拆成了碎塊。

銀基爾特 他們兵士們做不出什麼擾害事來，威格弟。

威格弟 不論有害無害，我不許任何人圍着我的房子偵探。我歷來沒有看見這麼莽撞不要臉的。這是我的房子。這不是多羅夫的房子。你要多羅夫作什麼？

銀基爾特 威格弟，你知道的清清楚楚我要他作什麼呀。

威格弟 「向特爾。」我就要在自己的房子裏被人侮辱了！我奇怪你就坐在那兒，眼看着你的妻子被人侮辱啊。論到你，銀基爾特，別看你那些大人尊貴，你歷來不會多比在豬圈裏養大的人懂得多少禮節。這就是我從你看出來的。但論到你呢，特爾，我爲你羞愧。保護你的妻子，男子漢。

別讓這羣村夫把這整個房子擲下海中去啊。

銀基爾特

「向他的兵士們。」我跟你們上樓去。把這所房子一切屋子都搜遍了。

威格弟

你怎麼膽敢這樣侮辱一個女子！你們大統領們缺乏謙遜。現在如果我是個男人，

你們一定不敢！

阿萊克

「向銀基爾特。」請恕罪，統領。

銀基爾特

什麼事？

阿萊克

那個箱子，統領。「指着箱子。」

銀基爾特

好啦。箱子怎樣？

阿萊克

我想他也許在那箱子裏啦。

銀基爾特

呃，無意識。我跟着你們上樓去。「他們都跑上樓去了。」「向特爾。」你也來，特

爾。如果失了什麼東西，你可以責備我的兵們。

特爾

「一邊」讓威格弟去罷，銀基爾特帶着威格弟。

銀基爾特 「瞟她一眼。」不。她不疑心什麼。你來。

特爾 不。我不以為她疑心的。不。她不疑心什麼。

威格弟 你往那兒去，特爾？

特爾 跟銀基爾特上樓去。

威格弟 我是嫁給一個男人了呢，還是嫁給一個蹣跚咩咩叫的老羊了呢？你叫你自己為人類麼，特爾？「一旁。」銀基爾特要幹什麼呢？

銀基爾特 來呀，特爾，來，快來。

特爾 「向威格弟，」把晚飯預備好了。別站在那兒。「與銀基爾特下場。」

威格弟 把晚飯預備好。把晚飯預備好。他就要作什麼呀？怎麼特爾沒有給我一個暗示？他要搜羊牢的。自然他要搜羊牢的。他再待一會兒就要到那牢去了。怎麼我把他放在那羊牢裏了呢？怎麼我就簡直就留他住下了呢？我怎麼辦呢？我怎麼辦呢？他一會兒就下樓來了。這一袋錢是幹什麼的？這一袋錢是幹什麼的？特爾賣了他了。這是血錢，我知道的。我怎麼辦？哎呀，上帝。我怎麼辦？

特爾 「在樓上。」威格弟。

威格弟 啊，特爾。

特爾 好啦。沒有什麼事。我只是要知道知道是否你在下邊了。

威格弟 我怎麼辦呢？有了。這是個獨一的機會。這是個獨一的機會。「她輕輕地快快地從屋子跑出去。二秒鐘後他帶着多羅夫回來。」「樓上有物件聲音及人們嘈雜聲。」

威格弟 快着。快着。一個耳語也別打。

多羅夫 我怎麼辦呢？

威格弟 一個耳語也別打。

特爾 「樓上。」威格弟。你還在下邊了麼？

威格弟 我還在這兒了，特爾。你怎麼啦？進這箱子裏去，多羅夫。攢進箱子裏去。「她開開箱子。」

多羅夫 「吻他。」再會，倘若，威格弟。

威格弟 嚇，你這傻孩子進去。我得把你鎖在裏邊。可別打噴嚏呀，我求你。如果你要打噴嚏，
按住你的上唇。這是獨一的機會，多羅夫。「她把他蓋在箱子裏鎖起，把鑰匙拿起。以後她忙忙地輕
輕地把麵包啤酒放在桌上，裝預備晚飯。」銀基爾特，特爾和兵士們又進。」

威格弟

好啦，我的大人。你碰巧把我的表弟多羅夫找着了麼？

銀基爾特

我還沒有搜查完了呢。

威格弟

還沒有查完麼？你可以看一看那兒的飯櫥上。如果我是你，我就要看一看。或者看

一看鍋裏。對啦，看一看鍋裏，銀基爾特。把鍋給他看一看，特爾。

銀基爾特

「對他兵中的幾個說。」走進廚房去看一看鍋裏。你們幾個去。你們其餘的，跟

我來。我們得把田場搜查過來。

威格弟

別驚擾了你的令兄，銀基爾特。

銀基爾特

什麼令兄？

威格弟

驢子。

銀基爾特 啊，你開玩笑，威格弟。哼，我告訴你，最末笑的纔是笑的最好的呢。「帶兵士下。」

威格弟 特爾·特爾·哥哥。

特爾 啊，威格弟。

威格弟 這兒這錢袋子是作什麼的？

特爾 錢袋子？

威格弟 這兒這個錢袋子。這是作什麼的？

特爾 這是我從市上帶來的。

威格弟 滿不是那麼回事。

特爾 呃，不是。那不是。

威格弟 那麼？

特爾 那麼？我想是銀基爾特進來時放在那兒的。

威格弟 你看見銀基爾特放在這兒了麼？呃，我想什麼呢？

特爾 現在請求你停住饒舌罷。聽！

威格弟 聽什麼？

特爾 我彷彿聽外邊場子裏有種聲音。一聲喊叫。

威格弟 我的上帝。一聲喊叫。「他們走向門邊。」

特爾 我希望他們搜不着他。

威格弟 謝謝上帝，我已經爲他盡所能爲力的了。嘔，求我的天可盲蔽他們的眼睛啊。

特爾 我恐怕他們一定找得着他的。你想方纔那叫聲是什麼？

威格弟 我的上帝。他們勇敢，不是麼，十三個人抵一個人？

特爾 以後你聽見一種呻吟聲了麼？

威格弟 可憐的多羅夫。可憐的多羅夫。

特爾 我們盡了我們的全力了，威格弟。

威格弟 對啦。求上帝永遠幫助你，特爾，就像你幫助多羅夫一般！

特爾 對啦，我已爲他盡了全力了，我總是心快的。

威格弟 對啦，特爾。我設想你總會心快的。我也希望你總會心快的。

特爾 可憐的人。

威格弟 可憐的多羅夫。

特爾 打住吧，威格弟。我們早晚都得死。啊，躲開那門來呀。「外邊呼喊聲。」

威格弟 「蒙上她的眼。」嘔，我的親愛的，我的親愛的。嘔，多羅夫，櫻髮的小多羅夫。

特爾 得啦，得啦，現在都過去了。

威格弟 嘔，我的多羅夫，我的表弟多羅夫。

特爾 得啦，得啦。現在打住罷。打住罷；你那樣兒的哭喊，刺激我的神經啊。

威格弟 嘔，你生前得櫻色的頭髮，多羅夫。你生前有美麗輕盈的頭髮，唉，我的孩子，我可

憐的表弟。「外邊呼喊聲。」

特爾 「一旁。」他們把他捉住了。他們把他捉住了。「他摩擦手。」我們都欠老天一個死。

啊。可憐的多羅夫。可憐的人。而且他還這麼年青啦。

威格弟 在日光的早晨看着他走過山去，真是片酸眼的景象。唉，多羅夫，你是一個婦人的眼裏的喜悅。你就和紅鹿一樣莊麗。你和王的愛人一樣文雅美麗。唉，我的孩子，我的可憐的表弟，我自己的親愛的，我心尖上的愛人，多羅夫！

特爾 他還這麼年青呢。而且是這麼有希望的一個少年人。就突然被截短了生命。生命真只是一瞬。他還這麼年青呢。懶惰的，惡德的，醉酒的懶漢，把你的生命截短倒是件好工作。〔外邊更多的聲音。〕

威格弟 他有柔嫩的櫻髮，裏面有絲絲的金紋像漂亮的烏羽似的。現在可溼漉了血液，溼漉了血液，溼漉了血液了。

特爾 溼漉了血液。唉！我呀！

威格弟 唉，少年人，唉，西方的寶庫，唉，白膩，文雅，俏俊的多羅夫！我所有將是冬草下埋着的
一張新娘的冷牀了。

特爾 請你千萬安靜些罷。

威格弟 一張冷牀，一張寂寞的牀，一張白牀。

特爾 你可別糟踏我們的被單，來放他躺上哪。我告訴你這個。

威格弟 一排三隻寂寞的白蠟燭，三隻流着淚的火焰，但你呀，你躺得還在牠們下邊，多羅夫啊。

特爾 威格弟。你要把我氣瘋了麼？現在就氣瘋了我罷。

威格弟 唉，美麗的多羅夫啊。生前游泳呀，划船啊，往少年叢中周旋啊，你簡直像個國王。沒有一個人駛船能如你那麼好的。沒有再比你更可愛的人足以使王后散髮消魂的。你又客氣，又和藹，你有力量而且美麗，你又勇敢；現在你要躺在地下了，羊都要到你上邊吃草去了。

特爾 得啦。威格弟。這麼一點小事拉這麼長。多羅夫既死啦。銀基爾特就要回屋子來啦。現在打住你的聲音罷，請你。〔銀基爾特與其兵士又入場。〕

銀基爾特 我得跟你算賬，特爾。

威格弟 把我的死人槓來。把我的死人交給我，你們這屠夫們，你們這殘酷的人們。

銀基爾特 你聽見了麼？

威格弟 十三個人頂一個人。十三個人頂一個人。你們屠夫。你們殘酷的人。把我的死人槓來。把我的死愛人槓來。你們懦夫。你們懦夫。

銀基爾特 你受了什麼病啦，威格弟？

威格弟 讓我看一看那孩子的死臉。你們屠夫。唉，可愛的白臉。唉，白臉上帶着紅血。唉，我的孩子，我親愛的孩子，多羅夫。

銀基爾特 我捉着他時他的臉一定是白的，那倒是件事實，威格弟。我只可以答應這些個。特爾，我得把你的耳朵擱下來。

威格弟 我的死孩子在那兒啦？你們狗。你們屠夫。把我領到他的屍首那兒去。

銀基爾特 你的死孩子就沒有死孩子。

威格弟 沒有死，唉，老天哪！「髮要發昏。」

特爾 什麼？

銀基爾特 我告訴你什麼，你這爬行的病蟲。你這惡狗。你這猶太。你跟他作了什麼勾當了？

特爾 跟他做什麼了？

銀基爾特 跟多羅夫，嘿？他在那兒啦？嘿？你跟他作了什麼勾當了？

特爾 我什麼事也沒有作過呀。什麼事也沒有。

銀基爾特 不用對我說什麼事也沒有作過。

特爾 我跟他什麼事沒有作。

銀基爾特 你說謊的滑頭漢。你就敢坐在那兒說你沒有把他放走麼？

特爾 我沒有把他放走。

銀基爾特 你說謊話。

特爾 我怎樣能把他放走呢？

銀基爾特 怎麼樣放？我怎麼能知道怎麼樣呢。可是我想要知道知道怎麼放的。我要把你

活剝了皮。我要熟了你的皮醃了你。我要——我要——我要——

特爾 唉，可別。銀基爾特，我發誓——我發誓我以為你必可捉住他的了。

銀基爾特 我告訴你，你已把他放走了。

特爾 我沒有，銀基爾特。

銀基爾特 「向他的兵士們。」注意他。注意這個說謊的人。這兒啦。我來到說謊人這兒，告訴他我要多羅夫。他匍匐哀鳴，舐我的靴子。所以我就對他和藹地講話，像個父親的權兒。我永遠是和藹地像個父親樣兒。我太和藹了。他匍匐哀鳴乞求我別踢他。他說：只要把我的貴重的獸皮保住，我就告訴你多羅夫在那兒啦。

兵士們 現在聽聽那個。聽聽他賣了他，這等等情形。他以後就要一點兒錢，好說多羅夫在那兒啦。那錢在那兒桌上了。三個銀馬克，一點兒也不少。為一點兒錢，他連他自己的母親都可以賣了的。嘿，看你不會如此麼？

特爾 我不會的。

銀基爾特 你自己明白，你會的。你乞求三個銀馬克，然後你告訴我到羊牢裏去找。

兵士們 陰險的豬。是他的親表弟呀。是他的親表弟呀。

銀基爾特 後來我們到不對的地方去搜檢時候，他又把他暗中放逃了。現在他還希望我捨給他那三個銀馬克呢。

兵士們 把他拴在牛尾上罷，主人，讓我們打他的獵。

銀基爾特 你就先要賣了你表弟，是不是，然後再想違背那交易條件呵？「走向他。」你把多羅夫弄到那兒去啦？

特爾 他就在我方纔告訴你的那羊牢裏啦，銀基爾特。他藏在那兒的。他的確藏在那兒的。銀基爾特 咳。他藏在那兒的麼？可是現在他在那兒了呢？我猜他已到歐賴夫家去了。

特爾 他或許已到歐賴夫家去了。

兵士們 歐賴夫家倒是個多半可信的去處。我們頂好趕緊奔到那兒去。

銀基爾特 如果我們捉不着他，主可幫助你，特爾。明白麼？我就想這樣。我們往那兒去。

一個兵士 你從來還沒看那個箱子呢，統領。

銀基爾特 啊對啦，那個箱子。「他撒一撒箱蓋。」鑰匙在那兒啦，特爾？

特爾 問威格弟。

銀基爾特 這箱子的鑰匙在那兒啦，威格弟？

威格弟 這箱子的鑰匙倒有。你是誰呀，能要我的鑰匙？我不能讓你偵探到我箱子裏去，你

跟你這一羣人在這兒擾害得够受的了。你要不了鑰匙去。擾害得够了罷。

銀基爾特 快着，拿鑰匙來。

威格弟 我告訴你，你要不了鑰匙去。

兵士們 把他劈開了。統領。

一個兵士 得啦，不必看這箱子啦。如果我們不趕快，多羅夫就要安藏在歐賴夫家啦。

銀基爾特 給我鑰匙。

特爾 你即刻把鑰匙交給他罷。

去。

威格弟

我告訴你，你要不了鑰匙去。你已經把這房子翻得這樣子翻江倒海啦。快滾出去。

銀基爾特

即刻給我鑰匙，威格弟。

威格弟

「把鑰匙扔在地上。」拿去罷，壞運也跟着拿去罷。鑰匙在這兒啦。現在開罷。

銀基爾特

「交回鑰匙。」謝謝你。只要你肯給我鑰匙就得了。現在，特爾，把那錢口袋交還

我。

特爾

「喂，銀基爾特，你給了我啦。」

銀基爾特

現在你得還給我。

特爾

「喂，銀基爾特。」

威格弟

還給他，特爾。還給他，你這個猶太人。你想我能要血錢在家裏麼？即刻把牠還給他。

「兵士們走出，徘徊於門外。」

銀基爾特

快着啊。

鎖着的箱子

威格弟 「拿起錢袋。」我只有一件事對你說，銀基爾特。我告訴你。現在把你的錢拿着，滾出我的房子去。「她把他推向門邊。」把你的骯髒的血錢帶着。「她拿錢袋打他的臉，把他趕出。她看着他們走去。」帶着那錢袋到歐賴夫家去，再試一試別的猶太去。這就是我所要對你講的話，我大人。「她轉身回來，想把箱子的鎖開開。可是，不把箱子打開，却轉身來望着特爾。特爾走向門邊往外望看，又回來坐在箱子上。威從他身邊退到後邊。」

特爾 好啦。他們已經走啦。「停頓。」他們已經走啦。「沒有回答。」我跟你說話的時候，你能答一答嗎？

威格弟 能呀。我能回答。聽我說，特爾，哥弟。你跟我得從現在分離了。你收了錢賣多羅夫，你的客又是我的表弟。我一向總以為你是個平庸的人，現在我却知道你是個卑下的，是個怯夫，是個狗。上帝恕饒我，我竟愛過你一次。吓。我還讓你吻過我呢。我還把你撲在臂中呢。得啦。得啦。拿去罷。「她把她結婚戒指向他扔去。」現在我們就分離罷，我的先生。我謝謝上帝我沒有給你生過一個孩子。

特爾 「神經地大笑。」我得了頭疼病啦。我不能——喔——「箱子蓋起來了。特爾從上邊跳下來。多羅夫出現。」多羅夫！

多羅夫 多羅夫！

特爾 多羅夫，我方纔沒有那意思——我發誓沒有。我沒有那意思。那只是個戲謔而已。我得解釋。

多羅夫 特爾。吓。你不配。

特爾 嚇多羅夫。你要——我要把我的錢給你。所有的錢——

多羅夫 吓。威格弟，我的親愛的，他們在那兒啦？

威格弟 他們已經走啦。多羅夫。現在我們可以溜到伯勞得弗斯去了。這是十分平安的。來。我們一塊兒走，朋友。「他們轉身要走。」

特爾 我要改變我的宗教了。

[幕下]

原书空白

我倆

德國符爾達原著

Ilava Wally 英譯

德劇作家

Fulda

的最著名劇本爲

『靈符』

『青春的朋友們』

『學生姊妹』

此劇原名

“Unter Vier Augen” 意指夫婦兩個在家。中譯很難恰當。Ilava Wally 英譯曰：“By

ourselves” 我姑譯爲『我倆』以後再慢慢細想。此篇係由英譯本重譯，今秋課中讀到原文

把前年校對一遍，然而初稿語氣殊多「別纏」與無力的地方，我的性情又疏懶，只得「由他去罷。」以後得暇再細改。一九二六年九月。

人物

弗利克司·弗爾克爾特博士 醫生。

荷茗娜 他的妻。

許伯爾 一個伯爾克的男爵。

保曼 老男僕。

露蒂 太太的用婢。

〔佈景：是弗利克司大夫家的餐室。左右各有邊門。右方靠前一窗戶。舞台中央一張陳設很闊綽的長桌，桌上陳設着約三四十份杯盞。台前方右邊有一張小沙發椅。台後方隔着敞開的門帘，可以看見一間會客室。兩間屋中都有燭台。方向以演員的左右爲定。〕

第一場(廿)

〔上場：荷茗娜，穿着華麗的晚裝。露蒂保曼。幕開時正在客室中忙於點燭台。弗利克司，遲一會兒纔上場。〕

荷茗娜 〔露蒂正給她面前把着一面手鏡。她指着頭上的玫瑰花向露蒂說。〕把這朵玫瑰花稍往高處戴一點兒，——再高一點兒好啦！可是小心點啊！你把我的衣服花邊弄繃啦！

露蒂 太太，您今天更顯得嬌媚了。〔把手鏡放在一邊。〕

荷茗娜 真的嗎？我覺得一點兒也不好。我們的第一個跳舞宴會——這個說着太容易了；可是這些個照顧咧，這些工作咧，這些的紊亂咧！一個人的記着一千樣事，可是同時還害怕要忘了一千多樣事呢。現在不能再指望着老保曼了，他是過了六十歲的人了。〔招呼。〕保曼！

〔註〕——場(ACT)指舞台上角色的更動，如一重要的角色之一——場或二邊場，即成一「場」。

保曼 「手裏拿着一支燃着的細洋蠟，衝上前來。」您招呼我有什麼事，太太？

荷茗娜 天哪，洋燭滴滴了！把它吹滅了！

保曼 「吹滅小洋燭。」您招呼有什麼事？一切都侍候好啦。

荷茗娜 「望桌子上拋了一眼。」人名片都按着應放的地方擺好了麼？

保曼 當然啦！可是在左角上——

荷茗娜 「不耐煩。」左角上怎麼樣？

保曼 左角上有三位男客坐在一起。

荷茗娜 你看你，又是一次紊亂了！把片子按次序擺對了去！

保曼 「不移動。」咳，要是你的升天的母親能在今日還活著看一看多好哇！那伯爵夫人

從前總是說——

荷茗娜 我知道我母親總是說什麼話。現在去幹你的工作去。「保曼走到桌邊。」

弗利克司 「從左方入，穿着普通的衣服。」至終我可把你在這兒找着了，荷茗娜！我的書

桌到那兒去啦？

荷茗娜

在儲藏室裏呢。

弗利克司

真是個好地方。我得檢察些關於風溼病的東西；現在我想，還不是又得我自己去找一本來嗎。「急忙地從右方走出。」

保曼

「又走向前來。」這些小桌子也都擺好了杯蓋啦，我也得把名片放在這些桌上麼？

荷茗娜

哪些小桌子？

保曼

在那藍牆客室裏的。

荷茗娜

老天哪！那些是鬪牌的小桌子，保曼。你得趕快把杯蓋都撤下來。

保曼

着，當從前我把你抱在懷中時，太太，那時我永也沒想過這麼幸福，還可以活到今

日看着你自己開第一次跳舞宴會——

荷茗娜

要命！露芬請看一看去——

弗利克司

「從右方入。」那邊簡直是可怕！我的書桌在那兒啦；可是沒有我的書。誰又把

書搬到那兒去啦？

露蒂 那些書放在浴室中的櫃衣櫥中了。

弗利克司 在浴室啦？種種事情的漂亮邏輯！〔從左方下。〕

荷茗娜 露蒂，勞駕去看一看地氈已經一直鋪到門口街上去了嗎。〔露蒂從右方退。〕你，

保曼，去問一問廚子，所缺少的龍蝦已經買來了麼？若沒有，打電話。

保曼 給龍蝦打電話嗎？

荷茗娜 不，給海味商打電話。七百四十六號。

保曼 着，就都照辦。你要想一想二十年已經過去了，我還依舊有這榮耀與快樂——〔走

進會客室，自己忙些什麼事。〕

〔註〕——在德國，古代的開浴館的 (Bath)，不光是供人洗澡，而且作理髮的生涯，同時還是社會上的治病醫生。這種事在各國均有過，就是日下的中國，舊式理髮的頭附帶治「轉筋症」「折骨症」等病呢。在德國南部，猶稱內科醫生為「Bader」。所以弗利克司一聽說自己的醫書搬到浴室去了，就發怒譏諷地說是合「邏輯」。

荷茗娜 「一邊」他真是沒有辦法的人啊！

弗利克司 「從左邊入，拿着一支燃着的雪茄。」我找不着襯衣櫃的鑰匙哇。

荷茗娜 一定在你書桌抽屜裏了。

弗利克司 這倒是一場打野鵝圈子的妙戲！找還得又跑到儲藏室去不是得啦，我不找啦！

「坐在一張臂椅中。」

荷茗娜 弗利克司，你怎麼在這餐室裏抽煙哪！

弗利克司 這兒還沒有一個客人來呢。

荷茗娜 在我們第一次跳舞會裏，就叫它有一種腐敗的煙葉味兒！這簡直就顯得我們的

社交上的簡慢。

弗利克司 我就不抽啦。「把雪茄放在一旁。」

荷茗娜 「招呼。」保曼！

保曼 「從客室走來。」「招呼我有什麼事太太。」

荷茗娜 把這支討厭的殘煙拿走！

保曼 着，卽刻照辦。「拿起煙來偷偷地抽一口。」這倒是真正的煙哪。「從右方退。」

第二場

〔上場人荷茗娜、弗利克司。〕

荷茗娜 弗利克司，現在已是時候了，你可以穿起衣服去了。

弗利克司 如果我能找着我的衣服，我倒要穿一穿的。不過按着唱家種種東西的情形而論，我真以為我那衣服早已扔在地窖裏去了呢。

荷茗娜 你這一陣倒是開玩笑啊。

弗利克司 玩笑要命的玩笑！不光如此，我倆今日從早晨到現在還沒彼此看見過一次呢。所以方纔我想——

荷茗娜 今天晚上我倆可以看飽了。

弗利克司 今晚在所有來賓中，我也不過就一過一閃地看見你罷了。

荷茗娜 你就沒有覺到你一個主人應盡的責任麼？

我 倆

弗利克司 自然覺出啦！可是還有別的責任呢。就正爲了這件事，我要和你閒談一會兒。

荷茗娜 閒談現在嗎？這不是閒談的時候。明天吧。

弗利克司 可是明天你又去看賽馬的了。

荷茗娜 好啦，那麼就在後天吧。

弗利克司 後天早晨你又赴爲救濟水災難民捐款的電影去了，晚晌呢，又去看捐助火災

難民的電影去啦。你要去看的那電影是什麼片子？

荷茗娜 居家生活。

弗利克司 是嗎？居家生活，名字倒是很好的。所以你看，我的親愛的，目前我們沒有功夫閒

談，就和我們一直到現在一向沒有功夫閒談一樣。自從我們結婚以來，快要四個月了；可是我們總是有功夫爲別人，沒功夫爲我倆自己。

荷茗娜 弗利克司，我還有一千樣事得辦呢；請你即刻去換衣服去吧。要是客人們來了怎

麼辦——

弗利克司
「看看錶。」在前半點鐘裏，沒有人來，你是知道我能穿衣服穿得多麼出奇的快的。

荷茗娜
好啦，就請你千萬用幾句話把你心中的話告訴我吧。別等到——不然我可躲開了你。

弗利克司
事情就照這樣下去麼，荷茗娜？

荷茗娜
你指的是什麼？

弗利克司
我說的呀，我說的是我們彼此接觸，總是隔着些距離，我爲丈夫的尊嚴之唯一特權只有去陪着你赴茶會，然後再把你帶回家來；在劇場包廂裏坐在你的後邊；看賽馬時在後邊跟着你，替你拿着風鏡；跳舞時不是替你拿着花球，就是拿着扇子；到處，人家給你敬禮的時候，我只站在一旁，臉上露出最滿意最知足的樣兒。我就像一齣戲裏的配角兒，只合不動作，要一多手脚，就把全劇的動作糟塌了。人們就視我爲全無聲臭的丈夫之完美模型，因爲你既以爲在席間我挨你坐或與你同跳舞爲最不當——

荷茗娜 當然那是不當啦。結了婚的人在自己家裏在一塊兒很够啦；到社會裏去，就得不
在一塊兒啦。

弗利克司 在家？可是我們什麼時候在家啊，我的親愛的孩子？在家——簡直說吧，這簡直

是我們地理上的觀念；家不過是我們工作的出發點，從此我們擴大工作遠征到世界上去的。

荷茗娜 你夠多麼言過其實呀，每天一整早晨不是我們自己的麼？

弗利克司 早晨你每天一早晨都在牀上睡着。

荷茗娜 可是我起來以後呢？

弗利克司 那時又到我的診病的鐘點，我又忙起來了。

荷茗娜 你一辦完了事呢——

弗利克司 我一辦完事，你早就出去轉圈訪人去了，不然你就是在家招待客人——我得承認，那些是你頂頂好的客人啦，他們都是有能幹的人，若只要他們生於富貴之門，只要他們的鈕扣眼兒上有絲帶，只要他們隨時隨地能談各種題目，特別能談他們自己不懂得的題目，他們就都

算是有能幹的人。到喫點心時，我們又不是請客就是被人請出去了。

荷茗娜 那一天，在中國大使家你不覺得有趣麼？

弗利克司 很有趣。就甚至於桌邊在我下手坐着的那位婦人的精神，都被一面中國的大高牆包圍住了。人總得到了什麼地方，照什麼地方習慣處世啊。我停止無常地想法招待她。但她所給的唯一回答只是：『多麼可笑！』我在失望中，最末給她背了一段治瘋狗咬症的病案。多麼可笑！

荷茗娜 那是你自己的錯！我自己覺得享樂的好得多啦。

弗利克司 和沃廉先生不是？

荷茗娜 他是個極端可愛的伴兒。

弗利克司 你們談的什麼？

荷茗娜 「試回想」啊！關於——關於——

弗利克司 是啦，反正那是一個人和同類的人永遠談的那類話罷咧。

荷茗娜 你連我們談的什麼還不知道咧，就說這個話。

弗利克司：——連你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談的是什麼啊——沃廉先生更不知道了。

荷茗娜：——可是每天下午總是我倆自己的功夫了。

弗利克司：——下午你出去騎馬或者到舖子去買東西，或者又請客吃茶。到了晚上

荷茗娜：——你言過其實！——

弗利克司：——晚上，——我們常常直到第二天早晨纔回家。

第三場

〔上場人荷茗娜、弗利克司、保曼〔從右方入〕。〕

保曼 龍蝦來啦。

荷茗娜 好。

保曼 真是華麗的動物。還活着呢。

弗利克司 很好，保曼。

保曼 我把它宰了嗎？

荷茗娜 交給廚子就得啦。

保曼 哈，你的母親要活着親眼看一看這個會夠多好哇。〔從右方下。〕

第四場

「上場人：弗利克司、荷茗娜。」

弗利克司 「稍停頓後。」真值得紀念，你母親得頭痛病的那一天，正是你們家醫生起身遠行去了。我還能清清楚楚的回想起來，我怎麼被請了去治你母親浮斯特那夫人的病呢。

荷茗娜 「熱誠地。」我也回憶得起來。

弗利克司 這件事就印在我的記憶裏了，因為她是我纔實行治病的第三個人，可是那頭兩個都無關緊要，簡直就不能算啦。第一個是個婢女把手筋扭傷了。第二個是個少年男子，他懇切地向我求一個阻止掉頭髮的藥方。可是一個伯爵夫人得了頭痛病，那可是個判定命運的轉機了，所謂判定命運者，還有另一個理由；因為那是我倆相識的起頭兒。

荷茗娜 弗利克司，我實在信你現在有點傷感質。

弗利克司 好啦，就有一回有什麼不可？這只是為調解單調。對啦，那是我們相識的起始。那

時你的母親已很好的了；我卻從你家出來後變成個病人了。在近世科學的光明中，就是愛的羽箭，也可證爲一種微生物了。我整個地墜入愛中。後來爲給你母親定一張用覆盆子汁的藥案，要她每天喫一匙，我又到你家去了幾次之後，我知我愛你是莫有希望的了，可是我那時真是熱烈地愛你。

荷茗娜

在你對我述說你從前的宣愛之前，把你的衣服穿上去好不好？

弗利克司

我就說完了。我清楚地知道你是一個真正的社交花。撫養於快樂之中；我敢說，

要縫一個鈕扣，在你看來就是較深奧的幻術了，而且在你看來，一本烹調書簡直是一本封七道火漆的祕書。可是我從經驗中還知道，教育成居家過日子的女子到了結婚之後，便更急切地尋快樂了。我那時便從這一點推知你一定是在結婚後，就變爲好居家過日子的了；我以前對你談過，我愛你，如果你沒有反對，我仍舊愛你。

荷茗娜

哼，這正應該仍舊愛啊。

弗利克司

自然啦。

荷茗娜

在另一方面講，你還沒有告訴我，你喜歡不喜歡我的新衣服呢。

弗利克司 我非得看一看成衣匠開的賬單，纔能知道這藝工的價值呢。你頂好去問一問今晚要來的有經驗的老手吧。你穿什麼衣服我都喜歡你。就是穿一件簡素的也喜歡你。

荷茗娜 你沒有審美觀念。

弗利克司 至少我沒有追隨現下報紙上所載的時裝的潮流的那種審美觀念。我太太按日讀這一類報紙啦。在這些事情上面我可不能跟我們的朋友許伯爾比。他今晚來，是不是？

荷茗娜 我們請了他了。

弗利克司 我們請了他了嗎？

荷茗娜 如果他不來，這可是一千個可惜。他跳舞跳得美極了。

弗利克司 這可真算可怕！「忽然走向她前。」荷茗娜，不是你不了解我，就是你不願意了解我。你不能明白這種生活在我是種痛楚，給我失望麼？你不能覺出我最熱誠的渴望是要妻子爲我自己，我可以在自己家裏覺得安舒麼？如果你沒有覺出這個，這可更糟了。我既不是個玩具，又不是個模型，可以拿去展覽的；我要從此不再作這種事情了。

荷茗娜 我完全的了解你；可是既是你這講道德人一變而為強悍的專制人啦，我告訴你吧，你沒有把時辰選好！在我們客人到來以前十分鐘，我不情願再使這齣戲續下去。我從來莫有給過你疑惑我的愛情的機會；你知道我當初是從許多炫耀的求婚者中選了你的。

弗利克司

我想我應當視為一大榮幸呢！

荷茗娜

那不是榮幸；我早已告訴了你了，那是愛。然而，如果你吩咐我快快地在煙肉角兒

旁度去青春，吩咐我像個賭宿所中令人發嘔的織女似的成天地在家幻念你，或者你要吩咐我因愛而無聊地死去，我可一輩子不會屈服的，一輩子不會屈服的！享樂我的青春，是我的權利，是我的不能轉移的權利，而且不——非特不受痛苦，人們還覺得你的妻子柔媚向她敬禮，你總該喜歡吧。我需要這些厚待；它們給我靈魂插了翅臂，它們在我的生存中充滿了千般喜悅，犧牲了這些喜悅，你那無味的煙肉角兒是不能抵償我什麼的。你所藐視的這鼓舞柔媚的世界，使我沈醉。你們，你們男子不都是懷奢望的嗎？你們，你們每一個都是這樣；為什麼我們女子不能也這個樣子呢？我是懷奢望的；我要做宴席上的女王；我要大家都嫉妬你之佔有了我。到我老的時候，有的是時候把我葬

在我自己的四面牆中呢。可是現在我正年青着，我正年青着呢；我要跳舞，要大笑，要取笑，要活動，這一點你可不能阻止。

弗利克司 我覺得沒有再比這沒有頭兒的尋樂更可慘的了，沒有再比如此有規律地愉

悅自己更可厭的了。你喜歡怎樣做就怎樣做吧；可是從此之後，我可不冉扮你的隨從那個角兒了。
荷茗娜 我是個成人啦，如果你以為能把這種行為給世界上看一看，那麼我就隨你的便。

弗利克司 我對我自己良心負自己行為的責任，不用給我所藐視的這所謂世界者看。

荷茗娜 因為你從來不曾屏去偏見來找麻煩認識世界的。

弗利克司 找這種麻煩不值。

荷茗娜 或者總比你那莫有頭兒的守在家裏研究值得多罷。

弗利克司 荷茗娜，你居然責備我認真的辦職業上的職務呀！

荷茗娜 倒不是我先責備你的，是你先責備我的。

弗利克司 在這種環境之下，或者只有我倆在一起的時候愈少愈好一些，因為你——
「猝然出口」你是個賣弄風情的女子！

荷茗娜 你是個好管閑事的傲徒！

弗利克司 「氣忿地走上走下。」今晚是很快樂的一晚，一點兒也不錯！

荷茗娜 「一種受了委曲的聲音。」這也是我們第一次跳舞會的一晚！

弗利克司 對啦，現在我要去換上我的衣服去啦。「邊走着。」我要盡量用功夫穿，用的功夫愈長愈好。「急忙地從右方下。」

第五場

〔上場人：荷茗娜。〕「遲一會兒入場的是」保曼。」

荷茗娜 「自己」在這個時候鬧這一場架！咳，這簡直無可饒恕！〔照一照手鏡。〕我成什麼樣兒了？滿臉緋紅和怒氣。我得這個樣子接待我的客人！〔招呼。〕保曼！

保曼 「從客室出來。」一切都侍候好啦。

荷茗娜 給我拿騰沸散〔註〕來，快着！

保曼 着，就去。〔向窗外看。〕一輛車剛剛趕到門口了。唉，多麼高興呀！〔聽見門鈴響。〕

荷茗娜 快着，把太太老爺們都請進客室來！

保曼 着，就去。〔從右方下。〕

荷茗娜 「在後邊招呼他。」不用拿騰沸散去哪。

〔註〕——Sediliz Powder 是一種治頭痛的藥，因一放在水中即騰沸，故名。

第六場

「上場人荷茗娜。許伯。〔等一回兒入場的〕保曼。」

荷茗娜 「〔一旁自己說。〕我這種樣子！老天呀，我必得笑，我必得討人喜歡！現在所有我的好神色都糟塌啦。〔走到後方。〕

許伯 「保曼給他開開門，從右方進。他穿着旅行的衣服。」親愛的朋友，你先恕我來得這樣晚，而且穿的這樣可疑的衣服見你。但，一個人被迫離開了你去過了一整個禮拜，回家之後，簡直沒有再比吻你的手更急切的事務了。我一直從車站來的，因為我回家必得經過這裏，我想我頂好停住了車，好可以——但這些都是作什麼的？你穿着整齊的衣服，這餐桌，這些正式的預備——你是等候客人麼？

荷茗娜 「很喫驚。」你沒有接到我們的請帖麼？

許伯 憑良心說話，這真是突如其來的，——我一點兒也不知道！我出了城一個禮拜辦些

關於產業的事情。你的請帖也許放在我家裏這些日子一直沒有打開呢。

荷茗娜 無論如何，我們希望——

許伯 我回家去穿得體面一些就回來。這真是我的好安琪把我帶回來的呀。我可以問一問，都有誰來呀？

荷茗娜 只是我們的些好朋友，所幸還沒有一個人辭却的。

許伯 好極啦！

荷茗娜 政府顧問雪哀的太太和她的四個女兒——

許伯 她們讀書很多，每個都像個走動的百科全書呢。

荷茗娜 壞話，可也是實話。還有你的朋友，那位畫家吳龍遮。

許伯 我告訴你說，他並不畫；他只住在這兒爲得些靈感。他住在這兒有二十年了。這個時候他應該早已集起了可驚的量的靈感了。

荷茗娜 「微笑着。」罵人的壞舌頭！你在格拉夫哇萊姆身上有什麼錯處可找呢？

許伯 沒有，只他對你太注意了。

荷茗娜 還有，馬玲伯爵和他的太太。

許伯 她是個漂亮的婦人。

荷茗娜 哈，她稱你的心。她回頭就坐在你的左邊

許伯 我右邊是誰呢？

荷茗娜 我。

許伯 那麼不用再提旁人啦。你必是和每次似的，準是其中最漂亮而最嫵雅的一個。

荷茗娜 你必然對你的左鄰也說同樣的話呢。

許伯 多苛刻的話，你判錯了我啦！馬玲太太是個冰美人，是座雕塑的神。她說話說的少極了，就好像每個字值六個「埃分尼西」。「Penny's」，一百換一馬克。這自然是因為她丈夫是個電報顧問了。你呢，可正正相反——然而，我不能再打擾你了。我得飛回家去，再像個變了樣兒的人回到這裏來。讓我——

保曼 「從右邊入，拿着騰沸散和一隻盛着半水的杯來。」騰沸散在這兒啦。

荷茗娜 「向保曼柔和地說。」我不是告訴你不用拿來了麼？多麼笨！

保曼 「大聲地。」我以為太太這麼着了急，拿來也許有用處呀。「從右方下。」

第七場

〔上場人：荷茗娜、許伯。〕

許伯 〔一旁。〕有什麼事故了麼。〔大聲。〕我盼望你沒有病吧。

荷茗娜 沒有什麼，完全沒有什麼！只是保曼弄了一點小錯兒。

許伯 不，你可瞞不了我。你着了急啦，不通快啦。請你千萬喝了這騰沸散吧。

荷茗娜 可是，伯爵！

許伯 〔正調和着藥散。〕你總得許我這點兒小服務。

荷茗娜 〔大笑着。〕如果你強迫我，我只可——

許伯 〔又往杯中添加一次藥散之後說。〕騰沸啦，快着喝了！〔荷茗娜喝。〕一口喝下去！

那樣可以使你覺得更舒服些。好對啦！〔把杯接過放在一旁。〕你覺得好些麼？

荷茗娜 〔快樂地。〕自然嘍！你對我有什麼關心呀。

許伯 比我對自己的生命還關心得厲害！我全看出來啦。這種騰沸散可玩弄了一個說謊的啦；它清清楚楚地把每件事都告訴了我，都告訴我了！荷茗娜，你不快活呀！

荷茗娜 「勉強的大笑。」多麼慘的聲調？實在，你不適於發這聲音的。

許伯 只要是問你的快樂，聲音慘一點也沒有關係。自從我和弗利克司從前一塊兒進學校的時候，我就認識了他。他是個澈底的好人，澈底的可敬的人，總而言之，是個人物，我何幸是他的朋友。但——

荷茗娜 別說啦，先生！我是他的妻子，要求——

許伯 我得說！在我的心中，你的快樂比我爲你的不快而喫的苦關切得多呀。他是個人物；所以他還是量狹，而且因爲他量狹，他就不公平。他不了解你，他也永遠不會了解你的；因爲你——

荷茗娜 我禁止你——

許伯 「急切地接着說。」你——你也是個人物，但不像他。你是有高尙精神的，有高尙天賦的，願意過一種款式的生活的。你生來就是管人的，吩咐人的。愛你的這個人必須伏在你的腳下，

你把他提拔起來和你一般齊，他必須視為榮幸，他真是個有幸運的人。命運的錯誤啊！怎麼天上的玫瑰花會到了這菜園子裏來了呢！別，可別駁這話！他獻給你的只是他因讀書研究而養成的好脾氣的溫和，可是你却希望愛戀的熾熱的閃灼的光輝。

荷茗娜 請去吧，先生；你別再多說一句話啦。我丈夫不論那一陣兒就許進來。別說話啦，不然我可把一切都告訴他啦。

許伯 如果你覺得我沒有說實話，就請告訴他。可是你準覺得我說的是實話，你準知道的。你拿一種不能敗我的驕傲來駁我，是徒然的，因為那驕傲是無力抵抗我斷案的力量的——

荷茗娜 你所稱為驕傲者，不過是我對你的臆斷所生的怒氣罷啊，我對你這臆斷——

許伯 你得恕我這臆斷。

荷茗娜 決不會恕！——

許伯 再讓我多說一句話，荷茗娜，我再多說一句話你就可以定了我的罪啦。你知道我愛你是在弗利克司進到你家去老早以前呢。我那時已決心向你求婚咧；我要把我的全身都伏在你

的脚下，無論好歹。就在那時我得了一場要命的病，把我在牀上拘了三個星期。當我恢復了知覺之後，我第一個思想就是想你。我能站起走道兒時，我第一眼便看你在宣佈你們訂婚的片子上。就是到了現在，你想我若不能抑制住我的情感，勝過我的痛苦，我還配受你的氣嗎？你現在不想我嗎？

荷茗娜

或者——

許伯

「聲音很快地變了。」今晚我可以隨你頭一個兒和我舞蹈嗎？

荷茗娜

都成，只要你現在快走。

第八場

〔上場人：荷茗娜、許伯、弗利克司。〕〔穿着晚裝從左方入。〕〔以後入場的是〕保曼。〕

弗利克司

晚安，許伯。

許伯 弗利克司，我現在在這兒只不過一會兒罷了。我一直從車站來的，眼下纔聽你妻說我今晚也被請啦。

保曼

〔從右方入。〕太太，廚子要問你些話。是關於鵝肝的話。

許伯

這保曼是你們家頂老的人啦。

荷茗娜

他沒有多大用處啦。你可恕我，伯爵。我們待一會兒再見你呢。

許伯

我親愛的夫人，致公再見。〔荷茗娜與保曼從右方下。〕

第九場

「上場人：弗利克司、許伯。」

許伯 「一旁。」我現在若辦得聰明，就都得勝了。「大聲」弗利克司我猜你方纔在這兒發了一點兒小脾氣，是和你妻鬪一種外交式的手腕吧。

弗利克司 你怎麼知道的這個？

許伯 我從老保曼的些神氣中猜出的——可憐的朋友！

弗利克司 我得說，你稱我爲可憐的這同情心太壞了。

許伯 你說壞是因爲這同情心是公正的罷？你的妻是世上最好的人，又漂亮，又可愛，又聰明，而且，信我的話，她是個人物。

弗利克司 無論如何，你比我知道她知道得深切。我們倒真是結婚啦；可是我們彼此見面卻見得太少了。

許伯 她是尋求快樂的，讓我們平心說，她太愛尋求快樂啦。你怎麼這樣軟，就叫她自己事隨着便兒呀？婦女們總得受壓制點兒，我的豐富的經驗是——

弗利克司 你的經驗不適用於我們這種情形。

許伯 適合，我對你擔保適合。婦女們就是謎；可是只有已經澈底地猜破過謎的人，纔能明白這一切。關於愛的事我學得很久啦——

弗利克司 你還爲功課花了很不少的錢呢。

許伯 很不少啦。然而，主要的事還是方法。你把一切尊嚴顯出來一次；要粗率，要專制，如果這樣沒有成效，再給她難堪的喫。在先她一定哭喊，以後就含怒不言了，再以後她就要把身子拋入你的懷中。「一旁自己說」也許要拋入我的懷中了。

弗利克司 也許你說的對啦。但要這樣辦總得只有「我倆」獨自居家，只有「我倆」可是這一層，按眼下說，一點兒希望都沒有。

許伯 今天晚上就試一下吧。

弗利克司 在我們第一次跳舞會中試麼？今晚我倆恐怕彼此不能談上幾句話呢。在這種時候，我倆的所有談話，只是她要拿開她的檸檬汁杯或者要我去找一位牆花（註）來作四班舞的耳語而已。在這種環境之下，我要專制簡直不可能。

許伯 自然了，可是要聽我的勸，愈早愈好。回頭我若來得晚一些，可請你原諒我呀！我的衣服需要整理一下。再見——可憐的朋友！

弗利克司 你這魔鬼，你自己留着你的同情心吧！

許伯 「一邊下場，一旁自己說。」他不疑惑我是怎樣的，可憐他呢！「從右方下。」

（註）——一位牆花（eine stängellose Ballmutter）是指在跳舞時，沒有伴兒跳的婦人，只好坐在牆邊看着人家跳，也指沒有機會出嫁的女子說。

第十場

「上場人：弗利克司。」
「停一回兒進場的是」荷茗娜。
「再後是」保曼。」

弗利克司 「自己。」我應試一試許伯的方法麼？或者我自己應想一個別的方法呢？無論如何，現在總不是試的時候；現在不知那一會兒就會被我們的客人擾了的。雖然我自己無論覺得多麼不好待客，也總得演主人那個角兒。裝病躺在牀上，固然是好，但我的牀叫他們搬開啦，簡直不知向什麼地方找去。或者我偷偷躲開，到旅館去賃間房子過一夜也好。不，那就懦弱啦，我得留在家裏。荷茗娜出現於客室中。」她在那兒啦。我相信她真是生我的氣了。「坐在右邊的沙發上。」

荷茗娜 「正走進，在一旁說。」已經是八點啦。他們來得太晚啦，八九分是因爲沒有人願意來第一個兒的。「自己坐在左方的一隻臂椅中。」一旁說。「他生我的氣啦。我也沒有辦法。許伯說的對；他是不了解我的。我真是菜園中的一朵天上的玫瑰花。」「短停頓中間他倆彼此對看。」

弗利克司

荷茗娜

我 爾

荷茗娜 作什麼？

弗利克司 我們現在不應當進到客室裏去麼？

荷茗娜 只要一有客人來，我們即刻就進去。

弗利克司 很好。「短停頓」

荷茗娜 這種時候真是叫人厭倦。

弗利克司 對啦，實在。

荷茗娜 我覺得冷。

弗利克司 把熱氣管子擦上來。

荷茗娜 不成；熱氣再待一會兒就熱得受不了啦。請把我的黃鼬皮肩搭遞給我。

弗利克司 成，成。「兩人都站起；他幫着她披上肩搭。」

荷茗娜 多謝。「他倆又坐回原來的座位上。一短停頓之後，門鈴響了。他們跳起。」

弗利克司 有人來啦。

荷茗娜 至終可來啦！

弗利克司 我們不去迎接他們去麼？

荷茗娜 這一定是那幾位馬玲家的人。他們總是按時必到的。「他們走向後方。」

保曼 「從客室中向他們走來。」太太都到啦。

荷茗娜 誰，馬玲家的人都到了麼？

保曼 不是鵝肝。剛剛買到的。

荷茗娜 「失望。」嚇！

弗利克司 去幹你的活兒去，保曼！

保曼 着，就去。「當他動身向右方要走時，他隔着窗戶望了一眼。」一輛馬車！

荷茗娜 趕快去去把馬車門開開！

保曼 趕過去啦！哈，我多麼盼望他們來呀！「從右方下。」

第十一場

〔上場人：弗利克司、荷茗娜。〕

荷茗娜

〔又坐下。〕多麼厭乏！

弗利克司

可怕的厭倦！〔也坐下。〕許伯總得來的晚一些。

荷茗娜

是麼？

弗利克司

今天天氣真好，有些冷是真的。

荷茗娜

你引頭要談什麼？

弗利克司

我是努力要開個談話的頭兒。

荷茗娜

這是個很很弱的努力吧。

弗利克司

你就該幫助了我呀。

荷茗娜

現在我們能談什麼呢？

弗利克司

實話，我沒有什麼要談的。

荷茗娜

「站起來走到桌邊。」我不信人名片都安排對了呢。「在桌子右邊裝出忙的樣

子。」

弗利克司

「走到桌子的左邊。」可是我坐在那兒呀？

荷茗娜

就是你現在所站的那地方。

弗利克司

離得你愈遠愈好啊。

荷茗娜

不能不這樣安排的。

弗利克司

我看明白啦。「看了看幾個人名片。」我右邊是老雪哀媽，我左邊是格拉沃廉

的嬌母——好哇，你加惠於我者是多麼好的安排呀！

荷茗娜

我不得不儘先給我的客人分配一下。

弗利克司

自然囉！「坐在左邊，裝着和身傍的人談話應酬似的。」太太，我想你常赴許多

宴會吧？你要白酒還是紅酒呢？

荷茗娜 你作什麼啦？

弗利克司 我正作今晚席上談話的演習呢。我是想練習好了可以知道今晚應當怎樣行

動。「接着快快地說。」你常常到劇場去麼，太太？不自然啦！我常常在客室中會見你；我也很榮幸在上次的音樂會中也遇見你啦。你說那快樂都是你的；不，說實話，那都是我的！你喜歡那唱次中音調的新手麼？他的高C太高了；多感動人呀。人家說他是一個很好的家庭出身。他有一個兄弟在滿卻斯特住，是一個闊絲商；謠言說他是擁有百萬之富的人。他的姊姊嫁給了一個包工程的，這人我在白丹白丹見過。你喜歡白丹白丹那地方麼？

荷茗娜 「大笑着。」你真招笑！

弗利克司 別插嘴。對啦，太太，遠遠地，在那裏，在那很遠的天邊線上，坐着的纔是我的妻子呢。我現在情願和她談話不願和你談呀；但命運卻不如此論令呢。我再給你碟子裏放一塊牛頭肉吧？

荷茗娜 你的演習倒不算很壞。我從前從未想過你能這樣招笑這樣惡作劇的。

弗利克司 「起身。」我們結婚了已四個月，在客人未到之前一會兒，你纔第一次看出來這個呀。在這個時候，我也不過是個臨時充替的人而已，我的用處，至多是陪着你過等客人的無聊的一會兒時光罷咧。

荷茗娜 你從來未款待過我！

弗利克司 可是我卻從來試過使你快樂啦。

荷茗娜 我心中通快的時候我纔快樂啦。

弗利克司 我倒是比你稍難以心滿意足的；我要快樂，所以要求得比你多呢。我若是一決心要和你共同生活，我心中就決不能想戲弄你的。

荷茗娜 細聽！你沒有聽見什麼麼？

弗利克司 沒有。

荷茗娜 我覺得方纔有人按門鈴啦。

弗利克司 你聽錯啦。「門鈴響。」

荷茗娜 你聽是不是！「她把黃袖肩搭脫下，向後方走去。」

弗利克司 「『旁自己』」多麼可惜！

第十二場

〔上場人前場的人。露蒂〔從右方入。〕〕

荷茗娜 什麼事？誰來啦？

露蒂 梳頭的地方。在這裏的時候，把她的燙髮剪忘在這兒啦。

荷茗娜 交給她。〔一旁。〕多麼討厭，等這麼久！〔露蒂從右方下。〕

第十三場

〔上場人：弗利克司、荷茗娜。〕

荷茗娜 〔走到窗戶邊，用手指輕輕地敲破玻璃。〕

弗利克司 〔自己又坐在桌旁邊，替自己斟上一杯酒。〕

荷茗娜 〔轉過身來看見了。〕弗利克司，你幹什麼啦！

弗利克司 我溫酒啦。〔喝酒。〕

荷茗娜 不可饒恕的！

弗利克司 種種事的情形都太稱心啦。我是在我自己家裏，在晚上我想自己得舒服；可是非特不然，我還得穿着晚裝坐在這裏聽不入耳的煩言。我有雪茄卻不得吸；我有美酒卻不得飲；我有個妻子卻不能單獨自己跟她在這一塊兒。我的書室清理出當了一個更衣室了。我的書桌放到儲藏室裏去了；我的書都放在襯衣櫃裏去啦；若問我那舒服的安樂椅已竟跑到那兒去啦，那可只有

神靈能知道了。我憤怒啦，卻還得裝是一個和氣的人。這一切都是爲誰呀？因爲人們，沒有一個使我有絲毫興趣的；實在說，爲誰我倒不介意。哈，我左右不是他們中任誰的家庭醫生。是啊，我們最絕色的政府顧問太太坐在我的右邊，我們最柔媚的嬌母夫人坐在我的左邊，你是我的頂無關重輕的人啦。「站起來彷彿要舉杯道祝。」你們大家，我的高貴的客人們，請自己都別客氣；因爲你們若確實不客氣我像在自己家裏似的就很喜歡。若是真在你們自己家裏不來我更喜歡！我心中既有這種感覺，現在就舉杯說，我們永別吧！

荷茗娜 「大笑」你的惡念簡直抑制不住！

弗利克司 可是抑制也徒然。他們就要來啦；他們都要喫得飽飽的，他們要閒談，他們要跳舞，我必得向着他們笑。可是我們笑只不過是個糖面包着的炸彈而已。荷茗娜，如果我倆自己能坐在這裏，只有我倆自己談着，那够多舒服啊。事事該多麼與此不同啊！

荷茗娜 而且還得打着呵欠呢。一整晚只有我倆自己！我想不出我們能怎樣度那漫漫的時光呢。

弗利克司 我們不想去度時光；時光如果勾留住，我們纔喜歡呢。

荷茗娜 可是我們總得找些消遣呀。

弗利克司 恰恰相反呀，我們得安靜地度去時光。我們應當使我們居家的精靈出現，那羣羣的居家的精靈，這精靈可以被聲音驚走，可以教安靜招來的，它們不敢在集會時出現；但當只有夫婦兩個人在一起時，只有他夫婦倆自己時，只有相愛的兩個人時——嘿，來了！你聽見了麼？

荷茗娜 沒有，沒有呢。

弗利克司 但待一會兒你總可聽得見的。現在因你耳邊依然有許多跳舞的聲音顫動呢。它們早已在這兒了，它們正耳語着居家生活的柔媚與幸福呢。忽然間這請客的東西，這跳刺室和這長桌子的形像都不見了。我們是在我的書室裏，自然不是你們給我收拾清了以後的書室；讓我們幻想着它還是沒有收拾時的樣兒吧。

荷茗娜 我幻想啦。

弗利克司 我正坐在我那舒服的安樂椅上，說着坐在臂椅中，抽着雪茄。我可以點着

一支嗎？

荷茗娜

實話說不成！

弗利克司

那末，就讓我們幻想抽着了吧。你，離着我很近的，坐在一把低椅子上。你可以坐

下麼？

荷茗娜

「坐在一把臂椅中」好啦，我坐在這兒了。

弗利克司

我方纔讀的一本厚書用力地合上；你把你的活計放在一旁，那自然是爲我生

日做的出我意外的禮物啦。

荷茗娜

底下呢？

弗利克司

現在我倆很喜歡，在這混茫的暴風雪中，我倆在一間方便安樂的屋子裏呢。

荷茗娜

「向外看。」現在一點雪也沒有下呀。

弗利克司

那倒不要緊。我們只是假設它如此呀；總把它放在心櫃中就好了。我的燈把快

樂的光灼照射在你的臉上，我覺出你穿着簡樸的家居衣服的柔媚。暴風雪愈來愈猛烈；你覺得害

怕，往我近處移動。「荷茗娜移動她的椅子。」風在外面打哨狂吼，我們聽見一塊打破的窗玻璃，從第二層樓上叮零當啷地掉在街道上。你就更害怕了，移得離我更近了。

荷茗娜 更近了？「她移得椅子離他很近的。」

弗利克司 我拿一個接吻驅逐了你的恐懼。

荷茗娜 我們不也可以幻想接吻麼？

弗利克司 絕對不能幻想。我總得真給你。「吻她。」

荷茗娜 我倒頂喜歡所說的這些。

弗利克司 你把你的手放在我的手中。「荷茗娜放手在他手中。」我們讓已往的事實連

續地蕩過我們的回憶中，夢想將來，將來我們——

荷茗娜 「急快地。」讓我們情願留居在已往吧。

弗利克司 願意留居就留居吧。我們陳說當初的種種小隱祕，那時我們愛情初發生，你還

是我的可望不可及的理想愛人，我遠遠地顛倒着呢。

荷茗娜 對啦，那時我們可怕地膽小，我常常非笑你。

弗利克司 你倒是那樣。我賄賂老保曼去偵探你，那麼我就發現了——

荷茗娜 發現了什麼？

弗利克司 發現你使你母親信我跳舞跳得十分地可憐。

荷茗娜 但我暗暗地畫了一張你的像呢。你知道，在先我勸我自己說，我所捕入心中的只是你的有趣兒的頭罷了。

弗利克司 可是，所幸你不是個藝術家，不然你就只愛我的頭而不愛我了。

荷茗娜 也光是你的頭有趣兒。我不久就發現了實在使我感到興味的東西卻是你的心。

弗利克司 從那時起，你已完全把畫畫拋掉了。

荷茗娜 嘿，現在我還依然可以畫呢。我敢打賭我能幾筆就把你畫得很像。

弗利克司 我不信你能。

荷茗娜 不信你看着。

弗利克司 「把記事小簿掏出來。」這是我的記事簿。你可以在這裏面畫。

荷茗娜 可是你得坐得很安靜地。

弗利克司 像個贖質的柱子那麼一動也不動。

荷茗娜 「動手畫。」頭再往左扭一扭；現在又得往右稍好扭一點兒。「她抬起頭來。」好
哦，樣兒要快樂點兒。

弗利克司 如果你願意，我還可再快樂些。

荷茗娜 「畫着。」不——不，這不像啦。

弗利克司 「拿過本子來看。」這能是我麼？這像“Der Fräulein”歌劇劇裏面的沙妙

哀了。

荷茗娜 我忘了好多啦。我怎麼永遠也得不到功夫練習呢？

弗利克司 因為你的功夫太多啦。

荷茗娜 我永遠總得不着時候，這真是可愁的。

弗利克司 你應當再裝一次病，就像從前那個時候的裝病似的。

荷茗娜 對啦，我那時裝病，只爲我可以藉機會對你說幾句話。

弗利克司 我知道。『你必須即刻就到小姐那裏去。』老保曼說，『小姐着了涼了。』我沒有等着聽第二句話就跑了去。可是我雖沒有向你宣愛，卻摸了你六次脈，本來這是完全無需的，我給你背誦了一段着涼的講案和着涼的較深的特徵。

荷茗娜 以後你就寫了一個藥方，我看來就好像是一封情書一樣。

弗利克司 然而，我到家裏，寫了許多東西，和那藥方，遠不相同。我得承認——可是別喫驚——那是種可怕的混合物。

荷茗娜 自然啦，反正不是毒藥！

弗利克司 嚇，不是些詩。

荷茗娜 「大笑着。」你怎麼沒有把那些詩給我看呢。

弗利克司 謝天謝地，我還不會降得那麼低！可是那些詩是很動心很沈痛的。

『我的流血的心呀！

受了大大的苦痛；

我這小小方寸中，

莫有一時的寧靜。

我的思想只有個你，

我永遠覺得深愁悶；

這不可形容的關心，

像個夢魔將我纏困。』

荷茗娜

可憐的人啊！

弗利克司

再談一談我稱呼你的口氣。起初我簡單稱你爲『可愛的人，』以後稱『甜蜜的孩子，』或者『我歌中的女神，』有一次，當你在八人跳舞中莫有惠顧我時——

荷茗娜

『坦白地。』以後總莫有再那樣不理你了。

弗利克司 我當時就覺得與全世界異調，我就稱你爲『欺騙的毒蛇』。這一句我用「噫，我够多麼難過！」來押的韻。這簡直是糟糕透了！

荷茗娜 『欺騙的毒蛇』——這纔是真正嫉妬的言語呢。我爲這句話必得給你個吻。

弗利克司 感謝地領受。「他們接吻，門鈴響了；他們跳起來。」

荷茗娜 嚇，這種莫有頭兒的紛擾！

弗利克司 這纔真是客人不使我倆獨自在一起的不體諒人處呢。

荷茗娜 怎麼他們這麼晚還不來呀！現在看來他們大約都在家裏不來了吧。

弗利克司 你既自己請了他們，就不能又希望他們不來呀。

第十四場

「上場人前場的人。保曼〔從右邊入。〕」

弗利克司 〔向保曼。〕嘿，誰來啦？

保曼 沒有人。

荷茗娜 那末誰按的門鈴？

保曼 我簡直不敢說。

弗利克斯 誰呀？直說出來！

保曼 我自己。我走到街上去看看有否馬車來；剛一出門，門就在後剛邊噹地關上，把我關在外邊了。

荷茗娜 多麼叫人生氣！你當心可不許再這麼無事地打擾我們了。

弗利克司 對啦。不許一個人進來。拼命地把這兒把住。把門封鎖上！把吊橋拉起來！我自己

要至死抵抗我的客人們，不讓他們進來！

保曼 你一定是開玩笑；我們一向是快樂的，只要一想到——

荷芝娜 對啦，我們一向是可怕地快樂啦！去，現在去吧，保曼。

保曼 就去。「從右方下。」

第十五場

〔上場人：弗利克司、荷茗娜。〕

荷茗娜 弗利克司！

弗利克司 你要說什麼？

荷茗娜 你真想今晚來的客人都是假朋友嗎？

弗利克司 至少不是真心的朋友。

荷茗娜 可是許伯，一定是你的朋友啊？

弗利克司 也許。他真有地方得感謝我。

荷茗娜 感謝你爲什麼？

弗利克司 我救過他的命。

荷茗娜 你救過他的命麼？你總沒有對我說過這件事。

弗利克司 爲什麼我應告訴過你呢？

荷茗娜 請你告訴我吧！

弗利克司 好啦，就緊在我們訂婚以前；許伯伯爵有一件光榮的小事。社會中早已就接耳低談，說他慇懃地愛上了一個婦人。但這個婦人湊巧了，是已竟嫁過的了。

荷茗娜 嫁過的了？「一旁」嚇，這個僞君子！

弗利克司 有一天，這被辱的丈夫察覺出了這段美事；他們就決鬪起來，許伯伯爵當時受傷極重。

荷茗娜 往下說，往下說。

弗利克司 醫生早已不治他了。我是他的同學，用盡了各種方法來救他。我竟治好了他；就是這麼回事。

荷茗娜 「一旁」他——嚇，嘿！我怎麼會這麼瞎呀！這是我們所求着去討喜歡的一類人麼！「大聲」弗利克司，或者這可怕的暴風雪把人們阻住不來了吧？

弗利克司

「得意。」可是現在一點兒雪也沒有下啊！

荷茗娜

我但願下雪呢。

弗利克司

你熱誠地願意麼？

荷茗娜

我還有好多好多話告訴你呢；我們真的對這些生人有什麼顧念的呢？

弗利克司

我同意你的話。

荷茗娜

讓他們來吧，他們來了我們舉動就好像他們沒有在這兒似的。

弗利克司

如果你想——

荷茗娜

「熱情地。」弗利克司，我理當受這一課教訓的；我——我——

弗利克司

怎麼啦？

荷茗娜

「把她的身子撲入他懷中。」我愛你，弗利克司！

弗利克司

「熱誠地。」荷茗娜，我的妻！

荷茗娜

你這傻子，你怎麼不早一點兒使你的眼睜開！我能够信任我不會看透的世界的

快樂嗎？在這個小世界中，那個是比大的更大的呢？讓我作你的學生，教給我那比喧囂紛擾的快樂強千倍的深奧靜謐的快樂吧。讓我們遠遠地遠遠地飛，離開這世界吧！

弗利克司 荷茗娜，我們還用飛得比進入我們自己家裏再遠些麼？這四面牆不夠給我們遮庇的嗎？讓我們，我倆夫婦又是真實的朋友為彼此生活吧。這個只求利己而空虛的社會，這種只用謀略使人喜歡的人，這種只用虛假來給人敬禮的人，這種只知道客情而不知友誼，只知歡悅而不知愛情的人——這些人今夜要第一次也是最末次地走進我的門口呢！

荷茗娜 第一次也是最末次！你注意聽！她忙跑到桌邊換了幾張名片。

弗利克司 〔在台前邊，一旁自己說。〕誰說沒有奇蹟！這是四個月以來，在我們第一次大宴客的晚上，第一次只有我倆自己在家呢。〔觀察荷茗娜走到桌邊。〕你幹什麼啦？

荷茗娜 看這兒！

弗利克司 我不再挨着這千百年前的兩塊老古董坐着啦！那麼坐在那兒呢？

荷茗娜 〔得勝地樣子。〕這兒！

弗利克司 「與她的情緒一樣。」挨着你麼？人家要說什麼呢？

荷茗娜 隨便他們怎麼說都好。我倆應當坐在一塊兒。

弗利克司 這正是我所要說的話。

荷茗娜 「掏出一個片子來。」這裏是我的跳舞片。請你趕快訂下和我跳。

弗利克司 爲那一次？

荷茗娜 爲，爲無論那一次。

弗利克司 「把名字寫在片子上。」就按你的意思辦。

荷茗娜 你必須柔媚我；這是我唯一的條件。他們得多麼生氣呀！

弗利克司 我爽快地照行就是。對啦，他們得多麼煩哪！

荷茗娜 我們要把鑽的針，往前駁過兩點鐘去，那麼他們可以早走一會兒了。

弗利克司 對啦，我很可以放起一把大火來；這種通常的突如之災——

荷茗娜 我贊成；我恨他們一切人！

弗利克司 自從我們訂婚以來，沒有這麼快樂過。我必須再寫詩了。

哎呀，我親愛的妻！

從前你是很病的；

你的求診現在奏了效。

我們願讚美上帝！

荷茗娜 弗利克司啊！對啦，我算是永遠治好啦。

弗利克司 「看他的錶。」你知道現在什麼時候了麼？

荷茗娜 不知道。

弗利克司 十點五分

荷茗娜 不能！我們的客人——

弗利克司 我不明白！老天居然爲這可憐的丈夫演了一場奇蹟麼？以經驗而論，這事是不

可能的。

荷茗娜 這是絕對古怪的。噢，所有請帖都是我自己親手寫的呀。

弗利克司 你自己親手寄發的麼？

荷茗娜 不是，是交給露蒂的。她一定是寄——「按手鈴」。

第十六場

〔上場人：弗利克司、荷茗娜、露蒂。〕以後入場的是「保曼」。

露蒂 〔從客室入場。〕太太按手鈴了麼？

荷茗娜 那一天我給你那些請客帖，你寄走了麼？

露蒂 我交給保曼了，因為他那時剛要出去。

弗利克司 〔開開右邊的門招呼。〕保曼！

保曼 〔從右邊入。〕你叫我有什麼事麼？一切都侍候好瞭。

弗利克司 請客單呢？

保曼 〔錯愕。〕請客帖？我不知道——

露蒂 我在上禮拜三早晨交給你的呀。

保曼 〔機械地述說。〕上——禮——拜——三——早——晨。你交給我了麼？我一定是

寄了的；我一定——「深想。」自然我已經寄出了！那天我穿的就是這件衣服。我把信裝進這個口袋裏，就——

弗利克司 「一把摸入保曼的口袋裏去。」這信還在這兒啦。

保曼 咳，我真是個不幸的俗人！「屁股坐在沙發上。」

弗利克司 「從保曼的口袋中掏出許多同樣大小的信封來。」這真好極啦！無怪沒有一個人辭卻呢。我們的一切客人都在老保曼的口袋裏呢。「他拆開一封請客帖唸。」「弗利克司博士及夫人敬請——」如此等等。別的請帖，大概也是這同樣的話。勝利啊，我們得救啦。

荷茗娜 前三天的功夫，我到四下裏跑得像瘋了似的。我去訂看各種食料去。

弗利克司 現在我倆要把這些東西都喫了。

荷茗娜 露蒂跑到廚房去，快着，叫廚子把東西省得愈多愈好！「露蒂從右邊下場。」

弗利克司 「保曼正好像不省人事地躺在沙發上，他向保曼說。」支持起來，老傢伙東西，這不是一件關係死生的大事。

保曼 「悔恨地。」咳，太太，先生，把我打發走吧；我不應再受多少好處啦。實話，我從前有抱過太太的榮幸與快活；但我現在可不再適於作任何事了。我想我們親愛的小伯爵小姐已變成了夫人了，變成自己開宴會的夫人了。這種感想給我無限的快樂，在我的喜悅中，快樂中，我當然會忘了——

荷茗娜 保曼，我們已寬原諒你了。

弗利克司 原諒了？不，正相反，如果我是個王子，保曼，我至少應拿封賜你一個貴人的封狀來罰你的。因為在我一生中，你給我的這失望是最稱心的失望。把你的手給我。

荷茗娜 把那一隻給我。「門鈴響了。」

保曼 「驚起。」現在有人來啦。「從右邊急忙跑去。」

弗利克司 容易受騙的老東西哪！他還依然希望有人來呢。

荷茗娜 可是如果客人真來了怎麼辦——

弗利克司 沒有被請就來的客！不會的。無論如何，明天我要告出一個謠言去說，弗爾克

博士及夫人今冬在家會客之時間，只在早晨五點至六點之間。現在——

荷茗娜 現在我們要慶祝我們的宴會——只有「我倆」自己。桌子都鋪擺好啦，屋子都

光耀地點飾好啦，我們也都穿得整齊的晚裝，我們真要盡情的快樂一下啦。

弗利克司 還喫它一頓豐盛的晚餐。你現在聽見這家居的精靈耳語了麼？

荷茗娜 聽得很清楚的。

保曼 「回來。」鋼琴師已來啦。

弗利克司 那末就叫他即刻坐在跳舞室的大琴邊。彈一支雙人舞曲。「保曼深鞠一躬，由

客室下場。」太太，我可以請你和我第一個跳舞麼？

荷茗娜 「掏出她的跳舞片子來。」先生，你已經在前些時和我訂好了。「從佈景後傳出

雙人舞的曲調來。」

弗利克司 請伸胳膊，太太！

荷茗娜 一生永遠伸給你的！「兩個都從客室下音樂繼續着。台上空場了一秒鐘。門鈴響

了。

保曼 「從會客室出來，走到窗邊。」誰又按門鈴兒啦，「把窗戶開開望外看。」原來是許伯爾先生；我認識他的馬車。不過我主人的意思是願意只有他夫婦倆自己。「門鈴又響，響得更大聲了。他關上窗戶。」按吧，按吧，你願意按多久就按多久。我纔不悲想去開門呢。坐在沙發上，把雙臂又抱在胸前。」

「台下可見弗利克司與荷茗娜在客室中跳舞了。當雙人舞繼續着的時候，門鈴又猛烈地按響了，幕徐徐地落下。」

原书空白

受困的人

〔二人對話劇〕

英國蘇周原著

人物

麥修士·約瑟

瑪麗 〔他的妻〕

地點 在西端他們的家裏。

時間 現在。

〔景：一間地下的屋子，除了兩三張破椅子，和石頭地上一隻破布褥墊和一隻舊箱子之外，光地沒有一些陳設。在一隻旅行箱子上有幾隻鍋，幾張盤子和一隻水壺。幾隻囊袋散鋪在地上，緊

靠着空爐欄；牆都退了顏色，滿牆都是許多潮溼土的印跡。在後方離門很近處是個窗戶，望到外面地上的平地；兩塊玻璃破碎了，用紙補糊上的。」

梅熱上睡着一個小孩，蓋着一張破布的舊大衫；瑪麗彎着腰看着她，沈吟着一首歌，這婦人還是很年青的呢，應當是非常英俊的；但她的頰空了，她的兩眼周圍有了凹下兩個大線紋圈；她的臉色灰白無血色，她的衣服極其破爛襤褸，可是顯出一種求整潔的可憐的企圖。這屋中唯一的光亮來自屋上面道路上的街燈。

約瑟 從平地的台階走下，進來，他的衣服是人們在街角上所看慣了的無色無形一類的衣服；若不是他的臉失常的瘦狹，受辛苦，受風霜的樣兒，他一定是個可愛的少年人了。他蹣跚進來，帶着一個人強迫着已麻木的四肢成鐘擺的動作之後那種極重的疲乏神氣；他站在門口邊，搖動自己身子，像個狗的樣子，抖掉身上的雨水。瑪麗先訂定孩子是睡着了，然後懇切地起來走向他身邊。當她一看見了他憂鬱的神氣，她的臉就垂下去了。

瑪麗

「渴想地。」什麼也沒有麼？約瑟？

約瑟 什麼也沒有。一個法興(註)也沒有，什麼也沒有。

「她轉過身去嚙住了一聲悲哭。」

約瑟 簡直什麼也沒有。和昨天一樣——比昨天還壞呢——昨天我還帶了幾個銅子兒回家來啦——你呢？

瑪麗 一個婦人給了米尼些喫食——

約瑟 「心感地」求上帝爲這個賜福她！

瑪麗 那婦人把她帶到一個做饅頭的廚子家裏去啦，約瑟——

約瑟 這小孩子一定喫飽啦感謝上帝你呢？

瑪麗 米尼設法給我藏帶了一個又大又肥的甜饅頭來。

約瑟 那婦人沒有給你什麼東西麼？

(註)——法興 (farthing) 錢名。

瑪麗 只有一頓教訓，約瑟，說我不該在這麼壞的天氣把孩子帶出來。

約瑟 「當他坐在一把椅子上時發一聲酸笑。」哈，哈！他們永遠有這麼現成的教訓啊，是不是？「你不應當乞飯，我的男子永遠不在街上給乞丐錢！」——看一看我，我對他們中一個人說的。用手摸一摸我的胳膊。拍一拍我的胸口。我告訴你我正挨餓呢。而且還有一家人在家裏挨着餓呢。——『永遠別給街上的乞丐錢。』

瑪麗 「放在他胳膊上一隻手。」咳，約瑟，你都淋溼啦！

約瑟 前三點鐘雨下得很厲害——簡直是傾倒。我的星星啊，天氣冷呵。我們不能點一點兒火麼，瑪麗？

瑪麗 拿什麼點，約瑟？

約瑟 「向四下裏看了一周之後，忽然站起來，抓過牆邊一把鬆散的椅子來，把腿子拆下來。」拿這個！他們按租借錢，給你的這些陳設真是出奇漂亮的傢具——十分堅固結實——真像廣告上所說的。「他說話時把薄的東西都拆下去。」想想我們給了這麼多的錢，在當日我們還算

是人類的時候——給了差不多有三倍的價錢！想一想這些可憐的魔障，像我們一樣可憐的魔障，他們把他們的血汗都擠出來工作成了這傢具——然後那些喫血的魔障拿去賣了從上邊分了肥——現在這椅子可又回到它所來自的那魔障處去了，我們至少可以得一分鐘的暖和了。「他把木頭塞滿了爐柵裏。」可以找着點兒紙麼，瑪麗？

瑪麗

「從大箱子裏拿出一張舊報紙來。」這兒啦，約瑟。

約瑟

這就可以幫助生起一把火了。「他瞧了瞧紙，然後小心地把它放在木材底下。瑪麗

從桌上把燈拿下來。」這一類什麼什麼日報——告訴世界上人說我們是怎樣的快樂的人——說我們屬於一個太陽永遠不落的帝國，有多麼自傲。我真要今夜把奇伯爾特（Gibraltor）海峽賣了好買一份臘腸拌醬白薯吃呢；只要有人給我個一星期一鎊薪水的書記職，我就讓俄國收了印度去。——得啦，進去罷！有洋火嗎，瑪麗？

瑪麗

「直站在約瑟的前邊，俯遞給他一支洋火。」嘿，約瑟，小心啊——我們只剩下兩根

啦！

約瑟 我小心。可是等一等——我看看我煙袋鍋兒裏還有一點兒煙沒有。「他從口袋中把煙袋管撈了出來。」一個警告我離開街上的警察給了我些煙葉。「不應當討飯」他說。「你有一隻煙袋呵？這兒有些煙葉。」我信他就能給我金錢的。這是一天間我所聽見的第一句和氣話。這話就把我心充滿了。——只有鍋兒底下剩下一點兒了。「忙亂」現在先點上火罷。「他把洋火放在紙上，點着了。」然後再裝我的煙袋。「火着起來，他自己側臥在火前。」咳——咳，我現在咳嗽的叫啦……我淋得太溼啦，覺得雨水往我的肺裏流——我的脚都好像不是屬於我的啦——若是論到我的頭與鼻子啊！「打呵欠」嘿，煙很好——藉着煙勁兒火勁兒，我暖和上來了——瑪麗，來得離火再近一點兒。現在已經稍過了中夜了——我離開家，離開這漂亮奢侈的英國家的時候是在剛一天亮。我已經在大街小巷上漂流了一整天了。純淨的結果，是一個警察給了我一煙鍋煙葉。我就假當喫了一點兒麵包，那是我看見在一個小溝裏漂浮着去的——我又喫了皇家咖啡店的廚房的香味。這是我的一天。

瑪麗

「打他的手。」可憐的孩子，可憐的孩子！

約瑟 當劇場散後，我站在賴色斯特區有一點鐘的功夫，想着總可以賺一個銅子來招呼一輛車，或者幹旁的了。他們在那兒，都一湧而出，又快樂又整潔又暖和——轎式馬車，汽車——在沙鍋和加爾頓飯莊喫飯——同時有一兩千像我們這樣的卻在溝沿上受餓——看着他們享樂，他們去吃晚飯去——天正下着雨，我都淋溼啦——我站在那兒，躲着警察，躲着馬頭和汽車——他們永遠是這樣喊着——滾開，你這流氓，滾開——滾開——滾開——

瑪麗 我們沒有作什麼應受這話的事呀，約瑟——

約瑟 「忽然怒氣。」應受麼！我向做了什麼錯事了？商店倒閉了，我找不着旁的散工作，這不是「我」的錯呀。我有頭等的人品——我是可敬的——可是還有什麼用處呢？我要工作——他們卻不讓我工作！

瑪麗 我那一次病把所有我們的積蓄都吃掉了。咳，約瑟，我願意那時候死了就完了！

約瑟 拋下我自己嗎？那可不是你的仁慈處，瑪麗！威里斯夫人怎樣啦？她麻煩這房租錢了嗎？

麗瑪 那，自然嘍——她總是喜歡要了去的，他們自己也是頂頂窮困的呢——可是她說，她不能把我們趕出去的。我明天就要上樓到她女兒屋裏去——你知道，她做洋火盒子——我就不信爲什麼我不能試一下——我要做也可以一天賺一個先令呢。

約瑟 一天一個先令！閻氣呀！他的煙袋滅了。他抽了末一口，斜眼往鍋兒裏看一看煙葉，真都完了沒有，然後嘆了一口氣把它放下。我算着我也得去試試做。今天早晨，我又到維斯翠去了，去看看他們可以用我作個打掃夫不可——可是他們已有三十個名字寫在我的前邊啦。我已試了砍木頭啦，可是我不能——我剛一砍第三下就咳嗽了——我這裏邊有塊地方總出了點毛病了。我已經試着在上帝的世上各種的機關裏作事了——可是總有好多旁人在我的前邊，沒有空位，我不應該乞討，我也不應該打老爺們的麻煩。一天一先令——一個人居然能賺到這麼些，瑪麗，那就是一個禮拜十四個先令了——一筆好進項！我們要做這事

瑪麗 不能淨剩到一個先令，約瑟——你得自己找漿糊，和零零碎碎的東西。自然在你起手能賺了錢之前，還得用幾個禮拜去學啦。

約瑟 「垂頭喪氣。」還是這樣嗎？那麼我們在這幾禮拜中幹什麼呢？我覺得心裏有點抓繞的東西。「他站起來伸直了身子。」好啦，有一個生來自由的英國人，能用三國言語經理函件，能管雙式簿記，有十二年的經驗——而且他被人許可做的一切事，只是挨餓而已。「他又伸直了身子。」

雖然有種種引誘教我屬於許多旁的國籍——

「忽然現出悲苦。」上帝！我寧願我是個直綠（GREEN）的人！

瑪麗 「向他慢慢走來。」約瑟——

約瑟 「轉身。」什麼？

瑪麗 約瑟，我們已經很刻苦地試了一切事啦，不是嗎？

約瑟 試啦！在這世界裏還有一件工作我們要拒絕不作的嗎？還有什麼東西我們要轉過

鼻子不聞的嗎？還有什麼機會我們疏忽了的嗎？

瑪麗 「神經地偷行到他身前，把一隻手放在他的胳膊上。」約瑟——

約瑟 「抬起頭來看看她。」啊——什麼事？「他膽怯地閃着懊喪的眼光站着。」怎麼樣？

快說出來，瑪麗！

瑪麗 「忽然地。」是這個，約瑟。

「她熱烈地走到褥墊邊，從那下邊她拉出一個大而圓凸的錢口袋兒來，她把它遞給他。」

約瑟 「愕然瞪看。」一個錢口袋兒！

瑪麗 「點頭。」對啦。

約瑟 你——

瑪麗 拾得的。

約瑟 「注視她。」拾的？

瑪麗 「無所措手足。」在道兒上我拾的——對啦。

約瑟 怎麼拾的？

瑪麗 正趕上下雨，約瑟——我進到一個地下車站裏去——挨着一個書攤兒站着，給米

尼那些圖畫的報紙看——一個老太太買了一張——她把她的口袋拿出來——就是這個口袋——就付了錢——當她摸弄着她的裙子提起時，把口袋放在攤板上——以後有個人對她講話——我想是她一個朋友——而且——那兒四周有一大堆人——我不知道是怎麼回事——我就走出來到街上，帶着米尼——

約瑟 你把口袋拿來啦？

瑪麗 對啦——

約瑟 沒有人追你嗎？

瑪麗 沒有人。我不能跑，因為我還得帶着米尼呢。

約瑟 什麼會使你這麼辦呢？

瑪麗 我不知道——我心中有點東西叫我這麼辦——她把口袋正放在我的手旁

——我的手指摸着了它我纔知道的——於是我就走出上街上來了。

約瑟 這裏邊有多少錢？

瑪麗 我還沒有看呢，約瑟。

約瑟 「稀奇地。」你還沒有看呢？

瑪麗 沒有；我沒敢看。

約瑟 「悲愁地。」我沒有想到我們會辦了這種事，瑪麗。

瑪麗 「不顧一切地。」我們總得做些事情啊。在我們能做洋火盒賺些錢之先，我們得要用幾個禮拜去學習呢。你已經一個月沒有喫一頓合適的飯啦——我也沒有。如果這裏有錢，你可以買件衣服穿——我也可買一件——我需要衣服！那老太太丟了這個算不得什麼——她很闊啦——她的外衣是真黑貂皮的——沒有人能查得出我們來——他們不能認識這一塊那一塊的錢啊。這袋很重，約瑟——我想裏邊有不少錢呢。

約瑟 「機械地用手稱了稱。」對啦，重——

瑪麗 「急切地。」打開它，約瑟。

約瑟 「又轉向她。」爲什麼你不打開呢？

瑪麗 我只是想我應當等一等——我是恐怕也許有什麼事情會發生的；怕有人把你在街上攔住。有人有心要——怕他今夜要和你一同進來——看見了我們——看見了米尼——說——好，錢在這兒啦——我又要教你們自己去賺自己的啦。——那末我們就得把口袋交回了，約瑟。

約瑟 「還在機械地在手中稱量口袋。」是啊。

瑪麗 不能照這樣下去啦，我們能嗎？你又要咳嗽一整夜，就像昨天夜間似的啦——他們在那藥店裏給你的那藥料一點兒也不好。如果你有衣服，你也許就能得到某種工呢——你得明白你總不該再去試工了，因為你太褻褻了。

約瑟 他們譏笑我。

瑪麗 「看了看自己。」我走過大街小巷時真覺得羞愧——

約瑟 我可知道——雖然我習以為常了，而且還有這小孩子呢。讓我們看一看她罷。

瑪麗 可小心別使她驚醒了，約瑟！

約瑟 有火暖和，不會驚醒的。

瑪麗 她要餓啦。

約瑟 你說的她喫了東西啦？

瑪麗 那是在三點鐘喫的。這小東西們不像我們——他們要他們的按時候的喫食。一夜連一夜的她都是餓了的，我也沒有東西給她。這是我拿了這錢袋的緣故了。

約瑟 「仍然機械地拿着口袋瞪看着它。」是啊，可是說了歸根，爲什麼不拿呢？

瑪麗 拿了我們可以給這可憐的小東西買些暖和的衣服，買些好的喫食——

約瑟 「低下頭去。」一個賊的女兒。

「用手掩上臉。」

瑪麗 約瑟！

約瑟 不好不是？自然，也沒有辦法。誰介意呢？這種把戲已行了三個月了——我們愈來愈窘，愈來愈困苦，愈受餓，——沒有人打擾來——「他們」所說的只是『躲開這街道』讓我們看看

這口袋裏有什麼吧。

瑪麗 「急切地。」對啦，對啦！

約瑟 「當他要將打開口袋時，搖起頭來。」那兒是個警察剛過去啦。

瑪麗 「不耐煩地。」不用管那——

約瑟 「又轉身摸口袋。」我有生來第一次聽見了警察就害怕。

「他把手指放在口袋的紐帶上，停了一分鐘——然後因一種忽然的衝動而動作起來，往門邊上撞去，把門開開，走出去，走上平地台階上去。」

瑪麗 「發出一種懊喪的呼號。」約瑟！

「她一身拋在褥墊上，無語地哭泣。爲是好別把小孩驚醒。約瑟回來，垂着頭，拉拉着兩條腿。」

瑪麗 「仍然哭泣，但試抑制住自己。」你方纔那是爲什麼呀？

約瑟 「自卑地。」我不知道——

瑪麗 你把口袋給了警察了嗎？

約瑟 對啦。

瑪麗 你告訴他什麼了？

約瑟 告訴他說是你拾的。

瑪麗 在什麼地方？

約瑟 在地下車站。是因為我們正挨餓纔拾的。還告訴他說我們還沒有打開呢。告訴他說我們住在這兒。在這地窖子裏。

瑪麗 「稍驚動。」我想他一定自己收起來了。

約瑟 「悲慘地。」也許。

「一分鐘的停頓；她已止住哭泣；忽然她自己猛烈地半爬起來。」

瑪麗 你這混人！你這混人！

約瑟 「請求。」瑪麗！

瑪麗 你那樣笨的正直思想！他們待你或待我有什麼好處？

約瑟 「又垂下頭去。」這是爲這小孩子，你明白——她成了一個賊的女兒了——
瑪麗 那倒比是一對悲慘的乞丐的女兒更壞嗎？

約瑟 「低頭。」我想是更壞些啊。有些——

瑪麗 你寧願教她挨餓嗎？

約瑟 「懊喪地。」我不知道那是怎麼回事——聽見警察在上邊的脚步聲——

瑪麗 你就害怕了？

約瑟 我不願意你被押入獄。

瑪麗 「慟泣。」我不久就整個兒的被裝在窮戶的棺材中送到墳地去啦！

約瑟 「忽然驚起。」假設我們幹那個不好麼？

瑪麗 「愕然注視。」工廠去麼？

約瑟 爲什麼不去呢，說了歸根，反正這是遲早遲晚總得要去的。

瑪麗 他們要把我倆分開。

約瑟 至少你和這小妮子有了飯啦。

瑪麗 他們要把我們分開。我愛你，約瑟。我可憐，可憐的約瑟！我愛你。

「她匍匐到他身邊，拿過他的手來。」

約瑟 「把她的手放在自己手中，彎腰向她」你恕我把那口袋交回了麼？

瑪麗 「把她頭垂倚在他肩上。」恕你！你對啦。那是那冷和餓教我瘋了的。你對啦！

約瑟 「帶一種忽焉的愛苦，跳他的脚。瑪麗往後蹣跚」我「不」對——我是個懦夫，一

個罪人——一個下賤邪惡混人。

瑪麗 「驚訝。」約瑟！

約瑟 我有錢——有錢在手中——有所緊急需用的錢，是你需用的錢，是我全副破爛

的靈魂所愛的婦人需用的錢——可以買東西充實這小女孩子肚子的錢——是我自己的，是屬

於我的錢——我竟把它交還，只因我那腐敗的正直心！我有什麼應正直的權利啊？他們把我看成

了狗了——我記着我是個人又有什麼用啊？

瑪麗 「隨着他把一隻手放在他臂上。」嚇，約瑟——你可要把米尼吵醒了。

約瑟 「轉身來愁容地瞪着她。」我本能買了衣服的——還許能找着件工作呢——我們本能離開這地窖的。我們本能在明天就出去買東西——到鋪子裏去的——我們本能有吃食，煤炭的——

瑪麗 別說了，約瑟——說了有什麼用處？這也許是我們失馬之福——誰敢說呢。——你告訴警察我們在什麼地方住了嗎？

約瑟 失馬之福！我這一整夜把肺都咳出來之後，明早就得起來。——我得到街上去從左邊走到右邊，從右邊走到左邊，站在這個牆角，那個牆角，窺視着人們的臉貌，見着人們走進他們的鋪子，他們的公事房中去，他們都是暖 and 舒服的人——就這樣下去，一直到死的一天。

瑪麗 「站得離他極近。差不多打着耳語。」現在爲什麼不到那一天？

約瑟 「對她驚愕地瞪着。」死的那一天？

瑪麗 這世界中沒有我們的地方了——

約瑟 如果是我拿了那錢的話——

瑪麗 現在說已太晚了。我很喜歡你沒有拿——是啊，我——我喜歡。我們將來都以清潔的手走到上帝的面前去。我們要對上帝說我們沒有偷竊，也沒有做他所不願我們做的任何事。我們要告訴他說我們死是因爲人們不讓我們活着的。

約瑟 「一震驚。」別，別說那個。——我們要等着。瑪麗。別說那個。

瑪麗 「渴想地。」你也已想過了這個了嗎？

約瑟 想這個！不想，瑪麗。不想。在夜間，當我躺在那兒想到明天，那就够糟的了！總有什麼要臨頭的——一定會。

瑪麗 什麼？我們在這世界裏一個朋友也沒有。

約瑟 我可以去見某個我素來認識的人。

瑪麗 你以前不是見過他們了麼——他們永遠是拒絕——

約瑟 「痛苦地。」我沒有做什麼錯事——我不會喝過酒賭過錢——我只能作一個書

記也不能作沈重的活兒！我不能禁不住我的肺不軟弱！我有一個妻子與一個小孩子，和別人一樣——所有我們請求的只是求人許允我們活着而已！

瑪麗 「請求。」我們放下這個別談了吧，約瑟。一塊兒躺下去，你就可睡着可不咳嗽了。睡着就完了。上帝總會是比人們慈善的。

約瑟 「發了嘆氣。」不睡，瑪麗，不睡！

瑪麗 約瑟，我再經不住多久了——我不能了。不光是我自己，還有米尼呢——約瑟，我受不了啦！我受不了米尼像每天早晨似的，哭號，向我要早餐。約瑟，親愛的約瑟，別有早晨吧！

約瑟 「完全被制服。」咳，瑪麗，瑪麗！

瑪麗 這不是「你」的錯，親愛的——你已經做了你所能做的了。他們不讓你作工，不是「你」的錯——你已經試得够盡力了。沒有女子曾得過比你待我更好的丈夫。我愛你，親愛的約瑟。讓我們這樣辦吧——讓我們不再受窘吧。我們把米尼也帶了去。

約瑟 「跳起。」瑪麗，明天我要偷點東西去。

瑪麗 他們那可要把你送進獄去了。而且，那樣上帝可要怒了。現在我們可以走到上帝面前毫無慚愧。讓我們親愛的約瑟——咳，讓我們如此到上帝面前吧！我太倦累了！

約瑟 不。

瑪麗 「悲哀地」你不願這樣嗎？

約瑟 「固執地」不，我們要到工廠去。

瑪麗 你已經看見過在那裏的工人們了啊。你看見了沒有？

約瑟 看見過。

瑪麗 你看見過他們傍着窗戶站着，企視着這世界嗎？而且他們一定要把你和我分離開

的。

約瑟 那總比……

瑪麗 「堅決的」我不願這麼辦，約瑟。我一向是你的賢妻——我一向是個良母；雖然我是褻褻，把衣服都典當了，我也愛你，我寧願自己悶死，也不願到工廠去教人關起來離開你。

約瑟 「一旁去哭。」不！我得教他們給我些東西，如果我必須殺人，所殺的那也不該是我的妻與孩子啊！明天我要把喫食銀錢帶回家來——明天——

「那孩子忽然驚哭；約瑟打住不說，注視着她；瑪麗趕快走到褥墊去撫慰這小女孩子。」

瑪麗 嘿，親愛的，嘿——別哭，還不到早晨呢，還不到吃早點的時候呢。再睡一會兒，親愛的。對啦，爹爹已經回來啦，現在一切都就要妥帖啦——別哭，親愛的，你不会餓的，實在——記着喫的那些好看的糕餅啊。快睡，米尼，親愛的。你冷嗎？「她把她襁褓的肩巾拿下把小孩子全身裹上。」好了，親愛的，現在你可不冷啦，快睡，米尼——

「當瑪麗撫她背使她睡時，小孩子的驚號消滅了。」

約瑟 「蹣跚向前，忽然哭出。」上帝，上帝，給我們麪包啊！

原书空白页

天鵝哀歌

(註)

俄國柴霍甫原著

Marian Fell 英譯

△本文前的一段胡話

世界真是個大坑，埋了千古萬古的人，還不會把它填滿。可憐我們這些倒運的人，晚生，最好是不生，也就罷了；生了來非特逃不出墳坑之一途，反倒要做個墊底兒的。雖云可憐，也不能說是不寬，眼看着人們一個個的往裏跳，心中未嘗不怕，可是不自主的也就向那條路上走。假如閉着眼也就罷了，偏偏兩隻眼睜得圓圓的，好像上了刑場，眼瞧着一個個同夥被那雪白光亮的快刀請下頭來，

(註) 天鵝臨死之狀，非常沈痛，所以藝術家生前最後之作品也就叫作 The Swan Song。此劇名的意譯很難，故暫直譯，附註於此。

一個個的，不久就臨到自己了。這是多麼可憐，又多麼可怕！就算你是個長壽星，你也終會有殞滅的一天，在未殞滅的時候，問問你自己究竟爲了什麼活着？老人說，我是爲拿過去的歷史炫耀旁人，而且還希冀在什麼歷史什麼野史顯一顯大名；中年人說了，我是有以往的這個，還得要以後的那個；青年人呢，他說，我要希冀着，希冀着，得以以後的那個那個。其實呢，這個還不是那個？那個又還不是深埋大坑的極底？你希冀着，一天，兩天，三天，一年，兩年，三年，都已過去了，還不是諸事依舊？以後的那個，還不是依舊的那個？過去的這個，還不是只有一天兩天一年兩年的年歲隨你的希望投向大坑裏去了？你看，如此，……希望一簡直就是嗎啡！你明明是個應當埋到那大坑裏去的臭東西，他偏偏捉弄你，給你一針興奮藥水注進，使你傻傻地希望——希望。一年兩年——一年兩年，希望還是希望，你卻不是你。究竟你往那兒去了？你自己也不知道！你是莫明其妙的，誰還能替你解釋呢！反正早晚你終能明白就是了。這譬如戀愛上一個女孩子的人不知自量，他不曉得自己是誰，他的熱衷的愛情明明是付之流水了，卻還以爲是那女孩子收在襖衣裏了，就拼命的想得着，得到能給她解內襖衣的機緣，機緣還未找到呢，女孩子亦竟棄龍歸去，到這時，先生，雖然他在起始還疑惑那女孩子

不致如此薄情，但終於他必是知道愛情有些不可靠了。這大深坑便是希望，這希望便是那般女孩子，你失戀的時候，失戀的時候——能以明白自己是怎麼一回事的時候，就是你最後一口氣在世上喘盡的時候！這口氣若還喘不盡，你也許還在埋怨你自己不成材，虛度光陰，爲父母遺羞……呢，是不是？可是你喘完這口氣再看——也許你看不見了，因爲你，你呀，你呀，到那時全身已埋到了那大大的深坑中的極底下去了！

自然我也逃不出這例外。我希望着，也就是一步步地向大坑邊兒走着，全不知道自己怎麼一回事。就這樣混混，混到一九二五年的中秋前一夜了，明月在天，照着我的紙窗，使我忽然感到一種悽愁。我不配做個頹廢家，更講不起是個愛國的勇士，我尤其不是中庸之道上蹣跚的人。我是「他們腳下的塵土」，我是個無用的小蟲子，還不自知什麼時候會被小雞兒的本能的鶯啄吃了去呢。我就是如此的混混，混到現在。明月照滿了窗前花枝頭的時候，人家都出門去找愛人，找「甜心」，找朋友，去達到他們的「希望」；只有我，伏在牀頭，讀着柴霍甫的戲劇。我是世上唯一的苦人了吧。不，這裏還有一位，這「天鵝歌」中的老戲子這傻東西，一生希望着，希望着，直到他快要死去

的時候，纔明白了自己，纔明白了自己已向着那大坑裏走了，再想拔腳，他早已陷到深處了！我在淒涼孤寂的時候，得到了這個同調，敢不把他介紹給你們這些滿有大希望的人們，同時我也可以把我自己這堆臭東西參和進去和真貨一樣發賣。於是我就起床來把這個劇本譯了一半，眼不覺倦了，隨便睡去。第二天早起，這應當說是今天的中秋節，日光已經上了「五」竿了。眼見了一個個人又走了，只有我留在這裏，把筆繼續，心中卻一些安寧也沒有，左右譯不下去。文中普希金的一節詩又是煩張采真這個也有些孤寂的人替我依原韻翻譯的。然而心中還是這樣不安寧，只好暫時把一肚子牢騷瀉出，免得他們奪我的心思。這些話憑你們信不信，我又不是替原劇作序，也不是替原劇下註腳。反正你們念過他少年作品『海鷗』（『Sea Gull』）和他末一篇作品『櫻花園』（『The Cherry Orchard』）的都不用我再饒什麼舌。

一九二五，十月二日中秋節

人物

衛斯禮·斯維洛維妥夫 一個丑角兒，六十八歲。

尼其妥·伊凡尼洽 一個當舞臺提示員的老頭兒。

「景：是一個鄉下劇場的舞臺上。夜間，戲已經散了。右邊一列粗草又沒有油漆的門，各通到化裝室。左邊和舞臺後方堆散着各樣的亂東西。在舞臺的中間，一隻凳子傾在那裏。」

衛斯禮 「手裏拿着一隻洋燭，從一間化裝室出來，大笑。」哈哈，哈哈，這真可笑！這真是個

好笑話兒！戲都散了，我在我的化裝室裏睡着了，人家都已離開這戲院了，我還在這兒打呼嚕呢。我真是老渾蛋，我真是個可憐的老東西！我因為是又喝了酒，所以纔坐着睡在這個地方。那是很妙的！很好啊，你這老孩子。「招呼。」亞戈加！比居斯加！你們這些壞東西都在那兒啦？比居斯加！這些東西必是睡了，我看現在就是天塌地陷也驚不醒他們！亞戈加！「說時把那凳子翻正了坐下，把洋燭放在地板上。」嘿，連一點兒聲音也沒有啊？倒是只有回聲答應了我。我今天給了他們一人一份賞錢，爲什麼現在跑得連個影兒都不見了。這兩個流氓一定是走了，大概把劇院的門也鎖上了。「轉頭向四下裏看。」我喝醉了！哇！今晚這戲演的是於我有好處的，你看就是想我想我爲慶祝這

機會裝進嗓子多麼些酒就得發嘔。好幸會！我的全身都發燒了，我覺得口裏好像有二十個舌頭似的。這真可怕！真傻！這老罪人又喝得個大醉，所祝賀的是什麼卻都不知道！我的頭要裂了。我渾身都在抖索着，我心中覺得和地窖一般的又黑又冷！即我說我不在意有損於健康，我至少也要記住我的年紀啊，我是個老呆子！話說得一點兒也不錯，我有這麼大年紀了！但這當得了什麼呢！我能扮傻瓜，我能胡吹亂噓，我還能裝作年青，可是現在我的生命確已過度了，我吻這代表已度去的六十八年的枯手，現在我是不能再見他們的了！我已經把瓶子倒個乾淨，所餘的只還有瓶底上的幾滴，只是糟洋罷了。對呀，對呀，正是如此，衛斯禮，你這老孩子。你演習裝死屍的角兒的時候到了，不論你樂意不樂意你也得去幹死正向着你來了。「抬頭往上注視」可是這也奇怪，我在舞臺上到現在有四十五年了，這卻是我在黑夜間燈光都熄了後看見劇場的第一次。這是第一次啊。「往前走腳光的地方。」多麼黑呀！我一件東西也看不見。哦！我只剛剛地辨出那提示員的箱子和書桌子，其餘的就在深深的黑暗裏，這越黑無底的深坑，好像一座墳，那裏邊死或者正藏着……但但但……多麼冷哪！從這空劇場吹來的風就好像從石頭煙囪中吹來的。好一個鬼魔住的地方啊！涼氣就

在我的後背上上下下的跑着。「招呼」亞戈加比居斯加！你們一對兒都在那兒了！青天白日的倒
是什麼東西叫我在這裏這上癮的東西呢？我應當把酒戒了；我是個老人，不會再活的多麼久了。人
們到了六十八歲的時候，都到教堂去預備身後的事，可是我呢？還在這兒呢——我的老天！我這麼
一個污濁的老酒徒，穿着這渾人的衣服，簡直看着不順眼。我應當立刻就脫換了去……這真是個
可怕的地方，我若是在這兒坐一整夜就要吓死了。「向他的化裝室走去；同時尼其妥穿着一件白
長外衣從舞臺最後邊的化裝室中出來。衛斯禮看見了尼其妥，就很恐怖地叫喊往後退步。」你是
誰？什麼東西？你要什麼？「踏他的腳。」你是誰？

尼其妥 —— 是我，先生。

衛斯禮 —— 你是誰？

尼其妥 —— 「慢慢地向他走來。」我呀，先生，我是提不員尼其妥。是我，先生，是我！

衛斯禮 —— 「不能自主地往凳子上坐下，呼吸得沈重的，抖索得很激烈的。」老天哪！你
是誰？是你……你尼基杜斯克麼？幹什麼……你在這兒幹什麼啦？

尼其安 —— 我每晚都在這些化裝室中住夜的。只求你仁慈點兒別告訴亞力弗米啊，先生，我沒有旁處可以住夜的地方；我實情是沒有的。

衛斯禮

哈！是你，尼基杜斯克啊，是吧？你就想一想，觀衆們把我招呼出十六次來；他們送給

我三個花圈和許多旁的東西，他們都是熱心熱得狂了；可是啊，當戲演過去了之後，就沒有一個人來叫醒我把這醜態的老頭兒送回家去了。我是個老人，尼基杜斯克哪！我六十八歲了，還有病我沒有再往前幹的心了。「撲伏在尼其安的頸上哭。」你別走啊，尼基杜斯克！我是又老又無人憐助的，我覺這正是我死的時候。哎呀，這真好怕，好怕！

尼其安

「很柔和地謹肅地。」親愛的先生，這是你該回家的時候了，先生。

衛斯禮

我不回家，我沒有家——沒有，沒有——我沒有家！

尼其安

哎喲！你在什麼地方住都忘了麼？

衛斯禮

我不上那兒去。我不去！我在那裏是孤孤零零的。尼基杜斯克呀，我任什麼人也沒

有！沒有妻子——沒有兒女，我就像一陣吹過了荒涼的田野的風。我快死了，我死後沒有一個人會

記得我的孤零地活着是極可怕的事——沒有人鼓舞我，沒有人照顧我，我若是喝醉了時也沒有
人扶着我上床去，我屬於誰呀？誰需要我呀？誰愛我呀？一個人也沒有呀，尼基杜斯克。

尼其妥

「哭着」你的觀衆愛你，先生。

衛斯禮

我的觀衆都回家去了，他們全都睡覺了，把他們的老丑角兒早已忘掉在九霄之外了。說起來，沒有人需要我，沒有人愛我，我既沒有妻子，又沒有兒女。

尼其妥

唉，親愛的，唉，親愛的，別因這個就如此不快活啊。

衛斯禮

但我是個人哪，我究竟還活着咧。這貴族遺傳下來的紅熱的血液在我的血管中還正震動呢。我是個貴族，尼基杜斯克；我在降落到這般地步之前，我在軍隊砲隊中服過務，那時我是多麼漂亮的一個青年！又漂亮，又勇敢，又熱心！這些東西都跑到那兒去了呢？從前的那些生活都變成了什麼了呢？一個大坑把這些都吞下去了！我都記得清楚。我的生活的四十五年都在這大坑中埋着，尼基杜斯克，這是什麼生活呀！我看得這些事就像看你臉似的一般清楚：青春的狂悅，忠實，熱情，戀愛女人——女人，尼基杜斯克！

尼其安 這時候你應該去睡了，先生。

衛斯禮

當我頭一次上舞臺演戲的時候，正在熱情青春的方長時，我記得有一個女人因

我演得好愛我。她美麗莊嚴得似一棵白楊木，幼小，天真，純潔，光明，似夏天的初曉。她的微笑可以把極黑的夜晚迷走。我記得有一次我站在她的面前，就如現在我站在你面前一樣。她以前總沒有那次使我覺着可愛的，她也很可愛地對我眉語——這「秋波的一轉」我永遠也忘不了。就是到墳去也忘不了的呀！多麼溫柔，多麼柔膩，多麼深沈，多麼漂亮，又多麼年青啊！我的魂也消了，心也醉了，就跪在她的石榴裙下，我乞求我的幸福，可是她說：「拋掉舞臺生活！」——拋掉舞臺生活！這句話你懂麼？她愛一個戲子是可以的，但說到嫁給他——那可是萬難！我記得那天我方演戲，我扮的是一個愚傻的丑角，當我演作的時候，我覺得我的眼開了；我纔明白我從前持爲神聖的藝術的崇拜不過是個錯見和一場空夢罷了；我也明白了我不過是一般陌生人頹情中的奴隸，渾蛋，玩意兒罷了。我那時纔看透了我的觀衆，從那天之後，我就不相信他們的喝采，或是花園兒，或是熱誠了。說起來，·尼基杜斯克人們都給我喝采，都買我的照像片，但我終是他們的陌生人。他們都不認識

我，我就像他們腳下的塵土。他們很願意會見我，……但要叫他們的女兒或者姊妹來嫁我這敗類，那是萬難！我對他們至今一點兒信心都沒有，「往凳上坐下。」一點兒信心都沒有。

尼其安

嘿，先生，你臉上看着可怕的灰白，把我嚇死了！走，回家罷，你可憐可憐我能！

衛斯禮

那一整天我就看透了，智識就因此很貴的買到了。尼基杜斯克那一回以後……

當那女子……咳，我就起始無目的地徬徨，過了一天說一天，一些也不為後來計算。我扮的都是丑角和低級喜劇角，一任我的心隨意破碎。但我從前是個大藝術家，只是一點兒一點兒地我把自己的天才拋掉了，扮着花衣的小丑，把我的容顏喪掉，把表現自己的能力喪掉，到末了只成個「小丑兒」（Merry-Andrew，意即專以娛樂別人為業者）簡直不成爲人了。我已經被那個大黑坑吞下去了。以前我並未覺得，直到了今夜，我醒了之後，就往回下裏迴想，在我後邊臚列着的六十八個年頭兒。我纔剛剛明白了怎麼叫做年老所有的全完了……「哭」……全完了。

尼其安

我說，我說，親愛的先生！鎮靜些……安恬些！「招呼」比屠斯加亞戈加！

衛斯禮

你看我從前是怎樣一個天才！哪！你簡直幻想不出我那時有多大的能力，多大的

口才；我從前是多麼風雅，多麼溫柔；有多少絲弦「說着打他的胸間。」在這胸間顫動！這都閉止我再去回想！聽着，等一等，等我喘過這口氣來；好，現在聽這一段：

兇惡的伊凡的陰影，現在歸回，

藉着我的嘴唇，煽起來反抗；

我是那死的低未提瑞！

在熱焰中。我要布瑞司死於他的寶座之上。

夠了！人將不能看見皇帝的後輩。

對着倨傲的波蘭女王下跪！——（註）

你說這壞麼？！「趕緊說。」等一等，再聽這還有『李亞王』（“King Lear”）裏的一段。這說是天是昏黑的，明白麼？兩傾瀉着，雷也轟轟着，閃光——吃溜吃溜地——在天上左劈右劈，那麼，

（註）——這是從普希金的“*Boris Go Dnuoff*”中取下來的。

你就接着聽罷：

「吹啊，風，把你雙頰吹爆裂了罷！

發起狂怒罷！吹

你海濤與風雨也盡管傾瀉，

把我們的尖塔與其風信淹沒了為止！

你硫質的炙燃的火焰，

你是能劈橡樹的雷電的先導，

把我的白頭燒焦了罷！還有你急顫的雷電，

把這世界的厚圓體毀平了罷！

把自然的鑪爐爆裂了，所有造不快心的人的種子，

都可立即傾瀉出來。」

「等不得的樣子。」來，輪到愚人角色了。「踏他的腳。」快呀，扮這愚人的角色！快着，我不

耐煩等啊！

尼其安

「裝『李亞王』中的愚人」『啊，叔父，清淨的屋子裏的獻媚不比這戶外的雨

水強得多麼。好叔父，進去罷；去叫你女兒們給你祝福罷！黑夜是不憐惜人的，無論是聰明人是愚者。」

衛斯禮

「轟爆你的盈滿罷！噴哪！火瀉哪！雨，無論是雨，風，雷，火都不是我的愛女；四行哪，我不是刻責你們以冷酷的非禮；我水不曾給過你們國家，莫叫過你們兒女。」

呵，有勁兒，你真有天才！我是個大藝術家！你看這兒還有這一類的東西，可以把我的青春招回來。譬如，取這『哈孟雷特』中的一段來，現在我起始背……讓我想一想，它是從那句入手的？噢，是了，這麼着。『扮哈孟雷特。』

『哦，笛子！把一枝給我——你們到這兒來——你們怎麼這樣想，占我的上風』呢，好像要把我趕入羅網裏去似的！』

尼其安

『啊，殿下，假如我們奉職太無狀了，那是我們愛戴殿下的表示太兩莽了。』

衛斯禮

『我不甚懂你的話。你吹一吹笛子罷！』

尼其安

『殿下，我不能吹。』

衛斯禮

『我請你呀。』

尼其安

『我真不能吹。』

衛斯禮

『一定要請你吹。』

尼其安

『殿下，我簡直不知如何動手的。』

衛斯禮

『這和扯謊一樣容易；你把大指和小指制御着這些小孔，口裏向這個孔裏噓

氣，它就會奏出極流麗的音樂來。你看，這些就是音孔。』

尼其安

『可是我吹不出一點和諧的聲音來；我沒有這種才能。』

衛斯禮

『嚇，現在你看，你把我當作一個什麼不值錢的東西！你想要吹弄我；你想要知道

我的音孔；你想要發出我心中的秘密；你想要把我的音區中一切高音低音都吹出來；這個小樂器裏面也藏着許多音樂，許多優雅的聲音；你卻不能使他發聲。哼，你難道以為我比笛子還容易吹麼？』

你要喊我作什麼樂器隨你的意，但是你祇能恨我，卻不能吹弄我！」「此節依田漢譯本。」「大笑，鼓掌。」好哇！再來一次好哇！那兒有老年所惡的惡魔啊？我並不老，說我老簡直毫無意識，一股勁力的旋流從我身上衝過來；這就是生命，新鮮，和青春！老年與天才是不共戴天的。尼基杜斯克你那樣兒似乎是聽得目瞪口呆了。等一會，讓我恢復過我的感覺來。啊，好殿下！現在請聽！你曾聽見過這樣

……
「音樂麼？輕柔地！」

「月已消沉。沒有一些光亮，

除去那孤寂的羣集的守星，

灰光露在天際，適巧將

薔薇谷中的紅夾竹桃照亮，

使螢火蟲們羣去尋香，它們的

小火光，閃閃地，似愛情的羞怯的希望。」

「有人開門聲。」這是什麼聲音？

尼其安

是比居斯加與亞戈加回來了。是的，你是有天才的，有天才的，我的先生。

衛斯禮

「轉身向門聲處招呼。」到我這兒來，夥計們，「向尼其安。」我們去裝飾去。我並

不老說我老的都是傻瓜渾蛋！「歡快地大笑。」你哭什麼？你可憐的自擾的庸人，你現在是怎麼一回事兒？不許這麼哭！告訴你，告訴你一點都不許這麼哭！來呀，來呀，老頭兒，別這麼直眼兒了！什麼叫你這樣直眼呢！得啦，得啦！「落着淚抱他。」別哭！凡是有藝術和天才之處，就決不能有似老年或孤寂或病厄這一類的東西……就是死它自己也是一半……「哭。」不，不，尼基杜斯克！我們的這些全過去了！我是何等的天才呢？我像一個榨過了汁的檸檬，像一隻爆裂了的瓶子，你呢——你是劇場中的老鼠子……一個提示員！走啊！「他們走。」我不是天才，我只配作弗庭伯拉的隨員，就是作隨員我也嫌太老了……好呵……你記得『黑將軍』(Othello) 中的這幾行麼，尼基杜斯克？

「再見罷恬靜的心！再見吧慈安！

再見罷，使奢望成爲美德的

驕奢的隊閥與戰殺！再見罷！

再見吧長嘶的駿馬，高銳的戎笳，
振起人精神的小鼓，刺耳的笛呀，

還有皇家的大纛，與光榮的戰事的特質，誇耀情況，與節儀！

尼其安 啊！你是個天才，是個天才！

衛斯禮 底下還有：

『去了！月下的原野昏黑，

疾馳的雲飲盡了黃昏的末一線灰輝，

去了！集聚起的風行將黑昏叫歸，

茫茫的中夜把天之朗光蒙昧。』

『他倆一同出去，幕徐徐地落下。』

郵局

人物

麻達物

阿麻耳 他的義子。

蘇塔 採花的女孩子。

醫士

賣牛乳的人

報時辰的人

老公公

郵局

印度太戈爾原著

現代短劇譯叢

村長 是個粗暴的人。

國王的傳令官

御醫

第一幕 「麻達物的家。」

麻達物 我現在過的算什麼日子！在這個孩子沒來以前，本沒有可以使我掛慮的事；那時我覺得有多麼自由。如今他來了，天知道從什麼地方來的，我的心上只有這個可愛的人兒；萬一失了他，我的家就不成家了。大夫你看上去，他——

醫士 如果他的命裏注定了有壽，他一定能活的很長的。但是照藥經上說來，似乎是——
麻達物 天啊，似乎是什麼？

醫士 藥經上說道：「膽汁病或麻痺病，感冒或痛風，所以致病之道一也。」

麻達物 嘿省省罷，我不要聽你背藥經；你簡直把我弄的更着急了；我只要你告訴我我該怎樣治病。

醫生 「嗅鼻煙。」病人一定得有人萬分加意看護。

麻達物 那自然；但是告訴我怎樣看護。

醫生 我早說道，無論如何不許他到門外去。

麻達物 可憐的孩子，一天到晚關他在家裏，真是極不容易。

醫士 此外還有什麼辦法？秋天的太陽和溼氣，都是很有害於這個小人的——藥經上說道：『患哮喘，暈迷，及神經不安，患黃疸或眼腫——』

麻達物 請你不要理會藥經罷。嗟，那麼我們一定得把這個可憐的孩子關起來了難道說此外沒有別的法子嗎？

醫士 絲毫沒有別的法子；因為『在風中及在日中——』

麻達物 你的『在此在彼』於我有什麼好處？你怎麼不肯把那些東西丟開，老老實實回答我問你的話？我該怎樣做纔好？你的那一套法子，讓孩子吃很大很大的苦。他雖然又受苦又生病，可總是安安靜靜的。他服藥的時候那樣退縮，真使我的心都碎了。

醫士 他越退縮越顯得那藥有功效，所以卡婆那聖人說：『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閒話少說，我此刻該走了。『下。』

「老公公上臺。」

麻達物 唔，麻煩死我。老公公又來了。

老公公 怎麼怎麼，我又不會咬你。

麻達物 自然你不會咬我，可是你這個鬼最會把孩子們逗的沒天沒地。

老公公 你是個孩子嗎？你這裏又沒孩子；何必着急？

麻達物 奧，你有所不知，我帶了一個孩子來家了。

老公公 原來如此，這個是怎麼一回事？

麻達物 你記得不記得從前我的妻想死要過繼一個孩子？

老公公 不錯，那是一句很老的話啊；你那時不是不願意有此一舉嗎！

麻達物 老哥，你還不知道，那時的錢是極不容易賺的。若是千辛萬苦弄來的錢，聽憑一個

別人家養的孩子走了來瞎化，——我那時一想到心裏就恨。但是我現在這個孩子把我迷的說不出，弄的我——

老公公 這正是你的禍患！錢都爲他化了而且還覺得爲他化錢是福氣，是不是？

麻達物 前此的時候，我一門心思賺錢；不做事找錢就過不的日子。如今我找錢，因爲我知道這都爲的是這好孩子，所以賺錢成了我的一種樂事。

老公公 唔，你從那兒把他弄來的呢？

麻達物 我的妻有個同村的兄弟，這是他的兒子。這孩子很小的時候就失了母親；前幾天他的父親也死了。

老公公 可憐，可憐；這樣他更不能沒我咯。

麻達物 大夫說他一身都是病，他的性命只怕沒什麼指望了。現在只有一個法子可以救他，就是教他避開秋風和日光。但是，你真是個危險物！怎麼像你這樣年紀的人，還專門想方子把孩子引到門外去玩要。

老公公 天老爺可憐我！我已經被你看的同秋風和太陽一樣可怕了，不是嗎？但是朋友，你要知道我也會想點方子哄他們在家裏玩耍。日裏的工做完，我要到這裏來和你的孩子作伴呢。

[下。]

[阿麻耳上。]

阿麻耳 姑夫呀，姑夫！

麻達物 喂，是你嗎，阿麻耳？

阿麻耳 我簡直不許到外頭去嗎？

麻達物 不許，我的親孩子，不許你去。

阿麻耳 姑夫，你看姑媽正在磨房裏磨扁豆，那隻松鼠豎起了尾巴，坐在那兒，拿小手拾地

上的破豆子，唧唧的囉。我不能跑到那兒去嗎？

麻達物 不准，我的乖乖，不准。

阿麻耳 我恨不能是一隻松鼠，要是能，豈不有趣。姑夫，你爲什麼不肯讓我到外頭走走？

麻達物 大夫說出去是於你有害的。

阿麻耳 大夫怎能知道？

麻達物 這是多麼糊塗的話！大夫唸多大本兒的書還不知道！

阿麻耳 他唸書就能樣樣知道嗎？

麻達物 自然，你連這個都不知道！

阿麻耳 「嘆一口氣。」噯，我可是笨貨！我不唸書。

麻達物 想想看；頂頂有學問的人都和你一樣；他們永不出門的。

阿麻耳 他們真永不出門嗎？

麻達物 不出門，他們怎能出門？他們無早無晚在書上用功，除了書本什麼也不看。我的小子，你長大了也做一個有學問的人，每天坐在家裏唸多大本兒的書，旁人看見了都要說：『他真是了不得的人。』

阿麻耳 不好，不好；姑夫，我跪下求求你——我不要有學問，我不要。

麻達物 寶貝，寶貝；如果我往日好好唸過書，有學問，不知道要省多少力喚。

阿麻耳 我還不如各處去走走，看看各樣東西。

麻達物 聽你說的是些什麼話！看看！你看什麼，那裏有這麼多可看的東西？

阿麻耳 看我們窗外那座遠山。我常常想爬到那些山的那面，往前越走越遠。

麻達物 你這個傻孩子！你想只有跑到山頂上再往前走，以外就沒事做了！是嗎！我的孩子，你說的這是糊塗話。聽我告訴你，那座山壁直的站在那裏做屏風，意思就是你不能走過牠。你也該想想，否則何必費那一番大事把許多大石頭堆在一塊兒呢？

阿麻耳 姑夫，你想那山爲的是不許我們跨過嗎？我看好像是地因爲不會說話，舉起一隻手來招呼我們。住的遠的人，一個人坐在窗戶前頭，可以看見他的記號。不過我猜有學問的人——

麻達物 自然不，有學問的人沒功夫理會這種無意識的事。他們不像你這樣傻。

阿麻耳 昨天我可碰見一個人，同我差不多一樣的傻，你知道嗎？

麻達物 我的媽，真的嗎，怎樣一回事。

阿麻耳 這個人肩膀上挑着一根竹棒，上頭掛着一個小包袱，左手還拿着一把銅壺，穿了一雙舊鞋；他正穿過那塊草地到那些山上去。我對他叫喚問他：『嘿，你上那兒去？』他說：『我不知

道，那兒都去！我又問：『你爲了什麼要去啊？』他說：『我出來找事做。』姑父我正想問，你也得找事做嗎？

麻達物 自然得找事做。四處上找活兒幹的人多着呢。

阿麻耳 豈不有趣！你也願意像他們，四處去找點事做做。

麻達物 假使你找了半天找不着，你又——

阿麻耳 那豈不開心？那我再走遠點！我昨天眼看那個人，穿着那雙舊鞋慢慢的朝前走。他走到無花果樹的底下有水流着的地方，停了在河裏洗腳。後來他從包袱裏拿出點豆粉，用水潤溼了吃起來。後來他把包袱捆好，又挑在肩膀上，把衣裳捲到膝蓋上走過那條河去了。我央求姑媽讓我也上那條河裏去，在那兒吃豆粉，像他一樣。

麻達物 你姑媽怎麼說？

阿麻耳 姑媽說：『趕緊治好病，我再帶你到那兒去。』姑夫，請你告訴我什麼時候病好？

麻達物 寶貝，不久你就會好啦。

阿麻耳 真的我病一好，立刻就去。

麻達物 你到那兒去？

阿麻耳 我盡管往前走，過許多河道，打水裏過去。白天那麼熱，別人都關起門來睡覺，我一個人走走老走，到很遠的地方去找工做。

麻達物 知道了。我看你還是先把病調理好；到那時——

阿麻耳 到那時你可別要我作有學問的人，成不成，姑夫？

麻達物 那時你情願作什麼呢？

阿麻耳 此刻我倒想不出做什麼；日後我再告訴你罷。

麻達物 也能，不過你要記好，不許再大聲叫喚，同生人談話。

阿麻耳 我喜歡同生人說話！

麻達物 要是他們把你拐走了呢？

阿麻耳 那再好沒有了。從來沒有人肯帶我走。他們都耍我在這兒熬一輩子。

麻達物

我要出門做事去咯。好孩子，你聽話不到外面去，肯不肯？

阿麻耳

是的，我出不去。可是這間房子靠大路，你準我在這兒歇着，姑夫。「麻達物下。」

賣乳的

賣酪，賣酪，不好吃不要錢的酪！

阿麻耳

賣酪的啊，我說，賣酪的啊！

賣乳的

叫我幹什麼！要買點酪嗎？

阿麻耳

我怎麼能買我那兒來的錢？

賣乳的

你這孩子！沒錢還叫什麼呢？嘿，白耽誤人家的工夫。

阿麻耳

要是我能走，我願意跟你去那。

賣乳的

跟我去？

阿麻耳

是的。我聽見你老遠在路上吆喝，我好像心裏有點想家。

賣乳的

「歇下擔子。」孩子，你到底在那兒幹什麼哪？

阿麻耳

大夫說我不許到外面去，所以我整天坐在這裏。

賣乳的

可憐的孩子，你到底怎麼了？

阿麻耳

我說不出。你瞧，我是沒學問的，所以我也不曉我自己是怎麼了。唉！賣乳的，你是從

那裏來的？

賣乳的

從我們村子裏來的。

阿麻耳

你們的村子離這裏很遠嗎？

賣乳的

我們的村子在旁木拉山脚，夏母利河河邊上。

阿麻耳

旁木拉山！夏母利河！有點怪。我也許看見過你們的村子。日子我可想不出了。

賣乳的

你看見我們的村子嗎？到那山脚去過嗎？

阿麻耳

沒去過。可是我記得好像看見過你們的村子。緊靠着一條紅路，有許多很老的樹，

下面就是你們的村子，對不對？

賣乳的

一點不錯，孩子。

阿麻耳

還有牛羊在山坡上吃草。

賣乳的

說得對呀！我們的村子裏是有牛羊吃草啊！一點不差！

阿麻耳

你們那裏的女人，穿紅的沙利，帶着水壺兒到河邊取水，盛滿了頭上頂着回去。

賣乳的

對，真對。在我們那個養牛取乳的村子裏，女人家不錯是到河裏去取水；可是不是

人人有沙利戴着的。無論怎樣，好孩子，你一定是到那裏去過一遭的。

阿麻耳

真的，我從沒有去過。可是大夫那天讓我出門，你就那天帶我上你們村子裏去。

賣乳的

好孩子，我一定帶你去，我喜歡帶你去。

阿麻耳

你還要教我像你那樣吆喝賣酪，背着擔子走許許路。

賣乳的

寶貝寶貝，你從前那裏作過這一類的事？你爲什麼要去賣酪？你該唸本書，做個有

學問的人。

阿麻耳

不不，我永不要做有學問的人——我願意像你，打紅路邊兒上靠近那棵老榕樹

的村子裏，帶出我的酪，揀着家叫賣想起來了，你怎樣吆喝——『酪，酪，真好吃的酪！』把那個調兒

教我，好不好？

賣乳的 乖乖，教你吆喝調兒；這，這，這，這是什麼話！

阿麻耳 請你教給我。我愛聽你吆喝。你在那條路的轉彎，吆喝，聲音穿過那一行樹，我聽

見了心裏覺得奇怪，要說也說不出。天邊的風箏聲音多尖，我聽見了心裏也那樣，你曉得不曉得？

賣乳的 乖孩子，你愛吃點酪嗎？吃一些罷。

阿麻耳 可是我沒錢。

賣乳的 別，別，別再提起錢罷！只要你肯受我點酪，你不知道我心裏有多麼高興。

阿麻耳 啊呀，只怕我就誤你不少時候了罷？

賣乳的 不要緊，不要緊；花這半天功夫，我並不吃虧；你倒教了我賣酪也是快活事。「下。」

阿麻耳 「拉着調兒。」酪，酪，好吃的酪——牛乳村裏來的酪——夏母利河岸上，旁木拉

山裏頭，鄉村裏來的好吃的酪。清早那裏的女人們把牛排成一行一行的取鮮牛乳，晚上他們把乳做成酪。酪啊，好吃的酪。喂，報時辰的人出來跑街了。報時辰的，我說，來跟我說說話。

報時人 嚷嚷什麼？像我這樣人你不怕嗎？

阿麻耳 不怕，我爲什麼要怕？

報時人 要是我把你捉了去呢？

阿麻耳 你帶我到那兒去？不是離這兒很遠，山的那邊嗎？

報時人 要是我把你一直送到國王那兒去？

阿麻耳 到國王那兒去！你送罷，好不好？不過是大夫不許我出去。從沒人把我帶走。我只好

一天到晚在這裏踱着。

報時人 大夫不許，可憐的孩子！噢，我明白了！你臉上的氣色不好，眼睛四面有黑圈。你這一

雙小手瘦的可憐，青筋都凸出了。

阿麻耳 你肯敲敲鑼不肯？

報時人 時候還沒到呢！

阿麻耳 多麼怪！有人說時候還沒到，又有人說時候已經過了。只要你一敲鑼，時候就到了。

報時人 那是不能夠的；時候到我敲鑼。

阿麻耳 是的，我頂喜歡聽你敲鑼。正午時候，我們的飯吃過了，姑夫出去做事，姑媽唸唸

Ramayana

也睡着了，我們的狗把鼻子放在捲着的尾巴中間在院子裏翳影下睡覺；那時你的

鑼敲「噠，噠，噠！」告訴我你的鑼爲什麼敲？

報時人 我的鑼是敲了告訴人，時間不等人，永遠朝前走。

阿麻耳 走到什麼地方去？

報時人 那是沒人知道的。

阿麻耳 那麼一定從不會有人到那兒去過的。我真恨不得跟着時候飛，飛到那個沒人知

道的地方去。

報時人 孩子，我們人人都有非去不可的一日。

阿麻耳 我也非去不可嗎？

報時人 是的，你也得去。

阿麻耳 可是大夫不許我去。

報時人 有那麼一天大夫會親自領你去。

阿麻耳 他不會，你不認得他那個人，他專把我關在家裏。

報時人 有個比他大的要來放走我們。

阿麻耳 這個大大夫，什麼時候來接我？這裏我再也跌不下去了。

報時人 孩子，不要說這樣的話。

阿麻耳 不說就不說。他們把我放在這裏我就在這裏——我一點也沒移動。可是你的罐

噹噹的敲起來，我心都動了。唉報時人？

報時人 什麼，孩子。

阿麻耳 那面一所大房子上頭，高掛着一面旗子，許多人走進走出老不斷，那裏面到底是

幹什麼的？

報時人 你問的是那兒嗎？那是我們的新郵政局。

阿麻耳 郵政局誰的？

報時人 誰的還用說嗎，自然是國王的。

阿麻耳 國王給人家寫信交給那個局子嗎？

報時人 自然。也許有那麼一天好日子，那兒有一封信是給你的呢。

阿麻耳 給我的信？我不過小孩子呀。

報時人 國王倒常用小信紙小封套寫信給小孩子們。

阿麻耳 妙極了！什麼時候纔有我的信。你怎麼曉得國王會寫信給我？

報時人 如果他不寫信給你，他為什麼把郵政局不前不後設在這裏，正對着你家開着的窗子，還高飄着金字的旗子？「使你老遠可以看見！」

阿麻耳 我的信到了之後，誰給我送來？

報時人 國王有許多郵差。你不看見他們胸脯上，戴着滾圓的鍍金的徽章，跑來跑去嗎？

阿麻耳 他們都到些什麼地方？

報時人 一家一家挨着走，全國都要走。

阿麻耳 我長起來一定要作國王的郵差。

報時人 哈哈，作郵差，真的嗎？不管下雨刮風，無論人家是貧是富，挨着去送信——這真是頭一號的大事業！

阿麻耳 那是我頂喜歡做的事。你爲什麼笑成這個樣子？噢，不錯，你做的事也是大事。每天午時陽光正厲害，各處都一點聲沒有，只有你的鑼敲着嘩嘩——有時候我夜裏忽然醒了，看見燈已經吹滅，四處漆黑的，只聽你的鑼慢慢敲着嘩嘩。

報時人 村長在那兒了！我得就走。假使他查出來我在這裏說閒話，又要費大事。

阿麻耳 村長在那兒？

報時人 正在那條路上；沒看見個大棕葉做的傘，一跳一跳着來了嗎？那就是他。

阿麻耳 我猜是國王派他在我們這兒做村長的。

報時人 派他？不是不是。他是個頂麻煩的人，一天到晚不歇氣。他使別人家痛快他的法子多着呢，弄得人人怕他了。像他這一類的人，專門想方子同人搗亂。我現在得走了。不能叫公事等着

我，懂不懂！明天早晨我再來看你，拿全城的新聞說給你聽。「下」

阿麻耳

要是天天接到國王來的信，夠多麼好。信送到了，我就在窗戶前頭唸。噢，我想起來了！我不會唸字兒。不曉得有誰唸出來給我聽。姑母不是會唸她那本 *Namayan* 嗎？也許她認識國王寫的字。要是沒人唸，我就一定得拿牠們好好的收起來，等我長大了再唸。可是郵差要找不着我，怎麼好呢？村長，村長老爺，讓我跟您說句話成不成？

村長

跟上是誰在我後面嚷嚷？噢，敢情是你這個猴兒仔子，是不是？

阿麻耳

您是村長。人人怕您。

村長

「臉上露出高興的樣子。」哼，他們自然怕我！他們不敢不！

阿麻耳

國王的郵差們也得聽你嗎？

村長

他們不聽也得聽。他媽的，我倒要看看——

阿麻耳

我勞您駕，告訴郵差一聲，就說坐在窗口這兒的是阿麻耳。

村長

還有什麼用處？

阿麻耳 許有給我的信。

村長 給你的信誰寫信給你？

阿麻耳 要是國王寫給我呢。

村長 哈哈？你真是一個與眾不同的小孩子！哈哈！提起國王，一點不差，你還是他的心腹朋友呢，不是嗎？你們二位許久沒見面了，不必說國王正在那兒想你想的要死。等着罷，明天你的信就到啦。

阿麻耳 我說，村長，你跟我說話，怎麼這樣聲音？你是氣了嗎？

村長 老實告訴你！我自然氣！你寫信給國王，這叫什麼話！麻達物不必說，這些日子自以為是，天字第一號的闊人。他不過積了一小筆錢；家裏的一窩貓狗就口口聲聲離不開國王皇帝。哪一天給我碰見，我要他好看。你啊，你這個不識大小的小東西。我叫他們把國王的信送到你家門口就是了——我一定叫他們送。

阿麻耳 不，請您不要費心。

村長 爲什麼不，我倒要請問你。我把你告訴國王，國王不勞你久候。馬上就有他的禁衛軍來探聽你。麻達物這樣不懂上下，真把我氣昏。要是給國王曉得了，管叫他肚子裏去點糊塗。〔下。〕

阿麻耳

走着的那是誰呀？你的腳還好嚮呀！停一會子，肯不肯？

〔一個女孩上。〕

女孩

連一小會兒功夫我也沒有；天已經不早了！

阿麻耳

我懂了，你是不願意停腳；可是我也不歡喜老獸在這兒。

女孩

不歡喜老獸着你倒像那早晨太陽出了還沒下去的星星！你是怎麼咯？

阿麻耳

我不知道；大夫不許我出去。

女孩

原來大夫不許那末別出去！孩子該聽大夫說的話。要是你頑皮人家要生你的氣。我

看你，畫朝外看這個等那個，一定是倦了。我把窗戶給你關上點罷。

阿麻耳

不要關，不要給我關，我家的窗戶都關了，這剩下這扇窗是開着的。告訴我你是誰，

好不好，我好像不認識你。

女孩 我叫蘇塔。

阿麻耳 什麼，蘇塔？

蘇塔 你不知道嗎？就是這兒賣花家裏的姑娘。

阿麻耳 你自己幹什麼？

蘇塔 我帶着花籃出去採花。

阿麻耳 噢，採花啊！怪不得你走起來，連你的腳丫都怪高興，腳環也丁令丁令的響。恨不得我也能到外面去。要是我能出來，我一定爬到人家看不見的高枝兒上去，採許多花送給你。

蘇塔 你說的是真話嗎？你能像我這樣懂得花嗎？

阿麻耳 我懂的不會比你少。神仙故事裏頭的 Champa 和他的七兄弟，我全知道。只要他們不管着我，我要一直走進深林，那兒的路怕連你都認不清。那兒有鬧哄哄又會吸蜜的鳥兒們，坐在頂細頂細的樹枝上一面搖一面唱，我就一變變成一朵 Champa 花，你就做我的 Rarui 姐姐，你說好不好？

蘇塔 傻孩子！明明我是蘇塔，我媽 *Mum* 是賣花的，憑空我怎麼會是 *Bertie* 姐姐？每天我得穿許多許多的花圈。要像你在這兒閒着倒不錯？

阿麻耳 你要是我，你一天的功夫愛作點什麼呢？

蘇塔 我會好好的玩我的泥人新娘子 *Penny*，玩小貓 *Mimi*，玩——可是我說天不早了，我再不能不走，不然我一朵花也採不着啦。

阿麻耳 噢，等一小會兒，我真要你等一會兒。

蘇塔 得啦，現在你別淘氣。好好的規規矩矩的坐在這兒，我採完花回家還要路過你們的房子，那時我再來跟你說話。

阿麻耳 那時你給我一朵花，成不成？

蘇塔 那可不成，我怎麼能白給你花？花得出錢買。

阿麻耳 等我長大了給錢——給了錢我再上河那邊去找事做。

蘇塔 就是這樣說罷。

阿麻耳 你採完花一準回來罷？

蘇塔 我回來。

阿麻耳 你真回來嗎？

蘇塔 真的，我真回來。

阿麻耳 你不會忘記我嗎？記好啦，我叫阿麻耳。

蘇塔 我不會忘記你，等一會子你就知道。

「蘇塔下。一羣男孩子上。」

阿麻耳 嘿，哥兒們，你們這都是上那兒去呀？在這兒站站腳。

一個男孩子 我們玩去。

阿麻耳 哥兒們，你們玩什麼？

一個男孩子 我們扮耕田的玩。

第二個男孩子 「拿棍子給阿麻耳看。」這是我們的犁。

第三個男孩子 我們倆當一對牛。

阿麻耳 你們玩一整天嗎？

一個男孩子 對了，一整天。

阿麻耳 晚上你們打河邊上的路回家，對不對？

一個男孩子 對了。

阿麻耳 你們回家過不過我們的房子？

一個男孩子 出來跟我們一塊兒玩，好不好出來罷。

阿麻耳 大夫不許我出來。

一個男孩子 大夫！你是說你真聽大夫的話嗎？我們走罷。天不早啦。

阿麻耳 別走。在靠近這扇窗戶的路上玩，不好嗎？我好看你們玩。

一個男孩子 在這兒我們能玩什麼？

阿麻耳 玩我這兒的這些玩藝兒。都給你們，拿着罷。橫豎我不能一個人玩。這些玩藝都歸

了，我也不要啦。

孩子們 多開心！這些玩藝兒多好看哪，這是一隻船，那是我老太婆 阿麻耳。這個士兵，有多麼好看？你都給我們了嗎？你真捨得嗎？

阿麻耳 捨得，捨得；你們一準拿去罷。

一個男孩子 你不討還嗎？

阿麻耳 不討還，我不會再要了。

一個男孩子 嘿，玩藝兒給人，你不會挨罵嗎？

阿麻耳 沒人罵我。可是你們天天早晨得把這些玩藝兒帶到我家門口玩一會兒，好不好？

等舊了，我再給你們換新的。

一個孩子 噢，那一定成，我們天天來。把這些士兵擺成一排；我們打仗玩罷。找什麼東西當槍？看啊，這根蘆葦當槍多好。嘿，怎麼你要睡着啦。

阿麻耳 我大概是想睡了。我也不曉得，我有時候好像想睡。我坐了好半天咯，身上怪累得

慌；背也酸啦！

一個孩子 現時還不到正午。你怎麼會困了聽啊，鐘報第一個時辰。

阿麻耳 可不是噫噫，他把我打睡了。

一個孩子 那麼我們走罷。明兒早晨我們再上這兒來。

阿麻耳 告訴我一件事再走。你們常常在外面——認識不認識國王的郵差？

孩子們 認識，我們很熟。

阿麻耳 他們都是些誰把他們的名字告訴我。

一個孩子 一個叫 Bahal。

另一個孩子 還有一個叫 Sarat。

第三個孩子 他們多着呢。

阿麻耳 要是有人給我的信，你們看郵差會不會知道是我的？

一個孩子 一定知道，要是信上寫了你的名字。他們會給你送來。

阿麻耳 明兒早晨你們來看我，把他們帶一個來，讓他好認認我，肯不肯？

一個孩子 你願意叫他來，我們就給你帶來罷。〔幕下。〕

〔第一幕完。〕

第二幕

〔阿麻耳躺在牀上。〕

阿麻耳 姑夫，我今天不許靠窗戶獸着嗎？大夫連這點都不答應嗎？

麻達物 對了，乖孩子，你看，天天坐在那兒，把自己弄得更不像樣子了。

阿麻耳 不能呀，我不知道光坐在那兒，怎麼會叫我的病更厲害起來，可是我在那兒獸着，總好過點。

麻達物 沒有的事，你不會好過；你整天的坐在那兒，跟此地老老幼幼一大堆人交朋友，好像他們都在我們家房檐下趕集——骨肉又不是鐵打的，誰能受得了。你給我看看，你的臉色多白。

阿麻耳 姑夫，我怕我的化緣的，走過窗口看不見我。

麻達物 你的化緣的！那是誰呀？

阿麻耳 他一回來，跟我談談他到過的那許多地方。我愛聽他的呢。

麻達物 怎麼一回事？我不認識什麼化綠的呀。

阿麻耳 他大概就要到了。我跪下請你，讓他進來，在這兒跟我說會子話。「老公公穿着化

綠的衣服上。」

阿麻耳 你來咯。化綠的，進來，上我牀面前來。

麻達物 隨便起什麼誓，這不是——

老公公 「向麻達物擠眼睛。」我是化綠的。

麻達物 你什麼都是。我不知道你不是的是什麼！

阿麻耳 這一回你上那兒去了，化綠的？

老公公 上了一趟鸚鵡島。剛纔從那裏回來。

麻達物 鸚鵡島！

老公公 這也算是希奇的了不得嗎？我不像你。我出門行路用不着花一個大錢。我高興

溜達到哪兒就到哪兒。

「拍着手。」你真會找樂兒呀！別忘記你答應過我，等我病好了你帶我去作跟人。
那自然，我還要使出門人的祕訣，教你許許多多，隨他什麼大海高山樹林子，管保擋不了你的路。

麻達物

這是嚼什麼舌頭？

老公公

阿麻耳，乖孩子，我啊，海底下的龍王，山裏頭的妖怪，都不怕；可是大夫和你這位姑夫大人，兩個人穿起一條繡子來，真叫我有法術也沒處去用。

阿麻耳

不，姑夫不會同大夫講。我答應安安靜靜的躺着；可是我那天好了，立刻同化綠的走，海呀，山呀，大水呀，沒有一件東西擋得住我。

麻達物

噢，乖孩子，別盡說走！你說這種話，我心裏怪難過的。

阿麻耳

化綠的，告訴我鸚鵡島是什麼樣子。

老公公

那是個千奇百怪的地方；什麼鳥都愛到那兒去。一個人沒有，盡是鳥兒，他們也不說話，也不用走，只是唱着飛着。

阿麻耳 有意思啊！也靠着海嗎！

老公公 自然是在海面上。

阿麻耳 也有青山嗎？

老公公 正是，青山是鳥的家鄉；太陽落的時候，山四面一片紅光，那些翠羽的鳥，就一齊飛回自己的窠。

阿麻耳 也有瀑布嗎？

老公公 我的媽，怎麼會沒有；有山自然有瀑布啊。噯，那些瀑布，簡直像流動的金剛石；我的乖乖，他們舞的真好看！從許多石頭子兒上頭流到海裏去，連石頭子兒不是都唱起歌兒來了嗎。大夫是什麼東西，能讓他們停得住！一小會兒！鳥兒看我不過是個人，一個沒翅膀的東西，一點不希奇——他們也不跟我親熱親熱。要不然我早就要在那一片一片的鳥窩裏頭，找點空地，給我自己搭一間小棚子住下，數數海上過來的浪頭，夠多麼逍遙自在。

阿麻耳 我恨不得也作個鳥兒！我就——

老公公 那倒有點麻煩。我聽說你跟賣牛乳的商量妥了，你長大成人，去作賣酪的；我怕這宗買賣，在鳥兒國興旺不了；說不定你還會大賺本兒呢。

麻達物 真太不像話，你們倆一拉一唱，非把我弄的發癡不算。現在我讓開。

阿麻耳 姑夫，賣牛奶的來過沒有？

麻達物 怎麼沒來過？你放心，他沒那種閒功夫，到鸚鵡島的窠裏去走進走出，替你那寶貝化緣的跑信。剛纔他留下一瓶酪給你，說他正忙着替他姪女在村子裏辦喜事，要到 Kamipara 去叫吹鼓手。

阿麻耳 他可不是要把他姪女兒配給我的嗎？

老公公 啊呀，這一下子糟糕透了。

阿麻耳 他說他的姪女兒，耳朵上戴一對珍珠耳環，身上穿頂漂亮的紅 *zandoo*，給我作小新娘子，說不出有多麼好。每天早晨新娘子親手把黑牛的乳擠出來，用透新的燒料的傢伙盛着，拿來喂我，熱氣騰騰，上面一層白沫子；晚上她帶着燈把牛圈到處照照，回來就坐在我旁邊，講 Cham-

“和他的六兄弟的故事給我聽。”

老公公 多麼迷人心！就是我這個出家人，心裏也動了乖乖，你不必管他們的喜事。讓他去好咯。老實對你說，等你要娶親的時候，他家裏缺不了好姪女們。

麻達物 少開口，這已經夠我受的了。〔下。〕

阿麻耳 化緣的，姑夫走開了，你快告訴我，國王有沒有給我的信，送到郵政局了？

老公公 我從四面八方去打聽，都說那信已經送出了，此刻正在路上走着。

阿麻耳 在路上？是那一條路？是不是樹林子裏頭，雨過天晴的時候能一眼望到底的那

條路？

老公公 對了，就是那條路。原來你早就都知道了。

阿麻耳 我知道，我什麼都知道了。

老公公 原來如此，你是怎樣知道的呀？

阿麻耳 我說不出；可是我很清楚。我猜許是多久多久以前，我時常看見過。到底多久，我

可也說不準。你說得準麼？我都看見了；國王的郵差一個人從山邊上往下走，左手提着一盞燈，脊梁上背着一包信；連白天帶晚上，總是一逕兒的往山底下走，到了山脚那兒，瀑布流成一條河，他走上河岸旁邊的小道，從小麥田裏穿着走，這一來又到了種甘蔗的田，多高的甘蔗的桿子遮着一條窄路，他走進去連影子也看不見了；隨後他到了四面大敞着的草地，那兒半個人也沒有，只聽的見蟋蟀吱吱的叫，還有沙雞搖着尾巴，拿又長又瘦的嘴盡往泥裏啄。我覺着他愈走愈近，心裏也高興起來。

老公公 我的眼睛同少年人比不來，可是有你這麼一說，我也同看見了一模一樣。

阿麻耳 我說，化緣的，這個郵政局是國王立的，你認識他嗎？

老公公 怎麼會不認識；我天天到他那兒去化緣。

阿麻耳 好極了，等我病好了，我一定也去化他的緣，我可以不可以？

老公公 我的乖乖，你連開口都不必開，他自己會情願會拿出東西來給你。

阿麻耳 那可不成，我要上他大門前頭去，嘴裏嚷：『王啊，祝你勝利！』雙手敲着小鼓，兩隻

腳舞着，求他佈施佈施。那豈不好的很？

老公公

那一定好，如果你跟我去化，我盡力的幫忙就是了。可是我要問你，你要化什麼呢？

阿麻耳

我說：「派我作你的郵差罷，我好手裏提着燈四處去走，挨着人家送你的信。別叫

我一天到晚在家裏默着！」

老公公

好孩子，我問你，即使在家裏默着，有什麼可愁的？

阿麻耳

那裏是愁。他們剛把我關起來的時候，我覺得每天日子真長。可是後來國王的郵

政局開到這兒來，我慢慢的又喜歡在屋子裏了；我一想總有一天會收到一封信，心裏就覺得快活，一個人安安靜靜的默着，也不膩的慌了。國王信裏寫的話，不曉得我到底弄不弄得明白？

老公公

即使你弄不明白，只要信上寫着你的名字，不就盡夠了嗎？

「麻達物上。」

麻達物

你們兩位心裏有數目沒有，把我害到什麼田地了？

老公公

怎麼啦？

麻達物
們兩個人。

我聽說你們四處招的都是謠言，說國王把郵政局關在這兒，爲的是專遞信給你

老公公

這又怎麼樣呢？

麻達物

我們的村長使人來，匿名的把這件事告訴國王了。

老公公

難道我們不知道，這樣事情要傳到國王的名字當兒戲？你這樣胡鬧，不把我毀了嗎？

麻達物

那麼爲什麼不加小心，爲什麼把國王的名字當兒戲？你這樣胡鬧，不把我毀了嗎？

阿麻耳

我說，化緣的，國王會不會發皮氣？

老公公

發皮氣，那兒來的話？同你這麼一個孩子和我這麼一個化緣的發皮氣？你看罷，如

果國王真生了氣，我會不會告訴他幾句老實話。

阿麻耳

我說，化緣的，從早晨起，我一直覺得眼睛裏發黑。看出去好像樣樣東西都同作夢

似的。我滿心裏要想安安靜靜的歇着。一句話也不想說。國王的信會不會來呀？假使這間屋子忽然化去了，假使——

老公公 「扇阿麻耳」好孩子，信今天準到。

「醫生上。」

醫生 你今天覺得怎樣啊？

阿麻耳 大夫，我今天覺得頂好過。混身好像是一點也不痛了。

醫生 「附麻達物的耳說」不愛看他那付笑容。覺得好過，那是凶兆啊！Chakradhan 講

解過——

麻達物 得咯得咯，大夫，丟開你哪位 Chakradhan 罷。告訴我怎樣了罷。

醫生 我怕他不能支持多少日子了。我早就警告過你——看起來大概是又新受了風了。

麻達物 沒有的話，我一百分加小心，永沒叫他出過門；窗子也差不多總是關住的。

醫生 今天的風特別古怪。我走進來的時候，覺得一般怕人的風吹進你們的大門。這是最厲害的。你莫如立刻去把牠關上。即使因而有兩三天沒客人進來，又有什麼要緊？如果有料不到的客非進來不可，走後門就是了。最好把這扇窗也關上，夕陽的光線從這裏射進來，只叫病人睡不着。

覺。

麻達物 阿麻耳的眼睛合上了。我想他該睡覺了。看他的臉我就知道……咳，大夫，我抱來一個外人的孩子，愛他和愛我自己養的孩子一樣，現在看上去大概是保不住了罷。

醫生 那是什麼？你們的村長踴進來了！真討厭！老兄，我該走了。你最好各處看看，門是否都關嚴了。我一到家，立刻差人送一服猛藥給你。給他試試——如果他還有救，這也許是他最後的救星。

「麻達物與醫生下。」「村長上。」

村長 喂，野孩子——

老公公 「急忙站起。」嘿，不要響。

阿麻耳 別，別，化緣的，你以為我睡着了嗎？我沒睡着，什麼我都聽見的。遠遠的聲音也聽的見。我覺得爹同媽都正在我枕頭旁邊坐着和我說話。

「麻達物上。」

村長 我說，麻達物，我聽人說這些日子你同那般大好老，非凡親熱麼？

麻達物 村長，你不要同我開玩笑，我們不過是一般平民。

村長 可是你這個孩子，正等着接國王給他的信呢。

麻達物 不要理他，他不過是個優孩子！

村長 是嗎，難道說國王會不寫信給你們！比你們還強的人家，好好費些工夫還找不着呢！你還不知道國王的新郵政局，爲什麼正設在你們窗戶口對過嗎？野孩子，聽明了，這裏有一封信是

國王給你的。

阿麻耳 「起身。」是真的嗎？

村長 怎麼會假？你是國王的密友嗎？你的信在這兒「給他看一條白紙。」哈哈！這就是

他他那信。

阿麻耳 請你不擲揄我。嘿，化緣的，那是不是真的？

老公公 好寶貝，是的。化緣的，我同你說那是他的信。

變話！

阿麻耳 怎麼我看不見上面有字兒呢？我看好像是一點什麼沒有啊。村長老爺，信裏有什

村長 國王說：『不久我要親自來拜謁你；你最好替我預備下大米飯——王宮裏的飲食，

現在我已經吃的很厭了。』哈哈！

麻達物 我求你不要拿這些事鬧着玩——

老公公 什麼！鬧着玩！最他不敢。

麻達物 老公公，你也糊塗了嗎？

老公公 我糊塗好，就算我糊塗罷！我看見國王在上面寫的清清楚楚，他要親自帶着御醫，

來探阿麻耳。

阿麻耳 化緣的，化緣的，不要響，這豈不是他的號聲。你聽不見嗎？

村長 哈哈！只怕等他的心非更加糊塗點，未必聽的見罷！

阿麻耳 村長老爺，起初我以為你跟我發脾氣，不大喜歡我。以前啊，我再也想不到你肯把

國王的信帶來給我。你腳上的灰土，讓我給你擦掉。

村長 這個小孩兒，總算生來知道敬上。雖然有點傻氣，他的心倒還好。

阿麻耳 我猜現在近第四時辰了罷——聽鑼響，「噠噠叮——噠噠叮。」天上出星了嗎？

我怎麼看不見——

老公公 怪不得，窗戶都關着嗎，我來給你打開。

「外面有敲門聲。」

麻達物 這是什麼？——是誰呀？——真討厭！

外面的聲音 開門！

麻達物 村長——我但願不是強盜。

村長 是誰呀？——說話的是我，是村長 Panchanan——你們知道了還敢瞎敲門嗎？

看如何，沒響聲了！我 Panchanan 的聲音能力不小罷——哼，就是頂大的強盜來了，又敢怎麼樣！

麻達物

「就窗縫朝外張。」難怪沒聲響。他們已經把外面的門打破了進來啦。

〔國王傳令官上。〕

傳令官

我們主子國王，今天夜裏來！

村長

我的老天爺！

阿麻耳

傳令官，夜裏那個時辰？

傳令官

第二個時辰。

阿麻耳

在城門口打鐘報時辰的那位朋友，一打『叮噠叮叮噠叮』的時候，就是嗎？

傳令官

對了，就是那個時候。國王叫他的大醫官，先來照應他的小朋友了。

〔御醫上。〕

御醫

這是怎麼一回事？屋子關得好緊！把所有的門和窗都大打開。〔摸阿麻耳的身體。〕

好孩子，你覺着怎樣？

阿麻耳

大夫，我覺得很好過。痛一點都沒有了。多麼新鮮敞亮！那半邊天上一閃一閃的星，

現在我都看的見了。

御醫 今天半夜裏，國王來的時候，你想你起得了牀嗎？

阿麻耳 那一定，那一定；我久已想起牀，到處隨便去走走。等國王來了，我要請他告訴我那顆星是北極星。這顆星我一定常常看見，可就是不知道到底是那一個。

御醫 什麼他都會告訴你。「對麻達物說。」趕緊把這間屋子擺上花，預備接駕。「指村長說。」這個人我們不能讓他在這裏。

阿麻耳 大夫，讓他在這兒罷。他是我的一位朋友。國王的信，還是他帶來的呢。

御醫 就這麼說罷，我的孩子。他既然是你的朋友，可以不必出去。

麻達物 「和阿麻耳附耳說。」我兒，你看國王愛上你了。他不是要親自來看你嗎？求他賞點東西。我們的情形多窘，你總知道。

阿麻耳 姑夫，你不要擔心——我早打好主意了。

麻達物 我兒什麼好主意？

阿麻耳 我求他派我作一個御郵差，我好東西南北的去跑，挨家送他的上諭。

麻達物 阿呀！「以手拍頭。」就求這點嗎？

阿麻耳 姑夫，等國王來了，我們獻什麼給他？

傅令官 他有諭旨，要大米飯。

阿麻耳 大米飯？村長，你說對了。你不告訴過我們嗎？我們不知道的你原來都曉得。

村長 只要你送個話兒給我，我可以預先替國王備下極品的——

御醫 一點用不着。此刻你們大家都安靜點，他快要睡着了。我來坐在他枕頭旁邊；你們看，

他躺下睡着了。吹滅那盞油燈。只要放星光照進來。不要作聲，他睡熟了。

麻達物 「對老公公說。」你合掌站在這兒，好像泥塑木雕的，這是幹什麼？——我的心神

好不安寧。——我說，可有什麼吉兆沒有？他們爲什麼把這屋子弄的漆黑？星光有什麼好處？

老公公 少開口，沒信心人。

「蘇塔上。」

蘇塔

阿麻耳！

御醫

他睡着了。

蘇塔

我這兒有點鮮花送給他。我要送到他自己手裏，你們許不許？

御醫

好罷，許你。

蘇塔

他什麼時候醒？

御醫

國王來看他，御駕一到他就要醒的！

蘇塔

你肯不肯替我在他的耳朵裏，輕輕說一句話？

御醫

你要我說什麼？

蘇塔

你就說蘇塔沒忘記他。

〔閉幕。〕

愉快的愉快的杜鵑

美國馬爾克斯斯原著

人物

安尼

大衛的妻。

大衛

洛瑞·伯利卡

妻

格陶·伯利卡

夫——二鄰人。

毛里斯——一個少年牧師。

「一個花園。後方草舍從右方延至中間。一組三隻窗子在一個凸窗形之上，裏面露出一張牀，一個老人躺在上面。一扇門通進草舍去。右方籬笆的門通到外方的大道與村莊去。舞臺的全左方

愉快的愉快的杜鵑

都是一個花園與果園，一條小道穿過，去到後邊牆邊的門處；園牆在左方，後方從牆上遙見村中的禮拜堂，從那兒傳來禮拜堂的樂聲。」

「是一間刷白粉牆的葺草舍。長春藤從門上邊葺草上垂下去，直到門上，又長滿了門的四周；一種墨西哥花（Fuchsia）叢生在門的兩邊；園中左邊是些樹品，包含有冬青和水松；綠草；草舍，花園，與禮拜堂後是一帶山嶺。在臺後方，草舍門的靠右邊，是個大洗濯桶。」

「大約有六點鐘的光景，正是四月中第一個星期一。此幕將完時正是日落。」

「幕啓時，草舍的窗戶關着，安尼，生得老而很肥胖，有幾根灰髮從她白帽子下露出，因工作出汗就貼在前額上；她穿着一件短衫，一條圍裙，肩披頸衣，脚上穿着木底鞋，正在那裏洗東西。幕啓後禮拜堂音樂尙延長有一分鐘之久。大衛在窗內招呼。安尼離開水桶，趕緊去把窗戶從外邊開開。大衛，是一個很老的人，白髮瘦臉，從外面看見他躺在牀上。」

大衛 「招呼。」安尼，安尼！

安尼 「一邊開着窗戶。」來嘍，乖乖親愛的，我正靜聽着等你招呼呢；是啊，是啊，我正盼望

着你招呼呢。

大衛 「昏睡地。」我正做個夢，而且——親愛的，親愛的，多好多個夢哪！就好像是五十年前我們結了婚時，而且，你記得，我們那第一夜裏在這園中站着。現在已經有紫羅蘭怒放了麼？

安尼 還沒有呢！大衛乖乖。

大衛 猿猴草呢？

安尼 我想它們一定已長出了。

大衛 就在那一夜，安尼，你還記得我們聽見杜鵑啼了麼？

安尼 記得呀，乖乖，愛人，就是五十年前的這下一星期，從那時起一個杜鵑每春都向我們啼。
「安尼從窗臺上拿一個盃子，遞給他一匙藥。」吃了這個：親愛的，來呀，吃了這可教你好些。

大衛 「接藥。」好麼？

安尼 是啊，是啊，好些。

大衛 但那杜鵑，那杜鵑不久就要啼麼？

安尼 「話無着落。」乖乖，親愛的，不再唱了，不然你要患病了，而且——親愛的人，禮拜集會散了，我聽見他們在道上走着呢！

大衛 「悲傷。」禮拜一的集會。你怎麼沒有去呢？

安尼 工作把我留在家中了呢，乖乖。

大衛 可是，安尼，你就沒有談了杜鵑一個字。

安尼 「把她的聲音盡力提高得很快活地。」是啊，杜鵑，對啦，杜鵑！

大衛 「拍了一拍又放開他的手。」杜鵑來了麼？你聽見牠了麼？

安尼 「吞吐着。」大衛，親愛的，請你只聽我要說的話罷。我就要說，我還沒有聽見杜鵑啼

呢，但今春在威爾士這地方什麼東西都比時令過早，我所以希望現在可以聽見一隻杜鵑啼。天氣十分溫暖，今天黃昏裏就許有一個啼的——就許有！

大衛 「痛快。」也許有麼。安尼？

安尼 「拿她手撫摸他的頭。」對啦，乖乖，嚇，乖乖，他們在禮拜堂裏唱呢！

「她站在那裏，一隻手放在他的前額上，聽着那唱的盤蘭的詩，這個頭詩是大衛金根斯做的。當音樂止時，她移動開了。」

大衛 天令過早，而且，安尼——

安尼 喂，親愛的，你得安靜點！毛里斯牧師說——快，快，我要把窗戶關上，因為那個洛瑞·伯利和她的男人來了。

「安尼趕快地把窗戶閉上，又走回去洗濯東西。從右方進來了洛瑞和她的丈夫格陶，他們正是從星期一的祈禱會回來，帶着聖詩本。洛瑞穿着威爾士裝，木屐，短整的短衫，鑲邊的圍裙，白袖子從胳膊袖到手腕，緊上衣，肩上披着肩巾，戴着白便帽，上邊罩着高大的威爾士海獺帽子。格陶，戴着他妻子一樣的威爾士海獺帽子，穿着鑲邊的背心，黑布的外褂的大襟上鑲着黃銅鈕子，長而又有些緊的褲子。他們一看見洗濯桶及安尼在桶邊正忙着，洛瑞與格陶彼此作出一種嫌惡不悅的姿勢來。」

洛瑞 晚安，安尼·達爾賓。

安尼 「把溼手在圍裙上擦了擦。」晚安，洛瑞·伯利，也請你的晚安，格陶。

格陶 晚安。

洛瑞 你的男人怎麼樣了？

安尼 他不見好。

洛瑞 他見壞麼？

安尼 也不。

洛瑞 我們少了你啦，安尼·達爾賓。

格陶 是呀，我們缺少個你，你怎麼沒有去集會？

安尼 這幾天我得照顧我的男人。

洛瑞 「勝利然。」但你說他不見壞呀，你說的呀。

安尼 對啦，我說的，但我不能拋下他在這兒。

格陶 但你可輕視了禮拜而忘了主了，安尼·達爾賓，像這個樣子，你可真就墮落了。

洛瑞 對啦，你沒有到集會去，他因你忘了我們的主而死，這可真不好呀。他在這裏邊了麼？

安尼 「掩護地慢走近閉着的窗子。」是的。

洛瑞 你爲什麼洗東西？

安尼 你問這個沒有道理——你明白。除了我洗東西，我拿什麼來照顧大衛——現在他不是正用得着我麼？

格陶 對，可是你可以在旁的日子洗呀。

安尼 那可不成，因爲太太們現在都等着要回教我洗的東西呢——她們真仁慈。

洛瑞 我看見毛里斯牧師正進來了。

安尼 是的，他每天來，有的時候還把自己的吃食給我男人帶些來交給我呢。

「毛里斯牧師入，年紀輕，熱誠，但因年青之故遂微有點過嚴肅。」

洛瑞 「她臉上疑問的神氣更深了，她的聲音變的更銳利，指着安尼說：『先生，你看，我們集會時安尼作什麼了她需要你給講一講道，是的她需要。』」

格陶 她簡直就墮落了，先生。

安尼 洛瑞·伯利卡，你這樣說我沒有道理。我的男人好着的時候，我什麼時候缺席過？但現在，先生，「轉向毛里斯」，你是知道的，他病了，需要我和我所能掙的每個先令。我不能離開他走開。

洛瑞 「對毛里斯牧師說。」她需要你的訓導，先生。無論如何她需要你的訓導的。請好好的警告他一下子。

格陶 對啦，也總得責備她。

洛瑞 你雖年青，先生，但你總是主的工具。使她的良心發現是你的職責。

格陶 啊們。

「洛瑞與格陶很正氣地走開，勝利地注視着安尼。安尼很安靜，她的臉又灰白，又疲倦；當牧師說話時，她轉身去洗濯，勤力地清擦搓漂衣服。」

毛里斯 「溫雅地。」我被窘了，因為我早知道總得鬧成這個樣子的，安尼。我事前就應該

對你說及去禮拜的。你集會時，可以找個旁人來守着大衛呀。你已經有一個月沒有去禮拜了，安尼。
安尼 「接着工作，但她聲音中露出年老一些的婦人對青年男子的態度。」先生，你來關照是很仁慈的，但我想你不明白就裏。先生，你沒有機會可以明白我這些日子都是怎麼過的。「她拿袖子擦淚眼，又接着着實地洗衣。」

毛里斯 是的，但安尼，大衛怎麼想？他願意你離開你一向永遠加入的集會麼？

安尼 不，先生。

毛里斯 他提到過你的不赴會了麼？

安尼 「勉強說。」提啦，先生，他問今晚我為何不赴會。

毛里斯 「深思的。」他問啦，啊，我想——

安尼 「拋下工作來說話，好像很沮喪的。」先生，我沒有理由可以對你饒恕我自己——你不過是個小孩罷了。你不知道我的男人怎樣是我的一切，他是我的一切的，他是這麼好個丈夫，除了我自己外誰也不能知道，他無時不惦着我，為我生活，對我溫雅柔和就像我是個小孩子似的，

現在呢，先生，他病了——他也許要死，我不能想別的，只有做一切事爲——「大衛敲窗子，安尼轉身開了。」啊，乖乖親愛的，牧師又來看你了。

大衛 「微笑，伸出一隻衰弱的枯手來。」「晚安，先生，這麼偉大的一天哪，到處皆春。妻子和我——我們正在盼望着杜鵑呢，先生。你已經聽見了杜鵑鳴了麼，安尼？」

毛里斯 「開口就說。」還有半個月的——

安尼 「急忙插嘴。」不，乖乖親愛的，我方纔忙，但我想現在不拘那一會兒總可聽見的一對啦，不拘那一會兒。

毛里斯 但，安尼，杜鵑不——

安尼 嘿，先生，我差不多總能答應杜鵑可以在日落時啼的——是呀，一定，乖乖愛人。現在我要——

大衛 「插言。」「安尼，你還記得那年春天在蒲林隴我們看見那雲雀所孵養的小杜鵑麼？現在那都教我回憶起來很清楚呢，而且一時比一時清楚。先生，從那時，我就沒有想過牠一次，先生。」

毛里斯 但，大衛，那——

「一邊向大衛說着一邊把窗戶關上。」輪下罷，乖乖親愛的，安靜些罷，假如杜鵑叫的時候，我一定招呼你。

「遠方傳來唱詩隊正在禮拜堂中練習加利阿德詩（Galaad），這是一首古代遺下的聖詩。歌聲接續着，直到臺上只騰了安尼自己，她自己對自己講話的時候纔停止。」

毛里斯 「嚴肅地。」但，安尼，你知道非至少再等半個月，杜鵑是不能啼的，這正是四月中間，還不到杜鵑啼的時候呢。

安尼 「厭倦的。」對啦，先生。

毛里斯 你怎麼却對大衛說那個話呢？

安尼 先生，他正焦急想聽杜鵑啼呢，我是想要安慰他。

毛里斯 但，安尼，你對他說的這話是個謊話。

安尼 「猛烈地。」對啦，先生，但我什麼也不願忘了。

毛里斯 「嚴肅地。」連說謊話都不顧忌麼？

安尼 不顧忌，先生，我只是使他快樂，以外我什麼也不顧忌。

毛里斯 「責備地。」安尼！「安尼接着洗衣，並不回答。」安尼也罷，實在，安尼，如果我不能爲你做什麼事，而且你也不願聽我的話，那麼我必得去赴聖詩隊練習去了。我答應了今天後半天要去的。

安尼 「並沒有從洗濯桶轉過身來。」好罷，先生。「毛里斯牧師從花園路走出，赴禮拜堂聖詩隊練習去了。他從左方走的。安尼接着洗衣，一直到毛里斯的身影全看不見了，牠纔壁直地站着向花園的四下裏看。」他要想聽杜鵑啼比什麼都焦急，親愛的，親愛的！現在什麼地方都是綠的，百合花不久就開了，——但孩子，孩子，杜鵑，牠來麼？「她從左方走入花園，臂中挽着一籃子溼衣服，站在那裏往四下裏看。」去年的五月，就是在這裏，牠把卵生在知更雀的巢裏的——是呀，那個可憐的小鳥這個擠了出來，你把牠拾起來，乖乖親愛的，你非常柔和地撫弄着牠。可是大衛，我的乖乖愛人，他們不教你想望杜鵑不久就唱的，親愛的上帝。沒有杜鵑再給我的乖乖唱一次了麼？親愛

愛的上帝，能只有一次唱給他安慰他麼？豈能只有一隻歌嗎？沒有杜鵑了麼？有罷，將要有一個杜鵑唱的，總有一個杜鵑啼的！她向着那（後邊躺着大衛的）閉窗看，把一籃子衣服放下。」他睡着了，我要裝個杜鵑！他要醒來想着春天實在已來了。我就站在這樹旁。他們都在禮拜堂了，永遠不會曉得的。「從現在起，直到洛瑞入場說話止，一首杜鵑歌應很柔輕地奏出。當安尼唱她的杜鵑歌時，唱到幾個音調中時，她搖動着身子，幾次重複地這樣。她開了口起首唱，臉上表現出一種申訴不幸的神氣。」聲音大概有些似這樣：「咕——咕！咕——咕！」哇，這簡直像隻小雞了。我知道，他是歌了一遍又一遍的唱歌，唱歌，像這個樣子：古——咕，古——咕。對啦，這稍好些。「她前後的搖動着身子，練習着重複地唱「古咕。」」漸漸地像多了，可是乖乖，乖乖，我正在設法騙你呢。「急忙地把眼淚擦乾，又起首唱。」咕咕——古，咕咕——古，咕咕咕——古，古！好哇，妙極啦，漂亮極啦！他不能不知道我不是一個真杜鵑的。現在我要大聲試一試，因為你等不了許久，親愛的。

「她熱烈地把着旁邊的樹，全精神用在杜鵑歌上了，就沒有看見一個人頭從花園牆後探出來又縮下去。她吸了一口長氣，就開口柔輕地緩慢地唱歌，聲音好像是從遠方來的。她停了一會兒

——現在好多人頭都驚惑地探出牆上來了，——接着她又唱得稍高些，使歌聲聽來似從花園中她站着的地方來的。」

大衛 「招呼。」安尼！

安尼 「趕忙去開了窗戶。」這兒嘍，乖乖親愛的，我來啦。

大衛 「狂喜地。」安尼，安尼，親愛的，我聽見杜鵑啼了，我又正做夢的時候，忽然聽見杜鵑在園子裏啼了，高爽而清晰。牠啼了三次；第一次，啼得像別的鳥似的，很沒有氣息；以後啼得安靜而甜蜜，像個杜鵑了；到了第三次就像聲音出自老磨房的風輪了。

安尼 但乖乖親愛的，你聽見了，你聽見了，我真喜歡三次呀，是的，是的這是隻真正漂亮的杜鵑。現在你快樂了，愛人，你可以因此睡穩了罷。

大衛 「失意地。」你沒有聽見麼？

安尼 我想我聽見了，我想我也沒有聽見。

大衛 你方纔在那兒了？

安尼 就在園子裏，把衣服掛出去晒。

大衛 「更失意的了。」那你就沒有聽見麼？

安尼 我不敢說一定，親愛的；我倒聽見了些聲音——實在，我聽見了。

大衛 「自豪地。」那就是杜鵑，安尼親愛的；每年總是我第一次聽見呀；你必是有些聾了

安尼 對啦，對啦。現在快睡罷，我若聽見杜鵑唱時，一定招呼你。

大衛 牠還唱麼？

安尼 對啦，親愛的，只要你聽見了一次，牠準再唱的。

大衛 我快好了，安尼，是不是？

安尼 「忽然轉過身去。」實在，乖乖親愛的，不久你就可在苜草地裏走了。

大衛 「安靜地說話，差不多是對自己說的。」你就想一想杜鵑都啼啦——爲我啼啦！

安尼 對啦，對啦；現在快睡罷。

「他躺下去，服從地合上了眼。安尼撩起圍裙來擦乾了眼，往左邊向她那籃子衣服那裏走去。她站在方纔站着給大衛唱杜鵑歌的那棵樹旁，沒經心有兩個人從牆上露出頭與肩來，注視着她。」

洛瑞 「高大的聲音。」安尼·達爾賓，你又回來再唱杜鵑歌啊。

格陶 對啦，我們聽見你唱杜鵑歌啦。

洛瑞 嘿，你做得真是好體面。一隻杜鵑，而且像你這樣的老婦人，能唱這麼好的一隻歌！

安尼 洛瑞·伯利卡，小心點兒。

格陶 時令太早了，不是杜鵑唱的時候，是不是？

安尼 對。

格陶 你爲什麼在花園裏唱呢，大衛要死了麼？

「安尼不答，走到衣籃前把衣服都拿出掛起來。」

洛瑞 你就不答理人麼？好哇，說實話罷，你也許要答理牧師罷。好，格陶，去把牧師請來。

「格陶穿過圍牆的圍門，從左邊走去。」

洛瑞 「走向（後大衛躺着的）窗戶。」安尼，你所唱的真是隻神聖的歌，給禮拜堂裏一

段美談呵，嘿？

安尼 「跟上去，邁步到洛瑞前邊。」你可以請出這花園去，就是現在出去！

洛瑞 「漸漸往窗戶前擠近。」不成，不成，我要和大衛說話，告訴他他的妻子是一個杜鵑。

嘿，你的樣兒像十分瘋了的，安尼，氣瘋了你的頭髮都打豔了，你的裏衫都髒了。大衛，做個杜鵑是

——「但瘋罵的話沒得說完，因此時毛里斯急忙進來了，格陶在後邊跟着。」

毛里斯 「威權地。」安尼！洛瑞！安尼，我所聽的當真麼？你學了杜鵑啼了麼？

安尼 學啦，先生。

毛里斯 「轉向洛瑞與格陶。」你們可以去罷。把這件事交給我辦。

「格陶與洛瑞從右方下，穿過前門，他們走過窗子時，往裏面瞪視大衛。」

毛里斯 「穩健地。」安尼，你就真裝了個杜鵑——造了一句謊話啦。你有這樣謊話，將來

怎樣得救？

安尼 「怒氣地。」得救，先生？我沒有心想得你的救；沒有，如果主說這歌唱是謊話，就是上天的救我也不想得。我惦念大衛和我這五十年來惦念他一樣未改，跟從前你還沒有生下來的時候一樣惦念他，先生，而且如果在他將死時一句謊話可以使他快樂，我也情願說謊話，一天到晚的說謊話。

毛里斯 那意思就是你願意作罪呀？

安尼 對啦，先生，作罪。我是個有志願作罪的人！

毛里斯 「稍溫雅。」你過於發怒了，安尼。

安尼 「倦厭地。」你簡直反對我，先生。

毛里斯 不然，不然，但我若把關於杜鵑的事的實話告訴大衛不好麼？

安尼 「泣。」哎，別，別，先生！別告訴！

毛里斯 「伸出他的手來安慰她。」安尼，得啦，得啦，你別這麼哭呀。

安尼 那是一切他所得的快樂呀，而且他就要死去了。咳，乖乖，我的乖乖！

毛里斯 得啦，得啦，安尼！

安尼 到今年春天我們已竟結婚了五十年了，每春都聽杜鵑啼，沒有一次錯過。現在他將死了，等着要聽杜鵑啼，但太早，還不到時令呢，所以我想我自己裝個杜鵑。哎，大衛，大衛愛人！

毛里斯 「把他裝牧師的嚴肅全忘了。」得啦，安尼，得啦，親愛的，告訴我怎麼回事！我們再看着辦，安尼！

安尼 話都說完了。只是他還問着春天，問着紫羅蘭和猿猴草，我知道他無時不想杜鵑，所以沒有問出者，因為他就要死了，也許聽不見了。以後他可問了。我說我以為他今夜總可聽見一隻啼的，我說今年什麼東西都是比時令早的。到了以後，我看他的樣兒比以前快樂些了，我就把窗戶關上，去到花園裏去練習。我練習到我唱的很神妙。噢，大衛，大衛乖乖！

毛里斯 安尼親愛的，現在不用哭，接着告訴我罷。

安尼 以後，先生，我就站在這棵樹旁歌唱，當他把我招呼了去時，他臉上顯出這麼久一向

所未有的一種喜色來。先生，這是我能給他的最後的快樂。

大衛 「招呼。」安尼，安尼！

安尼 他叫我呢。這兒啦，乖乖親愛的，我來啦。

「她進了草舍去，把所有窗戶都開了之後，站立在大衛的牀角邊。」

大衛 你聽見杜鵑唱了麼？

安尼 沒有，還沒有呢。它必然不久再唱歌的。

大衛 「焦急地。」你敢說一定牠就要唱麼？

安尼 「把他抱起來，翻轉過他的枕頭。」實在，我敢保，這窗戶都敞開，你可以聽得漂亮清

晰些，你一定可以的。我就到花園裏去，看一看杜鵑在那兒了沒有。

大衛 牠要一遍又一遍的啼，就像第一次那樣麼？

安尼 可以呀，我想可以，乖乖愛人。你得安靜地聽着。

大衛 方纔那是十分美麗的歌唱。我就願意有你在你身邊聽它。

安尼 「吻他，」我就回來，乖乖。

大衛 好罷，我等着你。

「安尼走出草舍的門，走回到花園裏毛牧師站着的地方。當安尼與大衛一塊兒談話時，毛牧師脫下帽子站着。他可以看見他倆，但大衛却看不見他。安與毛耳語。此時杜鵑歌應起，始柔輕地奏起。」

毛里斯 他的病見壞麼？

安尼 「祈求地注視着毛里斯。」我不能說出來，先生。但他正在渴望着杜鵑再唱呢。

毛里斯 我明白了，你打算再唱一過麼？

安尼 對啦，大衛要死的時候，你能告訴我他所要的有哪一件不能做麼？任何時都可成他最末的一瞬，先生。

毛里斯 「經一會的猶疑之後。」不，快給他唱。我站在這裏保護你，不許一個人擾你。

安尼 「釋然的深深一嘆。」哎，先生，謝謝你！這真的是一種安慰。但你爲我違犯了你的

非之心了，你是不是，先生？

毛里斯 「卑謙地。」我可不是說那個，安尼；我太年青，在些世故中尚沒有是非之心呢。

安尼 「握了他的手吻着。」上帝賜福你，先生，因為你待一個老婦人太好了！

「禮拜堂後太陽已落，很快地漸變成黑色，同時音樂漸次音高起來。毛里斯走向園門去把守。安尼站在樹旁，兩隻手下垂着，仰起頭來前後地搖蕩她年老的身體；一遍又一遍地唱杜鵑歌。三次。大衛從牀上起來了，當他倚在窗格上靜聽時，臉上表現出一種幻異的喜悅。禮拜堂裏的燈光都亮了。禮拜堂的鐘開始搖了。」

大衛 「虛弱地招呼。」安尼，安尼愛人，快來，杜鵑唱了！

安尼 「急忙跑到他面前。」是啦，乖乖，我來啦。

大衛 「向她伸出手去。」安尼，甜心，你聽見了杜鵑唱了麼？

安尼 「聽見了，親愛的，高爽而清晰。」

大衛 「試着學杜鵑歌，可是他的聲音漸漸微弱。」牠就像這樣地一遍又一遍的唱。

安尼 「在草舍內大衛身旁。」對啦，親愛的，我知道了。

大衛 「往後倒人她的臂中。」而且——牠——是——安靜——但——安尼——

安尼 「把他抱住喊出來。」乖乖，乖乖親愛的，大衛，你不能對我講話麼？

「作禮拜的鐘聲停了。傳來了風琴正奏着『基督，我之靈魂的愛人』的曲子。毛里斯正在門旁站着，臉向着這一對老年人，脫下帽子，他的頭早低下了。」

〔幕下。〕

原书空白

煮扁豆

原名「煮扁豆時過去的六個人」

美國渥爾克原著

人物

童子

王后

小丑兒

擠乳女郎

盲人

唱山歌者

煮扁豆

可怕的劊子手

你們 「在觀衆中」

時間 你願意什麼時候就是什麼時候。

「景：一間廚房。」

「在幕開之前，說明者進入台前，招呼來一個持什物者——他拿着一個大銅鍋。」

說明者 這是一個銅鍋。「持什物者小心地把牠示給觀衆。」這裏面盛滿了沸水。「持什

物者使沸水作響。」這鍋是在火上的。看這火焰。「持什物者把鍋放在臺前的當中，在鍋下用一對風箱吹。」看這水沸過了。「持什物者又使沸水作響，然後退到他前臺的旁邊能看見戲的地方

去。」我們這是正看到這母親拋下他自己的童子的廚房中。我並不知道她往那兒去了，但我知道他現在正在揀扁豆兒呢。

你們 扁豆是什麼？

說明者 扁豆？唉，一粒扁豆，你不明白麼，不是豈兒，也不是豌豆；卻是二者的同類。……你們得幻想那童子生着了火，看着這水沸了。他是很勤懇的，但你們別爲他發悲。他的母親對他很好，他很平安。現在你們都預備好了麼？……很好，可要安靜呀。」「說明者拍了兩次手。幕開，露出一間廚房來。裏面有一個板凳，一張櫥子和一個碗櫃。後邊有一個大門開到個走廊上。還有兩個窗戶——一個比一個高一些，正望出到走廊上。右方一個門開到這童子母親的臥室去。一個大鍋鏟匙放在碗櫃的架板上。一個大蝴蝶從門限飛進，四下裏疾飛，往臺外望。童子的歌聲從花園傳來。蝴蝶飛到門邊，停了一會兒，又飛上了碗櫃。童子帶着一個盛滿了扁豆的大碗進來。蝴蝶飛到碗上，聞得滿足了後又回到碗櫃上。童子向蝴蝶微笑，但他不用手觸他。以後他把扁豆都倒入鍋中，水濺到他不小心的手上。遠處傳來呻吟聲。童子與蝴蝶都到門邊，傳來王后呼喊的聲音。」

蝴蝶，蝴蝶，我藏到那兒呀？

〔王后進。〕

王后 董子，董子——哎，我心亂了！

你們 什麼？是心亂？

說明者 心亂的意思是心散，心煩，被疑慮困住，被某種恐懼所挫折了。

董子 「憐憫地。」你怎麼心亂呢？

王后 唉——唉——唉——他們就要砍我的頭了。

董子 什麼時候？

王后 在中午之前。

董子 他們為什麼要砍你的頭？這有個原故麼？告訴我。

王后 我犯了失儀的罪。

董子 這怎麼講？

王后 我作了些事情，人家想着是壞儀容，而且照法律上說，這懲罰是要斬首的。

你們 什麼是斬首？

說明者 斬首是砍頭；把一個人的頭砍下來。

童子 嘿，只有王與王后能被斬首。

王后 哎，我知道——我知道——

童子 「失望」你是個王后麼？

王后 對啦。

童子 我從前總想，所有王后都是身子高大的。我母親也說，她們永遠是有皇家的氣度的。

我母親知道。

王后 唉，我是王后。我是王后；但我十分的不快活。

童子 我母親告訴我說，王與王后們不知道害怕。咳，你卻害怕了。

王后 唉，童子，我是你的王后，我卻害怕，而且不快活。王后們當害怕與不快樂時，正和

旁的人民一樣啊。

童子 「失望」她們不是永遠有皇家氣度麼？

王后 不——不。哎喲，小童子，藏起我來，藏起我來，別教那可怕的劊子手捉見！

童子 我沒有什麼藏你的地方。你爬不到板櫬底下去，你也不能鑽進碗櫚去。

王后 小童子，你不明白，我若被找着，就要失掉了腦袋了麼？

童子 若是我沒有把鍋放在火上的話，你倒可以藏在那裏邊了。

王后 唉——唉——

童子 我對不住。

王后 我的心昏亂了。

童子 那麼，因為你心亂，我就把你藏起罷；但——我卻不敢一定信你是個王后……你的

后冠在那兒了？你沒有后冠那能成個王后！

〔她伸手摸上頭頂。〕

王后 唉呀，方纔我跑得太快了，牠一定是從我頭上溜掉了。〔看見蝴蝶。〕蝴蝶，告訴他，我

是你們的王后。〔蝴蝶飛到她頭上，在她蓬鬆的髮上發光，就像個皇冕一樣。〕

童子 唉，原來我是對王后談了半天話呀……你可以藏到那邊我母親的臥房裏；但你得先講給我一斷故事聽。

王后 現在若講，他們就要找着我了。以後我再講給你個故事罷。

童子 我要你現在講給我。

王后 好嘍，你把着門口。若是看見有人來時，你就警告我。「蝴蝶拍扇她的耳朵。」站住罷，蝴蝶說他可以把着。

「蝴蝶飛到門口。」

童子 他明白意思麼？

王后 嚇，明白。他是隻奇怪的蝴蝶——聰慧超過他的年齡。

童子 坐下把你的故事告訴我。「他在臺階上給王后安放一隻黑色枕頭，給自己放一隻橙黃枕頭。」

王后 昨夜我們慶祝與鄰邦媾和的第二年紀念。一散筵席我們就跳起徐舞來，當時我踏

到了我丈夫，王的叔祖母的腳指上了。

童子 你沒有說「請饒恕我」麼？

王后 說也無用。法律上說，如果王后踏了王的叔祖母的或她家中任何人的腳指，這王后必得在王的四隻鐘當正午齊鳴十二下時斬首。

童子 嚇，那意思就是今天麼？

王后 對啦。

童子 嘿，現在差不多是正午啦。你看我纔剛剛把扁豆放了去煮。

王后 如果你能處起我來，一直到王的四個鐘打過了十二下，我就平安了。

童子 怎麼有四個鐘呢？

王后 因為法律上只許城堡中每塔上有一隻鐘。

童子 那麼我每天能聽見所有王的鐘了！有一個大鐘，兩個沒有這麼大的，有一個一點兒

小的。

王后 對啦，這就是那四個。

童子 你怎麼過了四個鐘打十二下以後就平安了呢？

王后 因為那是法律。

童子 這法律不招笑麼？

王后 招笑？這一條是很淒慘的，我以為。

童子 十二點不是每天正午都有麼？

王后 不，我祖父作宰相時，他通過的這法律，決定只指事發後緊跟着的一個正午。

童子 「站起來，衝跑到門邊。」他們要在這兒找着你的呀。

王后 「安靜地站起。」呃，不，這是往斬首臺去的短道兒，得穿過那個夾道兒。

童子 爲什麼你不跑到別的道兒去呢？

王后 因為他們總是向那個方向去尋逃走的人民的。所以我跑過你的花園，到了這個屋

裏來。他們決不會離城堡這樣近搜尋我的。

童子 你怎麼跑的呢？

王后 我——

「蝴蝶似乎擾動。」

童子 你——

王后 有人來啦。藏起我來！

童子 藏在這裏——到我母親的房間裏。啾！啾！

「王后走出。小丑兒進來。他把他頭輕抵在低些的窗上，窺視門的四周。童子轉身。」

童子 「柔弱的。」你是那可怕的劊子手麼？

小丑兒 什麼？

童子 你是那可怕的劊子手麼？

小丑兒 你看我像個劊子手麼？

童子 我不知道；我向來沒有看見過個劊子手。

小丑兒 那麼，假設我是罷。

童子 你是麼？

小丑兒 也許我是。

童子 哎喲！

小丑兒 嘆！

童子 我可——我可不害怕。

小丑兒 呸！

童子 我母親沒有在這兒。

小丑兒 得洛——洛——洛兒！

「童子走去拿刀子。」

小丑兒 呸！

童子 我不是要傷害你！

小丑兒 跌……跌……跌……

童子 你若是走開的話，我就把我的刀子給你。

小丑兒 啊——哈！

童子 現在差不多正午了，你頂好走罷。

小丑兒 好罷，把刀子給我。

童子 可答應我走。

小丑兒 「大笑，轉過身去。」你不到那斬首地方去麼？

童子 不。我得煮扁豆，預備我們的中餐。

小丑兒 我可以回來吃些麼？

童子 你得問我的母親。

小丑兒 她在那兒啦？

童子 她在那條道上啦。她到市場去買個絡絲杆去啦。

你們 什麼是絡絲杆？

說明者 絡絲杆是一個線軸。上面纏繞着線，一頭是尖的，所以牠可以隨便前後來往的穿旁的橫線來織墊子邊。

小丑兒 「勸身走。」好叻，我要回來吃些扁豆的。

童子 「極懇切地。」你頂好趕快去。

小丑兒 你似乎要我躲開這裏。

童子 「要消除他的猜疑。」不是，你頂好快去，不然你就要誤了時候了——要是晚了可是頂不對的叻。

小丑兒 「向門走。」我想我要「即刻又變了他的心腸。」坐下。

童子 「失望。」嘔！

小丑兒 我若不是劊子手，你說什麼？

童子 可是你說的你是呀。

小丑兒 我說的也許我是。

童子 你不是麼？

小丑兒 也許我不是。

童子 得誠實啊？

小丑兒 喝呀。

童子 「鬆了心」啊……

小丑兒 你方纔害怕啦。

童子 不……我沒有。

小丑兒 你要打一架麼？

童子 你打賭我要打罷。

小丑兒 把你打勝了都不用我一分鐘。

童子 也許不用。可是我可不能白白地放鬆過去。要是那樣可就懦弱了……你是誰？

小丑兒 我是一個小丑兒。

童子 什麼是個小丑兒？

小丑兒 一個小丑兒就是個小丑兒。

童子 接着說，告訴我。

小丑兒 小丑兒是個說大話的人。

童子 什麼是個說大話的人？

小丑兒 說大話的人是個遊方的戲子。

童子 你要給我扮演一下麼？

小丑兒 今天不成——我是要就道往斬首處去的。

童子 你要去看斬首的麼？

小丑兒 喂，對啦。但頂重要的，我是要檢幾個錢兒。

童子 怎麼檢？

小丑兒 嘿，在王后掉了頭之後我就要扮演。

童子 你不太慘酷麼？

小丑兒 你不知道，我只要思想，就總是頂先思想我所做的事的。我必得盡力所為，因為要比斬首更有興趣是很難的。到斬首都完事之後，那一羣觀衆就起首閒談，往四下裏移動；我要撞上前去，到他們前邊。拉盡嗓子喊叫出來，『站住！嘿，請爲術士捷克站一站！你們願錯過他去麼？在羣王之王所住的倫敦，所有朝中的武士與美婦，都扔個錢來看術士捷克用一隻手耍三個金球，或者在臺上平豎天令風信旗的。』那麼，這一羣人要安靜一陣，他們要都轉身向我來。有人就要說，『這個術士捷克在那兒啦？』我就要回答，『站在你們前邊的術士捷克是大人中之最大人物，王們的寵人，羅馬教皇的歡樂人，中國的欣樂。』我就要把我的外衣往外一拋，站着教人都看得見。那麼，有些人一定會大喊：『讓我們看看捷克。』我就要從我的口袋裏掏出我的三個金球來——像這個樣的——起首耍。『童子不喘氣地瞪着蝴蝶也有興趣的要耍。可是捷克掏出球來什麼也未耍，他們的失望非常之大。』

童子 你不要給我看麼？

小丑兒 不。我必須走呀。

童子 你不再回來了麼？

小丑兒 也許，回來；或者，不回來。

童子 你要是給我要一耍球，我就給你些扁豆吃。

小丑兒 「向鍋邊臭」牠們還沒有煮好呢。

童子 讓我來拿一拿你的金球罷。

小丑兒 「從小袋中拿出一個金球來，給童子拿着。」這兒有一個。

童子 他們給你很多的錢麼？

小丑兒 「從童子手中拿過球來。」哈，他們給得很多。如果我耍得與斬首一樣的有興趣，

我或者能得十五個法與（錢名。）還有些旁的東西，我可以拿去換吃食衣服。

童子 那麼我要做一個小丑兒，賺了錢買一座城堡和一把劍。

小丑兒 也許成，也許不成。誰知道呢……再會。「走出去。」

童子 「向蝴蝶。」如果他是那可怖的劊子手的話，我早把他殺了。所以……「啊，可惡的

劊子手，你可不能斬王后……不許你經過這個門口，不然我把你推了出去。」「在他說話的時候，

蝴蝶表示出極大興趣，表示出聚入話的神髓之中的神氣，一陣入神，一陣驚嚇。」

「擠乳女郎進場，到門邊。」

擠乳女郎 嘆……嘆！

童子 「吃驚。」喉！

擠乳女郎 你要上那斬首處去麼？

童子 不，你去麼？

擠乳女郎 我去呀。

童子 你的母親讓你去麼？

擠乳女郎 她不知道我去。

童子 你偷着跑出來的呀？

擠乳女郎 不，我出來擠牛奶的。

童子 你擠牛奶了麼？

擠乳女郎 擠啦。

童子 你怎麼不等到看完斬首回來再擠呢？

擠乳女郎 我母親正望着我，我總讓她看見我做着事情呢！

童子 你把那乳桶提進房去時，又怎麼跑出來的呢？

擠乳女郎 我沒有把桶提進去。我母親剛一轉過身去，我就把桶藏起，就跑經這裏好抄個

近道兒。

童子 你把牛奶藏在那裏了？

擠乳女郎 在那棵空樹裏。

童子 牠酸不了麼？

擠乳女郎 也許。

童子 你的母親不申斥你麼？

擠乳女郎 申斥，自然啦，但我可不能錯過這斬首的機會。

童子 你要把那酸牛奶帶回家去麼？

擠乳女郎 對啦，在我母親申斥我之後，我要把牠做成漂亮的牛乳餅，賣給王的廚子，那麼

我的母親就饒恕我了。

童子 「嗅鍋。」你頂好快去罷。天色差不多正午了。你沒有嗅着這扁豆味兒麼？

擠乳女郎 劊子手還沒有動身呢。

童子 「嗤嗤發笑。」你頂好快去罷。

擠乳女郎 他們找不着王后啦。

童子 「真天真」她逃跑了麼？

擠乳女郎 對啦。

童子 他們四下追她了麼？

擠乳女郎 對啦，他們懸了一筆大賞，賞給找着她的人。

童子 多少？

擠乳女郎 一桶金子，一對戒指。

童子 那很多啦，拿一桶金子我可以給我母親買一身鵝絨的衣，和一條綢巾，一個用金布做的帽子……我自己還可買一匹乳白色的馬。

擠乳女郎 那你也永遠不再用勞作了。

童子 但她是多麼一個溫雅的王后呀，他們上那兒追尋她去啦？

擠乳女郎 到處追尋她。

童子 到處……也許她現在候在斬首台那兒了呢。

擠乳女郎 混鵝！她不會試着從這條短道兒跑的，她一定走向對面的方向去了。

童子 人們永遠向對面方向跑麼？

擠乳女郎 自然，任何人都明白這個。

童子 我願意我能去看看。

擠乳女郎 來呀。

童子 去了，扁豆就許焦啦。

擠乳女郎 倒上些冷水。

童子 哼哼，我答應人的，我不離開這房子。

擠乳女郎 唉！那可就奇怪啦！

童子 小丑兒就要來啦。

擠乳女郎 那個穿長衣帶金球的人麼？

童子 哼哼。

擠乳女郎 嘔！

童子 你怎麼知道的？

興。

擠乳女郎

有一天我看他往市場上去——當我母親沒看見我的時候，我給了他一個法

童子

他是個好術士麼？

擠乳女郎

他是個好術士！喂，他能擲到空中三個球，拿一隻手接住，以後教三個球在空中

旋轉，繞個圓圈兒。

童子

天令風信旗轉動時，他能把牠豎在鼻尖上麼？

擠乳女郎

對啦，而且他可以放個雞蛋平放在一長棍的頭上，這長棍又豎在他嘴巴上！

童子

嘿，我願意我能看他耍一耍。「看看鍋內扁豆已否熟了。」

擠乳女郎

走呀！

童子

好——「這纔心搖意動，而剛一要動身走時，蝴蝶從他面前飛進王后所在的室中

去了。」

擠乳女郎

嘿，多麼可愛的一隻蝴蝶！

童子 不——不——我不能去。可是你趕快去罷。

擠乳女郎 好啦，我要試試把這蝴蝶先捉住再說。

童子 噢，別，你不得摸觸那隻蝴蝶。

擠乳女郎 爲什麼？

童子 因爲——因爲他是我的朋友。

擠乳女郎 混！

童子 他真是一個好朋友，而且他是世上最聰明的蝴蝶。

擠乳女郎 他能做什麼？

童子 他差不多都能說話呢。

擠乳女郎 差不多……：：：：唉，我明白啦。我真是個鵝呢。你是要騙我，教我錯過看斬首的機會。

童子 你頂好趕快去。

擠乳女郎 我願意你也去。

童子 「凄然。」我不能……我有件職務得做。

擠乳女郎 職務不永遠是難做的麼？「兩個都嘆息。」

「她提起她的乳桶來。」

童子 你提那桶去幹什麼？

擠乳女郎 我要站在牠上面看再會。「她走出去。」

童子 再會。「他注視了一會兒，以後走到鍋邊，嘗嘗扁豆熟了未；然後隔着門與王后耳語。」扁豆現在熟了。

「道路上一陣摸索聲，聽到一聲聲「幫助瞎子呀」「幫助瞎子呀。」蝴蝶飛回到碗櫥的頂上。盲人出現在門邊。」

說明者 他是盲目的，但我要給你們瞧瞧瞎子怎麼能看得見東西。

盲者 「噢。」煮扁豆了麼？

童子 對啦。

盲者 廚子，那條路是往斬首處去的？

童子 一直走，——就是你走的這條路，老人。

盲者 你不願意帶着我跟你去麼？

童子 我不去。

盲人 不到斬首處去麼？

童子 不，我得煮扁豆。

盲者 去罷，跟我去，我也許給你一個法興。

童子 我不能去。

盲人 能，你能去。還有誰在這兒啦？

童子 「吞吐說謊是很難的。」沒有人。

盲人 你能偷跑去嗎？你的母親不會知道你去了的。

童子 留在這兒不動是我的職責。

盲人 幫助一個可憐的盲人，是你的職責，小孩子。

童子 你是石盲嗎？

盲人 是。

童子 可是你怎麼知道我是個小孩子呢？

盲人 因為你說話的聲音像個小孩子。

童子 如果你是石盲，你為什麼還要去斬首的呢？

盲人 我能以耳代目。

童子 奇——

盲人 方纔不是我知道你是個小孩子麼？

童子 是啊，可是你猜了兩次呢，第一次你以為我是個廚子了。

盲人 好啦，你不是正煮扁豆了麼？

童子 對啦；但你能嗅出它們罷。

盲人 嘿，我也以鼻子看見了。

童子 奇啦——你怎麼拿鼻子看見呢？

盲人 如果你給我些麵包，我要教給你知道。

童子 我什麼麵包都不能給你，可是我能給你些粗扁豆。

盲人 好吧，給我扁豆吧。

童子 ……我把扁豆放在鍋裏，好吧，去拿罷。

盲人 好吧。「噢，走到鍋邊，拿些扁豆裝進一個小舊口袋裏。」這不是用我的鼻子看麼？

童子 咳！「奇怪。」現在用你的耳朵看，我再多給你些扁豆。

盲人 好吧，說話。

「童子躲到櫃子後邊去說話。盲人向他走去。童子偷偷地轉圈移動。」

盲人 你在欺騙我，你已經移動了。

童子 「跳到板櫃上。」好啦，我在那兒啦？

盲人 你正站在什麼東西上啦。

童子 你怎麼猜的？

盲人 我沒有猜。我知道的。

童子 我怎麼不能這樣辦呢？

盲人 如果你試一下，你就能了；這總得練習的。

童子 現在你能看見那門麼？

盲人 不能，我已經轉得次數太多了。不過這兒總不只有一個門的。

童子 嘿，喇……你不是實在瞎呀！

盲人 盲人懂得怎樣用他們所有的器官的。我從前也會能用我的眼看呢。

童子 就像我麼？

盲人 是啊。那時我不用費這多麻煩用我的耳鼻手指去看東西呢——我瞎了以後，我就得……咳，我能告訴你在宮門口從我眼前過去的人們。人是個窮人，還是個貴人，還是個商人。

童子 你怎麼能那樣呢？

盲人 藉着脚步的聲音聽出來。

童子 奇——你怎能那樣呢？

盲人 合上你的眼試一試。

童子 得啦，我知道你是什麼人啦。那想是很容易的。

盲人 我就假裝是另外的一個人。〔用他棍兒觸摸；摸着了板橙，又觸摸了一週。〕

童子 你這樣作什麼？

盲人 爲看一看我能走多遠，好碰不着東西。

母——

盲人 預備。

童子 〔拿手把臉掩上。〕預備啦。

盲人 別窺看哪。〔童子盡力掩臉，不窺視。〕

童子 我不窺看。

盲人 都預備好啦。「踏拉着走，像個平民。」這是誰？

童子 一個貧民。

盲人 你看多麼容易？

童子 我能看得和我睜着眼一樣的清楚……現在再試我一下。

盲人 預備。

童子 好啦。「盲人似乎長長了。他的臉充滿了一種稀有的光彩。他自己立定了一會兒。就

莊嚴地走過屋子去。」

童子 「非常的奇怪。」一個貴人！我能够看得出來。

盲人 你只要試一試就成了。

童子 從前我總想，要瞎了真是件可怕的事。

盲人 有時候倒是這樣。

童子 可是我想什麼東西都是黑的。

盲人 倒常是這樣，到後來我教給自己怎麼樣看，就不然了。

童子 爲什麼有些時是可怕呢？

盲人 因爲我不能幫助需人幫助的貧民。如果我有錢，我可以救濟冬天那可憐小乞丐孩子們的飢凍了！

童子 一桶金子與一對戒指能幫助你救濟冬天可憐小乞丐孩子們的飢凍嗎？

盲人 一桶金子！我曾夢過我可以怎麼用這些財富！

童子 如果我破一個約，我可以得一桶金子。

盲人 你要破宿約麼？

童子 ……不——但——不！

盲人 自然你不能。

童子 爲兩桶子金子我都不能破約的。

盲人 二十二桶也不能啊，小孩子。

童子 當你方纔走道像個貴人時，我看見了一個美麗的男人在我眼前，帶着一頂金冕。

盲人 如果你爲一桶金子兩個戒子破一個約，你可永遠不能合上眼時看見一個美麗的

貴人帶一頂金冕了……

童子 盲人們，就是在下雨的時候也能看見美麗的東西嗎？

盲人 如果他們願意看，盲人能永遠看見美麗的東西。雲與雨在我看來是美麗的——我

教雨淋溼時就想到日光。我是小孩子時，只用眼看見日光，現在當它晒暖我時，我以全身看見它了。我是小孩時，只用眼看見雨，現在它落在我手上時，我以手看見它了。——一滴——一滴——一滴

——一點兒——一點兒，我愛它，因它使扁豆生長起來。

童子 我永遠沒這麼想過。兩使我居留在屋子裏，我除了在六月天熱時從來不喜歡雨。

盲人 你在屋子裏也不用居留得很久啊。

童子 盲人在看斬首時，也能看見美麗的東西麼？

盲人 不能。可是我必須到那兒那一羣人裏去。我要給他們說故事，也許他們要給我吃食或是錢的。

童子 你不能在這裏等一會兒給我說故事麼？

盲人 不能。我必須趕道走……如果我不到斬首處去，我若遇見沒有去看的人，就不能對他們講說了。嘿，我要把它講成個驚心動魄的故事。

童子 你回來時可告訴我呀。

盲人 你若給我些煮好的扁豆就成。

童子 我給你留贖些罷。

盲人 扁豆快熟了麼？

童子 一半熟了。

盲人 那麼我必須就道了……再會。〔動身向錯的方向走〕

童子 門在這兒啦。

盲人 謝謝你，小孩子……別忘了用你的耳朵鼻子和手指看東西啊。〔盲人走出。〕

童子 我忘了。

盲人 再會了。

童子 再會。〔童子蒙上眼試用耳與鼻看東西。〕拿耳朵倒是容易些。

〔聽見唱歌聲。唱山歌者入。〕

童子 喂！

唱山歌者 你好哇？

童子 很好。

唱山歌者 很好就好。

童子 謝謝你。

唱山歌者 正做飯麼？

童子 對啦。

唱山歌者 「走進屋子來。」什麼東西？

童子 扁豆。

唱山歌者 給我些吧？

童子 還沒熟呢。

唱山歌者 差不多啦，我可以嗅得出來。

童子 你喜歡扁豆麼？

唱山歌者 我餓時就喜歡。

童子 現在你餓麼？

唱山歌者 我永遠是餓的。「他倆大笑。」

童子 你唱歌麼？

唱山歌者 唱。

童子 你喜歡唱麼？

唱山歌者 我得着些山歌的材料時就喜歡唱。

童子 你是個唱山歌的麼？

唱山歌者 是啊。

童子 給我唱一支。

唱山歌者 給我些扁豆麼？

童子 我要給你些生扁豆。

唱山歌者 我要些煮熟的。

童子 還沒熟呢。

唱山歌者 不是快熟了麼？

童子 一多半熟了。

唱山歌者 我喜歡一多半熟的。

童子 好吧，給我唱一支山歌。

唱山歌者 好啦，先給我扁豆。

童子 嚇，不成，先唱山歌。

唱山歌者 不成，先生，先給我扁豆。

童子 那不公平。

唱山歌者 爲什麼不公平？我給你唱了之後也許你不給我了。

童子 給我一定給。

唱山歌者 那麼爲什麼不先給我呢？

童子 給你你也許不唱啦。

唱山歌者 「大笑。」唱，我一定唱。

童子 「大笑。」好啦，我一定在每一段詩唱完後給你些扁豆。

唱山歌者 倒是依這個條件吧。

童子 唱。

唱山歌者 「唱一行。」守磨房人有六個大膽的兒子——給我扁豆。

童子 把這段唱完再說。

唱山歌者 我唱完啦。

童子 這可不公平了。你只唱了一行。

唱山歌者 你知道一行就是一段。

童子 「比劃出一段詩應有多麼長的姿勢來。」我指一整段說。

唱山歌者 「模仿那姿勢」一行就是一整段。

童子 唉，現在要公平點，我指一整段一整段。

唱山歌者 你指一節詩吧。

童子 我向來聽說那叫一段詩的。

唱山歌者 好啦，要遵守條約，我唱了一段詩啦。給我些扁豆。

童子 「起身拿羹匙盛一點兒扁豆。」下次我可指一節詩了……這裏給你些扁豆。

「唱山歌者看了這一點兒扁豆一眼，冷冷地吃了。」

唱山歌者 吝嗇。

童子 這不是一些扁豆嗎？

唱山歌者 「大笑。」好啦——

童子 現在再唱吧。

唱山歌者 在每節詩完後，可得給我一滿匙扁豆。

童子 我沒有說一滿匙。

唱山歌者 「動身要走。」很好，我就一支山歌也不唱啦。

童子 好吧。我就給你一滿匙，在唱完——節之後。「他傍着扁豆鍋坐在地上。」

唱山歌者 「唱。」

守磨房人與其六子歌

這守磨房人有六個大膽的兒子，

看來都又勇敢又標緻——

他教他們每人一種有價值的技業——

後來都投入了羽林軍爲生息。

答拉——答——答——答答答——答答答，

答拉——答——答——答答——答笛。

給我些扁豆。

童子
這兒啦……快接着唱起來。

唱山歌者
「唱」

第一個是有頰湯的約翰，

生來一副鐵拳——

他學會使喚嫻熟了一把大寬劍，

就投入了軍隊裏去充當武弁。

答拉——答——答……

……

童子 請你請你別打住。

唱山歌者 你得守約一定。

童子 這兒啦，拿兩匙子去，把歌一氣唱完可別停啦。

唱山歌者 「唱其餘未完的山歌。」

第二個兒子是文明的許華，

生來曲曲彎彎的鬚髮；——

他學會了使用小鼓與琵琶，

就到彈唱隊裏作了個音樂家。

答拉——答——答……

……

第三個是溫雅的詹姆斯，

生來一副金黃似的口齒；

他學會了聖歌與信條

就去管判買賣聖職責罰的事。

答拉——答——答……

……

第四個是機色眼的笛克。

生來一雙堅健的手略；

他帶着一錘一鋸和一箱子器具

就去做了他的工匠的生活。

答拉——答——答……

……

第五個是鵝毛樣輕軟脚步的倪特，
還生來有十支羽光的手指。

他自己走到了邪僻的道兒上，
就變成了個怪上君子。

答拉——答——答……

……

第六個是魯濱，後又名叫銳仁

因為他總算是頂年小的人——

他學會享受日光世界的歡欣，
就變成了個詩人。

答拉——答——答……

……

守磨人到了七秩大慶，

就成了個快樂的人。

他的五子連其中那個壞的，

都投入了羽林軍。

答拉——答——答……

……

童子 給我唱個別的。

唱山歌者 可得每節詩完時給我一匙扁豆。

童子 你一開口就別打住，一直唱完。

唱山歌者 在預先給我吧。

童子 我想我只好這樣啦。〔他給唱山歌者扁豆吃。〕

唱山歌者 〔唱第二個山歌。〕

三個小豬歌

兩個小豬是粉紅——粉紅——粉紅色——

那一個小豬是趣黑——趣黑色——

這三個小豬是很好的朋友，

可是一個小豬是趣黑——趣黑色。

三個小豬總遊戲——遊戲——遊戲——

可是一個小豬是趣黑——趣黑的——

三個小豬總享受快活的時光，

雖則一個小豬是趣黑——趣黑的。

三個小豬不久就長——長——長——

一個小豬是黑汪汪——黑汪汪——

三個小豬長成了肥壯豕，

一個肥壯豕是黑汪汪——黑汪汪。

這兩個肥豕是粉紅——粉紅——粉紅色——

這一個肥豕是趣黑——趣黑色——

這三個肥豕都做成了好火腿，

雖則一個肥豕是趣黑——趣黑色。

童子 再唱給我一個旁的。

唱山歌者 我不能啦，我累啦。

童子 你在看斬首時也要唱這幾支歌麼？

唱山歌者 什麼斬首？

童子 王后的斬首。

唱山歌者 什麼地方？

童子 就在那邊。

唱山歌者 什麼時候？

童子 今天。

唱山歌者 我必須去。當然我要在那兒唱，我可以得一筆捐錢。

童子 王的四鐘齊鳴十二下之前，斬首就快要舉行了。

唱山歌者 現在差不多是時候了。如果我能得一塊金子，我能買一件銀朱的袍子，穿起來

在王的朝廷中唱歌。

童子 如果我破一個約的話，我能得一桶金子和兩個戒指，而且坐在王的腳下。

唱山歌者 或者你可以的。

童子 你可以麼？

唱山歌者 我情願一生沿着大道歌唱。空空夢想穿一件銀朱袍總比不正直得來一件穿上強得多。

童子 官人也說了些與此相同的話。

唱山歌者 誰說的什麼？

童子 官人說的，如果我破一個約，我再閉上眼時就永遠不能再看見個美麗的貴人戴頂金冕了。

唱山歌者 他說得對。

童子 你得到你的銀朱袍時，你可以讓我看一看麼？

唱山歌者 我願意再會。

童子 再會「歌者走出去。」

「童子哼着一小段山歌。劊子手走進門來，把他斧子豎立在身旁，顯出一種動人的樣子。童子轉過身來嚇得吃驚。」

劊子手 你看見王后了麼？

童子 大人，什麼？

劊子手 你看見王后了麼？

童子 我怎樣能看得見王后。大人我方纔正煮着扁豆呢。

劊子手 她在這兒呢。

童子 她——怎麼——能——在——這兒呢，大人？

劊子手 那麼，如果她沒有在這兒，她在那兒了呢？

童子 「鬆心。」她沒有在這兒，我自然不知道她在那兒了，大人。

劊子手 她太聰慧了，決不能藏得離城堡這麼近，也不能藏在往劊子手台的近道兒上呀。

……你知道我是誰麼？

童子 我想我知道——大人。

劊子手 想你不知道麼？

童子 知道，大人。

劊子手 那麼，我是誰呢？

童子 你是那可怕的劊子手。

劊子手 我是王的四鐸的上絃人，而且當用着我時，我是在三帝國中最好的劊子手，這就

是我的斧子。

童子 這斧刃銳利麼？

劊子手 它可以把一根頭髮劈成兩根。「把手指順着斧刃很有意義地一畫。」

童子 喉！

劊子手 一根頭髮劈成兩根！

童子 你當真要把王后的頭割下麼？

劊子手 割人頭，那是我的職業，而且人愈尊貴，我的事業也愈佳。

童子 她是十分嬌好的王后啊。

劊子手 你看見過她麼？

童子 看——見過——大人。

劊子手 什麼時候？

童子 有一天——那時我正裹着些扁豆。

劊子手 你看見了她的頸子了麼？

童子 看見啦，大人。

劊子手 她的頸並不比一根頭髮粗多少。

童子 「太良善了。」你看見過我的刀麼？

劊子手 「銳聲。」我正讀的是王后，而且我就要讀關我自己的事，直到聽見王的號手招

呼我到斬首處去爲止。

童子 是，大人。「慢慢走到板櫓與王后所藏室門之間。」

劊子手 你坐下。

童子 我情願站着，大人。

劊子手 坐下！我告訴你回頭我怎樣斬王后。

童子 到王的四鐘打過十二下後，你可不能斬她了。

劊子手 你怎麼知道的這個？

童子 「覺出來自己的粗率。」哪——

劊子手 除了皇族及朝中人，沒有人知道這個的。

童子 一個小——烏兒告訴——我的。

劊子手 這小烏兒在那兒啦，我把它的頭砍下來。

童子 別傷害這小烏，只請你告訴我回頭你怎麼斬王后吧。

劊子手 好啦——「站在櫃子邊。」拿這個當斬頭臺吧。這兒是王后在鐵門後邊站着。我

們就說那個門算是鐵門吧。「童子吃驚。」在那邊開外是一羣人。現在我這麼樣兒出現，走上了臺階。羣衆高呼，所以我就鞠躬，顯出我自己及斧子來。以後我就走到鐵門邊——

童子 可別進那裏去。那是我母親的房間，你進去就嚇壞了她了。

劊子手 誰在你母親的房間裏啦？

童子 她在那兒啦。

劊子手 好啦，如果她在裏邊，也許她愛聽我的故事呢。

童子 她躺在牀上啦。

劊子手 病啦？「童子猛地點頭。」好吧……那，我已經向羣衆鞠了躬，就動身去提取王

后。——如果你不開那門，你就假裝你是王后吧。

童子 我不願意作王后。

劊子手 來吧，裝一裝。我走到門邊——如此，開開門就說『王后陛下，我要就斬下你的頭

了，』她就鞠躬——鞠躬——「童子鞠躬。」然後我說『你預備好了麼？』她說『我預備好啦。』

然後我蒙上她的眼——

童子 現在，可別蒙我的眼，大人！

劊子手 我是告訴那怎麼辦法。

童子 可是如你蒙上我的眼，我不是不能看見你怎麼辦了麼？

劊子手 「承認這一點。」好吧……然後我蒙上她的眼，我領她到台上，我說『你已與上天媾合了麼？』她說『對啦……』

童子 得啦，你要不再往下告訴我，我就把我的刀子送給你。

劊子手 你不高興聽這個麼？

童子 對啦，可是你的斧子太銳利了，也許滑呀。

劊子手 銳利它可以把一根頭髮割成兩半，但我知道怎樣使用它……來呀……『童子不情願地又落入了那斬首的情景中。』然後……『舉起斧子來。』然後……『劊子手看見蝴蝶。』

然後……你好哇，蝴蝶？『童子跑到鍋邊，這鍋，劊子手沒有理會。』

童子 扁豆，扁豆把時候煮耗去了。今天我的好王后可以活着哩。『劊子手與蝴蝶正作好遊戲，忽然大鐘鳴了，兩個稍大的鐘隨着同鳴。』劊子手拿着斧子往後邊門衝去。』

劊子手 號手怎麼不吹集號！「童子數着鐘響的下數，當第三鐘打完十二下時，他衝到臥室門去。」

童子 王后！王后現在是正午了。

劊子手 王后——王后——「他大步邁到臥室裏，把王后拉出來。」小鐘還沒有打呢！「他拉王后向後門走，大喊。」這兒啦！這兒啦！別讓小鐘打呀！我已算得着一桶金子了！「童子已把板櫬放在後門口，所以劊子手撞着了。蝴蝶飛着去叮劊子手的鼻子使他打噴嚏。」

童子 沒有人聽得見你囉！

王后 放開我！放開我！

劊子手 「他那打噴嚏的粗猛勁兒，只有劊子手能打得出來。」王后！王后在這兒！「小鐘起始響了。童子急切地數着，一二三……在鐘聲中間，劊子手打着噴嚏喊着。」王后在這裏了！王后在這兒了！「第四鐘打了五下，劊子手倒跪下來。王后變得皇家氣了，把腳踏着他的頸子。童子跪在她身傍。」

王后 下賤的奴隸！按法律講我已平安了！但你可定了罪啦。你是個管王的四鐘的人，法律命令你得受斬，因為這四個鐘沒有一齊打。你知道這條法律麼？

劊子手 噯，陛下，我知道，但我只知道盡我的職責。今晨我磨我的斧子呢，我沒得功夫上鐘的絃。請給我講情一下吧。

王后 講情沒有用。

劊子手 還有第二個劊子手嗎？

王后 法律說劊子手頭兒得斬王的四鐘的上絃的頭兒。

童子 這可怕的劊子手能斬他自己麼？

王后 咳，這倒是件困難事。

劊子手 唉，陛下，饒恕了我吧。

童子 好吧，饒了他吧。

王后 可得有一個條件：他得把斧子交給博物館，把老年的餘歲都盡忠在管理王的四鐘

上……我自己呢，我要去通過一條法律，使朝中婦女不帶珍寶。如此，如果王的嫡母不能戴戒指，她一定脚指上不戴戒指的了，以後我可以願意走到那兒就走到那兒了……劄子爭大人，領着路……現在，我的童子，爲你我賜給那小丑兒每星期五下午一點鐘的遊戲，給小擠乳女郎一匹花牛，給盲人在宮門口一個墊子，一頂華蓋，給唱山歌者一件銀朱大衣，給你母親一件鵝絨長袍，一條絲巾，一頂金布帽，給你自己一匹乳白馬，兩桶金子，兩個戒指，一座城堡，一把劍……起來，童子大人……拿過你的胳膊來。

童子

陛下，我可以拿我的刀子去麼？

王后

你可以。「他去拿了刀子來又回到她身邊，她把手放在他胳膊上。」劄子爭大人，喝

道。

劄子手

讓道——讓道——給王后陛下讓開道。

王后

「更正他。」還得說給童子大人讓道呢。

劄子手

他另外的名字叫什麼，陛下？

童子

「很奇怪地耳語說。」

大衛。

王后

「向劊子手。」

給王后陛下及童子大衛大人開道「他們走出。童子卽刻轉回來，抱

起一鍋扁豆來，又追上王后去，這時幕往下徐落。」

原书空白

大衛大人戴了一頂王冠

〔裘扁豆時過去的六個人的續編〕

美國 渾爾克 原著

人物

說明者

持什物者

你們

〔在觀衆中。〕

人民

兵丁

小丑兒

大衛大人戴了一頂王冠

大衛大人戴了一頂王冠中的催眠歌

Edvard Frankolin 作曲

睡，睡，睡，把眼睛閉緊；還是多的甜吻，使你得
安寧；還是嬌吻的甜吻，使你得康寧，天父上帝又
賜一吻，使你聰明，乖睡，把眼閉緊。

擠乳女郎

盲人

唱山歌者

王的號手

王陛下

王的大臣

王的叔祖母

劊子手

王后陛下

董子大衛大人

他的母親

〔景：一個進王的城堡去的門口。〕

大衛大人戴了一頂王冠

時間 你願意什麼時候就是什麼時候。

煮扁豆時過去的六個人大略

當童子給他母親煮扁豆時，過去了六個人：第一個是被定了罪的王后，他答應了她個約定，把她藏起，直到她該斬首的時間過去為止；第二個是小丑兒，他引誘童子放棄了為母親煮扁豆的天職；第三個是擠乳女郎，她告訴他王通緝王后的懸賞，使他後悔不該訂了王后那約定；第四個是個盲人，他指示給童子為何人最應守約；第五是個唱山歌者，他情願終身流蕩，也不破一個約；第六個是個可怕的劍子手，他被童子的機智所敗，找着王后時已太晚了。王后陛下感激地封了童子大衛大人的爵位，把他莊嚴地帶到王的城堡去。童子可以隨便去了，因為這時候扁豆已經煮熟了。他把天職也盡了，把約也守了。

「說明者與持什物者上場。」

說明者 我是說明者。他是持什物者。我在這兒告訴你們這幕後所藏的戲是怎麼回事。他呢，他只充像個裝飾品似的和我一邊一個站着的簡單目的而已。

「說明者拍兩手，持什物者坐在臺邊，以後他就任何動作也沒有，只像圖畫中的一小部分似的。」

這簡單的戲裏遇有些難解地方，是很可能的。如果裏面有什麼你們不明白的，我很願意解說給你們聽。

你們 「在觀衆中」在演着戲時解說嗎？

說明者 自然嘍。

你們 那就打擾了。

說明者 怎麼呢？如果一個人「必須」在劇場中談話時，其餘每個人都得聽他。

大衛大人點了，頂于冠

現在告訴你們這戲中有與味的地方，就是完全不是真的地方。這是完全教你們信以為真的。裏邊的人物從來不曾真有過一個人，而且，除非你們扮你們的角兒，裏面的角兒也將不會真有的。

你們 我們能作什麼？

說明者 你們要信。

你們 我不能信不是真的事。

說明者 那應當作它是真的。……那兒是幕。那幕把你們和他們分隔開了。……你們是真的呀，也許他們是信以為真的，當然囉。當幕開時，你們願意到這邊來，他們到那邊去，或者你們——你們與他們一齊——願意只顧此戲，以外把一切事都忘了嗎？

那麼，親愛的太太小姐們，把你們的帽子動一動，把頭髮理一理，以後可再別動了。你們粗聲音的先生們，清亮清亮你們的嗓子，趁現在盡量咳嗽，因為戲就要開演了。你們中間有些人這麼年輕，這麼莫有頭兒地年輕，不久就會溶失在這故事中的。如果你們忘了怎麼演作，可別打擾他們。那麼，親愛的太太小姐們，趕快動一動你們的帽子，理一理你們的頭髮，可千萬再別動了。你們粗聲的先

生們，現在趕快咳嗽。注意，我開場了。

「他拍他兩手幕啓，露出佈景來。」

這齣戲是一個人犯了破壞了禮儀之罪以後種種事情的故事。

你們 何謂禮儀？

說明者 禮儀麼？禮儀是：按照着永遠不會微笑過的人們所定的規矩而生活……現在

我們是在王的宮殿外邊呢……這是那宮門。王和王的叔祖母就要從這宮門出來了。王就坐在這兒，王的叔祖母坐在那兒……這是那劊子手的斬首臺，在這裏那可愛的王后於正午王的四鐘齊鳴十二下時「離現在還有半點鐘」就要被斬首了。

你們 這是什麼地方？

說明者 誰能說是什麼國呢？我倒願意我知道呢……你們預備好了嗎……那麼，要安靜。

……人民從這兒來了；兵丁從這兒來了。

「說明者坐在幕邊，正對着持什物者。」

「人民從舞臺一邊入，兵丁從對面一邊入，人民帶着一點兒麵包；兵丁拿着一把矛，一條絲質的繩子。」

人民 晨安啊，兵丁。

兵丁 晨安，人民。

人民 我到這兒看斬首的來了。

兵丁 你來早啦。

人民 我帶着我的點心啦。我願意前前後後地看全了。

兵丁 那很好。現在幫着我把繩子拉開好使人民往後退。

人民 爲什麼拉開了繩子使人民往後退呢？

兵丁 這是法律。

人民 我就是人民，我可以答應我往後站就是。

兵丁 一向「永遠」拉繩使人民往後站的。我不能現在不這麼辦，無拘你是一個人

或是整千的人，嘿，拉着這一頭兒，把繩子拉開。

「他把矛倚放在斬首臺上，他與人民拉開了繩子，很小心地把繩子放在地上成個半圓形。」

兵丁

「舉起矛來，做出個當兵的姿勢來，喊叫道：『你們不能走進繩界來，不然可找死啦！』

聽見了嗎？

人民

「阿諛地，跪下。」聽見啦，大人。

兵丁

「把矛放下，又做出個普通人的聲音來。」謝謝你幫忙我。

人民

不算得什麼。

「他送給兵丁一塊麵包，兵丁感謝地收下了。」

「實在，兵丁是個很出衆很有人性的人，他拿着矛的兇姿勢和他的喝喊，都不過是職務而已，這就像一件制服，很容易脫下來的。但兵丁因久慣於把喝喊與拿矛同時發出，現在就完全成了一種機械的了，把當然的變成自然的了。」

人民

誰要他們斬頭？

兵丁 你說的什麼？

人民 我說的：「誰要他們斬頭？」

兵丁 誰被斬麼？

人民 對啦，誰要斬頭？

兵丁 你不應該說：「誰要他們斬頭？」你應該說：「誰要被他們斬頭？」

人民 無意識。你怎麼不說：「你是被誰呢，」卻說：「你是誰」呢？

兵丁 自然不那麼說了，可是你必得說：「誰要被斬頭？」

人民 那麼，你能——

兵丁 「舉起矛來，喝喊。」你給我說：「誰要被斬頭！」

人民 好罷，如果你要倚着強迫教我說，我就說：誰要被斬頭呢？

兵丁 我不知道。那是那劍子手的事。

人民 我耳聞是王后要被斬呢。

兵丁 也許……我倒希望是王的叔祖母呢。

〔小丑兒與擠乳女郎入場。〕

人民 王的叔祖母很老了嗎？

兵丁 她是很老而又很好管閒事的。她什麼事都參與，一向所通過的法律，她沒有不知道的，而且她總拿法律，挾制着我們。

〔小丑兒往前邁步。〕

小丑兒 這是——？

兵丁 〔這纔看見小丑兒和擠乳女郎，就急忙跳過去拿起矛來，又做出那種職業的姿勢來，喝喊道：〕你們不能走進繩子圍來，不然就要找死啦！聽見了嗎？

〔沒有回答。〕

〔又喝喊。〕

你們不能走進繩子圍來，不然就找死啦！聽見了麼？

「沒有回答。兵丁求解圍的樣兒注視着人民。」聽見了麼？

「又是沒有回答，他又向人民這麼問了一聲。」聽見了麼？

人民 「向擠乳女郎。」你說：「聽見了，大人。」

小丑兒與擠乳女郎 聽見了，大人。

兵丁 「放下他的矛。」我頭一次問你們時爲什麼不答我？

擠乳女郎 我方纔不知道你是要我回答的呀。

兵丁 哼，我要你回答的。

擠乳女郎 可是你喊得那麼樣高的聲音，簡直我想你不是特別對那一個人說話了。

兵丁 這是法律。

小丑兒 「向人民。」有些個法律真可笑，你以爲然嗎？

人民 我不知道。法律就是法律。我是個人民，法律是爲人民而設的。

小丑兒 現在我們明白了！

兵丁 你是誰？

小丑兒 我是一個小丑兒。

人民 小丑兒是什麼？

小丑兒 小丑兒是個小丑兒。

兵丁 小丑兒是什麼？

小丑兒 小丑兒是個說大話的人。

擠乳女郎 說大話的人是什麼人？

小丑兒 說大話的人就是個遊行的戲子。

兵丁 你就要給我演齣戲嗎？

小丑兒 在斬首之後就演。

人民 你叫什麼名字？

小丑兒 「表演着。」嘿，看一看術士捷克呀！你們願意錯過他這表演的機會嗎？

兵丁 以下的我們都知道了。

擠乳女郎 你得讓他說完了。

兵丁 說完了有什麼用處？

人民 捷克，讓我們看一看你的玩藝兒。

小丑兒 你們不讓我先演說一下，我怎麼能玩玩藝兒呢？

擠乳女郎 接着說，我們讓你說完了。

小丑兒 哈，不啦，我得等羣衆到這兒來時纔演呢。

人民 我就是羣衆。

擠乳女郎 接着來！接着來！

小丑兒 好罷……嘿，看一看術士捷克啊！你們願意錯過他這表演的機會嗎——

「臺上聽見一聲『幫助我這盲人啊！』的呼聲，這一聲剛一喊到頂高時，正趕上另外一聲曲

子的疊句『我王科魯是個快活的老靈魂。』」

「盲人與唱山歌者一入場時，兵丁即刻執着矛站直。」

兵丁 「喝喊。」你們不能走進這繩子圈來，不然可找死啦！聽見了麼？

擠乳女郎 你頂說快說，「聽見了，大人。」要不然他又耍喊了。

兵丁 「又張嘴喝喊。」你們不能——

唱山歌者與盲人 聽見了，大人。

兵丁 「常態地。」我總得把這句話喊完——「又開口喊。」進到這——

小丑兒 以下的話我們已知道了，不用喊了。

兵丁 別干涉法律。「接着喝喊。」繩子圈裏來，不然可找死啦！聽見了嗎？

大家一齊 「懇切地。」聽見了，大人！

兵丁 「把矛放下。」謝謝你們……你們到這兒幹什麼來了？

擠乳女郎 我來看斬頭的來了。

盲人 我呢，我可以看完了講給人聽去。

唱山歌者 我呀，我可以唱給羣衆。

小丑兒 我呀，我可以迷眩你們。

人民 除去了王后，大家都在這兒了。爲什麼還不行刑？

擠乳女郎 他們找不到王后了。

人民 她在那兒了？

擠乳女郎 他們懸了一筆賞緝拿她——

人民 一筆賞？

小丑兒 有多少？

擠乳女郎 一桶金子和一對戒指。

人民 兵丁，你爲什麼不去找她呢？

兵丁 沒有人告訴我這個消息教我去找呀。

盲人 你說這筆懸賞是一桶金子和一對戒指麼？

事？

唱山歌者 她是這麼說的。我知道——

兵丁 「舉起矛來。」你知道什麼？

盲人 不知道什麼。

唱山歌者 不知道什麼？

兵丁 「可是你剛說的『我知道』呀。你是知道關於王后的事麼？你知道關於王后的什麼？

唱山歌者 我給你們唱個山歌好嗎？

人民 好，唱個山歌罷。

兵丁 你知道關於王后的什麼事？

擠乳女郎 咳，先讓他唱個山歌罷。

兵丁 我總得盡了我的職分。你知道關於王后的什麼事？

「王的號手入場，站在門的中央。他吹了一陣威嚴的號。」

大衛大人戴了一頂王冠

號手 王陛下御幸！

〔當王入場時，除了號手，大家都跪下了。王的大臣在後邊隨着。〕

〔號手又輕輕地吹了一下。〕王的叔祖母千歲駕臨。

〔王的叔祖母入場。〕

〔她與王兩人威儀地坐下。〕

〔王的大臣站在王與王的叔祖母中間鞠躬。〕

〔一種機械的背誦是在地奏舉案子的正式方法，無論是王是大臣，都得把他在審案時所要說的話生生背過來。〕

大臣 〔不自然的，機械的背誦。〕陛下，臣職所在，應奏稟你，爲遵行法律，在陛下四鐘一齊

打十二下時，你的妻，王后，得被斬頭。

王 〔背誦。〕這蒙冤的人是誰？

大臣 〔背誦。〕這蒙冤的人坐在你的左邊呢。

擠乳女郎 「低語。」王不知道他的妻要被斬頭嗎？

人民 「低語。」他自然知道。

擠乳女郎 那麼爲什麼他們還在此地告訴他這個呢？

人民 這是法律。

兵丁 「他確定已聽全了這段談話時，纔喝喊道：『肅靜！』

王 「背誦。」那麼讓這被觸怒的人說話。

大臣 「背誦。」王陛下命你說出你那麼以王后斬頭來抵的冤枉。

王的叔祖母 「背誦。」昨夜我們正慶祝與鄰邦媾和的二週年。我們在筵席散後正跳着

徐舞——

擠乳女郎 「低語。」這老太太也跳舞嗎？

人民 「低語。」她試着要跳啊。

兵丁 「喝喊。」肅靜！

大衛大人戴了一頂王冠

王的叔祖母 這時候王后——「忘了背誦了。」你的妻——

「大臣暗地咳嗽了一聲，他纔驚覺，又背誦起來。」脚踏到王的叔祖母的脚戒指上了。

王 「背誦。」你的要求是什麼？

王的叔祖母 我要求，方纔所說的這王后得斬首。

王 以什麼爲根據？

王的叔祖母 依法律而行。

王 有這麼一條法律麼？

大臣 有。

王 把這條法律宣讀一下。

大臣 「展開一卷羊皮紙，宣讀。」照得，王后如踏叔皇太后或其皇族任何人之御姆指，律

有明定，此王后若即於王之四鐘於正午齊鳴時斬首。

王的叔祖母 我要求施行這條法律。

王 朕諭，朕妻王后着卽於正午朕的四鐘齊鳴時斬頭。

大臣 犯罪者跪下。

擠乳女郎 「低語。」犯罪者在那兒啦？

兵丁 「喝喊。」肅靜！「繼又很自然地說。」能沒有在這兒。

王 「站起來。」咳，犯罪的王后，朕沒有權力饒恕你呀。體面是皇家所應有的，一個王后若是一不體面了，她就不能再活了。

王的叔祖母 「自然地說。」王后沒有在這兒。

王 法律總得施行出去。

王的叔祖母 王后在那兒啦？

大臣 我已經懸賞了一桶金子和一對戒指通緝她了。

王的叔祖母 如果找着了她的賞兩桶金子。

盲人 千歲，這是你的懸格麼？

兵丁 「喝喊」肅靜！「繼又變爲常態地說。」皇族不能撤回任何告示的。

王的叔祖母 我的意思是——

王 朕已聽見你「說」的是什麼了。所以朕也可以決定你的「意思」是什麼了。

大臣 現在是鐘打十二下的時候了，陛下，可是沒有王后，沒有這犯罪的人哪。

王的叔祖母 我們國皇的法律難道能够變成游嬉的文章麼？去尋緝王后去！捉着了賞四桶金子！「這一羣跪着的百姓都被騷動了。」捉着了賞六桶金子和「六」對戒指！「王的鐘起始響了，但是不一致。先是一隻大些的響，以後兩個較小的鳴，最末是個頂小的響。」

「在四隻鐘鳴的時候，大家都一陣大騷動。看熱鬧的人幾乎都忘了他們在皇族前應有的禮儀了。大臣四下裏喃喃着。王的叔祖母接二連三地喊着『王后在那兒了？』『犯人在那兒了？』『兵丁呢，手裏執着矛，喝喊着那句老話『你們不能走進這繩子圈來。』號手吹他的號筒。王站起身來數着鐘的響數。」

王 「在最小的鐘響了十二下時說。」王后現在自由了！我現在特諭全國舉行一天紀念。

無論誰都可以尋找王后去。

唱山歌者 如果我找着了王后，我可以得六桶金子和六對戒指麼？

擠乳女郎 那是方纒王的叔祖母的資格。

兵丁 肅靜！

王的叔祖母 我方纒說的是——

王 你正是那麼說的。無論誰要找着了王后，王的叔祖母要賞他六桶金子和六對戒指。

王的叔祖母 我不能——

王 皇族不能不履行賞格的！而且我還再賞六桶金子，加在我叔祖母的賞賜上。

盲人 現在他們若是找着了王后，他們還能斬她的頭麼？

王 他們不能了。

盲人 那麼，陛下，我可以找着她。

王 她在那兒啦？上這邊來，告訴我。

大衛大人戴了一頂王冠

「當盲人往前邁步時，兵丁喝喊道：『你不能走進繩子圈去。』」

王 上這邊來呀！

大臣 他不能接近陛下的……這是「法律」。

唱山歌者 陛下，我可以找着王后！

王的叔祖母 砍下他們這一羣分文不值的頭來！他們都是幫助了犯罪人脫逃的！

王 不，我諱——

王的叔祖母 得記着法律呀！得記着法律呀！

大臣 千歲她對了，陛下。法律陳說，任何人凡是幫着犯人脫逃的都得斬首。

唱山歌者 我們沒有「幫助」她脫逃。

盲人 沒有，我們沒有。

王的叔祖母 一個百姓的話是不能聽的。

大臣 兵丁，盡你的職責！

王的叔祖母 雖然找不着王后，現在我們總得斬一個！

兵丁 「向唱山歌者與盲人。」來呀，走上前來！

擠乳女郎 饒了吧，饒命罷！

兵丁 走上前來。

「唱山歌者與盲人走到斬頭臺傍邊，兵丁把他們倆捆在一起，他倆始終抗辯無罪。」

「這時候，臺上聽見了劊子手的呼聲了，」王后陛下與童子大衛大人駕臨。王后陛下與童子大衛大人駕臨。」

「劊子手槓着斧子莊嚴地入場，帶一種頂嚴肅的神氣往王的跟前走，但他走近繩子時，兵丁又喝喊出命令來，『你不能走進那繩子圈去。』劊子手略微一停腳，可是很很地瞪了兵丁一眼。」

劊子手 我是王的劊子手，王的四鐘的上絃人——

兵丁 你不能走進這繩子圈去，不然可找死啦。聽見了麼？

劊子手 是聽見了。然後又振起嚴肅來喊道：「王后陛下和童子大衛大人駕臨！」

「王后與童子入場。童子忽然覺得站在王的面前很不自安的。」

王的叔祖母 哈，你可來了！

王 我的王后！

大臣 陛下，你這樣說話不合禮儀。

王 「回想正式的說話次序，背誦道：」在朕前邊站着的是誰？

王后 「背誦。」是你的妻，王后。

王 在朕的王后旁邊站着的是誰？

童子 我是——

兵丁 肅靜！

王后 這是童子大衛大人。

大臣 在皇家曆書中，沒有童子大衛大人這個人，陛下。

王 劊子手大人，這個童子大衛大人是誰？

劊子手 他幫忙了王后脫逃的。

盲人 這是我餓時給我扁豆的，而且不願被約的那個童子麼？

唱山歌者 這是我給他唱了兩段山歌的那個童子。

童子 王后，爲什麼把我的兩個朋友綁在一起？

王后 大衛大人，我們得先告訴王他們你是誰，再管旁的。

童子 「邁步往前。」我——

劊子手 先稱呼王。

童子 王——

劊子手 不是那個樣子。

童子 我要怎麼個樣子呢？

劊子手 看我怎麼做。「昂然走到前邊，跪下。」陛下——明白了麼，得是這個樣子。

童子 「模仿劊子手，學得只像個童子模樣的年長者一樣。」陛下，我是童子，住在往劊子

手斬首臺去一轉角處的黃草舍裏。

王的叔祖母 你怎麼會被稱爲大衛大人了呢？暴發戶？

童子 我不是個暴發戶。是王后稱我爲童子大衛大人的。

王的叔祖母 王后有什麼權力可以封一個人爲武士稱大人？

王后 依我高曾祖父所頒佈的法律。

王的叔祖母 沒有這麼一條法律。

王后 哼，有的，叔祖母。

大臣 我想是王后陛下記錯了。

王后 我沒有記錯。

童子 王后，若是麻煩你的話，我就情願不叫大衛大人了。

王后 一個王后總是時時有麻煩的，可是這個麻煩總得算最末一次了。

王的叔祖母 陛下，你能寬容這種無禮麼？

王 王后陳請有這麼一條法律。她能把這法律呈出來看麼？

王后 我能，陛下。

王 在那兒了？

王后 這兒了。「說着從衣服中掏出一卷來。」這是我在王的叔祖母的屋中找出來的。

王的叔祖母 一個王后有什麼權利可以偷進我的私室抓住了她！

〔兵丁動手抓住王后。〕

王 放開王后。

〔王后邁了一步要穿過繩子圈去。〕

兵丁 「喝喊。」你不能走進繩子圈來，不然可找死啦。你聽見了麼？

王后 但我是王后啊。

兵丁 「常態地。」陛下，職責是職責，法律是法律。「又喝喊起來。」你不能走進繩子圈去，

不然可找死啦。聽見了麼？

王后 是的，我聽見了。

王 劊子手大人，把她那法律給我拿來。

「劊子手剛要遵命走去拿。」

兵丁 「喝喊。」你不能走進繩子圈去，不然可找死啦。聽見了麼？

王 那麼我自己到王后那邊去罷。

大臣 陛下，那不合適。

盲人 我左右是要死的了，讓我把法律送過去罷。

王后 你就要死麼？

童子 他是我的朋友……假若這兒沒有這繩子的話，我可以把法律送給王去麼？

王后 那當然了。

童子 那麼我們把繩子拿開就好了。

王后 哎呀，那可不能辦。

童子 我們把繩子盤繞起來。

王后 怎樣盤繞？

童子 這麼樣。「他很快地盤繞繩子。」

兵丁 「喝喊。」你不能走進繩子來，不然可找死啦。聽見了麼？

童子 你不能走進繩子裏邊去！現在可沒有什麼裏邊了。

王后 「往王前邊走。」陛下，這是那法律。

王 「剛要樓抱她。」我的王后！

王的叔祖母 我反對。

大臣 陛下，這不合適。……我去接過這法律來。

王 宣讀這法律。

大臣 頂好先討論他一下。

王 宣讀這法律！

大衛大人戴了一頂王冠

大臣 「宣讀。」照得，朕邦皇族燦矣，已有三代之久，頒佈法律，居心與諸王后非難；而今明令，凡此法律，均仍令其成立，蓋因禮儀紀調，乃人類之金針，然而此後如遇有某王后，得脫免皇族也設之懲罰時，彼將絕對自裁，且自此而後，彼之諭令，即爲法律。蓋凡能計敗皇族之婦女，必足以統治國家也。

王后 我已經脫逃了。我請求法律上所允的酬報。

王 你的話是絕對的。從此之後你就是法律了。

王的叔祖母 「討好。」頂親愛的，到寶座上去。

王后 不，我要到劊子手的斬頭臺上去。「她上到劊子手的臺上，她是非常的美麗的。」我，

王后——

大臣 陛下，應該說，『朕，王后』——

王后 我，王后，第一，再說一次，這個勇敢的武士是童子大衛大人。第二，說——

大臣 你得吟誦他，陛下。

王后 「仍然是通常的聲音。」第二，我說王的大臣得去職；第三，王的叔祖母把戒指或腳戒指都除了去——

王的叔祖母 饒了罷！我太老了，不能失掉我的戒指啊！我若沒有腳戒指我會要死啦！

王后 很好，你倒可以保着戒指和你的姆指戒，但當我們跳舞那個時候，你可得一隻腳蹲着，因為以後我可隨意在什麼時候踏在什麼地方了……一隻腳蹲着！

「王的叔祖母一隻腳蹲下，哭了。」

王的叔祖母 這個國將來可要變成什麼樣子啊！「可是她保持住了腳指卻很心喜的。」

你們 「觀衆中的。」「呸！這齣戲簡直和旁的篇篇一樣。

說明者 還沒有完呢。你們等一等就好了。

王后 第四，兵丁得把他的武器放下。

兵丁 「喝喊。」「你不能走進——

王后 那你的武器放下！

兵丁 陛下，饒恕我，我喝喊是個習慣。「他放下了矛。」

王后 把盲人和唱山歌者解放開。「兵丁把他們放開。」大衛大人，拿過手來。「童子一團奇怪地向前去。」你的兩個朋友在這兒了。

王的叔祖母 一個貴族不能有平民的朋友。

王后 很對，很對……小丑兒，向前來……跪下……起來，小丑兒大人。每星期五下午你要和童子大衛大人玩半點鐘。

小丑兒 陛下，可是我得到很遠處遊蕩去從世界的羣衆中找法與「錢名」去呀。

王后 你以你的戲使人們快活。朕給你法與。你那可就不缺少錢啦。

「當她接着次序向一個一個說話時，她都做出封他們爲武士的姿勢。」

「他們都跪下。」

王后 甜蜜的擠乳女郎尊婦，我給你一匹花牛；盲人大人，我給你一個坐墊和一頂華蓋好坐在宮門口；唱山歌者大人，我給你一件紫袍。起來，現在，童子大人——「她倚偎着他。」你救了我

的命，你守了你的約，我給你母親一件鵝絨袍，一條絲巾，和一頂金布帽，我給你自己一匹乳白的馬，兩桶金子，兩只戒指，一座城堡，一把劍。大臣大人——

「大臣走向前來，她和他耳語。」

大臣 那個小的麼，陛下？

王后 那個最好的，大臣大人！

「大臣走進城堡去。」

王后 我朝議現在散了！千歲，我丈夫的叔祖母，你可以到你的屋裏去了。你已經教朕經年累月的怒氣了；但我都饒恕了你。號手，依儀節把千歲引走。

「號手輕輕吹了一聲就進去了，一邊喊着，『給千歲，王的叔祖母讓道！』」

「王的叔祖母很困難地站起來，頹敗地蹣跚了去。」

王的叔祖母 「喃喃着。」我從來沒有想到我會活着親眼看見這麼一天——但時間已

經變易了。「入城堡下場。」

大臣大人戴了一頂王冠

王后 人民可以走進各花園子裏玩一玩去。兵丁可以得一天假日。「人民與兵丁」手拉手地走出去。」劊子手大人，你可以把斧子送進博物館去。

童子 王后，他可以回來給我講故事聽麼！

王后 你那時願意聽那時就行……

〔劊子手剛要走。〕

童子 劊子手大人——

劊子手 〔至終也是莊嚴的。〕劊子手大人——

童子 劊子手大人——

劊子手 哎呀，不再是劊子手大人了。我現在只是王的四鐘的管絃的人了。

童子 王的四鐘管絃大人，我——

劊子手 〔帶一片微笑的鬼神氣。〕王的四鐘管絃大人！這是國內最長的一個稱呼了。

這稱呼中倒含有種安慰……：：：：：嚙？

麼？

童子 「注視着王后的頸。」你說過你的斧子很快，都可以把一根頭髮劈成兩根。

削子手 我說過，這斧子也真能劈。

童子 那怎麼能劈呢？

削子手 容易。這樣。「他把斧子往下一輪，用盡絕技以顯其最末一次的本領」你看見了

童子 髮字你怎麼念？

削子手 自然是ㄇ了。還能有的念法麼？

童子 不是，是ㄩ。

削子手 我不和你強辯。

「他莊嚴地向王后，羣衆，和你們鞠躬；然後他走了。」

說明者 他到那藏了好些遺跡的博物館去了；但文明是永遠敬重他永遠紀念他的斧子，而且使它永遠鋒利的。

〔王后坐在方纜下的叔祖母所坐的地方。〕

王后 現在我的朋友和大衛大人的朋友，你們可以彼此道再會了。一點鐘以後，我們再集會在大餐廳中吃餛飩包子，梅子餛飩的糖包子和餅等等的東西罷。

〔小丑兒向前來。〕

小丑兒 童子大衛大人，我是你的奴差。

〔他向童子鞠得深深的躬，把手放在童子手裏。當他已走時，大衛大人纔察覺自己手裏握着個金球。〕

〔擠乳女郎走到大衛大人面前。〕

擠乳女郎 奇怪不奇怪！

〔不等他覺出來，她已把雙臂圍抱住他的頸，吻了他，吻完就已走了。〕

〔他不知道是微笑好還是紅臉好，可是他卻把頭垂下了去。〕

〔盲人曳行到他前面。〕

盲人 你只把眼合上以決定東西是真的就得了。「走去。」

「唱山歌者走來。」

唱山歌者 嘿！

童子 給我唱一段山歌。

唱山歌者 等一會兒——也許唱。

童子 不，就是現在。

王后 就給我們唱一唱。

「童子坐在她與王脚下臺階的正中。唱山歌者緊傍着他坐着。」

唱山歌者 這是一段銀星與新月歌。

「向這錯愕的童子唱。」

哈，那浮在暮天的

一顆銀星與一彎新月

大衛大人戴了一頂王冠

能使你鬱鬱的臉上現出微笑，

不論是你的臉或我的臉。

因為銀星與新月，

就像悠遠的回憶——

我們永遠夢着禁衛的宮門，

夢見穿過了這半掩的宮門。

我這短歌中有種教訓，

因為人心都相敬都諧和了——

這銀星是一場遼遠的夢，

這新月是一種易化的希望。

再會罷。可別忘了王的叔祖母欠你六桶金子啊。再會。

「他衝出去。」

「童子驚奇地坐了一會兒，就先看了看微笑着的王后，又看了看快意的王。他從小口袋中掏出那把刀子來給王看。」

童子 你看見過我的刀子麼？

「王從座位上溜下來，坐在童子旁邊，教童子喘起氣來了。因為坐在王旁邊的都不是通常的人。」

王 朕得個像你這樣的童子，你又很愛你的刀子……我封你為王子……你覺得做個王子怎樣？

童子 我想——我倒喜歡做個王子。

「他差不多喘不上氣來了，你想對王講話是多麼了不得的事！」

「大臣入場，遞給王后一點兒東西。」

王 你願意做我的兒子麼？

童子 願意大人。

王后 也願意做我的兒子麼？

「說着她坐在他旁邊了。現在他們誰也不像王，誰也不像王后，誰也不像小武士了。他們居然是三個平民，坐在一起。」

童子 「向王后說。」除了母親以外我就喜歡「你。」

王 如果你是我們的小兒子的話，將來你要變成了個王的。

童子 哎呀——我不能做個王哪。

王后 爲什麼不能呢？

童子 我不知道怎麼做法。

王 有許多不知道怎麼做王的王呢。

王后 你想一想你能享一切的幸福。

童子 我要做什麼就可做什麼麼？

王 如果你智慧就行。

童子 我能給盲人一個戒指麼？

王 啊，能。

童子 我可以教他進宮來麼？

王后 一定可以啦。

童子 那末——我也得有個叔祖母麼？

王 現在不能有。

童子 也得有個大臣麼？

王后 現在這一切都棄掉了。

童子 那末——你敢一定說我可沒有個叔祖母麼？

王后 十分一定。

大衛大人戴了一頂王冠

童子 那末——我倒喜歡做個王！

王后 那啦。閉上你的眼。

童子 對啦，我知道——盲人告訴過我叫我閉上眼好使事情成爲真的呢。

「他很緊地閉上眼。王后把大臣方纔所交給他的那東西打開。那是一頂美麗的王冠。她把王冠放在童子的頭上。」

王后 睜開你的眼！

「他睜開了眼，兩手慢慢往上邊摸，一下子摸着了頭上的王冠。他簡直不信他這所摸的是真的。」

童子 哎呀！

王后 你覺着怎麼樣？

童子 「喘了一口氣。」好罷。

王 你現在是個王子了。「他從自己肩上取下一條背肩來，一蓋蓋在童子的肩上。」站起

來，我的兒子，王子。」童子站起來，他帶着王冠披着王袍，無一處不像個小王。」

童子 我是個真王子麼？

王后 和王與我一樣的真呀。「童子王子神氣地邁了一兩步，這時聽見一聲招呼道：『大

衛！大衛！』這是最世界上最甜蜜的一種聲音，現在可是有一些悲苦難過的調兒。童子即刻就站住了。」

童子 我的母親呀！

聲音 大衛！

童子 我在這兒啦，母親！「母親進場了。她是世界上最美麗的一個婦人——就和你的或我的母親一樣，但她的眼睛嚇得睜得很大的。」

母親 大衛！哎呀，我以為我把你丟了呢！我的童子！我的童子！

童子 母親，我是個王子。

母親 哎呀，我的小做夢的童子，你永遠是我的王子。你是什麼時候跑開了家的？

童子 我沒有跑開了家。我趕巧救了王后。所以現在我是王子了。

母親 王后？一個王子！「她看見了王與王后。」哎呀，陛下！「鞠得很深的躬。」

王后 起來，童子算婦。我們已經把你的童子過繼爲兒子當後嗣了。

母親 那意思是說——我得——不，他得離開——我麼？

王 他的國家招呼他時，他必得去。

童子 你的意思說我得離開我的母親麼？

王 早晚你總得離開她的。

童子 「向他母親說：」可是現在你不需用我麼？

母親 大衛，如果他們意思是要你做個王，我就要你做個王。

王后 我們叫你倆自己在這兒一塊談一談罷。你可以把你所知道的告訴他。

「能明白了一切婦人所明白的了。」

王 再會，我的王子。

王后 我的童子！

「他們退場，留下母親與童子自己。」

母親 大衛，你看這不奇怪麼？

童子 母親，他們的意思是說我得離開你麼？

母親 你就要做個王了。

童子 我不能離開你。

「他快地坐在王的座位的臺階上。」

母親 「坐在他的傍邊。」你不久就長大成個高大，漂亮的大人了，我的童子大衛，你不久就成了個王了。無論如何你總有一天得離開我的——總有一天離開我入社會去自謀幸福的。

童子 可是不能這麼早哇。

母親 我一定作的很近的，我可以每天來看你。你就要成了個王了，我的童子！

童子 那你就孤單啦。

母親 咳，不，我的孩子，永遠不會孤單的。因為我每天每刻都要想念你夢見你的。

童子 誰幫着你工作呢？

母親 那就莫有工作了。那就都是玩耍了，因為我的孩子就要成個王了。

童子 「一邊把頭倚在母親的肩上。」哎呀，母親，我累極了！

母親 「把胳膊圍過來抱住他。」我知道。你記得當你累了時我常給你唱一小短催眠歌

麼？

童子 「乏困得眼都睜不開了。」啊呵。

「母親把嘴巴放在他的頭上時時哼着歌，可是那王冠很礙事的。」

童子 唱出來。我喜歡這歌的辭句。

母親 「唱」睡，大衛，睡——

童子 不，我喜歡那舊辭句——當我是嬰兒時你唱的那一段。

母親

睡，乖乖，睡——

把睜眼閉緊；

這是爹的甜吻，

使你得安寧；

這是媽的甜吻，

使你得康馨；

天父上帝又賜一吻，

使你聰明。

睡，乖乖，睡。

把睜眼閉緊。

「童子伏在母親身上轉來動去以求安適跟着就伸起手來把王冠摘下她小心地把王冠放在她身旁，接着唱催眠歌，一直唱到幕落時。」

大衛大人戴了一頂王冠

你們
〔在觀衆中〕那末，到底他將來成個王或還是不成個王呢？

說明者 只有他的母親知道。

〔說明者與持什物者鞠了一躬就退場了。〕

〔現在太太小姐們可以整理頭髮了，先生們可以盡量拉起嗓子咳嗽了。〕

〔幕閉。〕

雲蔽的星

美國麥克米蘭女士原著

人物

一個婦人 母親。

一個老婦人 祖母。

兩個姑娘 女兒。

一個送信的童子

一個鄰人

另一個鄰人

雲蔽的星

「景：一座住宅內最儉樸的一間屋子，沒有地氈，餐具等都破舊了，牆上淺藍色的石灰已脫落；舞臺上一邊的前方是一個燒飯的爐子，再往爐後有一扇窗；舞臺的那一邊是一扇門，通到廳道；屋之中央安放着一張破舊的圓形飯桌；上面放着一盆矮小參差不齊的長青草。屋之後牆靠窗處有一紗廚，廚面是有孔的鐵紗作的，廚旁是一扇通到內室的門，近門之屋角放着一張牀，上面臥着一個面色蒼白的婦人；另一年紀很老的婦人坐在爐子前的搖椅上，前後地搖動。幕開後靜場有很長的時間，老婦在搖椅上搖動，牀上的婦人時常發出低微的嘆息與呻吟，最後老婦說話了。」

老婦 如果我們沒有離開老家的話，大衛和米伽明天也許能和我們一塊兒過聖誕節了。他們若和我們一起在這四周盡是生人地方的大磚房子裏住，一定不去渡海了——一定不去渡那些哩又溼又冷又是霧的路程了。他們也將永遠不因渡了那些又倦又冷的綠水，而抱怨詛咒，好像海是個埋了整千魔鬼的墳墓了。啊，可是今晚海上一定是黑暗的一夜啊！她安靜了幾分鐘，瞪視着爐火，慢慢地搖着。」若使無須過那溼冷的海，他門或者要來的呢。但他們不會要怕這樣大的城麼？他們能找得着我們的住處麼？在六層樓上；他們卻是一生未離開過地一尺一寸的。你怎樣想

呢？「那個婦人不回答她，她就使性地說。」你怎樣想呢？瑪麗，你睡着了麼？「轉過她的椅子，偷視椅後牀上躺著那面色蒼白的婦人，她嘆息著回答說：」

婦人 沒有，我但願我能够睡着了呢。他們也許來的——我不敢說，但父親和米伽是不常出門的。「停了一停，很倦累地說：」他們也許不來，然而「慢慢地。」也許就和他們一塊在那裏過聖誕節呢。「老婦似乎沒有經意這話，從她的問題又轉到自己的回憶上去了。」

老婦 不，他們永不願離開老家，那青蔥的田園，那故鄉。我但願和他們一塊兒住在那裏呢。「注視爐火時又停了一下。」也許我們有一隻鴨子和些山薯，也許還有飲料能使我們抵擋寒風呢。男孩子們也許要跳舞，女孩的面頰都像玫瑰似的呢。「停了一刻，外面有敲門聲。」進來，「兩個婦人同時用低弱的喉音叫著，一個瘦削襤褸不潔的愛爾蘭婦人走進來。」

鄰人 您們晚安；我來請問能不能借一點兒茶葉，家裏連一片茶葉都沒有了。

婦人 我們有一點兒剩下的，正够今晚我們自己用。但你可以請用——因為姑娘們或要帶些回來的。母親你能拿給她麼？或者她能自己拿——在紗廚裏啦，在底下一層板上。盃子碟子中

問了。「老婦與鄰婦走到廚前尋找茶葉，但不能即刻找着，廚內只有幾個破碎的盤子而已。」

鄰人

「拿起一個小紙袋，裏面約有一兩茶葉。」這剛够一小撮！

老婦

對啦，你知道，我們常用許多茶葉，都是浪費！

鄰人

我拿走你們的，覺得不安，要不，不拿吧。

老婦

姑娘們還能拿來呢。我們常是一食廚中裝滿了東西，我們常能借給我們的鄰居。

鄰人

你們真是幸運，我們中間有些窮的都不知第二頓飯從那兒來。今年冬天每樣東西都這樣貴，薪水卻又不長，一個女子甚至沒有東西給丈夫作飯。這並非她沒看見東西——啊，東西是在市上鋪子裏哩，當你在聖誕節前的今天走在街上，看見火雞、鴨子可是不能吃，餓涎就要滴了，還有小豬、橘子、香蕉、紅梅苔子、糕餅、乾果和——我想，看見東西沒有錢買，還不如在鄉下你即或有錢也無東西可買呢。

婦人

無論有東西可買沒有，對於我們窮人都是一樣的。「她喘息着說，似一個氣喘的人。」

我祇想家鄉的清潔空氣——若是能得一天新鮮陽光的早晨的話，——這裏這些煙霧使我悶得

很——姑娘們若有功夫，我再好些，就要回家去了，但是，她們又沒有功夫。「她咳嗽得昏去。」

老婦

聖誕節總是光明的。聖誕日總也不會陰天，現在也許星星就出來了，清冷的空氣，閃爍的月光，每樣東西都是肅靜，沈寂的，一切都輝煌無聲。「她的聲音低得近乎耳語了。」大家都等着上帝祝的聖童貞女呢。「她走到窗前，拉起百葉窗，向外張望，又捲起窗簾，探身窗外。一會兒又放下窗簾與百葉窗，轉身視室內一切的東西，現在老年人對很小事也傷心的失望神色。」沒有一顆星都沒有，甚至一點閃爍的星光都沒有，牧人怎能找着道兒呢？一切的東西都是這樣沈滯，昏暗，雲彩掛在天上，又陰濃又沈靜。沒有星光引導，牧人怎能看見道兒呢？「幾乎是耳語了。」大衛和米伽再也不能過那黑溼的海了！姑娘們怎能找着歸家的路呢？她們就許沿着竹籬失迷了呢。一個星也不見，一個星也不見！

鄰人

嘿，老婆婆，你說的是什麼話啊？在那城裏什麼地方都沒有竹籬啊，只有花崗石的大房子，電線桿子，城裏滿了燈光，她們當然能看見路回家。「對着婦人。」她們今天晚了吧？

婦人

她們時常晚歸，總是一天比一天晚的。

鄰人 是的，自然，聖誕節前一晚，所有鋪子都開放了。

婦人 她們很早就走，很晚纔回來，到家後總是十分疲倦。

鄰人 「悲聲的說。」她們這樣年青得以工作，又沒有出嫁，真是幸運。我呢，就總得回家給孩子們預備茶食。白特又到酒肆去了，明天是聖誕，我恐他又將喝得滔滔大醉，上次我的肩被他打了纔好呢。「她抹了一下眼淚，走向門口。」

老婦 等一等，和我們一塊兒過聖誕節吧。我們要照本地的風俗，在聖誕節前夜舉行慶祝禮。我本喜歡家鄉的風俗，在聖誕日白天慶祝。但這兒是過聖誕節前夜的，我們等姑娘們回家就預備東西了——她們懂得怎樣佈置——瑪麗和我只知在家鄉裏怎樣過聖誕節。姑娘們快回來了，她們回來就可裝飾樹，作好伙食，安排一切了，我們要頂快樂地過今天晚上。

鄰人 「驚奇地凝視地望着婦人，婦人的眼正看着母親。」不能嘆，若是白特喝醉了回來找不着我，他真可以殺死我，我們中間任何事都可引起麻煩的。「她走出，老婦離了她那所讚美的，所時刻撫摸的聖誕樹，又從新坐在搖椅上，過一會兒，用那破碎的喉音，很高地獨自喃喃不絕，直到

有一種砰然的門聲與足音漸近，她纔不語。」

婦人 假設我能在家鄉多好啊！

老婦 或者是姑娘們回來了！她顫顫地邁步往門邊走，但足音走到門口又過去了。」若

是大衛和米伽從這門口過去——今晚可沒有星光照領他們啊！

婦人 不是，母親，星星是照領着牧人到聖子的牀前去的。

老婦 唔，正是，我怎麼想地呢？小小的聖子！她微笑地坐下，又對着爐子注視了一下。」但，

他們今晚找不着他「指耶穌」。今晚這樣的黑，一點星光都沒有。「又停了一停」在一個大城裏，牧人能作什麼呢？他們一定要迷失，比在泥濘的道上迷得還快。你想，瑪麗，孩子們一定要被叱罵，警察們也許要捉他們，說他們在街上閒蕩。他們那就再也找不着聖子，一定只得快快而去了。「又停一停，有足音漸漸近了，老婦緊捏着椅，把身體略向前傾，注意地聽。」這次一定是姑娘們了。「但足音又從門前經過去，老婦嘆息。」唉，真是等得不奈煩啊！「又停了半晌。」那一次大衛和我訂婚時——是一個光明的聖誕節，閃爍的日光，青藍的天，白色的雪。在那個昏黑冰凍的早晨，太陽還未

出來，大衛和我相遇於一個早晨的聖餐時，那一日都是快樂的，吃飯時有鴨子，餅湯，傍晚時在歐伯拉德家又有會餐。我和大衛一同跳舞。啊，他真是一個跳舞家，但，我也不錯——我腳步如同神仙似的。「她哼哼着一支跳舞的琴譜，足蹣蹣地動着，頭按着拍子搖晃，試作一種奇異孱弱的舞動，她目光發亮，驕傲地微笑。」喂，我像神仙似的跳舞。在家鄉裏再莫有別的對兒這樣的敏捷俏麗的了。「她厭倦了，顯着可憐又失望的樣兒，蹣蹣着走到椅前，懶懶地坐下。」啊，我現在老了，精力已消失。「她安靜了幾分鐘。」就是在那第二年的聖誕節，前生的米伽，這小人，小白鴿子，我的小兒子！「有一分鐘的停頓，牀上那面色蒼白的婦人，忽強，烈地咳嗽，咳嗽得一陣窒氣。」

婦人

母親，你能給我拿碗水麼？若是姑娘們在此能給我些吃的，今晚或能保存我的呼吸。

老婦

「站起來，凝視着她的女兒，似乎她不能領悟目下的實情，她走到窗前，從窗下一滿装着水的提桶內，倒了一洋錢杯水，拿到她牀前。」你應當起來散動散動，你纔能快活享樂聖誕節呢，在這樣的節日生病，真是不好。現在努力一下，瑪麗坐起來一點。姑娘們都願你和我們大夥兒一塊樂一樂。

婦人

「帶着一種可憐的熱望，看着她母親。」若是我能支持，我一定不願使姑娘們掃興。母親，你若扶我一下，也許我就能坐起來。「老婦用力拉她，她自己也勉強支撐要坐起，但掙扎了幾次，氣喘了幾大之後，她又倒下了。她停憩了一下，喘息着說。」也許姑娘們回來後，我就稍壯些了——她們能幫助我——「語音裏含着熱望。」她們這麼晚還不回來！「又停了一下。」也許明天早晨我又能健壯了——若是我能喝一盃咖啡的話。也許我就能起來——散動——作飯呢。「有敲門聲，她們又用低弱的聲音嚷說『進來。』進來一個透信的男孩，身上破舊的大衣差不多拖到腳跟了。他的雙目大而光亮，臉色蒼白而骯髒，他是十二分的疲倦，累乏了。」

婦人

嘿，弟姆，好孩子，進來坐下歇一歇，你好像很累。

老婦

到爐子這兒來暖一暖和，弟米青年人。我們總是為我們的客人時常預備好一個溫暖的屋子和一爐光耀的火的。

童子

我十二分冷十二分餓了，趁動身上這次車趕一段路之前，我趕到家裏想找些東西吃，但，姐姐們還沒有從鋪子裏回來啦，對啦，爐子也滅啦，屋裏像外面一樣的冷，我想也許你們能讓

我進來暖和一會。

老婦 可憐的孤兒！可憐的羊羔！一定囉，我們的爐子一定能使你暖和。

童子 車裏鬼似地冷，而且擠得不堪，一個人幾乎要站個車後邊站臺上去。〔老婦用手按住他的肩，推他到爐前，但他抵制着不動。〕

童子 不，謝謝你，我願那麼近，我脚都凍僵了，若暖得太快，牠一定會受傷的。

老婦 那麼離開爐子坐下吧，〔替他把搖椅移得離爐子很遠。〕

童子 你若不在乎，我就站一會兒，等它們慢慢地暖過來。這一天它們都是麻木的。

婦人 弟米，一等你姐姐們回來，要好即刻就到牀上睡去——那是要得暖和最好的地方了。

童子 我不能——我還有三點鐘的路要走呢。若是我迷失，（也許迷失啦，）中夜之前也總不能回家來——有一次是那兒去，拿了一箱美洲美玫瑰，要送到離這兒八哩地遠的一個地方去，那房子不是沿着車的路線的，但車頭兒說，差不多離路線有一哩遠呢。我願他們可以等到

早晨，但是定貨單上叫今晚就送到。你們看，那兒雖沒有燈，可是有月光。今夜呢，應當有月亮，可是雲彩很濃厚的，月光一點兒也透不出來。

老婦 今晚一點星光都沒有，弟婦。「她搖着頭似乎預兆禍事地。她第二次走到窗前，如前的開開窗戶，向外觀看。關了窗，又走回來，含悲地低聲說：「一顆星都沒有，弟婦，牧人也要像你似的爲難，摸索找他們的路程啊。」

童子 牧人在城裏什麼牧人？

婦人 她意思是說聖誕節晚的牧人，出去尋找聖子耶穌的。

老婦 今天是聖誕節前夜，弟米，你沒忘吧，忘啦嗎？

童子 打賭沒有忘，我很知道幾時是聖誕節；我得接着說，路上這麼擠，又帶着這些箱子，我的身體和脚都差不多擠成一塊塊了。我得每夜工作到半夜，我太倦了，我在車上一得了個坐位就坐下了。女孩子在店裏，這麼早去，那麼晚回來，那有功夫做一點東西給我吃啊！

婦人 你餓了吧，弟米？

童子 「疑怯地，看着地板。」不，我現在不餓。

婦人 真的麼？弟米？

童子 唉，我可以走，到了家裏再說罷。

婦人 母親，你能給他找一點東西吃麼？

老婦 自然可以，自然可以。我們常預備一食廚的東西，爲招待來訪我們的鄰居。「她走到空的食廚前，大驚小怪地找東西。假裝很忙，後來用一種狡猾的眼光向童子上一望，微笑說道：「唔，弟米孩子，你現在要吃什麼啊？若是你有意思想吃聖誕節飯，還想有仙人服事你，你可想像一隻美味的鴨子，還有蘋果醬，適口的小豬肉，一碟子山薯，小仙女替你拿着餅湯，乾果，蘋果，一盃香甜的茶。」童子微微地苦笑。」

婦人 但是，母親，你還沒給他找東西吃呢。

童子 她已使我嘴裏饑涎飽了。「老婦回身又去找，但又轉過身來，帶一種奸詐的神氣對着童子說。」

老婦 也許在你送玫瑰花的鄉下路上遇見那小仙女。「似乎很知道地點，點頭又轉向紗廚。」這兒是鹽，這兒是葫荽，這兒是烤肉，和滿滿的一陶器糖，還有啊——弟姆，還有幾塊很好的冷醃豬肉——又香又肥的冷醃肉——還有半籠白麵包，弟米孩子，這正是能使童子發胖的些東西！你若吃了，以後一定能長大得著名。若常晚餐，還可加一些甜甜的牛奶，這真是皇帝的飯食。「她匆促地表示忙碌，又好像要預備許多吃食似的，把一盤冷醃肉放在置長青草的桌上，再把半籠白麵包切成小塊夾上冷醃肉。又從紗廚內取出一把破壞的壺，倒出一杯牛乳，送到桌上。在這時間中，童子飢餓地一直注視她。最後他近乎抱歉地對婦人說：」

童子 我從十一點吃了點兒東西，直到現在，什麼都沒吃。

老婦 現在，來吧，弟米孩子，盡量地吃飽吧；我們說不出地歡迎你。「童子不坐下，站在桌邊就吃了一片麵包和醃肉，不時地喝牛奶。」

婦人 你送玫瑰花去的大房子裏，難道他們不給你一點東西吃麼？

童子 他們，他們還來不及喂電話，喂汽車呢！

婦人 但是他們覺得你走了這麼遠的路，他們不叫你進去暖和暖和麼？

童子 不，他們的神氣，一點兒也不以為我是訪人的似的。他們只慢慢地走出來，在發貨簿

上簽一個名字，隨手進去就闖上前面的門，恐怕涼風吹進去，那麼長久的功夫，我就站在門口。好啦，我實在打擾你們，現在，我可以去啦。

老婦 等着，和我們一塊兒慶祝聖誕節吧。我們還沒有預備什麼呢，因為姑娘們都還沒回

來——她們懂得怎樣預備。「她點點頭。」——她們還要帶東西回來，好些好吃的東西，還有一枝新折的猩紅櫻桃枝。「做出手勢，眼光閃爍着。」我們大家都要歡樂，熱鬧到夜深。

童子 「有點怕她。」我想現在已很晚了，還要走這些路，到家時一定疲倦得要立刻睡覺。

你們真是待我太好了，今天我還是第一次暖和呢。再見。「他起身走到門前，老婦隨着，花言巧語的對他說。」

老婦 喂，別走啊，米伽，孩子，陪我們一會兒。「童子聽了她招呼這名字很稀奇，驚疑地望着

老婦。她張手迎抱他，哀求似地說。」啊，孩子，啊，米伽，陪着我們，現在你可來啦！失去了你，我們真覺寂

寞啊！

童子 「驚懼地搖頭。」我應當動身啦。

老婦 「不，米伽，小羊，不！」

童子 「恐怖的瞳目注視她，倒退出門去。」我應當走啦！「童子走出。老婦失聲地哀哭，蹣跚回到搖椅前，一下子坐下，前後搖動，獨自悲泣。」

老婦 噯，好容易他來啦又走了，我的小米伽，我的小兒子！

婦人 不要難受，親愛的，得啦，不要難受！那不是米伽，那只是我們的小鄰居弟姆。可憐的羊羔，現在若是你回想到父親和米伽已到一個較好的地方去了，你就明白了。

老婦 不是，不是，那是神仙把他們帶走了，神仙留住了他們呢，神仙再也不會送他們回來的。

婦人 什麼，母親！聖潔的晚上不要提這小神兒！「不擇地。」你忘了這是一年中中的什麼時候了麼？現在，擦乾了眼睛吧，親愛的，快樂點兒，姑娘們就要回來了。「聽見一聲音，是重擊的門聲與

足音。現在可是姑娘們了，至終她們總是要回來的，「但是足音隱約的消失了。」但她們總快來了。「疲倦地，但含有堅固的希望。」

「兩個婦人復墮入沈靜中，幾分鐘的靜默。然後有敲門聲，她們像以前的同時用顫震微弱的喉音喊說『進來』。進來一個高大寬肩的婦人，面色冷靜地，難看地，帶着不滿意的神氣，她的面貌在幾年前大概很俏麗的；但當地注視那牀上，面色蒼白的婦人時，她的雙睛仍蘊藏着無限的溫柔。」

老婦 您晚安！我們很喜歡看見我們的鄰居！

鄰人 「一點也不注意老婦，全神的對牀上躺着的婦人說：『你咳嗽怎樣了？』」

婦人 噯，還是這樣——也許好些。只要我能到鄉下去就得了！但姑娘們必須工作——她們沒有工夫送我。你坐下好不好？「鄰人走到牀前，坐在牀腳邊。」

鄰人 我差不多要累死啦。我今天洗了兩堆衣服——今天早晨出去洗了一堆，回來後，今天後半，又洗了自己的一堆，剛纔洗完，我想明天再熨了。

婦人 可別在聖誕節裏。

婦人 「輕蔑地冷笑。」聖誕節！你聽見貝克家的事啦麼？今天午後他們都被趕在路旁了。貝克病啦，你知道，他不能付房金，他的妻又有一個半月大的嬰兒。貝克太太被吵的昏眩地坐在一箇蒲團上動都不能動，沒有一個人能幫助她。但還不只是他們倒運呢，還有司密士畫師從一張梯子上摔倒，因傷身死了。他們把他送到醫院內，但已沒有用——他的頭已成粉碎。他的妻有五個孩子，司密士又沒有一分錢的存著，雖則他生前不是喝酒的人。所幸他的孩子都是男孩——他們生活比較容易些！

婦人 「慘澹的微笑。」你沒有一點兒高興的消息說麼？你知道今天是聖誕節前晚啊。

婦人 聖誕節前晚似乎不能阻使人不死，使被趕的人不從房子裏家裏被趕出來。你聽說白喉症有多麼厲害麼？他們說以後若再不好，我們這區的學校要關門了。霍曼的兩個孩子都是因此死的，第一個病還不到兩天，聽說他斷氣時，臉都發黑了。但他們死啦也好，因為霍曼夫婦就連其餘那六個還養不起呢。你聽說金姆·克來又喝了酒了麼？立誓戒了兩個月，現在又喝得比以前更

凶了。——有一天晚上差一點把孩子弄死。

婦人

「帶一種悽慘哀求的微笑說。」請你能不能別再說啦？我的心要碎了。

鄰人

「兇惡的。」我沒有別種消息可說，我想最好我回家去吧。

婦人

不，你別走，你若慈悲時，我喜歡你在這兒。

鄰人

「用手指撫投牀單，展平蓋在婦人身上的被。」好，可是晚啦，我想你應當睡覺了。

婦人

噯，不，我不睡，要等姑娘們回來呢。她們要帶給我點吃了長些精力的東西，我只盼她

們早些回來！

鄰人

你們什麼都沒有預備，都要等她們回來麼？

老婦

是啊，我們的慶祝禮要等她們回來呢。

鄰人

什麼慶祝禮？

老婦

怎麼，聖誕節呀，你知道。我們今晚要大樂一樂呢。在老家——是聖誕節白天慶祝，但

這兒卻是節前的一晚。我們只是等着姑娘們回來，因為她們知道怎樣預備東西，比我和瑪麗強得

多。

鄰人 「瞠目而視。」她們不是在鋪子裏作事麼？

老婦 是的，但是今晚上她們要早回來。

鄰人 「含譏諷大笑。」你別自己騙自己啦，嘿，今晚她們要比一年中那一天都累。

婦人 「熟思。」但是她們說盡力要早回來。

鄰人 鋪子今晚擠滿了，人們都拚命的花錢，一點不想到過後怎樣，假使他們有錢，早就想好買什麼了。好，我要走啦。我若是你，一定不聃等着。

老婦 等着和我們一塊兒過聖誕節吧。今晚我們要大樂。現在歇一會幫着我們一塊樂一樂吧。

鄰人 不能，孩子們都在被窩裏，我得回去照顧他們。我自己也得歇一歇，明天早晨還要熨衣裳——你們最好也休息休息。「她站起走到門邊。」

老婦 「臉上發光的。」大衛和米伽來啦。「鄰人脊背靠着門，手放在球形的門柄上，注視

着老婦。」

老婦 「狂喜的笑。」是的，我們將有一個大樂的時候。「鄰人驚疑地，恐懼地，厭煩地看了婦人又看老婦。最末一句不說，閉開門走出去。」

老婦

「顛躓的脚步，如在跳舞。」大衛和米伽同牧人都來啦，因為有神仙引導他們。

婦人

若是姑娘們能回來，若是她們能給我些吃的，我就不致這樣疲乏了！

老婦

一顆星都沒有，沒有一個人對他們說一句仁慈的話，但在黑暗污穢的鄉下的路上，

他們有小神兒保護着！當他們到了城裏——這從山上來的可憐孤寂的牧人呀！——他們什麼都找不着，祇有寒冷，艱難與焦急。「疑問的」神仙願意指示他們應走的路麼？就使神仙的眼睛能在黑暗中用，他們也能看見這一角的黑暗之夜，又看見那一角的滔滔火燄麼？她第三次走到窗前，開開窗，傾身向外半晌，又回身關好，繼續呢喃那單純的歌調。她似乎現在整個忘記了她目前躺着的面色蒼白的婦人了，那婦人雙目緊閉，如同個死人。」

老婦

沒有一顆星星都沒有，雲彩越來越陰濃，越壓低了，薄薄的雪花飛了。可憐的小神仙

保護着迷路的牧人，溫柔地用手引領他們，因為沒有人再對他們仁慈，帶他到聖子那兒去的了。啊。「她走到搖椅前，又重新坐下，前後搖動，頭接着搖動而起伏。」可憐聖子的小伴侶呀，這樣冷，人家都不歡迎你，都忘了你了，只有從山上來的愚笨的老牧人，從羣山的偉力中來的老牧人，正從黑暗中引領他們來了呢！「她越說越低越慢最後竟成了無聲的呓語——至終打住了，原來老婦睡着」了。」

〔幕漸落〕

〔幕正落時，面色蒼白的病婦死在牀上，老婦因熟睡，死者臨終時一些輕微的掙扎亦未理會。爐火已熄，燈中的火燄也已熄滅。兩個姑娘蹦蹦跳跳地歸來時，舞臺上呈完全的黑暗。她們疲倦得不能開口，累得無力，不能驚訝屋中人的沈寂。她們暗中摸索，在黑暗中尋找火柴，最後在紗廚裏找着了火柴和一支洋蠟。她們點上，放在安置長青草的桌上。她們轉過身去看見祖母在搖椅上睡熟。她們又急忙轉視牀上的母親，知已死去。她們站在那兒凝視，足有一分鐘的功夫，駭異、驚奇、恐懼、悲苦都在她們臉上表示出來；然後痛喊着跑到牀前，一下子跪下，把臉埋在牀上婦人腳的被上大哭。〕

【幕全落。】

銀裏子

英國瑪開女士原著

人物

芬妮·伯訥

理查·伯訥 她的叔父。

西非士 老僕人。

地點 卽新頓。

時間 一七七八年。

〔佈景：科萊十伯先生家的圖書室。〕

一間怡人的房子，堆着一些書和紙。後面所有的窗子，都掛着走了色的花布的窗簾。靠左放着一個火爐，玫瑰花似的燃燒着。白銅柴架子，一隻風箱。爐的旁邊朝着聽衆的這方，一張高靠背的木椅。雕刻得很好看，不過太舊些。爐架子上面銀燭臺裏點着蠟燭，還豎着幾個框着的半面黑像。

右邊的後面一扇門，通入別一間屋子。左邊前面圓桌上擺着一個蓮花燭臺，幾張黑白分明的圖畫。一個白銅墨水瓶，吸墨的沙，削鵝毛管做成的筆，鋼筆，一些零碎東西。靠着右邊壁一帶，擺着陳舊的書架子，堆滿了書。尤其上邊一格，堆得很高。書的封皮多半腐敗了，呈着金黃色。也有些黑的，深藍的，和綠的，但是終於沒有顏色鮮明的。

開幕，芬妮·伯訥嬌小而纖美的姑娘帶着如少女般好看的臉，柔軟而曲轉沒有塗油的髮，正伏案寫着；膝邊放着一個小針線袋和一個樣本。她穿着一件淡黃色起白花的衣，繫着一條淡黃緞子，一條白紐邊圍巾。手腕上和頸上都帶着黑天鵝絨的帶子。右邊有開門的聲音，她却深沈地工作。極速地芬妮·伯訥放了筆，拿圖畫蓋在她寫的東西的上面，又把針線袋和樣本壓上，急忙地編她的絲線，這時候她的叔父理查·伯訥進來了。他是個高而且強又有儀容的人。他穿一件美麗合色

的獵服，拿着個教堂裏司事師長用的長煙嘴，很公然的吸着。

理查·伯訥

得呀！芬妮·伯訥！

芬妮·伯訥

「受驚」叔叔！

理查·伯訥

西非士很招呼我。這裏沒有別人，我看「芬妮·伯訥」很勉地行了個屈膝禮。

伽斯忒夫人呢？

芬妮·伯訥

上床了。達地客利斯伯已經到倫敦去了。

理查·伯訥

西非士吃了半天，也是這樣告訴我，我曉得你的父親三天前離開了這兒，所

以我錯過了他。主呀！怎樣一個亂子！我自己是從城裏來。孩子！你怎麼樣？

芬妮·伯訥

「嬌美地。」我很好，並且希望親戚們都好。

理查·伯訥

「在火旁大吐其煙。」是的。

芬妮·伯訥

甚麼新聞？

理查·伯訥

滿城的人都為一個新的著作家鬧起了風，他寫了一部書，叫做「伊維林拉」。

無論甚麼地方你都可以看見他的廣告。但是誰也不知道著作人的姓名，許多造謠的瘋了似的又說是這個又說是那個。

芬妮·伯訥 「急氣地。」呵！倘使他們能够猜著！「她的面色白了。」

理查·伯訥 無論怎樣，遲早他們會曉得。皮客通宵坐着讀牠。他說誰猜中了作者的姓名，他準給五十鎊，約翰孫卻喊着：「當我在生，總不能忘記這本書。這是我的快樂！」怎麼，芬妮·伯訥，你怎麼這個樣子先頭紅的，現在變白了。

芬妮·伯訥 「極力藏掩她驚戰的態度。」你知道我們及斯頓的生活是了無生趣，你所说的都像極其有味，彷彿倫敦地的鐘聲激動了人心。所以這部嫁西林拉得着名譽。

理查·伯訥 不，伊維林拉，這本書是叫做她的著作人永遠被人稱揚。這是一個啞謎，誰也不能證實他是誰。倘若當我已經讀完之後，我以為這個你可以讀，那就讓你讀。

芬妮·伯訥 「嚴肅地。」謝謝你。

理查·伯訥 加耳斯好麼？

芬妮·伯訥

爸爸他很好，並且很忙。

理查·伯訥

哼哼！我想我就不問也知道。日子一天天艱難了。昨晚我會着加耳斯一個朋

友——格那伯格娜，很年輕的人。他死爭伊維林拉是格老格做的。唔！但是當我說這個很像飛特林派的著作，那雷耳夫人聽着我說，很奇怪的樣子。「我今天送了張條子給你，收了沒有？」伊維林拉離家近點好。倘若你找到了，你一定不要走多遠。「芬妮·伯訥轉身瞧着他，喫驚的樣子，但是他仍舊鎮靜着。」我想她的意思以為是安斯當做的。但是，主呵！我能够決定他沒有那種聰明。雖然，奇怪的人們喜歡寫——孩子們和瞎子。我還沒有忘記那一晚你的父親看見你在那兒做，阻止你好勝的妄想，禁止這種無意識的事，並且把牠燒了，叫你明白了過來。筆墨自然不是為女人用的，是為那有思想的男人用的。婦女正像咯咯叫着的鵝，這個僅只是男子有思想的纜能來用筆。

芬妮·伯訥

「從桌上拿起一枝筆來。」不過這枝筆終久是鵝毛做的！

理查·伯訥

「皺眉」筆和婦人是不能湊在一起的。女才子終久是個假裝。「呵欠」哎

！晴天黑了。我要點燭走了。

「他繞過桌子，拿了燭，站著拿圖畫看。當他舉起一張的時候，底下一堆稿子被他弄丟了，散了一地。」

芬妮·伯納

「喉嚨咽住了。」呵！

理查·伯納

「很失措的樣子，發氣。」這些是甚麼東西，「隨手拾起幾張。」老天，芬妮·

伯納呵！得拉！我可以賂咒，你是在這裏做文章，你把牠藏在樣本的底下。等著罷，要是加耳斯聽見了！

芬妮·伯納

「哀求他。」呵，理叔，倘若你要……

理查·伯納

安靜點，姑娘！你望了我的臉難道不羞辱嗎。謝謝主沒有別人知道。這個丟人

的事，這個有多久了！拋來，告訴我，除了我以外有人看見過嗎？

芬妮·伯納

「嚇了。」呵！叔叔！

理查·伯納

「氣愈大了。」等我和加耳斯商議還有誰？

芬妮·伯納

「呻咽聲。」我已經把牠送到印書局了。

理查·伯納

「凶厲地。」芬妮·伯納！別說你有這樣的大膽罷！

芬妮·伯訥

「含淚語。」呵……比這……還……壞！這本……書……已經……賣了。

理查·伯訥

「很凶暴地起來。」賣了爲甚麼，上帝保佑我！芬妮·伯訥，你沒有說你得了

錢？「他凝視着她，張着嘴。」

芬妮·伯訥

「眼淚又出來了。」是，今天得……着……一張支票……

理查·伯訥

「熱心的態度。」多少？

芬妮·伯訥

「咽住了。」二……百……鎊。

理查·伯訥

「難堪的樣子。」二百……什麼，芬妮·伯訥！我是做夢罷？鎊麼？你甚麼時候

做的？

芬妮·伯訥

「自己鎮定自己。」每天一點。我拿樣本和編的絲巾蓋上。「她揩着眼淚。」

理查·伯訥

「變了樣子。」這本叫做甚麼名字？

芬妮·伯訥

「戰栗地。」這叫做「伊維林拉」

理查·伯訥

「呆呆地。」伊維林拉你做的麼？「芬妮·伯訥點頭。」主呵！甚麼亂子呵！要

是布略聽見了格那伯格娜簡直是個傻子！「得意的樣子。」我曉得是從別一派裏百來的！「張手好像對幻想的人說話。」「我的姪女，這個女著作家……」

芬妮·伯訥 「很謙卑地走近他。」叔叔，我知道我是犯了欺瞞罪，但是我這樣歡喜——我的書原諒我罷。我不會再寫的。

理查·伯訥 哎呵，忒忒！我不會責備你的……你的……的……錯處。

芬妮·伯訥 「感動了。」叔叔！倘若你能够夢想這些於我是怎樣，——這種刺激——這種光耀——你永遠不會猜到我自己已經消遺多少痛苦的日子。

理查·伯訥 「自負的樣子。」那麼！不要忘記你是我的姪女，親愛的孩子。一個人對於自己有關係的不該太嚴厲了的。

芬妮·伯訥 「急現感謝的樣子。」呵，叔叔！

理查·伯訥 「謙卑地。」倘若你想一個人獨做的時候，我們絲毫不反對——不。

芬妮·伯訥 「得意態。」叔叔！

理查·伯訥 「自言自語。」當我想到這樣迅速的成功——隨便寫一本書賺兩百鎊！

「西非士從右門上，他是一個很老的人，穿一件鼻煙色的號衣，拿着燭和一個大鐵環，上面穿了許多的鑰匙。」

西非士 芬妮·伯訥小姐——

芬妮·伯訥 「朝着她的叔叔。」西非士快要巡更鎖門了。

理查·伯訥 那麼，孩子，晚安。

「芬妮·伯訥從桌上拿起燭，招扶西非士要他下去。他從右邊下去了。芬妮·伯訥給她的叔叔行了個屈膝禮。」

芬妮·伯訥 晚安！

理查·伯訥 「阻止她。」你想你能够再寫些同「伊維林拉」一樣漂亮的麼。

芬妮·伯訥 「謙讓地。」我能够試試。

理查·伯訥 是，試罷。

芬妮·伯訥 「又給他行了個恭敬的屈膝禮。他在煙霧中間朝着她很慈祥地笑，他的背對着火。她拿着蠟從右邊下去了。理查·伯訥很滿意地吐煙，不過裝出一種極想發洩意思的態度。他的話從歡喜的煙雲中出來。」

理查·伯訥 得！雖然就算婦機是藍的，她是我自己的姪女。一個人不應當尤怨見藍襖有了銀的裏子。這個小女孩！主呵！二百鎊得，加耳斯能够用牠飾理他的農場了！

〔幕急閉。〕

湯波生的幸運

美國哥魯弗原著

人物

史蒂芬·湯波生

幽茵 他的妻。

瓦特曼·荷爾姆斯

西蘭·濮洛特……

鄰人。

「景：一間很樸素的鄉舍的廚房裏面。正是一天灰暗的冬日上午。右牆是個爐竈，上面有茶壺和鐵鍋。右前方有門通儲菜小室。後牆中部窗前有隻洗濯桶。後方右端一抽水機。左端是一大水

湯波生的幸運

桶，上邊掛着一錫杓；靠左邊是些架廚，沿靠右端的牆也是廚架和一個牆角碗廚。室中央放着一張樸質的桌子，旁邊兩把同樣質樸的椅子。後方靠左有一扇門，到後來開這門接待鄰人時，鄰人們必經過一從屋子到田上的棚式廊子。「這在美國是常見的。」而一開門時外面只是昏黑的，那就可示出此屋只有此門通到戶外的了。左牆邊有門通至「樓下」的臥室；靠近這扇門有把老樣兒的木搖籃；這是帶着大篷罩的那一種，後邊還有搖柄。搖籃的頭向觀衆，正搖動着。開幕時，一年約三十多歲消瘦憔悴的小婦人正在洗濯桶中洗碗。她走路時有一點往一邊跛，一隻腳有些往上抬去，只拿大脚指點着地。一個很老似的灰髮屈眉尖臉的人，臉上生來一雙小而灰色的深凹的眼，上邊一雙繁茂的眉毛，坐在中間正脫着膠皮靴子，談着話開時，換上一隻擦過油的光亮的高筒黑皮靴。婦人轉過身來，注視着他，嘆息了一聲。」

湯波生 要到鋪子買來些什麼東西不？

幽茵 今天你要上鎮麼？

湯波生 是。「尖聲。」有什麼阻止我去麼？

幽茵 「轉過身去擦碟子，說話時一半認錯的樣子，好似她覺得訪問她的主人或和他爭辯都不是她的權力似的。我想或者天氣要——」

湯波生 「天氣？那天氣阻止過我？」

幽茵 「是，我知道。」半吞半吐地，好像還要有話說，但又止住不說了。」

湯波生 「猛地。」我想也如此。就是暴風雨也阻不住我上錢裏去；有兩個人欠我一筆利息，應當現在交到我的公事房的卻沒有交，我得去要。你知道我的進款就是如此，把錢放出去還要小心收回來。「微微一笑，是咯咯地乾笑，其中一些快意都沒有。」

幽茵 「要有暴風雨你不怕麼？」

湯波生 「不，我什麼也不怕。你不相信鄰近人告訴你關於湯波生幸運的話麼？也許旁人有不幸的，但不幸是不降臨到我身上的。」微許一冷笑，手裏拿着那一隻鞭子；注視她。「當我娶你時，我知道人們怎樣說的你。」幽茵轉過身來帶一種不樂意的表示，好似不願聽她已知得很詳的話。湯波生眼只瞧了旁處，未看見她不樂意的神氣；接着說。」又是湯波生的幸運了，等到成了老頭兒

時，娶個彎曲的拐杖。「又冷笑，沒有看見她臉上恨怒的神氣；把手中這隻鞭子也穿上，彎着腰仰着頭看她。」但我們把他們都忍弄了。「直起身來，走到搖籃前跪下，向裏看，把蓋着裏面小孩的氈子微微揭開一點兒。」誰還能比我的斯特更好的小孩啊？「急切地轉向她問。」他怎麼會睡得這樣久？

幽茵 他是受了涼了。

湯波生 什麼？他怎麼會受了涼了？「站起。」他不久就會好的。我很不願意他病！

幽茵 你不以為去買些藥好些麼？他昨夜似乎更壞了。

「湯波生走過去，從門邊的掛勾上取下一件大衣，把口袋中東西掏出來放在勾上另一衣袋內，當他粗率地這樣做時，還接着說他的話。」

湯波生 上星期我未買藥來麼？

幽茵 但那又另是一種病。我們不能拿那種藥治這種病。

湯波生 他不會病的。

幽齒 「太息。」我也如此希望呢，但我怕……

湯波生 你就不怕耗費錢，我覺着。

幽齒 但斯特需要時，你不能只顧慮費錢不是？

湯波生 但我不是說麼，他不久就好了。我的孩子不會臨着什麼事情的罷！

〔扣門聲。〕

湯波生 「也沒有往四下裏看一看。」請進。「進來一位安閑微笑的人，光澤紅潤的臉，弱軀的聲音，緊緊地穿了一件長外衣，帶着一副沈重的半面手套，一頂小使帽拉到耳際，他的樣兒比

湯波生年少。」

荷爾姆斯 「安靜地。」你就走麼，你？

湯波生 「尖聲地。」我不是剛剛給你打電話，說我就要走麼？

荷爾姆斯 「微笑。」好啦——「看見湯波生妻在屋角那裏。」早安，湯波生女士。

幽齒 「點頭。」你想這天氣不要刮大風雪麼？

荷爾姆斯 「猶疑。」我不知道。

湯波生 她疑懼湯波生的幸運。如果在她來替我管家以前，她就聽到我的幸運時，我想她一定不願嫁我的，你願嫁麼？「很傷心地，瞎摸着衣袋中的東西，頭也不抬起來。」老人與彎曲的拐杖啊！

幽茵 斯特！

湯波生 「大笑，轉向荷爾姆斯。」你看過我的孩子麼？

荷爾姆斯 昨天纔第一次看見的。「微笑。」他已經長成了麼？「他注視着幽茵無力地微笑。」

「湯波生走到搖籃邊，把絨被拉開一點；雖然荷爾姆斯跟着他走過來，他卻是自家對自家說。」

湯波生 一個美麗的孩子！一個美麗的孩子！「站起來。」湯波生的幸運！這決不是僥倖的！

荷爾姆斯 「無味地。」這不能再僥倖第二次了，是不是？

湯波生 「很怒地。」你也這樣信，是罷？」

荷爾姆斯 「安靜地。」吼，我不信什麼命運，我想一個人若播了種纔要收穫的。

湯波生 哼，「侮慢地。」你以為我祖父被雷擊死就因為院中的大樹被雷劈了之後他說
「現在來試試湯波生」麼？」

荷爾姆斯 啊，我倒不知道。

湯波生 我可知道呢！他們都沒有猜對了我，我告訴你。「他現在一邊穿了衣服，往右邊儲
菜小室中去，出來時，手裏提着一隻籃子。往籃子裏看看，轉身對他妻說：「今天只贖了兩打雞蛋了
麼？怎麼我昨天又帶回了七個來呀？」

幽茵 「良善地。」前天我賣了一打。

湯波生 你賣啦！「向荷爾姆斯一丟眼。」錢在那兒了？」

幽茵 「不知他是開玩笑。」你從前說過我可以存着這錢的。

湯波生 我要問你的意思，只是要看一看你是存着了還是花掉了。「他發一種狂冷的笑，

沒有一個人和着他笑。荷爾姆斯的樣兒很不安適的。「好啦！向荷爾姆斯接着說。他走到水桶那裏把錫勺拿下，拿勺喝了幾口水，又放在桶上，從褲子口袋中掏出一塊烟葉餅來，咬了一口，又送回口袋去。」

幽茵 「她正在站着擦一個盤子，很神經地一遍又一遍，這時纔有了說話的膽量。」你以為你去買些藥來不好麼？如果有什麼意外發生——

湯波生 「插口。」無意識！我就到鎮裏去取這筆錢咧，不是要花這筆錢咧。他並未病。我也不願他病！「轉身要走，手中握着門軸兒，轉背他的肩去。」好好的照顧我的孩子！教他暖和着點！他所要的只是照顧和暖和。「走出去，荷爾姆斯在後跟着，他經過門時，只點了點頭。」

幽茵 「在水槽旁站着，往窗外看，直到聽到外面湯波生的聲音叫道，嚇，舉起來！」接着一陣雪車的叮咯零的尖聲，接着就安靜了，她移動了一兩步，用眼睛隨着那往遠去的雪車。她把手中仍擦着的盤子機械的放下，手裏拿着一幅擦碟巾站在那裏。她轉身向搖籃，又忽然向窗外看去，仿佛是他從某山頂上，又回來似的。她驚懼地舉起隻手來哀求道：「這應該是你的錯誤！她敲

行到搖籃，跪在旁邊，跑着好似細聽什麼。她又快快地站起來，心中似有種堅大的，決定地走向桌子去；把杯內放些東西，又到搖籃邊激昂地哀陳道：「我不願叫他死！他的孩子，可是他卻不肯費一便士去買藥！他也是我的孩子，我是不能讓他死的。」她又把那杯放回桌上，走向火爐，從爐頂取下一塊磚來，用大塊布裹上，帶到搖籃邊，把蓋氈整個揭開，把磚放進去時，很狂莽地說：「他的嬰兒！我要示給他的！他不願孩子死！我也不能教他死！他母親是要救他的。他是我的孩子！又是一隻屈曲的手杖！」她慄亂地號哭，把臉埋在手中，不能自止的哭號。」

〔幕下。〕

〔景二幕下落了一會兒又開了，景依舊，只有以下這一點不同。室中充滿了爲桌上一盞小破燈所照的奇怪的影子。靠近桌子有一把搖椅；桌子已移到室的中間。影子都是斜長的。搖籃在火爐前邊。爐門開着，湯波生的妻「幽茵」肩上披着一幅退色的紅肩巾，在前面椅上坐着打盹，被外邊遠處一聲低呼驚醒。〕

幽茵 喲！「她走近搖籃細聽；抬頭往爐架上看。十二點半了。」門外輕輕敲門聲。她快快地站起來，跛行到門邊，手把着鎖門的鐵條，儒怯地叫道：「誰呀？」外面一個人的低弱聲：「是我。」幽茵聽見口音，以肯定懇切加問道：「西蘭·濮洛特麼？」在外邊「是」字答應之前，她已把鐵條取下，把門開開，進來一個高瘦樞僂的男人；穿着一件又舊又退色的很難看的外套；一頂便帽拉下狹長腦袋來，一大條布圍裹着他瘦長的頸部。」

幽茵 好極拉，我很喜歡你來了。

濮洛特「蹣跚到桌左的椅子；仿佛精疲力竭似地坐了；發低微的聲音說。」小孩子更見壞了麼？

幽茵 是呢，簡直可怕；但我要用藥救他咧。

「濮洛特把外衣扭扣解開；又解開下層的；末了，很艱難的似從褲袋中要摸出些東西來，幽茵懇切的去接。」

濮洛特 我並未有拿了來，湯波生夫人。我很對不起你！「他的話被一陣喘咳截斷。他的手

軟弱的搭拉在兩邊，從現在起，到他詳細說明原由的時候止，她站在那兒默默地，有些時好像全未聽着他的話，未覺得他在這兒似的。直到他談到了湯波生事時，她就有一陣表現出一種抑制的怒氣的神色，這神色可以示出潛隱於她可憐軟弱和善的外貌中的力量。」你看！他說時掏出一隻又小又穢的白帆布袋，那布袋就像鄉下人常盛零碎錢的式樣的。」我把你給我買藥的那錢和我的錢都裝進這裏了，拿這條帶子細上，和尋常一樣辦的。」他給她看那袋子安全地摺着，開口往裏摺着，一條很粗的白繩細着。」這錢總不應該失落罷，是不是？」問幽茵。」你看這樣怎能失落呢？」

幽茵 「搖頭。」不會的！

濃洛特 我記得我往鋪子去買藥之先，先辦了些自己高興的事。我去從湯波生手中收回一筆收據，你是知道的。

幽茵 不，我不知道。

濃洛特 是的，因此我就一直到公事處去。我的我呀！那樓上上邊真熱。你是知道的。

幽茵 不，我從來沒有見過那裏是什麼樣兒。

濮洛特 你沒有看過？

幽茵 沒有，我從未進鎮裏去過。

濮洛特 你就想一想，我真沒有想到你沒有到過那裏；或者將來那老頭兒要把你領了去的。

幽茵 不成，他那裏總沒有富餘的地方。

濮洛特 我看見瓦特曼·荷爾姆斯在他那裏啦。

幽茵 不錯，瓦特曼去啦。「軟弱地聲音」但這小孩子病了。

濮洛特 我一進去時，瓦特曼正在公事房中；雖然我一進去時眼睛看不見什麼，可是我不久就辨出他是誰來了，我也熟悉他的聲音。我到樓上來覺出一種希奇，爬上了樓梯子又熱又作什麼的；我的手指都冷極了，我幾乎不能數我的錢了。但至終我把所有的十一塊四毛錢拿出來。這筆錢不夠，但湯波生先生把它收下了，還容了我些時候歸還其餘的錢。「他很猛地咳嗽。」這些日子真是嚴凜的冬天了，家家的小孩子都受了涼病了，還有各式各樣的病。「他太息，搖他的頭，」我

不知道——「他說到這裏沈靜了半天，直到被幽茵的冰冷的聲音一問纔折回了他的故事。」

幽茵 往下怎麼樣？

濮洛特 「跳起來。」哎，真是嚇，若照以前那些壞運氣；壞收成，一個小牛也死了，還有等等的事講，我想問一問湯波生夫人，他讓我鬆鬆一會兒，也不算什麼罷。

幽茵 「快快的也很愁苦的。」他是怎樣說的呢？

濮洛特 我以為我是不能抱怨的。我告訴了他說我有一大家人口，還有許多病人，他說他也有一家人口，也得養活。我說，「我是知道。」「稍停，看看搖籃及室中四周。」所以我就站起來了，到了我進了鋪子去買藥，一看錢票已失了。「他停止看看幽茵，好像等她的尖刻的嘲罵或者詰問，也許同情似的，但他看她除了一瞪眼兒外什麼顏色也沒有，就可憐的接下去說。」

幽茵 你在你的衣袋裏，也找不着了麼？

濮洛特 我所有的口袋都索掏過了。利克特那邊不服，問我是不是來到鎮裏把錢都花淨了呢。我究竟找不着那塊錢了，湯波生女士。我能多早賠還你我一定要及早賠還的。或者一個星期

之內我可以弄到一塊錢的。可以不可以呢？我真對不起你！他站起來，摸索的扣上他的外衣。」

幽茵 「仿佛從幻夢中醒來。」錢倒不要緊；是藥要緊。「他走過去跪在搖籃旁。」我的孩子怎麼辦呢？「哭。」

濮洛特 我想他不久就會好了的。哈萊明天早晨能來幫助你的。

幽茵 明天？

濮洛特 對啦，假若雪住了的話。

幽茵 「好像是對自己講。」或者湯波生買了藥帶回來的。

濮洛特 湯波生今天恐怕不回來罷。

幽茵 他是要回來的。假使他打算回家的話，他早就打電話來問孩子情形了。

濮洛特 打電話來從這裏到貝地斯維爾連三段長的電線都沒有。

幽茵 那末他就要回來了。「額唐地，好像她不信似的。」我想。

濮洛特 還有什麼事情我可以作麼？——我恐怕要回來了。

幽茵 你要回家麼？

濮洛特 對啦，我必須回去，家裏還有我的妻子哈萊和那羣孩子呢。

幽茵 可是湯波生也有家口呀。

濮洛特 是，不過他能有錢住在鎮中哪。他能到旅館去。

幽茵 他不是住旅館的人。他每逢辦事辦得晚了，他就睡在公事房中。「她看看搖籃。」可

是他在清晨之前是要回來的。「好像對自己說。」他說了他不能讓這孩子死去。

濮洛特 咳！他不信湯波生的命運。我也正希望他不信。「轉身要走。」我真對不起你，湯波生女士。我必須回去了。「他出門去，她隨他後邊機械的關了門。現在她似乎是醒過來，好像這孩子除了她的救濟之外就沒有希望了。她從爐上又拿下一塊磚裹好，把以前放進搖籃的那一塊磚拿出，把這一塊新烤熱的放進去。她一舉一動都是狂熱的，有時就似瘋了的。她走得很近地彷彿去聽這小孩子的呼吸。她站起來，跛着腳去拿燈來；又跪在搖籃旁，把燈火兒拈得大得冒煙；她向像往裏看小孩的臉。她又把燈放回桌上，在桌邊調和些東西，把杯放在桌上，走到電話機邊，拿下耳機，停了

一會兒，頹唐的叫聲道：「喂！」「稍停。」喂！「停頓稍久，這時她很神經地移動着，仿佛她從耳機中聽見了什麼奇怪的聲音，或許沒有聲音。」喂！「狂躁地。」喂！喂！「耳機從她手中掉下，一直垂吊下來，她慢慢的轉過身來；一身躺入椅中，很神祕地笑。」現在正來着呢。湯波生的幸運！

「幕下。」

「景三：很短的休息後幕一起時，廚房中露出從外邊雪世界反映進的眩目的日光。正是上幕次日下午的正中。桌子仍舊在室中放着，但搖籃卻沒有了。後方的門關着，湯波生進來，後邊跟着荷爾斯。」

湯波生 「扭着頭說。」你最好也進來。我們喝些熱的。「他倆把衣扣解開，坐在桌邊；湯波生坐向火爐，離臥室的門稍遠。幽茵快快的從臥室的門進來。她帶一副緊張的神氣，面色灰白，眼底晶瑩的淚珠。」

幽茵 至終哪！

湯波生 「不看她；扭頭說。」這不算晚。我們回來的很早呢。「看看他的錶。」纔十點鐘。給我們預備杯咖啡，成不成？

「幽茵也沒有答應，走到窗旁的架子上拿一把羹匙，一瓶咖啡，把桶裏的水放進了咖啡鍋中。」
湯波生 「接着說。」天氣一變就是大風雪的。花錢打電話我真看不出有什麼好處來。我看無論如何電線都要下來的。我知道他不久就會好了的。你別害怕。

「幽茵在預備間，聽這話頓了一會，注視着他，臉上露出一種怒視的神氣，可是一句話也未說。」
湯波生 「接着說。」向來也沒有見過這些積冰雪的，你見過麼，荷爾姆斯？

荷爾姆斯 沒有！

湯波生 就是你能飛，昨夜也是回不來的。

幽茵 有人卻回來了呢。

湯波生 「轉身去向她看。」誰？

幽茵 溪洛特。

湯波生「咯咯地乾笑。」他是不得不回家呀。他沒有地方住，又沒有錢住旅館。「轉身向荷爾姆斯。」他掉落在我桌上的那張鈔票還許是他住旅館的錢呢。「當他一說「鈔票」時，幽茵沒了知覺的手拿不住了。咖啡鍋，她砰的落在洗濯桶的旁邊的架上。湯波生說完了話就打着他的膝蓋作樂，所以沒有聽見那聲音。荷爾姆斯往四下裏望，但當幽茵已急忙又拾起鍋預備下去後，他纔轉過身去。湯波生接着和幽茵說話，現在幽茵背着他站着。」昨天下午，他到我的公事房中去交還利息，他算着省養雞費來補上餘欠的十一塊四角錢時，掉在我桌上一張一塊錢的鈔票。「轉向荷爾姆斯。」我想前六個月他一定把所有的零幣都節省下了。可是，他確有兩塊銀元。「他又笑了，再起始對幽茵說。」好，他這人的腦子太小了，他算了又算他的小數的零幣，恐怕多還了我，卻把一塊錢的鈔票放在桌上，他的眼直直地看着那桌子，那時他離我也不過像現在荷爾姆斯離我這麼近，他總沒有看我拿手把鈔票蓋上了。「在桌上模仿當時姿勢。」放在我的口袋裏呢。「他哈哈大笑。荷爾姆斯微微一笑，但當他看見幽茵聽了「鈔票」時的怪像，笑容就停了。」

荷爾姆斯 但，那也太難堪了。

湯波生 難堪？沒有什麼！他這混東西！誰教他不留神他的錢的？他自己的腦子不夠照顧自己，那只好惟有借錢了。「對幽茵嚴厲地笑。」你怎麼知道他昨夜回來了？

幽茵 他在這兒停了一會。

湯波生 什麼時候？

幽茵 大約有十二點半。

湯波生 有什麼事呢？

幽茵 我教他辦一件事。

湯波生 我不能辦你的事麼？

幽茵 「頑梗地。」你不願作呢。

湯波生 嘿！

幽茵 我告訴你買藥，你說不買！

湯波生 啣！他買來了麼？

幽茵 沒有，他不能買了。

湯波生 爲什麼不能買了？

幽茵 「挑戰似地看着他。」他把我給他的錢失掉了。

湯波生 失掉了錢？你的意思是說被人偷去了不是？你給了他多少錢？

幽茵 「挑戰似的，銳利地看着他。」一塊錢的鈔票！「荷爾姆斯站起來；湯波生跳起來，往臥

房門那裏走，走到門口又停住，轉身間，聲音裏頭有種顫動。」

湯波生 我的孩子怎麼樣了？

幽茵 「指着臥室的門。」進去看一看！

湯波生 「慢慢地進去，但他在走到門邊之前，又轉回身來說：『我的孩子怎麼樣了？』

幽茵 死了！

〔幕下。〕